



上篇

玄机绝学

姜子牙功成身退，将周武王给他的封地齐国的统御大权交给大夫田伯，并让嫡传弟子鲁班辅佐田伯。田伯的一双儿女欲篡夺齐国大权，视身怀玄机绝学的鲁班为最大障碍。田氏兄妹与商朝灭亡流亡中的苏妲己联手杀鲁班。鲁班坠入万丈深渊，然而奇迹发生了……

圣手造人兆天机

第一回

周朝天子穆王姬满，由御者造父，驾骅骝、绿耳、赤骥、白牺、渠黄、逾轮、盗骊、山子等八匹“天马”，西上昆仑山瑶池碧玉宫，拜会普天下女仙之主西王母。

从昆仑山下来，返回周国都城镐京的途中，忽地有人跃出，欲会周穆王。随行御者造父大惊，正欲击杀此人，却被周穆王喝止住了。

周穆王道：“四面之人呵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这人原来长有四块脸面，每一面均有眼耳口鼻，合计八眼、八耳、四口、四鼻，的确可耳听八方、眼观四面，怪异之极。

四面怪人道：“吾并无名姓，但世人以‘四面怪人偃师’称之而已。”

周穆王道：“你有些什么本领？”

四面怪人偃师道：“也没什么，随心所欲罢了！”

周穆王更奇道：“如此说，要你做什么也可以啦？”

四面怪人偃师道：“吾既然随心所欲，自然无远弗届，凡世间万物，吾皆可造形现世。”

周穆王大笑道：“好啊！那你就造一个活人来看看吧！”周穆王内心暗道：世上任何物件皆可造，但活人却是万万不可，这下子可把你难住了吧！谁叫你自称“随心所欲”呢？

不料四面怪人偃师却毫不犹豫回道：“好！明日早上，吾便向王上进献这活人吧。”

第二天，四面怪人偃师，果然带着一位服饰怪异的红面人，进周朝都城镐京王宫晋见周穆王。

周穆王在宫中接见四面怪人偃师，他一见红面人，便奇道：“他是什么物体？”

四面怪人偃师微笑道：“王上，他便是会唱戏的活人啊！我制造出来，请王上验证。”

周穆王向红面人仔细一看，只见这人的一举一动，果然如活人一般无异，心中不由大感惊奇，便下旨着他的爱妃盛姬和宫眷都出来欣赏红面人唱戏。周穆王心道：我一个人或许瞧得差，但众眼之下，真假必无所遁形。

红面人向上拜了拜，便开始演唱。只见他一面唱歌，一面舞蹈，摇着头儿，晃着细瘦的胳膊和腿儿，唱得美妙动听，舞得也优美极了。

周穆王越瞧越惊骇，暗道：他的舞千变万化，果然是“随心所欲”，莫非他真的是一个活人，四面怪人偃师不过是故弄玄虚吗？

此时，红面人的演唱已临近完场，忽然，他的眼睛凝注不动，落在周穆王的爱妃盛姬身上，色迷迷的，更饱含万缕柔情爱意。

周穆王一见，更断定红面人必乃活人无疑，而且竟敢当众侮辱他的爱妃，罪大恶极！他大喝一声道：“众武士！把这两人推出去斩了！以惩愚弄孤王之罪！”

众武士未及上前，四面怪人偃师却不慌不忙，一手把红面人揪过来，肃然道：“你虽然是我制造出来，但我并没教你公然向王妃眉目传情的伎俩啊！你犯下如此大罪，可饶你不得了！”

四面怪人偃师说时，已毫不容情，右手一扭，已把红面人的脑袋拧下来了！接而又拉掉他的手脚，剖开他的胸腹……剩下的一副躯壳，砰然倒地。

周穆王定睛一看，只见红面人胸腹被剖开，却并无丁点鲜血流出；而胸腹里面，全是以皮革、木料为支架，再配上各种色彩的颜料、胶漆制成，包括里面的心、肝、肺、肾，以及外面的四肢、躯体、毛发、牙齿等等，琳琅满目，令人睹之惊心动魄。

周穆王呆了一会，仍不大相信，又下令道：“偃师！在孤王面前，你能令他再复活吗？”

四面怪人偃师微笑道：“这有何难哉？”说着，他当着周穆王面前，把地上的东西，一件一件的合拼装配起来，很快又回复一个活生生的红面人了。

但红面人此时已不再唱跳，只是专心一意的向周穆王的妃妾眉目传情，直到周穆王的爱妃盛姬忍不住开口相求，红面人才又唱又跳起来。

周穆王不由又喜又忌，他呵呵一笑，向四面怪人偃师道：“偃师，他虽然是假人，但让外人瞧了，公然于宫内逗引孤王姬妾，到底有失礼仪！你能

否令他不再如此失态呢？”

四面怪人偃师一听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，既然王上不喜欢，我就教他变成又聋又哑又跛罢了！”偃师话音未落，即把红面人的心脏摘去，红面人马上便唱不出歌声；把他的肝脏挖掉，红面人的眼睛就立刻失去神采，犹如睁眼睛子了；把他的肾脏剖开，红面人就连路也走不动了……在周穆王面前的，果然只剩下一位又聋又哑又盲又跛的睁眼睛子。

满腔醋意的周穆王这才大喜道：“很好，偃师，如此孤王就放心了，以免他坏了宫中的礼仪！”

周穆王一顿，又对偃师道：“你的手艺竟可化死物为活人，惊人之极！你可否留在官中，为孤王效力呢？”

四面怪人偃师一听，八眼向上下左右、东南西北一瞧，即呵呵大笑道：

“王上，偃师只善制造活生生的东西，如此不死不活，又聋又哑，又盲又跛的怪物，要来作甚？偃师又何必将此花费心血呢？”

四面怪人偃师说罢，即大笑而去，留下那“又聋又哑又盲又跛”的红面人，冷眼也不瞧。周穆王知偃师怪他忌心太重，也不好意思挽留。

自此之后，红面人便留在周穆王的内宫了。他曾着天下名匠进宫，欲令又聋又哑又盲又跛的红面人，重复活人神采，但直到他仙游逝去，竟难如愿，成了周穆王一生中最大的一宗遗憾事。而到后来，就连这“又聋又哑又盲又跛”的红面人，也不知所终了。

而那位令天下震惊的“圣手四面怪人”偃师，也从此失去任何的踪迹。

圣手四面怪人——偃师，到底往何处去了呢？这个千古奇谜，惟一可以破解的，便只有后世的另一位“天机圣手”鲁班大师了，但这已是十数年后的事了。

此时，以“钓天神钩”，替周家钓取八百年天下的一代“玄机祖师”姜子牙，与他的生死患难红颜知己夫人洛妃一道，正带引姜子牙的昔年好友鲁牛、吴氏夫妇，以及鲁牛的一双小儿女鲁班、鲁英等，一行六人，离开鲁国境内的乌龟山，返回姜子牙的封地——齐国。

姜子牙把鲁牛一家安顿下来，便与洛妃分头教授鲁班和鲁英这对小兄妹。

姜子牙判断鲁英非其玄机中之人，因此只肯收鲁班为徒。鲁英的功夫，

便由洛妃教授了。

姜子牙教授鲁班的是“玄机八卦”的惊世神通，极重气质内涵，幸而鲁班在误打误撞，替姜子牙吸蛇毒血时，已一并吸取了姜子牙的“八卦真气”，足抵世人苦练三十年的功力，鲁班自姜子牙替他祖坟化煞后，悟性又如获神助，因此很快便能领悟“八卦玄机”的入门功夫了。姜子牙亦暗暗惊奇，因为世人欲达此境界，非要花上十年八载的功夫不可，但鲁班年仅八岁，短短三数月间，竟已稳稳步入“八卦门”了。

鲁班尚是娃娃心性，他听师父姜子牙赞他，不由心花怒放，得意之下，急欲向别人显露，于是抽空便跑到洛妃教授鲁英练功的河边。

此时洛妃不在，剩下鲁英一人，正战战兢兢的在河边欲前不前的演练功夫。

鲁班一见，便向鲁英招道：“妹妹！快过这边来！”

鲁英理也不理，诈做听不到，因为她正暗暗埋怨姜子牙伯伯不肯收她为徒，令她终日要在这河边练这些不好玩的功夫，因此气恼之下，连鲁班也懒得理睬了。

鲁班心中正洋洋自得，也没留意妹妹的心眼儿，他见妹妹不肯过来，便跑上前去，在河边的沙上蹲下来，一面笑道：“妹妹！快来看，哥哥画一些玩意你瞧瞧！保你必定喜欢！”

鲁英一听，果然忍不住心中好奇，便迈开小腿儿走了过来。她向沙上一瞧，见鲁班在沙上画了一个古怪的图案，不由低呼道：“哥哥！这是什么啊？”

鲁班得意的笑着，指着沙上的古怪图案，悄声道：“嘘！不要大声说！哥哥这是从师父那儿学来的，师父吩咐不可向外人泄露呢！”

鲁英一听，便恨恨的咬唇道：“哼！稀罕！你不说便不说好了！”

鲁班十分爱护他这位小妹妹，他一听便慌道：“哥哥又没说不要告诉你，你称师父为师伯，想来也不算是外人么！哥哥这便告诉你啦！”

鲁英这才转嗔为喜，格格笑道：“好哥哥，这才是好哥哥！那你快告诉我啊！这到底是什么？”鲁英见了鲁班在沙上画的古怪图案，她简直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，早已充满好奇，急欲探知究竟。

鲁班见妹妹如此有兴趣，心下更为得意，他也顾不得理会师父所授的是否可以向妹妹泄露，伸指往沙上一点，便笑着道：“妹妹！师父说，这叫八卦符号！”他忽然一顿，紧张的接了一句，“你是我妹妹，告诉你无妨，但你必须发誓，绝不向其他人外泄！”

鲁英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稀罕！”但到底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，最终还是竖起小指头，认真的道：“好嘛，我发誓，不向别人说好啦！”

鲁班一听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接着道：“好！你乖乖听话，才是我的好妹妹！妹妹，告诉你，这便是师父的‘八卦玄机’奇学的入门功夫呢！喏，这是第一卦号 其名叫‘乾’ 师父说‘乾’即‘天’代表天上一切 包括星象、天机！”

鲁英一听，又羡慕又奇，嚷道：“了不得！小小一个符号，便可代表天上的一切，包括日、月、星星了！但这‘天机’是什么东西？”

鲁班听鲁英这一问，不由一怔道：“什么‘天机是什么东西’？师父是这么教授的，到底是什么我怎么知道啊！哥哥跟师父学艺也只有数月呢！”

鲁英见鲁班也不知道，不由既失望又有点高兴，因为她不懂的，哥哥也并不比她强多少呢！她格格笑道：“好！哥哥，你不知道便算了，也不用说啦！你只管把知道的说出来吧！”

鲁班当下也不犹豫 对鲁英道：“妹妹 这‘乾’符下嘛 便是‘泽’符，再往下依是‘火、雷、风、水、山、坤’六符号，以‘乾’作始，以‘坤’为终，合计是八大符号，每一符号代表一种卦形，因此亦称为八卦符号！”

鲁英眼珠一转道：“哥哥，这八卦符号有甚妙用？”

鲁班耸然动容的道：“不得了！师父说，这八卦符号，可以演化天地万物、乾坤万象，简直无所不包、无所不容呢！总之厉害极了！”

鲁英笑道：“如何‘厉害极了’？”

鲁班一怔道：“厉害极了便是非常厉害啊！”

鲁英道：“那‘非常厉害’又如何厉害啦？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一阵发呆，他忽然醒悟，知妹妹设法套他的秘密，便不由笑道：“妹妹也不必再转小心眼了！你便再问下去也没用呢。”

鲁英嗔道：“哥哥说话吞吞吐吐，我只好设法让你说得明白，为甚没用？”

鲁班叹了口气道：“哥哥不想瞒你，哥哥其实也并不知道，到底如何厉害！又怎么告诉你呢！”

鲁英听后却不高兴了，她的俏嘴儿一扁，道：“哼！稀罕！就算你知道不说也并没甚了不起，我不会问姜师伯么？就算姜师伯也不说，鲁英也总有办法弄明白的！哼，你等着好啦！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呆了呆，他料不到妹妹对“八卦玄机”奇学，竟有这么大的兴趣，但为什么师父却判断她并非此道中人呢？好不奇怪啊！

“英儿，什么等着好啦？你又跟谁斗气啦？”

鲁班心念未了，在河水的上游，一抹如烟如幻的丽影已飘忽而上，人未到，一声脆声已传过来了。

鲁英一听，大喜次地叫道：“师父姑姑！你来得好！师伯和哥哥，串起来欺负英儿呢！”

如烟如幻的丽影，自然便是善使“凌波玄步”的齐国侯姜子牙的夫人洛妃了。洛妃的音容笑貌至今未变，依然是昔日那位娇野的少女，只是脸上已添了沧桑岁月的痕迹。此时洛妃的娘亲已然去世，因此洛妃封尘世已没有牵挂，惟一令她放心不下的，便是甚讨她欢心、亦甚合她脾性的乖巧刁蛮小姑娘鲁英了。为了让鲁英尽快成材，洛妃甚至不惜花耗功力，以真气助鲁英打通奇经八脉，以便立刻可以传授‘凌波玄步’的入门功夫了。普通人欲练‘凌波玄步’的入门功夫，悟性高如洛妃，亦足要花数十年功力为根基，但鲁英竟以七岁女娃儿的功力，便直接步入此绝顶神通门径，洛妃对鲁英的偏爱，简直有如她自己的女儿一般了。

此时洛妃一听，不由呵呵一笑道：“嘿！普天下谁敢欺负我这位不失时机、讨人欢喜的女徒儿啊？”

洛妃说时，已从河面上一掠而至，她于河面上飘掠，竟连鞋子也没沾湿一点。鲁班一见，连忙向洛妃拜道：“班儿拜见师叔姑姑！”

洛妃亦甚喜姜子牙这位得意传人，她含笑向鲁班微一招手，一股浑厚无形的柔力，便把跪拜的鲁班托了起来，然后向他点点头，含笑道：“班儿，你师父呢？他没教你练功吗？为甚英儿说你和师父欺负她了？”

鲁班忙道：“师叔姑姑，你别听妹妹胡说，师父和我怎会欺负她？不信，师叔姑姑问妹妹便清楚了！”鲁班深知这位师叔姑姑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，

生怕妹妹不小心闯祸，便连忙分辩了。

洛妃微微一笑，她自然深知鲁家这双小兄妹的脾性。鲁班这位小哥哥，性极忠厚，又极重亲情，简直与他的师父姜子牙一般无异；而鲁英则聪明刁蛮，智计多端，她的小心眼，聪慧如洛妃有时亦猜不透呢！

洛妃瞧了鲁英一眼，故意板起笑脸，认真地道：“英儿，师父姑姑绝不容任何人欺负你，但也绝不许你随便冤枉别人，知道吗？”

鲁英见师父姑姑忽然扳起俏脸，没了笑意，心中不由一慌，忙道：“是，师父姑姑，英儿绝不会冤枉好人的！”

洛妃忍住笑，道：“那好吧，你且说说，师伯和哥哥如何欺负你了？”

鲁英眼珠一转，亦很认真地道：“是，师父姑姑，那请问师父姑姑，是否懂得那‘天机八卦、乾坤万象’的奥秘呢？”

洛妃一听也不由怔了怔，然后才点点头道：“英儿，你师伯精于此道，师父姑姑自然亦略悉一二啦！”

鲁英一听，更理直气壮了，她小手往腰肢一叉，道：“这便是啦，师父姑姑，你也是女的，英儿也是女孩子，为甚师伯他只教哥哥，不教英儿？这不是串起来，欺负我这小娃娃儿嘛？”

洛妃一听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气，但鲁英所气的，又似乎并非全无道理，鲁班这位小哥哥得意之下，跑来向妹妹炫耀他的“八卦玄机”，自然更勾出鲁英这小姑娘的好奇了！她这种好奇心乃求学的先决条件，但也不可放纵，也不可挫伤，否则便白白伤害了一位学艺的女天才了！

洛妃心中转念，便向鲁英道：“英儿，你真的想学那‘八卦玄机’学问么？”

鲁英决然地点头道：“是！师父姑姑！英儿决定要学！”

洛妃道：“为甚如此坚决？学了又如何运用呢？”

鲁英不假思索，便认真地道：“师父姑姑，因为英儿觉得，世上之人，皆混沌沌，自身不知自身的吉凶祸福！例如当日我和哥哥，被妲己妖后的师父东夷姥姥算计，几乎被她害死，爹爹和娘亲尚被蒙在鼓里呢！若非姜师伯和师父姑姑驾临乌龟山，哥哥和我必定呜呼死去了！世上这例子太多了！因此啊，为救人，为自救，英儿也非学会不可！”

洛妃一听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英儿有此自救救人的念头与决心，甚

合“钓天钩大哥”姜子牙的宗旨啊，为何他不肯向英儿传授呢？其中莫非隐含连我亦窥测不透的玄机奥秘么？哼，看来此事非要向我那“钓天钩大哥”问清楚不可！

洛妃心中虽然已有主意，但并没道出。她向鲁英微一点头，便决然地道：

“英儿，你有此志气，师父姑姑很欢喜。日后亦曾设法助你达成心愿。但师伯他既精于八卦玄机之道，他的安排自然有他的道理，凡事不可强硬勉强而求，强摘的瓜儿不甜，硬捕的鱼不鲜，你记住了！”

鲁英一听，不敢再纠缠了。因为她亦知道，师父姑姑是出名天不怕地不怕的娇野祖宗，听姜师伯说，她当日连堂堂周天子周文王亦敢顶撞反驳呢！既然连她亦不敢为她出头求姜师伯，显然暂时此事是无望的了。鲁英心性极为乖巧，她心思一转，便格格一笑道：“是，师父姑姑，英儿一定牢记师父姑姑的吩咐！但师父姑姑也别忘了今日的话啊！”

洛妃微一怔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鲁英道：“师父姑姑答应，日后必助英儿达成学那八卦玄机的心愿啊！”

洛妃不由微微一笑，她从鲁英身上，似乎看到自己儿时的影子，只要有所追求，便锲而不舍，决不会中途放弃。洛妃欣然笑了，她向鲁英道：“英儿，你既有此心志，师父姑姑必助你达成心愿罢了！但你师伯的八卦玄机奇学，非同小可，首重内力根基，常年师父姑姑研习时，亦积数十年的功力，才勉强可抑制演练时心神的浮荡，稍一不慎，心神浮躁，便会心脉受损，以致成了形如行尸走肉的白痴！你怕不怕？”

鲁英咬牙道：“英儿必定勤学苦练内力根基，以便有朝一日可以研学姜师伯的八卦玄机！”

洛妃点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。英儿，师父姑姑授你的‘凌波玄步’便是增强内力根基的最佳门径，只要你达到可于河上踏叶飞渡的境界，师父姑姑保证届时必助你研学八卦玄机的奥秘！”

鲁英一听，知师父姑姑在苦心引导她，也不敢再顽皮，正正经经的答应道：“是，师父姑姑，英儿明白了！从今之后，必不怕艰险，勤学苦练师父姑姑的绝顶功夫！”

洛妃欣然一笑，她又转向鲁班，道：“班儿，你师父授你的八卦玄机，乃夺天地造化的绝世功夫，绝不可轻易炫耀卖弄，否则便有违你师门三大规条

了！这三大规条，你可记牢了？”

鲁班一听，忙肃然地道：“是，师叔姑姑，师父训示，上识天机、下察地脉，中助苍生，三大规条，班儿决不敢忘记！”

洛妃一听，欣然一笑，忽地身子一飘，掠到鲁班身前，玉手疾伸，向鲁班脑壳上咯咯咯的轻叩了三下，然后微笑道：“你师父已知你必跑来与妹妹顽耍，他着我如此向你示意，你明白师父的意思了么？”

鲁班尚未及答话，鲁英一见，却失声尖叫道：“不！师父姑姑！不关哥哥事，是英儿顽皮，请姜师伯莫责罚哥哥！”

洛妃微笑，她知鲁英其实极爱她这位小哥哥，一见便以为鲁班会受责罚，情急之下，也不去细思其中的含意了。洛妃不由欣然笑道：“英儿，你怎知你哥哥会受责罚？”

鲁英道：“不是么？姜师伯不是要师父姑姑责打哥哥么？”

洛妃一听，向鲁班含笑道：“班儿，是否如此，由你这小哥哥回答吧！”

鲁班亦笑着点头道：“是，师父的意思，班儿明白了！”

鲁英大奇道：“哥哥！你明白什么，姜师伯他责罚你，你还如此高兴吗？”

鲁班向妹妹悄声道：“不，妹妹，师父吩咐师叔姑姑，轻叩我脑顶三下，即是我暗示，今晚三更时分，前去见他，他即传授‘天机奥秘’于我呢！”

鲁英仍迷惑不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鲁班道：“轻叩三下即暗示三更时分叩于脑顶即暗示脑顶之上而脑顶之上，岂非‘天’吗？合起来，也便隐含‘今晚三更传授天机奥秘’之意啊！多谢师叔姑姑成全鲁班！”

话音未落，鲁班已呼地跑走了。他身上潜伏姜子牙的“八卦真气”，足抵世人三十年功力，因此他的步伐也甚为轻捷了。

鲁英又惊又奇，忙道：“是这样吗？师父姑姑，哥哥说的当真如此吗？”

洛妃目注鲁班的背影，喃喃地道：“班儿果然天生乃天机道中之人，钓天钩大哥所言，吾尚有疑惑，但如今看其悟性，绝非世人所能具备也！英儿，你务必加倍刻苦练功，不然，你便绝难于赶上你这位哥哥啦！”

洛妃说罢，也没再理会鲁英的问话，随手摘了十数块绿叶，呼呼地向河上撒去。然后纵身而下，足踏水上绿叶，向鲁英道：“英儿！依师父所授

之法，气升胸腹，意与风雪相汇，大胆上来，踏叶凌波吧！”

鲁英一听，心中难虽战战兢兢，但洛妃令下，不容她退缩，只好咬紧牙根，捏着小手儿，依洛妃所授的妙法，猛一顿足，小巧的身形，果然飘升而起，直向河上的绿叶射去了……

千面幻化亡国妃

第二回

就在鲁班、鲁英兄妹跟随姜子牙、洛妃夫妇 研学“八卦玄机”以及“凌波玄步”的绝世神通的日子，在齐国南面的荆夷（即今湖北一带）之地，有两位绝色女郎，正施展妙绝人世的身法，沿汉水之滨一路朝东面的楚国都郢城飘掠。两人身法之妙捷，竟与齐侯夫人洛妃不遑多让，其妖媚之处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原来这两位女郎，便是心怀复国大志的有苏国公主苏妲己、苏玉姬姐妹。自当年商汤朝廷覆灭，商纣王鹿台自焚，姐妹二人随其师东夷姥姥逃出朝歌皇城，至今已数年光阴。在这数年岁月中，姐妹二人心怀复国大志，更刻苦练功，因迷纣减损消耗的功力，不但全部恢复，且大有进境。苏妲己的“玉面神功”更精进一层，已达“玉面妖艳”的极高境界。苏玉姬的“千面神功”，亦已抵随心所欲的境地，因此她的“千面”应该加上“幻变”二字，应称为“千面幻变神功”了。

苏妲己、苏玉姬姐妹二人再向西面掠行一段，楚国都郢城便隐隐露出高耸的石筑城墙了。

苏玉姬忽然悄声向苏妲己道：“妲己姐姐，据师父之判断，此行入楚真的可以复国有望么？那楚侯熊绎是否真有称霸天下的命运气概呢？若他一如商纣这蠢材，吾姐妹二人，岂非又再次白费一番心血？再白费一次心血不打算，只怕吾姐妹二人已时日无多矣！”

苏妲己一听，不由微微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，玉姬妹妹？”

苏玉姬微叹口气道：“姐姐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你我姐妹私语，也不必转弯抹角，彼此均心知肚明，吾等青春已逝去多时，按世人的算法，该是中年岁月了！虽然凭吾等功力，勉强尚可保青春少女容颜，白天以此艳容现世，尚能从容自如，但到晚间月黑风高之夜，小妹欲保持少女艳容，便有点力不从心了！假如再花二、三十年心血，又付诸流水，吾姐妹二人的‘女人

艳煞神功’优势，必定损耗殆尽了！这岂非时日无多吗？”

苏姐已沉吟不语，她向十数里外的楚都郢城扫了一眼，目中精光闪烁，忽地身形骤起，向左面的一座山峰上掠去。苏玉姬一见，深知苏姐已智计过人，策划大事的本领，绝非她所能企及，便也连忙跃而上。

这是楚都郢城（即今日湖北省江陵市）郊的一座护城山，名为太平山。山高数百丈，立于山巅，若功力深厚，荆楚以至中原千里之地，皆可收摄眼底。

苏姐已掠上山巅，挺立于山风呼啸中，屹然不动。她的衣裙飘拂，秀发轻扬，俏艳之处，犹如仙女下凡。苏玉姬随后掠上，目睹苏姐已的身影，不由暗暗赞道：“姐姐历经数十年风霜岁月，竟仍俏艳如少女，她的‘玉面妖艳神功’似又精进不少了！凭她之能，再加上自己的‘千面幻变神功’，还怕楚侯熊绎不乖乖就范吗？”

苏玉姬心中转念，不由心神一振。她掠到苏姐已身边，含笑道：“姐已姐姐，你在施展师父的风鉴神术么？可有何发现呢？”

苏姐已俯览山下的楚都郢城，一会又极目向北面远眺，忽然轻轻吟道：

“陟彼此山……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或燕燕居息，或尽瘁事国，或偃息在床，或不已于行；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；或栖迟偃仰，或王事鞅掌！哎，天下人又岂知我苏氏姐妹一片复国苦心呢？”

原来苏姐已此时所吟，乃《此山——小雅》，其意是：登此山啊，多所感叹……普天之下，哪一处不令我忆起当日的有苏国土？有人在家中安逸逸，有人在为国事筋疲力竭；有人饱饭高寝无忧，有人在道路往来奔走，有人不晓人间烦恼，有人身心不断操劳，有人随心意悠游闲散，有人却为王事耗尽心血！苏姐已此时所吟所欲，虽仍陷于复国野心不能自拔，但其中隐露的意志，却坚忍卓绝，令人敬叹。

苏玉姬一听，不由亦长叹一声道：“姐已姐姐，吾姐妹二人，终生为复国大计竭尽心力，却落得个一代妖姬的称谓，与逝去的先父王相比，吾等似又艰苦多了！有时午夜梦回，也不知是否值得呢！”

苏姐已仰天长叹一声道：“苏姐已之名，后世必与妖物同矣！但这又如何？凡事有得总有失，有收获必有付出，在世人眼中，吾等虽是千古罪人，但在吾有苏国民心中，吾等却是万世功臣啊！但只要有人明白此点，我姐已

心愿足矣，余则夫复何求哉！”

苏玉姬默默不语，她的心结似仍难解开。自经迷纣灭商一役，苏玉姬对复国美梦成空，一直耿耿于怀，也开始怀疑，自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否值得了。也因此无形中她的复国意志，便比妲己消沉了。

好一会，苏玉姬才喃喃地道：“姐姐，虽然如此，但今日入楚，看来已是吾等最后的机会了，未知是否有胜算呢？”

苏妲己目注山下楚都郢城，沉吟道：“按楚都之地脉形胜，似有虎踞龙盘之势格，其北有汉水奔腾之气，南有江水回环护卫，西有太平山为屏障，位踞中原之南。其势格之雄，已足与中原齐、晋、鲁、宋诸国屹立。荆楚之地，势极雄豪，中原诸国，虽有所偏见，呼为南夷，与吾有苏国之东夷属同一类之称谓，但其地方之雄厚，绝不比中原诸国逊色也！因此只要能在楚国立稳脚跟，则北取中原，南克吴越，指日可待！于吾等复有苏国之大计，当有极大裨益。惟一可虑的，却是吾姐妹二人的昔日生死对头啊！”

苏玉姬一听，忙道：“姐姐！为什么呢？”

苏妲己咬牙恨恨地道：“玉姬妹，你看此地极东之处，是何地域？”

苏玉姬凝运“千面幻变神功”，聚真气于双目，向东面极目望去，但见在极东之处，距脚下的荆楚之地足达千里，烟雾朦胧中，隐隐耸起一座山峰，透射出瑞气千道，一派龙盘虎踞的雄伟气象。苏玉姬的阅历亦甚丰富，她微一沉吟，即叹道：“那不是极东之地、巍巍泰山么？咦？泰山脚下千里，不正是齐鲁之地？”

苏妲己微一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泰山脚下，正是齐鲁之地！鲁国乃周天子兄弟，且不必理会，但齐国起自泰山属之琅邪，北止于海，沃土二千里，物产丰盛，百姓富足，国力之强，乃中原诸国之首也。再者齐国侯乃姜子牙，此人之能，惊天地泣鬼神，连师父亦为之折服，足证其神通已达可称天下之霸也！如此一来，齐国必成吾等复国大计之最大障碍！哎，吾有苏国运，竟处处受制于姜子牙这老匹夫啊！”

苏玉姬一听，登时勾起她当日被擒，兵败商都朝歌之恨，她狠狠的咬牙道：“姜子牙这老匹夫，三番数次坏吾姐妹大事，玉姬此恨难平！姐姐，莫若先潜入齐国，杀死姜子牙这老匹夫，再行迷楚复国大计吧！”

苏妲己默默不语，良久，才叹了口气道：“姜子牙之神通，连师父东夷

姥姥亦自叹弗如，再加上姜子牙身边的齐侯夫人洛妃，姜子牙有如虎之添翼，你我姐妹二人联手，甚至再合师父之力，亦未必可操胜算，若贸然出手，只怕泄恨之心难成，便先行葬身齐地矣！就算可全身而退，亦必打草惊蛇，被姜子牙洞悉吾等复有苏国的图谋，他身为诸侯之首，被周天子授予征伐诸侯之无上权威，他一声令下，吾姐妹二人，只怕难于天地立足，更遑论复国大计了！万万冲动不得啊！”

苏玉姬并不知入齐刺杀姜子牙后果的严重，刚才所言不过是欲泄一时之恨，此时听苏妲己陈述厉害，不由悚然惊心，亦明白此时此刻，绝非当年挟商纣王为所欲为之日了！苏玉姬不禁喃喃地道：“哎！若有姜子牙从中作梗，吾等复国之愿，只怕是镜中花水中月矣！”

苏妲己一听，却断然地道：“不！玉姬妹妹，此时此刻，吾等虽处劣势，不可轻举妄动，但只要吾等站稳脚跟，迷住楚侯熊绎，利用楚国之力，先行对付旁边诸弱小之国；再寻机挑引天下大乱，吾有苏国便可于乱中重生也！”

苏玉姬一听，深知苏妲己智计超人，她既有此卓绝之志，料想必有成功的把握，当下也信心大增。苏玉姬的玉掌不由一拍，击掌为誓道：“好啊！姐姐所论，莫非便是你那‘迷楚复国’的妙计么？假若如此，迷楚以图天下，则有苏国复国有望也！玉姬决与姐姐共进退便了！”

苏妲己欣然一笑道：“好啊，这才是吾有苏国的坚贞之士，玉姬妹妹不必犹豫，这便下山，入楚都郢城去吧！”

苏玉姬亦肃然道：“是，妲己姐姐，吾等复国大计，便凭此惊天一击了！”

苏妲己、苏玉姬二人，当下更不犹豫，掠下太平山峰，一路向楚都郢城掠去。

三日后，楚国都郢城，便出现了二位绝色丽人，一位叫旋波、一位叫千月。两人的身材窈窕，风姿绰约，肌肤如美玉雪白温润，走路时轻盈婀娜，更会飘散一股如花的幽香，令人闻之陶然欲醉。

旋波、千月两位绝色丽人，在楚都郢城现身不到七日七夜，立刻便令郢城震动了。操练的武士见了其形，从马背上摔下；做生意的商贩遇上，连卖货的钱也不收了，只目瞪口呆的连声道：“免了，免了！”也不知他心中“免了”什么？或者是见了这两位绝色丽人，就连黄金也失去价值，因此免谈了。

吧？

这一天早上，楚侯熊绎刚散朝返回后宫，负责宫中内务的百夫长，便兴冲冲地走到熊绎身边，先是神秘的一笑，然后才向熊绎说道：“楚侯爷，知否城中降下仙之物吗？此物只宜天上有，绝非世间可出也！”

楚侯熊绎年正四十，血气方刚，受周天子封邑楚地，虽偏处南蛮之地，但土地也算宽广，人口也不算稀少，心愿已足，倒也无多大奢求。这数年来，每年按时向周天子朝贡，与周边诸国，以及中原诸大国，也相安共处，因此治下的荆楚地域，倒也一片太平。

此时熊绎见百夫长如此神秘，不由奇道：“百夫长，此物到底是什么？”

百夫长笑道：“眼下城中之人，皆耸然动容，满街私议，说此物绝无古今，旷世罕见呢！彼等便是不知来自何方的两位绝色丽人，一位叫旋波、一位叫千月，其人之艳，竟连武士滚鞍难稳，商贩顿忘生意营生，当真令人叹为观止！”

熊绎多年偏处荆蛮之地，又下值盛年，境内也太平无事，不由便静极思动了，因此一听百夫长之言，登时大感兴趣，忙对百夫长道：“既有如此尤物，怎不设法请入宫中？让寡人开开眼界，消遣一二？”

宫内务百夫长一听，他本就有意讨楚侯熊绎的欢心，此时便连忙道：“是，楚侯爷既有此雅兴，小人这便立刻去办妥便是！”

百夫长说罢，即出去召集宫中武士，以及四名宫中侍婢，一道出宫，邀召那两名绝色丽人去了。

百夫长果然办事快捷，到中午时分，便把两名绝色美人带返宫中来了。这两名美人，一位自称叫旋波，一位叫千月，果然是美艳之极。

楚侯熊绎一见，心中不由突然一跳，就如黑夜中乍睹“波中明月”，他心中喜悦，便吩咐以最好的东西招待两位绝色美女。

百夫长遵照熊绎的旨意，专门为她两人布置华屋。以华丽的薄丝柔绢作帐幔，以“璵璠”的美玉作汁液，供两位美女饮用，以丹泉之米粟作两位美女的食用。百夫长明白楚侯熊绎的心思，他已深深喜欢这两位美女了。

过了三日，楚侯熊绎便把两位美女，召到他专用的崇霞台上。熊绎自己已抖擞精神，与一群歌姬一道，殷切等待。

不一会，宫中侍婢，便把两位绝色美女，引领步上崇霞台。当她两人踏

上崇霞台时，一阵幽香随即如风抚面，她两人的脚步迈动，犹如飘浮于云彩之间，轻盈妙曼之极，令人睹之已不能自持。

两美女并肩上前，向楚侯熊绎盈盈参拜。一位身如美玉的轻启朱唇，道：“小女子旋波，参见楚侯熊绎大人！”另一位貌若幻变彩云的娇声道：“奴家千月，拜见楚侯。”

两位美女，声如脆鸟鸣唱，熊绎一听，心中早已一荡，不克自持的笑道：“呵呵，原来是旋波、千月姑娘，芳驾降临楚地，寡人尚不知晓，有所怠慢，幸勿介意。”

旋波、千月姑娘异口同声道：“素闻楚侯跟随周天子伐商纣，功高盖世，封邑楚地，奴家有幸，蒙楚侯赐见，实已三生有幸，更岂敢有所怨言？今日拜见楚侯大人，果然气派不凡，实具王者之风范也！吾姐妹二人，当以最佳之舞，以娱乐大人。”

熊绎乐得大笑道：“好！很好！两位美人欲进献什么妙舞？”

旋波姑娘微笑道：“吾姐妹二人之舞，因人而异，随缘而变，世人有的只可目睹淡然之舞，有人却可欣赏绝世舞姿。楚侯既有王者风范，吾姐妹二人，自然献之以王者之舞啊！”

楚侯熊绎一听，他那“静极思动”的心事，不由被触动了，他目注旋波姑娘，微笑道：“旋波姑娘，何谓王者之舞呢？”

旋波微瞥一眼千月，千月随即便向熊绎道：“回楚侯爷，这王者之舞，即王者才可欣赏之舞。舞分三段，第一段叫‘萦尘’，第二段‘集羽’，第三段叫‘旋怀’三段合称‘王者之舞’也！”

熊绎一听越发心痒难熬，忙道：“然则又何谓‘萦尘’？何为‘集羽’？何谓‘旋怀’？这等妙论，寡人简直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啊！”

千月娇媚笑语道：“回楚侯，这‘萦尘’之名，意即舞姿空灵敏捷，望之如云雾缥缈于星空尘土之上；‘集羽’，意即舞时婉转婀娜，犹如羽毛于空中随风拂扬；‘旋怀’之意，乃指舞姿柔柔系幻，犹如奴家身体，在侯爷身周萦绕也！”

楚侯熊绎此时已迫不及待，连声道：“请，请，请两位美人快快献舞，教寡人大开眼界。”

只见旋波、千月两绝色丽人，闻言相视一笑，随即长袖一拂，随歌起舞。

但见两人身形光彩耀目，绚丽缤纷，忽而委婉曼舞，忽而舒展腾跃，仿佛彩凤降舞观舞台上；在场中不但楚侯已目夺神摇，连他身边的一峰歌姬，亦目瞪口呆，自叹所睹之舞，绝非凡人可及，简直是天降仙舞了！

楚侯熊绎，出身一介武夫，偏处南蛮之地，几曾见过如此美妙之舞？当下不由连连击掌叹道：“妙！妙！如此美妙王者之舞，当真是天上有地下无！未知旋波、千月两位美人，仙乡何处呢？”

此时旋波、千月两位丽人，已停了舞步。一听楚侯熊绎发问，两人互视一眼，均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登时会心的一笑，暗道“迷楚复国”大计的第一步成功了。

原来自称“旋波”的丽人，便是“玉面妖艳神功”已臻化境的有苏国公主苏妲己；而“千月姑娘”，自然便是精于“千面幻变神功”的苏玉姬了。两人自重出江湖，入楚国谋复国大计，身份已变，因此日后又称为“旋波妲己”、“千月玉姬”。

当下“千月玉姬”向楚侯熊绎娇媚的一笑，这一笑中蕴含她的“千面幻变神功”的威力，在场的歌姬身为女子，目睹之下芳心大动，千月玉姬轻启朱唇，向熊绎道：“回楚侯爷，奴家与旋波姐姐，自小便父母双亡，流离于天下，遍历风霜寒暑，天下之大，已无吾姐妹二人容身之所矣！哎，飘零之身，有何仙乡可言？望侯爷见谅。”

熊绎一听大笑道：“天高任鸟飞，海阔任鱼跃，千月姑娘又何必为飘零身世嗟叹呢？好，寡人不问便是！但未知两位美人，除善舞之外，尚有何妙趣向寡人进献呢？”

千月玉姬与旋波妲己已微一点头，似已默许，千月玉姬便忽地收敛笑容，转而一派肃然凛凛，脸如寒霜，令人睹之便顿生敬怯之意，不敢轻侮。千月玉姬的“千面幻变神功”，其威力果然惊人。楚侯熊绎亦不禁一怔，心道：两位美人为何忽然变得如此凛烈？

此时只听千月玉姬肃然道：“楚侯爷，我姐妹二人入楚，并非仅为献舞而来，而是另有宏旨，乃为楚侯爷的万世基业着想呢！”

千月玉姬此言一出，楚侯熊绎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暗道：吾偏处荆蛮之地，对中原诸国的威势早有恨意，只可惜身边缺乏大智大勇之士，无从商议！不料如此豪言壮语，竟出自一位绝色丽人口中，莫非吾与楚地之兴旺，

与这两位丽人有甚大渊源？

楚侯熊绎心事被触，不由脱口而出道：“好！美人啊，你如何为寡人的万世基业着想？”

千玉玉姬此时向熊绎盈盈一拜，道：“楚侯爷啊，若求万世基业之策，为何不向旋波姐姐询求？旋波姐姐之能，绝非奴家所能及啊。”

熊绎一听，果然转向旋波姐已，含笑道：“原来旋波美人真人不露相，胸怀万世基业之策，未知何以教寡人？”

旋波姐已此时从容一笑，也不犹豫，即向熊绎朗声道：“楚侯爷，当今天下大势，周天子分封诸侯，共计七十一国，其中天子王室便占五十六国，异姓者仅占十五国而已。除齐国姜姓得封肥地，其余非天子姬姓者，皆被封迁于偏远僻地，其中更以西秦嬴姓，南楚熊姓为最受歧视，未知楚侯爷以为然否？”

楚侯熊绎心事被触，脸色不由一沉，恨恨地道：“不错！当日周天子歧阳大盟会，周王室诸国均高台华席，却派寡人及东胡鲜卑小国君看守祭神火堆，不得参与诸国盟会，此乃吾楚国之奇耻大辱也！吾誓不忘怀！咦？旋波美人，你怎会如此清楚天下之势？”

旋波从容道：“奴家自小周游列国，天下之势岂会不知不晓？不但天下之势，楚侯爷的楚国出处，奴家亦知之甚详呢！”

熊绎不由一怔，暗道：“吾楚地熊姓出处，极为隐秘，祖先之事，连吾身为子孙的，亦有所遗漏，渐而失传，旋波美人，不外二八少龄，怎地知得如此清楚？莫非其中有诈，以欺弄寡人吗？”熊绎的心中创伤被触动，他此时就连欣赏美人艳舞的兴趣也失去了。

熊绎盯着旋波姐已，狐疑地道：“哼！旋波美人，你怎会知道吾熊氏一脉的根底？在寡人面前，切莫心有欺弄之意，否则，哼哼，休怪寡人手下无情！”

旋波姐已何等聪慧，她见熊绎忽地变得激躁，心中便不由微微一笑，她深知此乃击中熊绎要害之兆！她南下入楚前，已下了一番苦功，遍察天下大势，再加上她的师承风鉴之术，对天下七十一路诸侯，特别是其中的齐、楚、晋、陈、宋、秦、鲁、燕等诸大国，更洞悉透切其根底出处，因此又岂惧熊绎的火燥狐疑？

只见旋波姐已向熊绎从容一笑，便朗声道：“楚侯爷稍安毋躁，据奴家所知 南方楚地熊姓 乃出自颡顼帝孙重黎 能光融天下 因此天帝命为‘祝融’，生子陆终，娶鬼方国君之女，得孕，怀胎十一年，左肋突然裂开，生下三子，又开右肋，生下三子。六子分别为夏伯己樊、商伯彭祖、郑墟 ㄩ 会人、邾墟曹安、韩墟董参胡，第六子姓熊名季连，居于苗地。而楚侯爷之曾祖，便即熊季连也！天生神勇，随周伐商有功，可惜却受周天子歧视，虽封为侯，其实不可与诸侯并列……

旋波姐已说到此处，熊绎的脸色不由连变三变，他按捺不住，厉声道：“还有什么？旋波美人不妨直说！”

旋波姐已微笑道：“奴家应该已言无不尽矣，往下之论，不便宣之于奴家之口，且看楚侯爷如何决断而已。”

熊绎一听 果然沉吟不语 似在思忖 好一会 才忽然猛地击掌道：“美人果然厉害！连吾祖宗出处亦洞悉透切！所谓天下大势亦复如是，不愧为女中智慧之士也！既已洞悉吾之处境，未知美人又有何高见？教吾如何于此逆境大势中自处？”

旋波姐已一听，深知楚侯爷熊绎已入她的算计大局中了，也再不犹豫，决然的道：“楚侯爷 楚地虽受周天子歧视 中原诸国亦视楚为荆蛮之地 此乃逆境之势，若不思进取，贪图安逸，则不久必为天子王室诸侯吞并，此乃逆境之危也！但设若于逆境中，砥砺其志，不屈不挠，如处逆水而进，则乃逆境中之大安也！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祈为三思！”

旋波姐已此时所言，不失为字字珠玑，因为她字字均击中楚侯熊绎的要害。

以应付呢？”此时在熊绎的心中，旋波姐已已绝非一位仅供娱乐的丽人，而是一位可以商量国事的大智大勇女中豪杰，而此等人材，恰恰正是熊绎所渴望的。因此旋波姐已与熊绎，虽然目的不同，但欲行的手段却不谋而合。

旋波姐已已决然确证，楚侯熊绎已完全堕进她的布局中，便毫不犹豫，决然地献策道：“楚侯爷，当今天下大势，周天子虽居天下之尊，但其王室诸侯，如晋、宋、齐等，国力强大，才是楚地的心腹大患。所谓天子不足为虑，诸侯方为大患也！因此楚侯爷宜先行秣马厉兵，广积粮草，强大国力，

然后向周边小国，如群蛮、百濮、卢戎等诸小部落克取，壮大地盘，再行北上汉水，灭姬姓诸小国，然后徐图进取中原，择弱而克，占据要津，最后则一举与中原诸大国如晋、齐、宋等王室诸侯争雄，则雄霸天下，不日可图也！

旋波妲己此时进献之“诸侯争雄、雄霸天下”谋策，是其师东夷姥姥等有苏国复国遗臣，经多年深思熟虑所拟就，其中的惊人图谋，便是利用楚国，制造天下乱势，然后即可从火中取栗，乱中制胜，进而一举恢复有苏国之根基大运。因此自然缜密周详，足以打动人心了。

果然楚侯熊绎听罢，先是沉吟不语，默默思忖，继而目露精光，灼灼闪烁，直注旋波妲己，断然道：“好！果然是逆水而进的一大妙计！吾于今日誓言，既中原诸国视吾为蛮夷，吾便以蛮夷自居，专力攻伐中原诸侯！吾更留下训言，楚国子民、熊姓子孙，当以此为自立宗旨，五年不出兵，即为奇耻大辱，死后不得与祖宗先人相见！”熊绎此时，一派慷慨激昂，神态决然之极。

旋波妲己、千月玉姬二人不由相视会心而笑，因为两人均已确信，“迷楚复国”的惊天大计，已成功一半了！

只见熊绎一顿，又目注旋波妲己，诚心的道：“旋波姑娘，寡人有不情之请，祈为接纳。”

旋波妲己微笑道：“楚侯爷有何相求？但奴家姐妹办得到的，绝不推辞。”

楚侯熊绎一听，满心欢喜，忙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寡人之正妃，已逝去多时，寡人正渴求贤者为内助，未知旋波姑娘是否愿为寡人之正妃呢？”

旋波妲己瞥一眼熊绎，但见他渴求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心中不由微微冷笑，暗道：熊绎的心神，已被吾揪住了！但脸上却含羞的一笑道：“哎哟！楚侯爷！这等女儿家终生大事，怎可轻忽而应？再说奴家与千月妹妹发誓永不分离，设若奴家答应，则千月妹妹将如何容身呢？”

楚侯熊绎一听，不由呵呵大笑道：“这好办之极，两位美人皆女中豪杰，吾日夜渴求也，既旋波美人为吾正妃，千月美人自然便可为吾妃嫔也，只是委屈了千月美人，未知肯成全寡人一番美意否？”

千月玉姬盈盈向熊绎一拜，娇声道：“奴家一切听凭旋波姐姐主意，也

并无异议啊！”

熊绎大喜道：“如此甚好！旋波美人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旋波姐已心中一动，若就此便轻率答应，岂非被楚国臣民轻视了？日后便诸多怠慢抗拒了！她心念一转，便收敛笑意，肃然道：“楚侯爷，吾姐妹二人，虽非金枝玉叶，但到底乃清白人家，岂可如此轻率？但请问楚侯爷欲以何物作聘妃之礼呢？”

楚侯熊绎一听，此时他已满心喜悦，因此也不迟疑，决然地道：“好！寡人便以吾楚国国宝麟席作聘吧！”

熊绎此言一出，在场众歌姬、武士均耸然动容，不约而同地贺道：“好！不贵重的聘礼啊！也惟有如此，女中豪杰才配得上楚国国宝麟席也！”

不一会，麟席由一个凤形箱盛着，由四名宫娥捧了出来。凤形箱打开时，一股莫名其状、如幻如仙的香气，随即四溢开来，溢满了崇霞台的每一个角落。再捧出麟席，送到旋波姐已手上时，功力高深如她，亦不由心神一荡，隐隐有肉欲之念，不能自持。

旋波姐已不由猛吃一惊，她默运真气，抑住浮荡心神，向楚侯熊绎拜谢道：“奴家多谢楚侯爷，赠此稀世异宝！但不知此宝物来自何方呢？”

楚侯熊绎一听，亦耸然动容道：“此乃吾楚国镇国之宝！其价值可抵一座城池！为表寡人之诚意，赠于两位美人，切望珍而重之！”

原来此麟席的来历非凡，不知多少年前，有一只仙鸟盘旋崇霞台上，口中含着一串谷穗，那串谷穗从空中堕下，旋即长出花朵和果实，落于地上即出根长叶，一年种一次便有一百次收获，种下一粒谷穗，即可获得一车美味的食粮。而这幅麟席，便是用这种谷穗长出的谷草编织而成，织成之后，旋即现出云霞、麟凤的美景，因此称为“麟席”。

而麟席透发的香气，更为惊人，织时以一种来自波斯国，叫“葦芜”的香料，用作熏染，这种香料，用之制成汁液，浇灌土石，能使异香满地，经久不散；触到腐朽的草木，即可重生繁茂，以之熏已坏死的肌骨，即可使新肉萌生；制成碎屑铺散于地，厚积四五尺，于其上歌舞，舞姿百倍轻盈，且绝不留任何痕迹，当真惊人之极。

旋波姐已、千月玉姬，获知麟席的出处来历，心中亦不由一阵激动，暗道：有此宝物，人躺其上，必如登仙境，更可大增内力，因此香气既可令骨

肉重生，日后但有损伤，皆无所畏惧了！

当下两人向楚侯盈盈拜道：“楚侯爷以此作臣妾等聘礼，吾姐妹二人深感侯爷美意，敢不以区微之身奉献侯爷？当心甘情愿，归入楚国，为楚侯爷效力！”

楚侯熊绎一听，乐得大笑道：“得两位女中豪杰作寡人内助，吾楚国必可保万世基业也！”

众妃嫔、歌姬、武士亦同声贺道：“恭喜侯爷！今日得此女中豪杰，当真是奇珍异宝配佳人呢！”

当晚，楚侯熊绎便下令在崇霞台上，铺开麟席，与旋波妲己、千月玉姬枕席而卧。旋波妲己、千月玉姬经香气入鼻，登时诱发两人的媚功妖力，于是不由自主的施展“玉面妖艳”、“千面幻变”神功，侍候熊绎，颇令熊绎不知人间何世，快活之极。

第二天，楚侯熊绎即下令册封旋波妲己为正妃，千月玉姬为副妃。苏氏姐妹二人，不但可统掌内宫，更可参预国事，权力之盛，显赫之极。而苏氏姐妹二人的“迷楚复国”大计，也已稳稳的成功一半，余下的施为，便是如何控制楚侯熊绎，令天下大乱了！

急流勇退风云飞

第三回

乾坤运转，日月穿梭，眨眼又过了数年时光。

这一天早上，在神州极东之地的齐国都城临淄（即今山东临淄县），忽然发生了一宗千古奇事。

在齐侯府中，忽然不见了齐侯姜子牙和夫人洛妃的任何踪迹。齐国上至大夫田伯，下至宫中武士，为找寻齐侯姜子牙，均乱作一团，但遍寻不获，齐侯夫妇，到底去了何处呢？

大夫田伯，其位仅在齐侯之下，齐侯不在，他便是监国大臣了，职责所在，田伯不得不苦思谋策。他忽然心中一动，暗道姜子牙和夫人洛妃的嫡传弟子鲁班、鲁英，此刻尚在临淄城鲁府居停，为何不向他兄妹打听？或可知悉齐侯夫妇的下落呢！

于是大夫田伯，果然同武士匆匆直奔临淄城鲁府来了。

大夫田伯来到鲁府大门前，鲁班已在门口等候了。鲁班此时已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，由于自小历练，长得身躯粗壮，貌样老成，行为举止，已大有成年人的气度了。此时鲁班一见大夫田伯，他在姜子牙身边时，便已多次与田伯见面，因此并不陌生，他向田伯拱手道：“田大夫，鲁班恭候大驾光临多时了！”

田伯因鲁班是齐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按其身份，实即齐国的公子，因此不敢怠慢，并回了一揖，这才奇道：“有劳鲁公子相迎！但鲁公子怎会事先知道下官到临？早在此守候呢？”

鲁班此时不知想起什么，略带伤感的微叹口气道：“回田大夫，并非鲁班先知，而是师父齐侯大人预先安排而已！请田大夫进来，慢慢细说便是！”

大夫田伯不敢迟疑，连忙跟随鲁班进内，来到鲁府大厅，鲁班的爹娘鲁牛夫妇，与鲁英一道，出来迎客。鲁牛夫妇已呈老态，但鲁英却亭亭玉立，越发俏丽动人了。

田伯大夫的身份，在当时犹如一国的丞相，地位仅在侯爷之下，而居万人之上，因此鲁牛夫妇上前欲行参拜大礼。田伯碍于鲁班兄妹身份的独特，虽无一官半职，但在齐国却有如公子的身份，因此也不敢托大受鲁班爹娘的跪拜大礼，连忙双手扶起鲁牛夫妇，连声道：“下官匆匆至此，因有急事，鲁兄弟不必多礼！”

鲁牛入齐多年，却未涉足官场，因此对这等官场礼仪交际浑然不懂，而齐侯姜子牙夫妇，视鲁牛夫妇亦如自家兄弟，根本不必讲究什么尊卑礼数。因此鲁牛夫妇见大夫田伯光临，先就慌了，忙道：“请问田大人，到底有甚急事？莫非小儿鲁班惹上官非了吗？”

大夫田伯急道：“非也！非也！只因朝中发生急事，非同小可，下官不得不前来拜访鲁公子！此事关乎齐国生死，下官身为监国大夫，职责所在，岂敢怠慢？”

鲁牛越听越糊涂，心道：班儿小小年纪，怎的关乎齐国之生死呢？他吃惊之下，连话也说不出。

此时鲁班忽然对鲁牛道：“爹爹，师父他老人家果然预布安排，留下锦囊，但吩咐只可大夫田伯一人拆阅，请爹爹、娘亲、英妹先行回避好吗？”

鲁英一听，心中便老大不高兴，嚷道：“哼！哥哥！为何要我避开？姜师伯好不偏心，什么都告诉你，却把我鲁英蒙在鼓里！”

鲁英仍在嘟哝，却被娘亲吴氏硬行拖走了。大夫田伯见状，也不敢犹豫，令跟随的武士退了出去。鲁府大厅，此时就只剩下鲁班和大夫田伯二人了。

鲁班从贴身衣袋中，取出一封锦囊，交给大夫田伯，道：“田大夫，这是师父于三日前交托鲁班，说三日后朝中大夫田伯，必会驾临鲁家，见面时便将此锦囊交给田大夫，切记只可供他一人拆启。此乃师父他老人家的吩咐，鲁班一一照办了！”

田伯心中又惊又奇，急欲知悉齐侯姜子牙到底预伏了什么安排，便立刻把锦囊拆启，里面原来有一封密函。

密函写道：“田伯阅审姜尚呈，虎斗龙争势已平，周天风静月华清，君若欲觅乾坤诀，八卦峰下玄机声……”接下又吩咐田伯，若有不明之事，可向鲁班询示。

田伯阅后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心道：按密函之意，齐侯姜子牙，似已携同

夫人洛妃一道，弃齐国政务而去，隐居天地乾坤了！如此下来，治理齐国的重责，岂非降于我田伯身上么？

田伯这一惊可真非同小可，他急问鲁班道：“鲁公子是否知道，齐侯姜子牙已弃国而去呢？”

鲁班此时虽年仅十六岁，但他自小便已吸纳姜子牙的“八卦真气”，再加上数年苦练，他的“八卦神功”已有一定根基，更奇特的是，普天之下，也只有他鲁班是玄机八卦祖师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当年的周文王仅属半师半友，未入“天机八卦”之门，尚且可以据以演周易，鲁班身为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他的“天机八卦”奇学，自然足以独步天下了。

因此，此时鲁班一听，不自禁地便凝运“八卦内力”于目，向大夫田伯周身仔细一瞧：但见他头顶平正准头丰，枕骨平横脸黄赤，背腰平厚腹垂拱，头短掌方足背厚，声沉耳厚发眉浓，眼耳颧面田字，五岳端庄更相朝！鲁班心中不由一阵喜悦，暗道：此乃端正富贵之形格也，有此形格之人，处事必出以公心，不图一己私利，于自然中遂成大富大贵，师父交托田大夫监国，果然独具慧眼也！

鲁班心中忖念，不由又向田伯的子嗣宫望去，只见其子嗣宫上有二红一青三道儿女纹，又红者带黑，青者带蓝，心中便不由一惊，暗道：红者主男，红中带黑乃“黑煞”之气，田大夫所出之男必有“黑煞”之气缠身，再青者主女，青中带蓝乃“泛煞”之兆，则其所出之女，必定泛煞附体矣！田大夫若成监国大臣，则其子女日后必有染指朝政之心，倒不可不加提防也！

鲁班默默思索沉吟，半晌无语。大夫田伯见状，心中惊奇，忙又追问道：“鲁公子！你是否知道齐侯弃国而去的原因？”

鲁班的“八卦玄机”奇学，虽已具火候，但他毕竟年仅十六岁，阅历尚浅，乍然便碰上这等国家存亡大事，也的确难为他应付了！好一会，鲁班才若有所思的道：“据鲁班所思，师父和师叔侯夫人洛妃，早已萌退出繁嚣政事，血腥争斗兵战，重返天地乾坤之意，如今眼见天下太平，齐地百姓也安居乐业，心中再无牵挂，也就决然退隐而去了！”

田伯一听，深知姜子牙的“八卦玄机”奇学，鬼神莫测，厉害之极，鲁班既然是姜子牙的惟一嫡传弟子，料想他的“玄机”奇学亦必有见地，也不容轻视他的见解，无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鲁公子既有此判，齐侯想必是决意

退隐了！他的密函亦的确流露了重返江湖、翔游乾坤之意，齐侯这一去，想必是不肯再回头的了！但齐侯把国事交托下官，当令田伯战战兢兢，未知是否可不负齐侯重托呢？这真教田伯进退两难也！”

鲁班一听，即微笑一下，很认真的道：“田大人不必忧虑，齐侯既然把齐国监国政务，交托田大人，鲁班以为必有道理呢！”

田伯忙道：“鲁公子，有何高见？”

鲁班道：“师父他老人家既精于八卦玄机之学，所算必无遗策，所选之人亦必极为合适，因此田大人不必疑虑，且全心全力，代行齐侯监国政务吧！”

此话若出自其他人口中，田伯未必便肯尽信，但出自鲁班之口，他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知师莫若徒，知徒也莫若师，这便极有分量，不容怀疑了。

田伯沉吟半晌，终于慨然的道：“既然鲁公子亦有此判断，也不容田伯推辞了，田伯惟有竭心尽力，代齐侯监国效劳吧！”田伯一顿，又意态真诚的道：“鲁公子乃齐侯嫡传弟子，已尽得齐侯真传，田伯勉为其难，代行监国之务，深感惶恐，亦复力不从心，未知鲁公子将以何策相教，以作田伯监国之训呢？”

鲁班一听，不禁又一怔，心道：这等惊天国事之策，鲁班又怎会知悉？田大夫这一询问，未免是强人所难了！但若不管，又怕挫伤了田伯的信心，鲁班想来想去，忽地眼前一亮，暗道师父曾与师母洛妃论说治国之策，当日恰好鲁班在场，耳听目睹，师父和师母也不避嫌，似乎另有深意，今日看来，乃欲借鲁班之口，向日后的“监国大臣”转述啊！

鲁班如此推判，便不敢犹豫，坦然道：“田大人，实不相瞒，鲁班当日有幸聆听齐侯和夫人议论治国之策，归纳起来，乃八字真言也！”

田伯一听，忙道：“鲁公子，是哪八字？”

鲁班道：“无为而治、约法三章。”

田伯道：“鲁公子请道其详。”

鲁班道：“据鲁班当日所悟，无为而治，即政清刑简，无为即有为，是为‘无为之治’也。约法三章，即当日齐侯入齐地时，与齐民相约：杀人者死，欠债者还，义勇者赏，其余商纣朝廷的所有严刑峻法，一概废除。于是民间靖平，官无怨言，自无怨声，齐地遂成天下乐土矣。”

田伯默默思忖沉吟，好一会，才忽地抚掌叹道：“不错！无为而治、约法三章……果然是治国之良策也，田伯必奉为大旨！以不负齐侯的重托。”

田伯说罢，想起朝中群臣，因齐侯失踪，均大感彷徨，群集齐侯府等讯息，便向鲁班告辞了。

鲁班此时忽地想起于田伯命格子嗣宫上所现“血泛煞气”便忽道：“田大人，请稍等！”

田伯脚步一顿，忙道：“鲁公子尚有何高见？”

鲁班道：“请问田大人，家中是否有二男一女三位孩儿？”

田伯见鲁班此时的口吻，犹如一代玄机大师的老气横秋，不由大奇道：“不错！田家正是二男一女三位孩儿啊……鲁公子从未到田某家中，怎会知道？”

鲁班苦笑道：“田大人，鲁班乃据师父所传玄机八卦判断。若然准确，则田大人之大儿必年已十八、二儿十五，女儿则为十四岁，是吗？”

田伯一听，不由抚掌叹道：“是！是！确然如此，丝毫不差，鲁公子的师承之学，果然神奇莫测！但未请教鲁公子，吾之三位孩儿，日后的运命当如何呢？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触起心事，暗道：田大夫虽然不失为上佳监国人选，但其儿女辈之运煞，恐怕对田大夫的本命有何大冲扰呢！届时对齐国百姓而言，也未知是祸是福了！鲁班心念电转，暗感为难，未知可否把自己的忧虑坦白相告。

鲁班想了一会，他到底心肠厚道，不忍令田大夫为家事惶恐不安，影响监国重责，便仅略示端倪的一句带过去了。

“田大夫，鲁班未见令郎及千金之面，亲身细察，又岂敢妄下判断？田大夫也不必分心，总之遵从‘齐家治国平天下’要旨，田大夫自可胜任监国重责也！”

田伯一听，虽然未得要领，但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七字真言，却是天下诸侯均须遵从的法旨，因此也不便追索其底细。他稍逗留一会，也便告辞走了。

大夫田伯刚离开，鲁班的妹妹鲁英便呼地一跃而出。鲁英也不待鲁班开口，便把小蛮腰一叉，气呼呼的嗔怪道：“哥哥！哼！你好！如此天大事儿，

也不告诉我鲁英！日后见了师父、师伯，看我不狠狠告你一状呢！”

鲁班一听，便知鲁英这鬼灵精必定藏在一角，把刚才他与田大夫的对答偷听到了。他也没责怪她，只是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妹妹，你我只怕再难与师父师母相见了！还说什么告状呢？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因为她刚才只听到一小截，只知齐侯姜子牙和夫人离开齐都临淄城，到外地游历去了，心道：出外游历，终会返回，就好像当年他两人到乌龟山探访爹爹，不久便返回齐地一样。不料鲁班却说再难相见，鲁英对师父洛妃极为依恋，简直比娘亲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突闻此讯，哪得不惊惶？

鲁英此时也忘了嗔怪哥哥了，她连忙一手抓住鲁班的手臂，连声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再难与师父见面？你快说清楚啊！哥哥！”

鲁班想了想，忽然问鲁英道：“妹妹，师母的‘凌空玄步’神功，你学了多少了？”

鲁英得意的格格一笑道：“师父说，凌波玄步神功的精髓，鲁英已领悟了，所差的仅是历练罢了！”

鲁班一听，心中这才稍感安慰，又问道：“那妹妹今年多少年岁了？”

鲁英道：“鲁英今年十四岁嘛！哥哥明知故问什么？”

鲁班不答，又问道：“不错，妹妹今年的确是十四岁了，那哥哥问你，假如剩下你一人，你敢不敢在这世上闯荡历练呢？”

鲁英似乎从未想过这难题，她不由一怔，不解的道：“哥哥，怎会剩下鲁英一人？就算师父不在，也有哥哥你，还有爹爹和娘亲啊！”

鲁班一听，便知鲁英从未想到这问题了，他微叹口气，道：“妹妹必须有心理准备，这一天或迟或早必定降临，届时便须靠你自己去应付江湖风险了！”

鲁英又奇道：“为什么，哥哥！”

鲁班道：“坦白告诉你，师父和师母两老人家，已厌倦了尘世生活，他们这一去，便犹如虎入深山、龙游大海、海阔天空，是决不会再回头的了！而且按我的推算，我们鲁家四人，已届离异运劫，不必多久，必有灾劫发生，令我们一家分离各地也！因此妹妹须勤奋练功，为日后独闯风波作好准备。”

鲁英知鲁班身负姜子牙的“八卦玄机”奇学，因此可以推判准确，心中

不由又羞又忌，故意没好气地斗嘴道：“哼！说得如此可怕，鲁英偏不信，看哥哥你有何法子令我信服！”

鲁班叹了口气道：“没有，一点也没有，因未发生的事，绝不可促其到来，但若要来临之事，却谁也阻挡不了，且看看日后如何吧！”

匆匆又半年过去了。齐国在监国大臣田伯的治理下，他遵从姜子牙的“无为而治、约法三章、刑清政简”等治国之策，倒也把齐国的安定繁荣保持下来，齐地百姓因此也能安居乐业，一片太平景象。

田伯的大儿子田诸儿，时年已十九岁，生得身高伟俊，粉脸朱唇，天生的一位美男子。女儿田文姜，更是艳丽非凡，秋水为神，芙蓉如脸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当真是古今国色、绝代佳人，更兼博古通今，出口成文，因此号为“文姜”。二儿田通，却丑陋无比，不但兄妹瞧不起他，连他自己亦非常自卑，把自己关在书房，可以整整一月不步出门。

田文姜虽然是女儿之身，偏有男儿的气概，她甚至有治国为王的奇高抱负。可惜她生就女儿之身，不可出入朝廷官场，而且她的父亲田伯，虽然对她甚为偏爱，但也不敢坏了齐侯的规矩，容她出头露面。因此田文姜常常抱怨自己是女儿之身。

不料田文姜性野傲，终日被困在家中，寂寞之下，竟打起她的胞兄田诸儿的主意来了。而田诸儿与田文姜虽为兄妹，但各出一母，自小便在家中同行同坐，戏耍顽皮。后来田文姜长大了，又十分早熟，十四岁的少女，便已身材体态丰满，出落如花似玉，田诸儿年已十九岁，已知男女情事，见田文姜如此才貌，又见她举止妖媚，每有挑逗之意，心中也不由摇荡起来了。

兄妹二人，逐渐形影不离，并肩携手，无所不至，只是碍着家人的视线，未至同衾贴肉而已。不料田伯这位做父亲的，对田诸儿又极为宠爱，望他日后继承自己的衣钵，光大田家门楣。因望子成龙心切，便连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治国训中的“齐家”也忘记了。因此以为田诸儿、田文姜兄妹二人，只是兄妹友爱，也没加制止两人的亲昵。

一天，田文姜忽然病了，卧在床上，再不见步出闺房，请来的郎中，也没一人能断其症。田伯也十分钟爱这位娇媚的女儿，正着急之时，大儿子田诸儿忽然自告奋勇，说是自己研读过医典，可以判断妹妹的症状。田伯一听，大喜之下，也不理会田诸儿是否另有深意，便连忙吩咐田诸儿道：“诸儿如

此好学甚佳，你就前去妹妹闺房，试判断其症吧！”

田诸儿奉了田伯的令旨，登时便有恃无恐，再无须顾忌了，当下立刻赶到妹妹田文姜的闺房。田文姜听婢女说大公子前来探病，虽在病中，亦欣喜的忙道：“快请哥哥进来啊！”

田诸儿进来，见田文姜卧在床上，婢女又在旁，不敢失态，无奈规矩地站着探问了几句，但总似言不由衷似的，有话欲言又止。

田文姜聪明绝顶，见状便已窥透田诸儿的心态，摆一摆手，把婢女均支走了。

田文姜的闺房，登时便剩下她和田诸儿二人世界，田诸儿果然欣喜地笑了。

田文姜在床上半卧半坐，眼皮直往田诸儿身上瞟去，故意道：“哥哥是来探病呢？还是判断病症？”

田诸儿一听，顿悟田文姜之意，亦含笑地说道：“妹妹，探病如何？判断症状如何呢？”

田文姜媚笑道：“探病么，只可远观不可近身而视。判病症么，须望、闻、问、切，因此只可近身不能远观呢！”

田诸儿见田文姜此时半倚半躺，衣饰单薄，玉胸也半掩半露，心中不由大荡，他也管不得什么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兄妹不可乱伦的规训了，一步抢到床前，挨着田文姜坐下，笑道：“妹妹，我自然是来判症状啊！”

田文姜此时已心如鹿跳，她也管不得女儿害羞了，仰身往田诸儿怀中一躺，媚笑道：“那哥哥便只管替我望、闻、问、切吧！哎哟，你心急什么？”

原来田诸儿此时已有点迫不及待，伸手便和田文姜玉体上游走抚摩起来，直把田文姜弄得俏脸如脂，娇喘呼呼，若不胜情……

如此过了好一会，两人才从如胶似漆中分开。

田文姜神清气爽，病态全消，她欢畅之下，不由脱口吟道：“桃有华，灿烂闪烁，艳如朝霞，君今攀折，切望来春！叮嘱兮复叮嘱！”

田诸儿但感田文姜的才貌，胜于天下女子，亦回吟一句道：“英有桃，桃英已合。当户不折，飘而为野草野花！嗟叹啊复嗟叹。”原来田诸儿心中，已想到田文姜终究是自己的胞妹，日后必要嫁到别家，因此大为嗟叹。

田文姜一听，顿悟田诸儿心意，她不由亦深有同感的幽幽长叹一声。因

为田文姜激情过后，亦忽然惊觉，田诸儿毕竟是她的胞兄，她笑他受困于家规国教，是绝无可能长相厮守在一起！

好一会，田文姜忽地眼神一亮，目灼灼的盯着田诸儿，焦切的道：“郎……哥哥……你是否祈望与文姜永远厮守不分呢？”

田诸儿长叹一声道：“姜……妹啊！我岂会不想？但我受制于家规国礼，不能自主，终究要燕雀分飞啊！”

田文姜一听，不由欣然一笑，她目灼灼的盯着田诸儿道：“郎哥哥！你只需有此心，自然便有办法达到呢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又惊又喜又奇，忙道：“姜……妹！你有何妙法？可达成……这心愿？”

田文姜意味深长的微微一笑，忽然道：“郎哥哥，我问你，这阻人去路的家规国教，是由谁来制订的呢？”

田诸儿沉吟道：“所谓家规国礼，自古有明训，有周礼所订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谁也不敢违逆啊！”

田文姜却不以为然的微哼一声，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文姜以为，也有办法冲破这恼人的礼教呢！”

田诸儿大喜道：“姜……妹！是何妙法？”

田文姜不作正面回答，却反问道：“然则这家规礼教，是谁制订及执掌的呢？”

田诸儿道：“爹爹是一家之主，这家规自然是爹爹执掌的啦！至于这国家礼教，上有古训，中有周礼，下有齐地法规，执掌之人，也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
田文姜不以为然地微哼一声道：“家规先不去论，这国家礼教一条，虽上有古训，中有周礼，但决定以及执掌的，依然是天下各大诸侯，以及各治国之君！就如齐国而论，爹爹既然受齐侯所托，代行监国重责，他便是齐国实际的君主也！你我之事，只要身为一家之主，一国之君的爹爹允许，便足以心愿达成啦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虽惊佩于田文姜的见地，但仍惶恐不安道：“但爹爹对齐侯十分忠心，他又岂会违逆齐侯的治国策训呢？更休论允许你我……之间的事了！”

田文姜微笑道：“关系便在于此了！爹爹今年多大了？”田文姜忽然

问道。

田诸儿不由好笑道：“六十多嘛，爹爹的年岁，姜……妹难道不知道么？”

田文姜意味深长的道：“不错！那你以为，日后爹爹的监国大夫之位，将由谁来承继呢？”

田诸儿吃惊道：“目下爹爹好端端的，你怎会想到这上面去了？”

田文姜道：“郎……哥哥啊！你不是欲保持你我之间……这个关系吗？那就势须冲破这见鬼的家规礼教！而要冲破，除非你是齐国之君也！爹爹日后的位置，按道理必会由你承继，只要成事，那一切便好办了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先是猛吃一惊，然后又不得不敬佩田文姜的见解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这的确是惟一可达致两人长相厮守的办法！好一会，田诸儿不由喃喃地道：“虽然……但如何可以保证，我必能承继爹爹监国大夫之位？”

田文姜微哼一声道：“假如你守株待兔，坐等其成，那当然不能保证啦！哼，但若抢占先机，先行扫除障碍，那就必成无疑！”

田诸儿道：“是何障碍？姜……妹乃指二弟田通么？”

田文姜不屑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二哥这丑八怪，他配么？连他自己亦自知不配，终日如女子三步不出闺门呢？”田文姜一顿，又神色一凛道：“我最担心的，并非吾田家中人，而是齐侯姜子牙那面的人啊！”

田诸儿奇道：“齐侯夫妇，已失踪多时，又已把监国重责，付托爹爹，看来已厌倦红尘，归隐不返了，齐侯又无儿无女，更担心什么呢？”

田文姜不以为然地微哼一声，道：“齐侯今番离国，倒不可能再返回了，齐侯夫妇，也果然并无儿女留在齐都；但这并不能绝对保证齐侯夫妇，日后没有儿女降临，返齐国承继齐侯之位，此其一也。再者齐侯夫妇虽已退隐，但仍留下一着棋子在临淄城呢！这怎能掉以轻心？”

田诸儿一听，事关他自己的功名富贵，他也不能不紧张了，忙追问道：“是什么棋子？”

田文姜神色凛然道：“这一着棋子，便是齐侯夫妇的嫡传弟子鲁班和鲁英兄妹也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便不以为然地呵呵一笑道：“这鲁家的兄妹，尚是小娃儿而已，成得什么气候呢？姜……妹太敏感了吧？”

田文姜冷笑道：“若如此轻视鲁家兄妹，你便大错特错了！你不是听爹爹亲口吩咐过吗？说齐侯的嫡传弟子鲁家兄妹，犹如公子、公主身份，千万不可轻忽怠慢。而且据说鲁班这小家伙已尽得齐侯的真传，齐侯的‘八卦玄机’——‘钓天’奇学，天下震惊，鲁班若已悟透，对吾田家乃心腹大患也！别的不说，鲁班凭他的‘八卦玄机’奇学，必已算出你我之间的……私情！他只要向爹爹泄露，那爹爹便必定不敢偏私，严厉处置吾二人，届时不但承继不了齐国君主之位，只怕连人头亦难保住呢！亏你仍如此轻忽大意！”

田诸儿此时心中亦不由一寒，猛地意识到齐侯的嫡传弟子鲁班兄妹，绝非他想象中无足轻重了！不但如此，且更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和前程呢！田诸儿不由惶然道：“这……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田文姜微哼一声：“亏你还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连先下手为强，后出手遭殃这道理也不懂！”田文姜一顿，又狠狠的咬牙道：“为了你我……的事，为了保住人头，也为了你日后的前程，也不得不抢先一步？杀人灭口也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不由大吃一惊道：“不得了！此事若被爹爹知悉，肯善罢甘休吗？再说鲁班兄妹，既然是齐侯夫妇的嫡传弟子，武功必定不弱，凭我一人之力，怎能得手？万一失手，岂非自招奇祸吗？”

田文姜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，对田诸儿附耳低语了几句什么。然后嘿嘿一笑道：“爹爹的心性最清楚，这大半年来，他的监国大夫做得不错，他必然极欲保住现状，稍有动摇他现状之举，必令他震怒，只要抓住爹爹这个弱点，哼哼，对付那鲁班小兄妹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鲁班小兄妹虽然武功不错，但又怎能抵敌田家的无敌勇士哉！郎哥哥啊，不必犹豫，且依文姜的妙计，安排好弓弩，去擒捉这对小猛虎吧！”

第二天，监国大夫田伯的大公子田诸儿，即四出活动。跟随他左右的，尚有田府的四大护府武士，亦即田家的死士无且、无究、无忌、无生四兄弟，均神勇无敌，田诸儿有四人相助，便无往而不利了。

不久，便有各种讯息、风言风语，传入监国大夫田伯的耳中，各种讯息均直接或间接暗示，齐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鲁班，静极思动，不安现状，更私下埋怨齐侯无情，没把监国的重任让他承继，因为他是齐侯的嫡传弟子，又尽得齐侯的真传，论情论理，皆不应把他冷落了！

一个人说兰花臭，听的人都认他是疯子；二人说时，亦有白痴的嫌疑：

三人说了，便令人半信半疑，若更多的人说是，那听的人便必定心动，渐而便信以为真了。千夫所指，无疾而终；众口所毁，真金亦被销融。

监国大夫田伯，面对来自他的家人、亲信、心腹的各种讯息，皆聚到一个焦点，那就是齐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鲁班的“反判”，这“焦点”尖锐如针锋，终于把田伯的心刺痛了！

淫劫血煞降齐地

第四回

这一天早上，初升的太阳便分外烈艳，七彩的霞光也带着灼人的煞气。原来齐都临淄位于极东海滨，五月的朝阳，也似极西之地的中天烈日了。

昨晚鲁班整夜心神浮荡，难以入眠，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。因此第二天绝早，鲁班便悄然离开鲁家，掠上鲁府后面的一座山岗，演练师父姜子牙所传授的“吐纳朝阳”内功心法。

鲁班依师承的法门挺立于山岗之巅，面向东面初升朝阳，双目低垂，眼观于心，心念于阳，在鲁班的意念中，“朝阳”便浑似一个威力无比的“灼灼八卦”，闪耀万丈光华，他所演练的“吐纳朝阳”内功心法，便有如吞吸“朝阳八卦”的无比光华威力了。

这一套“朝阳八卦”的内功心法，当真非同小可，普天之下，亦仅有鲁班获玄机祖师姜子牙的真传。至于后世的道家、佛家吐纳功夫，无不以此为根基而演化。

鲁班演练了一会，不知怎的，他今早的演练，似乎格外速效，他吐纳了半个时辰，便忽感浑身热气沸腾，心胸鼓胀，似有欲爆裂之势。

鲁班暗吃一惊，不知为何会忽然如此？但他悟性奇高，稍一思索，便忽然惊觉，今早的朝阳似乎特别猛烈，因此吞吸“朝阳八卦”的内功心法，收效也十分奇速。但为什么朝阳今早特别猛烈？鲁班的“八卦玄机”尚未达大成境界，因此不可能运用“天机奇学”去推算，也不可能弄明白。况且也根本没时间容他仔细思忖。

鲁班听师父说过，练功之时，若体内热气沸腾，不可抑止，有欲爆裂之象，此乃练功“走火入魔”的先兆，非常可怕，轻则武功内力尽失，成废人一个，重则经脉尽断，立时死亡。而解救之法也十分独特，可说是“八卦玄门”的独门秘方。

鲁班依师门解救之法，忽地仰天长啸，尽力发气，化收为放，化吸为泄。师门的独门心法果然神效，一会后，鲁班的心境终于恢复平静了。

但就在此时，鲁班忽见四只乌鸦，似受惊而飞，在烈艳的朝霞光中，扑腾而去，竟飞入山岗后面的鲁府后园去了。

鲁班一见，微吃一惊，即袖占一卦，却得“八卦玄机”中“断吉凶篇”的“蒙”卦。鲁班微一沉吟，即肃然而惊，暗道：“蒙”卦曰：蒙，即山下有险，而险则来自诬告；初诬告，尚不信，险亦未生，再三诬告，便十分危险了！这岂非大凶之卦么？

鲁班心中已有断判，转念又暗道：四只乌鸦往我鲁家飞去，因此兆而得“蒙”卦；“乌鸦”乃阴煞之物；“诬告”亦属“阴煞”；又“乌鸦”有四只之数，恰与吾鲁家人口相合；然则此卦岂非暗示我鲁家四人皆有“受诬而至”之险吗？

鲁班心念电转，他再也难静心演练内功心法了。只见他身形一纵而起，便向山岗下面的鲁府掠去。

鲁班回到家中，尚一切平静，他才暗松口气，心道：幸亏鲁班有师门玄机指引，可以及早趋吉避凶……

不料鲁班暗自欣慰之际，却只见爹爹鲁牛匆匆而出。鲁班一见，忙问道：“爹爹，你去什么地方呢？”

鲁牛见鲁班神色匆忙，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班儿，你不是前去练功么？怎的早早便回来？今日是你爷爷死忌，你娘亲着我出去买香烛回来拜祭啊！有什么事了？”

鲁班一听，心中不由一跳，他不想令爹娘惊吓，便掩饰地笑了笑：“没什么，爹爹。原来今日是爷爷死忌！这样吧，爹爹宜与娘亲、妹妹一道，先行返吾老家乌龟山，亲身上坟拜祭，班儿不久亦将返回，与爹爹会合！”

鲁牛一听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因为他深知鲁班虽年仅十六岁，但他是一代玄机祖师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师门的“八卦玄机”奇学，已有一定根基，因此他所说的，自然与等闲的娃儿大不同了！鲁牛急道：“班儿！为什么要返回乌龟山老家拜祭？你爷爷的牌位不是已带来这儿了吗？莫非有什么凶险之事发生了？”

鲁班不欲吓着爹娘，他想了想，便镇静地道：“没事，爹爹，只要速返乌龟山老家，那便可以平安无恙了！”

鲁牛奇道：“为何非要离开此地不可？我等这一走，岂非辜负了齐侯待

我鲁家的一番心意吗？”

鲁班道：“不，爹爹，师父他老人家，当年替我鲁家破解祖脉煞气，乌龟山龙气，从此可以荫庇鲁家子孙血脉，返回乌龟山，自可有凶化凶，有吉趋吉了！况且今日是爷爷的百年死忌，不可草率，理应亲身上坟前拜祭一番！爹爹不必犹豫，依孩儿的话，速领娘亲、妹妹离开齐地吧！此事的根由，班儿日后向爹爹细说好了！”

鲁牛见鲁班一片肃然，深知其中必定隐伏什么凶险，而且鲁班心性稳重，绝非信口而言。便不敢犹豫，匆忙与鲁班一道进内堂，准备行装，以便暂时离开，返鲁地乌龟山拜祭祖先。

不一会，鲁牛、吴氏夫妇，便带同女儿鲁英一道，悄悄离开鲁府，又拣僻静之处，避开人的注目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临淄城，然后转向西面，向鲁国境内的老家乌龟山去了。鲁英不知底细，便被带离临淄城，奇怪的是，生性娇野之极的鲁英，居然一声不响，乖乖地便跟随爹娘出城而去。

鲁班见爹娘和妹妹已安全离开临淄城，他一直暗随保护，此时才松了口气，悄悄地返回鲁家，以便静观其变。

出乎鲁班意料的是，当鲁牛夫妇与鲁英一道，进入鲁国，又快抵达乌龟山脚时，鲁英忽然嘿嘿冷笑道：“爹爹、娘亲！你等可被哥哥骗了！”

鲁牛一听，奇道：“英儿，你怎说被哥哥欺骗了？”

鲁英笑道：“爹爹啊，我问你，自离开临淄城，是否皆一路平静？前面便是乌龟山脚，只要返回老家，哥哥说便安全了，是也不是？”

鲁牛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但也不能因此便说你哥哥欺骗啊！”

鲁英却古怪地一笑，道：“爹爹，哥哥是否精于姜师伯的八卦玄机？”

鲁牛道：“当然啦！齐侯姜子牙的八卦玄机，天下知名，班儿乃他的嫡传弟子，自然也很不错呢！”

鲁英一听，见爹爹大赞鲁班，心中便不是味，她小嘴一撇，哼道：“哼！有何稀罕？哥哥不过是好运，遇上偏心的姜师伯而已！鲁英日后必比哥哥毫不逊色！哎哟！不说这些！爹爹！哥哥是精于八卦玄机，既然如此，他岂会不知吉凶祸福？他之所以要爹娘和我三人离开临淄城，表面的理由是返鲁地乌龟山拜祭爷爷，实际上哥哥必另有深意，说不定他已发现了什么凶险之兆，他担心爹娘你们不懂武功，我鲁英又是女娃儿，不想我等遇什么不测，

因此想法儿支开我等三人，而由他独自去面对凶险呢！”

鲁英话音未落，鲁牛便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英儿！你此话当真吗？”

鲁英点点头道：“哥哥的脾性我清楚，只怕不会假的啦！”

鲁牛更惊，急道：“若然如此，那班儿就危险万分了！他到底只是一位十六岁的孩子啊！不行，我必须赶回临淄城去！”鲁牛爱子心切，话音未落，便欲转身重返回东面的大路上了。

鲁英一见，连忙一手把鲁牛扯住，她虽然是十四岁的女娃儿，但力气却竟比鲁牛大了不少，因此这一扯之下，鲁牛竟如被钉钉住，半步也不能移动了。鲁英道：“爹爹你返临淄城干么？”

鲁牛道：“我绝不能让班儿独自遇凶险啊！好歹回去也有人照应！”

鲁英道：“哥哥既有此安排，那所遇的凶险必是非同小可，爹爹又不懂武功，行动不便，这一回去，更会加重哥哥的负担呢！”

鲁牛大急道：“英儿！那如何是好？总不能白白瞧着你哥哥一人独力难支也！”

鲁英忽地决然的道：“爹爹！英儿回去照应哥哥！”

娘亲吴氏一听，大惊道：“英儿！你有什么本领，居然敢回去照应你哥哥？只怕你回去是白白送死呢！”

鲁牛也苦笑道：“爹爹虽然不懂武功，但脚力仍健，奔走照应总还可以，也胜于你小女娃儿也！英儿不必拉扯，还是爹爹回去照应你哥哥好了！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格格一笑，她抬头一望，只见高树上叶梢之颠，有鸟儿结了一个巢穴，鲁英便伸手一指道：“爹爹，你有本事把这鸟巢摘下来吗？”

鲁牛抬眼一瞧，但见鸟巢结于树颠枝梢，距地面足有十丈，不由苦笑道：“如此高的鸟巢，爹爹并非雀鸟，怎能摘下来啊？”

鲁牛话音未落，鲁英已格格笑着道：“爹爹！那看鲁英如何把它摘下来好了！”说时，鲁英依师父洛妃所授的“凌波玄步”心法，猛吸一口真气，她的身子便忽然凌空而起，呼地直飘而上，离地足有十丈，刚好升上树颠。

树颠是一片浓密的树叶，但十分柔软，鸟飞下来，也自抖摇不止。不料鲁英却稳站于树颠叶上，格格笑道：“爹爹！你看，英儿伸手便可把鸟巢摘下来了！”

鲁英说时，身子已如踏着波浪，轻飘飘的在树颠叶上游移，很快便移到

鸟巢上面了。她拨开树叶，探头一看，只见鸟巢上有四只乳燕，以为是母亲喂食回来，纷纷张嘴吱喳乱叫，其状可爱又可怜。

鲁英一见，伸出去摘鸟巢的小手，立刻便缩回去了，她喃喃地叫道：“小乳燕啊小乳燕，你正等着娘亲回来，我又怎能忍心令你娘亲与你等分离呢？不要再乱叫好么？我鲁英不损坏你们一家的巢穴罢了！”就在此时，鲁英的头上，忽地有一只燕子降了下来，伸嘴向鲁英的腮旁触了一下，似向她亲吻致谢，没有破坏它一家子的天伦之乐。

鲁英仰头一看，只见这燕子头顶一片雪白，模样十分可爱，不由欣喜的笑道：“白头燕子！你是它们的娘亲么？你不必惊慌，鲁英决不会损伤你的孩子！”

白头燕子一听，吱喳地叫了一声，便呼地飞回燕巢，张开双翼，抚慰它受惊的孩子。

鲁英瞧得不由一愣，暗道：天生万物，万物便皆有生息繁衍之权，小如燕子，亦复如是！她的性子本就有点玄幻，此时触动心思，竟忘了上树巅的目的，怔怔地立于树巅，犹如一只娇俏的玉燕。

鲁牛夫妇在下面见了，鲁英在树巅飘飘然，不由大急，忙道：“英儿！快小心下来！如此之高，摔下来必粉身碎骨呢！”

鲁英被爹娘的叫声惊醒过来，这才一跃而下，稳稳落于地下，她身法的美妙轻灵，犹如于水上踏波。鲁英格格一笑，道：“爹爹！那鸟巢有乳燕，我不摘了！但依爹爹看，我是否比爹爹更适宜奔走接应哥哥呢？”

鲁牛夫妇一见，这才猛地醒悟，鲁英跟随齐侯夫人洛妃多年，并没白费工夫，已练成一身飞跃的惊人事了！鲁牛暗道：单是这等踏树巅如凌波的本领，便比我年壮时登山越岭砍柴的脚力强多了，看来接应班儿的重责，的确非英儿她莫属也！

此时不但鲁牛心许，连娘亲吴氏也不由叹道：“齐侯夫妇真神人也！班儿、英儿在他夫妇调教之下，竟亦练成了一身功夫呢！孩子他爹，看来英儿去接应班儿，的确比你强多呢！”鲁牛也点点头，喃喃地道：“是，是，孩子他娘，天幸鲁家这一双小儿女终于成材了！英儿啊，你代爹爹走一遭也好，但须依爹爹的吩咐行事，知道么？”

鲁英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好呵！爹爹快说有什么吩咐？”

鲁牛道：“你此行不可任性顽皮，一切须听从哥哥说的话！知道么？哥哥他毕竟比你稳重啊！”

鲁英格格笑道：“知道啦！爹爹，娘亲！英儿去啦！”鲁英话音未落，身子已如飞燕，呼地掠起，向东面的齐国临淄城飞去了。

鲁牛一见，急得在后面大叫道：“英儿！快去快回！告诉你哥哥，不要贪恋在齐国的富裕生活，吾等穷苦人家，也不求什么荣华富贵，但得一家团聚，便快活极了！着他速速离开齐国，返回乌龟山老家便是！”

此时鲁英已远在十数丈外，但爹爹的话，却听得一字不漏，只听她格格笑着传回一声道：“放心吧，爹爹！英儿保证把哥哥他安全带回乌龟山好啦！”话音未落，鲁英的娇俏身影，已渐消失不见了。

就在当天下午，亦即鲁英一行三人，已抵乌龟山脚，忽然惊觉鲁班有凶险，鲁英自告奋勇，重返齐都临淄城，接应鲁班的同一时间，鲁班的“蒙卦”灵验非常，果然已陷入生死一线的凶险中了。

鲁班早上虽然已据“乌鸦入鲁家”先兆，卜得“蒙卦”，意料凶险将至，但这一场危机，到底是谁引发，亦即是谁“再三诬告”，而致令鲁家有此杀身之祸？鲁班尚未能断定，因此他一直呆在鲁府，并没有躲避，以便探究明白，以验证自己所学的“八卦玄机”，到底达到何种境界，日后好刻苦研练。

上午过去，中午也过去了，鲁府却一片平静。鲁班却绝不动摇，依然稳如泰山般的呆在家中，绝对没有丝毫不顾而去的意思。

正当鲁班心中略为焦急，思忖“凶兆”何时降临之际，鲁府外面，忽地传入一片奔跑而近的脚步声，为数绝不少，似乎是整整一队兵马来临了。

鲁班一听外面急骤而来的脚步声，便不由微叹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要来的果然不可抗拒……”

鲁班话音未落，为首一名身躯魁壮的美男子，已率十数武士一拥而进，美男子的身后，紧随四名武士，均为睛光闪烁、武功极高之辈。

美男子进来便张目四射，却只见一位年方十六的少年，神色自若地端坐不动，不由大奇，喝道：“鲁家中人均到哪儿去了？谁是鲁班？你是鲁家的什么人？”

鲁班镇静地一笑，道：“这是鲁家，你等不请自进，理该我问你，不该反客为主而问我啊！”

美男子一听，即傲然道：“吾乃齐国监国大夫田氏大公子田诸儿，今奉田大夫之命，前来擒拿鲁家中人！”

鲁班一听，向田诸儿目注一眼，只见他印堂果然隐隐带黑气之煞，心中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：“当日从田大夫命宫所察，已知其‘子嗣宫’潜伏‘黑蓝煞’，‘黑’者血煞，‘蓝’者淫煞，不料此‘血淫奇煞’竟见以我鲁家为导火索也！不过我鲁家仅是其中受害者之一，尚有更可怕的隐伏于后，届时只怕便非田家之祸，而是齐地万千百姓的浩劫了！”

鲁班心念意转，原来的打算便忽然改变了。他本来有意静观其变，不作任何反抗，以便从中探明“蒙卦凶兆”的真相。但此时他却忽然明白，自己绝不可贸然便陷入对方的“血淫煞”中，齐国百姓，在师父的治下，才有“东方乐土”的美誉，岂能因田家的“血淫之煞”毁于一旦？目下师父虽然不在，但他是师父的嫡传弟子，虽然势单力弱，但无论如何亦须与田家的“血淫之煞”，狠狠斗上一斗啊！

鲁班这般思忖，便决然地立定主意了。只见他忽地呵呵一笑道：“噢！原来是田公子，请问为何要来擒拿鲁家人呢？”

田诸儿身边有无且、无究、无灭、无生四大勇士助力，胆气甚壮，他也不畏鲁班武功高强，傲然地道：“吾奉田大夫之命，擒拿鲁家中人，特别是捉拿鲁班回去审讯，因为鲁班有反叛齐国的弥天大罪嫌疑！快说，鲁家中人在何处？你再说，便休怪吾手下无情了！”

鲁班一听，便不由暗叹口气，心道：事情到了这等地步，那一切的辩驳只怕亦徒劳了！因此他也不作任何辩白，坦然地朗声道：“我便是鲁班！既然是我鲁班犯有反叛齐国之嫌，便随你等回去便了，何必累及我的父母家人呢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他不由一怔，料不到鲁班如此从容镇静，更挺身而出，保护自己的父母家人。田诸儿又暗道：按文姜之计，鲁班乃吾接掌齐国的最大障碍，便把此人除去便了，也省却了许多麻烦！

田诸儿心中转念，便道：“很好！鲁班，你果然有男儿气概！既然你肯俯首就擒，本公子也可暂时放你家人一马，但须着其速离齐地，永不许再返回！不然便休怪吾心狠手辣也！”

鲁班微笑着：“放心，鲁家中人，绝不会自投罗网也！事不宜迟，田公

子也必等着擒捉鲁班回去交差，这便随你走一遭吧！”鲁班说时，一跃而起，大步向门口走去了。

田诸儿见事情居然如此顺利，省了一场厮杀，不由大喜，心道：只要你鲁班肯乖乖随吾回去，不必审讯便可把你投入死牢，届时下手，便方便多了！

田诸儿也不去留难鲁班，只大声吩咐随行四勇士道：“汝等四人，负责押送鲁班，不可出错！”

无且、无究、无灭、无生四勇士一听，立刻纵跃而出，前—后二把鲁班夹在中央，严密戒备。田诸儿知道四勇士的厉害，由他四人押送鲁班，必可万无一失了！因此田诸儿下令随来的近百武士，负责在外围戒备便足矣。

田诸儿率武士押着鲁班，走出鲁府，很快便走到大街上了。他的估算并没半点差错，因为就连鲁班自己亦知道，田家这四大勇士的实力可非同小可，每一人的功力，均可与师母洛妃不相伯仲，而自己仅可接住其中的一人，欲在四人手下逃走，那简直连一线机会也没有，因此鲁班只好一直乖乖地向前进，并没有任何的反抗。

在大街上走了一段，眼见前面不远，便是齐侯府外墙了。自齐侯姜子牙把监国重责付托田伯大夫后，田伯便搬入齐侯府中，俨然是齐侯爷的身份了。因此田诸儿押鲁班入齐侯府，亦即把他押回家处置。

鲁班见自己被押去齐侯府，心中便忽然—动，登时便有脱身之计了。因为对齐侯府的环境，鲁班绝不陌生，他在齐侯府中，已不知练功多少回了。因此若说熟悉，除齐侯姜子牙本人外，鲁班便是惟—的人选。

田诸儿却浑然不知，他眼见齐侯府已近在眼前，心中不由—阵欣然。他深知只要把鲁班押进府中，根本不必审讯，便立刻可以把他置诸死地以灭口，然后他便可稳稳承继监国大夫之位，进而—跃而成齐侯府，届时，他与田文姜的私情，便谁也不敢阻挠了！

田诸儿欣然自喜间，田家四勇士押着鲁班，已走入齐侯府了。鲁班—直默默沉思，此时忽地抬头—看，但见不远处正面是齐侯府的大堂，亦即商议齐国大事的地方，按理应把自己押入大堂，由大夫田伯亲自审讯。鲁班心道：此时尚不宜轻举妄动，且见了田大夫，看他有何话说，他若不分青红皂白，杀害齐侯的嫡传弟子，看他日后如何向齐侯交代！

鲁班忖念之际，田家的四勇士，前面的无且、无究二人，忽地把通向大堂的路堵住了，后面的无灭、无生即沉声道：“转左！速行！”果然是无灭、无生，连说话也不生不灭，连半句多余的话也没有。

鲁班一听，便故作不懂，道：“既然是把我交由田大夫审讯，为什么不押我去大堂议事厅，左面是什么地方？”

无灭道：“死牢！”

无生道：“囚你！”

无且道：“格杀！”

无究道：“勿论！”

这四大勇士，虽然每人仅吐了二个字眼，但鲁班悟性奇高，立刻便把这八个字眼，化作一幅可怕的图文：你鲁班已成田家执掌齐政的障碍，因此根本不必审讯，是以便把他囚入死牢了！若有任何反抗，即格杀勿论！

鲁班不由被田家的霸道激怒了，因此就连监国大夫田伯也不想见了，他认为田伯亦已陷进“血淫之煞”中，不能自拔，绝不会秉公论处了！

鲁班向左面一望，只见不远是八个圆形的小池，每一个水池又有一条小径相连，要走去死牢，水池的回环小径是必经之路。

鲁班微一思忖，即呵呵一笑道：“如此说，田家是必欲置鲁班于死地了！好！好！只要能保住齐地这块东方乐土，便牺牲鲁班一人，又算得什么！”

鲁班话音未落，即抢先向左面的死牢方向走去。他此时的步幅忽地加快，只见他微一滑移，便已达一丈远。负责押送的四大勇士，也突然被拉后了，连忙疾掠而上，紧随鲁班之后，以免他逃走，只要把他收入死牢，那便稳如泰山了。

后面的田诸儿一见，也厉声喝道：“四勇士！切不可放松！千万莫出差错！若违者杀毋赦！”

四勇士一听，跟得更紧了一点，在这种距离，就算鲁班有三头六臂，也决逃不过四勇士的全力一击。

鲁班似乎也根本没有丝毫逃跑的打算，因为他正乖乖的沿着绕水池的小径，向左面的死牢走去，半步也没有偏离。绕小池的小径表面上很短，但走起来却十分漫长。特别是此时鲁班走在前面，后面的四勇士及田诸儿等人，便被逼紧随不放，走起来便似乎更漫无止境了。

这样子走了一会，前面的四勇士依然紧随鲁班不放，但后面的田诸儿及一班武士，已开始头昏脑胀，眼前似乎只剩了永无止境的小径，加上他自小色心甚重，太近女色，消耗甚巨，因此内力自然比不上田家的四大勇士。因此田诸儿的神思先就迷糊起来，渐而连东南西北也分不出了，眼前但只见茫茫无尽的小径，以及鲁班和四勇士模糊的身影，田诸儿不由又惊又慌，但也不知为什么竟会如此模样。

原来鲁班早就发觉，田家把齐侯府中的库仓，改作囚禁犯人的死牢，而水池小径，却是通向库仓的必经之路，绝不能绕过。因此齐侯姜子牙，为守卫仓库，早就在八座水池中，布下玄机妙局了。

水池八个，按八卦的“乾、坤、泽、火、雷、风、水、山”八大卦分布，而绕池之小径，则足构成每一个卦象的线条，例如布成“乾池”的小径，便分别按“三”的图符分布，整体构成一个“乾卦”；其余七卦池，莫不如是。更奇妙的是，水池与水池之间，小径与小径的不同排列，分别又构成另一卦象，例如“乾池”与“雷池”，构成“雷天壮”的卦象中八卦八变，成六十四象；六十四象六十四变，成四千零九十六卦象；演绎下去，便至无穷无尽，漫无止境了！如此博大精深的“八卦奇局”，等闲之辈，又怎能悟悉？

但鲁班恰恰是惟一的例外，因为他是姜子牙的惟一嫡传弟子，当日姜子牙布好此局守库仓时，便向鲁班解说过，因此鲁班进入齐侯府，心中便大感安然了。齐侯府中，隐伏玄机无数，若不识者犹如身临刀山火海，悬崖绝谷，至死休想破解而出。

鲁班刚才绝然的踏上池小径，便已暗伏机谋，他自然知道，若欲安全走到仓库“即田家的死牢”，便须从“坤”卦位起步，然后从“乾”卦位而出，因为“坤”卦位是惟一的“生门”，其余皆为“死门”。但鲁班却故意舍远就近，抢先一步，踏上“乾”卦位，犹如一下便进入“死门”，自然便绝计走不出生路了！

只见鲁班从“乾”位转到“山”卦位，从“山卦”位转到“雷”卦位，又转入“山与雷”形成的“山雷惊”卦位，无形中已把八卦化作六十四卦，又把六十四卦化为四千零九十六卦，如此下去，当真无穷无尽、漫无止境，至死方休了！

田家四勇士以及大公子田诸儿等一众武士，哪悉得如此博大精深的“玄

门神通”？因此田诸儿等一班功力稍逊者，先就被导入“八卦迷宫”，不但身体，包括其精神境界，莫不受制，因此众武士中，多半已陷入神思昏迷，以至狂乱中了，哪还有半分的战斗力？

田家四勇士功力高深，倒还可以勉强支持下去，因此依然不放松前面的鲁班，拼命的死追不放。

此时鲁班已走到“八卦迷宫”的第六十四卦“乾坤否”了。他回首一看，但见田诸儿等一众武士，已陷入迷茫意境，在后面如无头苍蝇似的乱碰乱撞，根本已不足为虑。但他身后不远的田家四勇士，却依然死命追着不放。鲁班心中不由暗赞四人功力的深厚，若能循正道，为齐国效力，倒不失为保护“东方乐土”的一大助力。

鲁班心存此念，便不欲置四大勇士于死地，而从“天地否”卦位，转入“天风雷”卦位，因为“天风雷”卦位，已经是进入“四千零九十六卦”的首卦了，一旦踏入，便势必无休无歇，至死方止，厉害之极。就算是田家四勇士，亦决抵受不住。

鲁班此时若欲置四大勇士于死地，当真易如反掌，而且亦可以从容脱身。但鲁班心肠厚道，绝不轻下杀手，便只好舍易求难了。

仁义却遭奸邪弃

第五回

鲁班心念电转，便忽然于“天地否”卦位上一顿。四勇士中的大哥无且，因此缓得一缓，便终于可以接近鲁班一丈距离了。但无且虽然在四勇士中功力最强，此刻却亦已陷入神思半昏迷中，他突然见到鲁班的身影，不由大喝一声道：“鲁班！你莫走！无氏四兄弟的生命，在你一人手上也！”

鲁班不由奇道：“为什么你四兄弟的生命，在我鲁班一人手上？”

无且半昏半醒地道：“鲁班……你是田家的要犯！若被你逃走，吾无氏四兄弟便太无能，为天下人耻笑，又岂有颜面再活于世上？天！吾四大勇士，竟被一位十六岁的娃儿斗败，这奇耻大辱，如何承受！”

鲁班一面引四勇士重回“六十四卦”卦位，这便不至于令彼等心脉迷断，一面道：“无氏大哥！然则鲁班身受被人诬告之灾，便应该束手受死么？世人的生命一般宝贵，岂可以大小而论哉？”

无且道：“诚然，但吾无氏四兄弟，若败在十六岁娃儿手上，且连一招也没接上！又有何颜面活于世上？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好气又好笑，心道：世人为何如此脸皮薄，视面子重于生命？就连无氏四兄弟这等高手亦不能跳出这世俗的羁绊！鲁班心中转念之际，脚下已从“六十四卦之泽风大”，转入“火风鼎”卦位上了。

鲁班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既然无氏四勇士如此爱面子，那便露点师门神功，以令其心服口服吧！鲁班心意已动，且既已走入“火风鼎”卦位，“八卦神功”中的“火风鼎”一式，也就蓦地而发了。

原来玄机祖师姜子牙所授的“八卦神功六十四式”中“火风鼎”一式，施展时身化铁鼎，重逾千斤，鼎内风火爆发，威力奇大，再者鲁班此时也恰恰身处“火风鼎”卦位上，相辅相承，其威力之极，当真惊天动地。

无氏四兄弟的大哥无且，此时突见鲁班猛一回施，身形已突变，浑身上下，犹如一座铁鼎，以风雷爆发之势，排山倒海之威，向自己身前撞来！他不由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鲁班小小年纪，就算自小练功，其功力亦决计难达

如此地步。”无且心中老大不服，猛吼一声，便拍出一掌。这一掌无且已使出八成功力，亦威猛之极，若在平日，这一掌便足以销金碎石。

不料无且这一掌拍去，却犹如碰上一座大熔炉，呼地一下，便把这一掌的千钧力度消融了！“火风鼎”依然滚滚而来，无且不由心胆俱裂，他也不敢退后，因为他后面便是无究、无灭、无生三人，为三位胞弟的安危着想，无且这位大哥也只能拼死支撑。

无且猛一咬牙，拚将血脉尽断，使出九成功力，再拍出一掌。这一掌已是无且的最后一击，因为世人的十成功力有如意味死亡，九成已是活人的极限了，九九已然“归真”，更何况十成？因此无且这一击已是拼命地一击，若不成功便即成仁，因为他已使出九成功力，余下的便仅能保命残喘了。

此时无且却突听鲁班于“火风鼎”中发声道：“无且大哥！你四兄弟已身处齐侯的八卦迷宫，此乃八卦神功六十四式之火风鼎也，火风鼎又恰处火风卦，足以销融世间万物！商朝太师闻仲，亦败于齐侯八卦神功之下，因此切勿硬抗，否则必经脉尽断而亡也！”

鲁班声音响时，“火风鼎”已然逼近，无且又惊又骇又奇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一位十六岁的娃儿，竟能使出这等天下震惊的“八卦神功”！但鲁班似并不欲置自己四兄弟于死地，否则也不会发声示警了。

无且心念电转，终于留了二成功力，仅以七成功力与逼近的“火风鼎”相抗。无且立刻便发觉，自己这一着是走对了，因为他发觉自己拍出的七成功力，竟如泥牛入海，尽数被“火风鼎”销融殆尽……

不但如此，已逼到身前的“火风鼎”，形如雷火爆发，喷发而出，其威力之极，绝非世人肉体所可能抵抗！无且这才猛然醒悟，“火风鼎”这一式的妙处，恰好是先行吸取对手的力度，然后反击，因此对手越强，其威力便越猛，果然不可能硬抗！无且心中不由哀叫一声：

“罢了！今日遇此玄门神功，为得存三位胞弟生命，便牺牲无且一人吧！”无且说罢，把浑身的功力散去，双目一闭，挺立不动，欲以自身的肉体，以柔制刚，抵住“火风鼎”一会，以便让三位胞弟全身而退。

无且这“舍命以肉体制刚”的一着，却恰恰是化解“火风鼎”威力的惟一有效的法子。无且但感“火风鼎”已撞到身上，却失去雷火的威猛力度，只觉一股柔力，不可抗拒的令自己身躯缓缓而退。但听砰砰的三声。无且已

把他身后的三位胞弟撞倒在地上！

无且惊愕之际，耳边又突地响起鲁班的声音道：“无且大哥，你为主人效力，擒捉鲁班，鲁班并不怪你。但齐国乃师父姜子牙手创的人间乐土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齐侯才隐身而退。目下监国大夫田大人，已受‘血淫煞’所侵，若不及早警醒，则齐国只怕将生大祸，届时百姓便必惨受荼毒矣！切望无氏四兄弟以齐国万千百姓为念，匡扶正气，荡涤为患的‘血淫煞气’！鲁班就此告辞了！”

无且半昏半醒之际，抬眼一望，眼前已失去鲁班的任何踪迹了！

无且身后的三兄弟无究、无灭、无生，忽地一跃而起，大叫道：“鲁班逃走了！快追！”

无且长叹一声，忽道：“追什么？吾四兄弟皆欠了鲁班一条生命之情，合计是四条人命，就算任他逃走，亦仅还了一条，尚欠三条，还追什么？况且凭他师父齐侯的玄门神功，吾等凡夫俗子，功力再高也绝非其敌手，又如何追下去呢？罢了，就算田家责怪下来，吾无且这条命，便当先还给鲁班吧！”

无且此言一出，无究、无灭、无生三兄弟均大吃一惊，因为无且的功力，远在三兄弟之上，既然连他亦对鲁班拜服，那鲁班的神通，岂非天下无敌么？此人与齐国作对，岂非凶危之极？无究不由惊道：“大哥，鲁班的功夫既如此厉害，若不趁此机会追杀，日后岂非成了齐国的心腹大患吗？”

无且肃然地道：“不然，吾以为，鲁班日后不但绝非齐国心腹大患，反而是齐国的救星也！”

无究大奇道：“为何大哥如此见解？”

无且感慨的道：“二弟，你是否知道，刚才我四兄弟已陷入齐侯的八卦迷宫？尚幸仅进莫其中的‘六十四卦’阵式，若再深一步，则吾四兄弟必会狂乱神智，直至力竭经脉尽断！再者大哥曾与鲁班接了二招，但觉他的招式绝非凡夫俗子所可能破解，因此若鲁班取吾生命，简直易如反掌！但鲁班不但没有出手杀我，反而袒露化解之法，示意我以柔化刚，这才保住吾之生命。不但如此，鲁班竟趁此机会，把我撞向后面，推跌你等三人，令你等触地而清醒！鲁班心肠厚道仁义，如此之人，又岂会反叛他师父齐侯手创的齐国呢？因此田家所疑，似乎另有内幕，或者隐伏了什么阴谋诡计也！”

无究、无灭、无生三兄弟一听，均耸然动容，但此话出自无且之口，又

不能不信，终于无究长叹一声道：“大哥，虽然如此，但田家到底是吾四兄弟的主人，如今已坏其事，田家追究下来，吾四兄弟一样难逃死罪呢！”

无且默然无言，终慨然道：“主人之命难违，但恩义也不可不报！此事坏在我无且一人身上，我自会向田家交代，吾这条生命，便当先还鲁班吧了！”

无究等三人一听，明白无且是打算牺牲自己，独承罪责，以保存自己三人的生命，因此均默默不语，对无且又敬又佩。

无生是四人中的小弟，素来智勇兼备。此时他回头一看，但见身后十数丈远处，田家大公子田诸儿，以及数十武士，仍在水池小径上乱碰乱撞，团团乱转，犹如缺了头的一群苍蝇。

无生心思突转，暗道：大哥所言不差，不但吾四兄弟陷入齐侯的“八卦迷宫”，这田大公子及数十武士，只怕陷得更深更厉害！彼等直到此时，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由此足证，齐侯的八卦神通厉害极了！

无生忽地笑着道：“大哥、二哥不必惊慌！依小弟之见，田家绝不会怪责到吾等身上也！”

无究奇道：“四弟，为什么田家不会怪责下来？”

无生道：“二哥，你且回头看看，田公子尚且如无头苍蝇，团团乱转，显然他亦陷入齐侯的八卦迷宫了！而且比吾四兄弟陷得更深更厉害，他哪还清楚鲁班的去向下落？届时追究下来，吾等只需推说如田公子一般陷入昏迷，田家也就无从查究也！”

无且、无究一听，互视一眼，均感四弟无生所言不错，不约而同的低声道：“不错！吾四兄弟全昏迷了！”话音未落，无且、无究领先，立刻往地上一躺，昏迷过去。无灭、无生二人一见，立刻醒悟，亦往地上一躺，合上眼皮。于是，一霎之间，无氏四兄弟昏昏迷迷不醒了，但四人的心却十分清醒，耳朵张开，留意着四下的动静。

一会后，无且耳际突听呼啸两下破空之声，心中不由一凛，因为无且功力深厚，他根本不必张目，便知此乃高人施展绝顶轻功，凌空而降的先兆。无且连忙张开一道眼缝，向齐侯府的后园处射出搜索目光。

果然是两人正凌空而降！令无且猛吃一惊的是，其中一人，竟是看似弱不禁风、毫无武功的田家三小姐田文姜！单凭田文姜这一手绝顶轻功，无且

便知道，她的武功并不在四弟无生之下了！而另一位却是一位妇人，但却无法从她的外表知其年岁，因为她的头一边黑、一边白，脸上也一边娇嫩，一边苍老，因此谁也无法判断，这妇人到底是少还是老。

无且不禁又惊又奇，暗道：“田家三小姐田文姜，竟练成一身功夫，这已令人惊奇，她到底师承何处呢？”

更令人吃惊的是，田文姜身边的那位“半黑半白、半娇半老”的怪妇，目中光华闪烁，射出可达三尺，无且知道，这是内力通玄的迹象，达此境界，单凭眼波劲力，便可令人死伤，她功力之高，简直非自己所可能想象！

无且惊骇之际，田文姜与那位“黑白娇老怪妇”已从后园向这面掠过来了。只听田文姜突发一声惊呼道：“黑白师父！那小反贼鲁班已不见啦！哼，大哥和无氏四兄弟及近百武士，竟擒拿不着一名小贼，当真丢脸到家了！”

又听那“黑白怪妇”嘿嘿一笑道：“文姜，你知道什么？田大公子碰上齐侯姜子牙的八卦迷宫，尚未经脉尽断而死，已算万幸了，还敢说擒拿姜子牙的嫡传弟子鲁班这小贼吗？哼，哼！”

田文姜一听，她虽然气恼田诸儿无能，但田诸儿到底是她倾心的“郎哥哥”，因此听说他有凶险，就连嗔怪也忘记了，连忙尖叫道：“啊，郎……大哥他有危险，黑白师父，请快救他生命啊！”

“黑白怪妇”一听，目中精光一闪，她目光锐利之极，察言观色，便已窥透田文姜的私心儿，她不由浮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，但一闪即逝，随即微一点头道：“文姜，你大哥已陷‘八卦迷宫’中的‘八卦卦位’，要解救不难；但你田家四勇士，已陷入其中的‘六十四卦位’，连老身亦无法施救也！要逃出生天，只好看彼等自身的运气了！”

田文姜与田诸儿有“贴心之谊”，因此也顾不得那些武士，连忙道：“那师父便莫管其他人，先救出我……那大哥再说吧！”

“黑白婆婆”微哼一声，身子一晃，便已掠到水池小径近处，随即蓦地一顿，似乎连她亦不敢贸然进。好一会，“黑白婆婆”忽然冷笑一声，身形骤起，向水池小径掠去。

“黑白婆婆”果然已窥悉“八卦迷宫”中“小八卦”之秘，只见她呼地从“小八卦”的“乾”卦位而入，眨眼便掠到田诸儿的身边，伸手一挟，便

把田诸儿挟离地面，然后左转三，右转四，从“小八卦”的“坤”卦位一掠而出。“黑白婆婆”所走的路线，果然是惟一可以脱困的“生门”。

“黑白婆婆”把田诸儿救出“小八卦迷宫”顺手又向他的背部按了一掌，只见田诸儿哎哟叫了一声，神智即便清醒过来了，失声的叫道：“怎的了？鲁班这小贼，送进死牢去了么？”

田文姜见“郎哥哥”已安然无恙，心儿一宽，旋即又生嗔怒，恨恨的尖叫道：“你！你自己也差点进了鬼门关，怎能送鲁班进死牢？哼！整整近百男子汉，再加四大勇士，竟奈何不了十六岁的小娃儿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这才猛地醒悟，自己刚才忽然陷入“追赶狂热”中，什么也忘记了，哪还理会得鲁班的下落？他吃惊之下，连忙向水池小径深处望去，只见无氏四兄弟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均昏迷过去。再看近处，数十武士也倒了一大片，竟无一清醒！田诸儿不由骇然的失声道：“不好！鲁班这小贼逃了！天，这小贼难道会施妖术么？”

田文姜一听，不由又嗔怒道：“哼！早说鲁班这小贼非同小事，你偏不信！看么，成百武士，竟抵不上人家一位小娃儿！哼，若非师父驾临，你也早一命呜呼了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才知原来是他的“情妹妹”田文姜，带同她身边的“黑白婆婆”把他救醒了。他连忙道：“好啊！文姜，你什么时候拜了高人师父了？

这位老人家是谁？为何从未听你提及呢？”

田文姜微哼一声道：“你！终日就只知女儿家温柔乡，你不知的事多着呢！我师父黑白婆婆，她老人家救了你，还不快去多谢人家么？”

田文姜这一嗔怒，田诸儿不由便慌了手脚，不敢再追问下去，忙向“黑白婆婆”一揖道：“在下田诸儿，乃监国大夫田伯大儿，谢过老前辈救命之恩！请问老前辈仙乡何处？既然是三妹的师父，为何不请到田家作客？好让在下招待一二啊！”田诸儿在田文姜面前，总有一种负疚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令他抬不起头似的，因此田文姜于他来说，便不得不言听计从了。

田诸儿这一番表白，倒是出于一番好意，因为她是田文姜的师父。不料“黑白婆婆”却不领情，一听便冷哼一声道：“田诸儿，你虽然是齐国监国大夫的大公子，但并不在吾眼内，老身救你，绝非瞧你的脸面，而是你三妹田文姜！你知道么？”

田诸儿因田文姜的缘故，但感自己在“黑白婆婆”面前也矮了半截，对“黑白婆婆”的古怪脾气，无奈也只好忍受，他低声道：“在下知道。”

“黑白婆婆”哼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！因此你也不必追究老身的来历去处，你只须记住，吾瞧在你文姜妹面上，助你登上齐国监国大夫的宝位，就足够了，余则不必多问！明白么？”

田诸儿一听，不但不因“黑白婆婆”的傲慢生气，反因大感欣然，因为他与田文姜的生命前途，均押在“监国大夫”这宝位上了，既然有“黑白婆婆”如此高人相助，必如虎添翼，他又岂敢计较这等等微小节事？田诸儿欣然自得时，田文姜已瞟过一缕媚波，娇声道：“师父答应助你成大事，还不多谢她老人家么？”

田诸儿连忙向“黑白婆婆”拜谢。又想起日后大事，绝不可少了无氏四勇士的助力，便又向“黑白婆婆”求道：“前面昏倒四人，乃田家四勇士，日后尚有大用，万望老前辈救他们一救！”

“黑白婆婆”一听，微一沉吟，即略感为难的道：“这四人陷入的方位，乃‘八卦迷宫’的‘大六十四卦’卦位，连老身亦不敢擅自闯进，恐难明其奥也！是否可救，便看此四人的自身造化吧！”

“黑白婆婆”说罢，即疾伸四指，运气向躺在水池小径上的无氏四兄弟弹去，只听嗤嗤有声，异常尖厉。原来这是“黑白婆婆”的指射气，助无氏四兄弟恢复神智。

田诸儿一见，忙道：“前辈如此施为，有何妙用？”

“黑白婆婆”微哼一声道：“假如彼等四人。心脉尚未中断，则吾指气自可助其恢复神智，然后即可从指气射入方位脱困！但若彼等心脉已断，则神仙亦难救矣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不由又惊又佩，也不知是因齐侯姜子牙的“八卦神通”而惊，还是因“黑白婆婆”的“指发神功”而佩服。他但觉得，天下之大，能人异士潜伏无数，他欲成大事，便非要借助这些高人之力不可了！

就在此时，只见昏倒在水池小径上的无氏四兄弟，忽地一跃而起，略一犹豫，便向“指气”射来的方位疾掠而出，果然立可脱困了。原来无且已清楚听到“黑白婆婆”与田诸儿的对话，又触到射入的指气，便趁机一跃而起，掠了出来。其实鲁班已手下留情，根本便没损伤无氏四兄弟，就算“黑白婆

婆”不出手相救，无氏四兄弟只要依鲁班暗示的“以柔制柔”妙法，一样可以脱困，只是如此一来难向田家交代罢了。

无氏四兄弟抢先向田诸儿道：“田公子，属下无能，不知怎地，已昏迷不醒，让鲁班逃脱，请田公子责罚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不由叹了口气道：“你等不必自责，因为你等碰上的，便是齐侯姜子牙的‘八卦迷宫’，天下人又怎能破解？可惜让鲁班小贼逃了，日后必成齐国及吾田家的心腹大患也！”

无氏四兄弟一听，皆默默不语。

田文姜气道：“八卦神通如此可怕，鲁班小贼又精于此道，岂非天下能人皆受制于他吗？哼！不料天下之大，竟无人可以制住一位十六岁的小姑娘！”

“黑白婆婆”听出田文姜语带讥嘲，竟连她亦连带在内，不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哼！文姜你也太抬举鲁班这小贼了！吾敢担保，鲁班虽然逃出齐府，但绝难逃劫数，此人永不会再在世上出现了！”

田文姜、田诸儿二人一听，不由又惊又奇，忙齐声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鲁班难逃劫数？永不会再在世上出现？”

无且、无究、无灭、无生等无氏四兄弟，感佩鲁班的仁义厚道，闻言亦不由心中一凛，暗道：这“黑白婆婆”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看她功力之高，绝不在吾四兄弟之下，鲁班小兄弟不幸遇上她，只怕当真凶险万分！但碍于田家是四兄弟的主人，不敢出言询问。

只听“黑白婆婆”冷哼一声道：“鲁班虽然精于八卦玄机，但他内力不济，刚才于迷宫中纠缠，又已消耗内力甚巨，因此必逃不远！而且，吾亦早已伏下奇兵，鲁班必插翅难飞！”

“黑白婆婆”说起“鲁班”时，咬牙切齿，仇恨之情溢于言表。田文姜绝顶聪明，见状不由大奇道：“师父为何如此热心对付鲁班呢？”

“黑白婆婆”怒哼一声道：“哼！鲁班不幸乃鲁家之后，他祖辈与吾有血海深仇，这一笔血债，今日便要鲁家的后人偿还也！”“黑白婆婆”一顿，似不欲多说，又续道：“既然此人阻住田公子的大事，老身便替你田家先把此人除去吧！”

话音未落，“黑白婆婆”已疾如闪电，身子一晃，她的“半黑半白、半

娇半老”身影便不见了。

齐侯府中，田氏兄妹、无氏四兄弟，皆默默不语。好一会，田诸儿才半惊半喜的失声道：“姜……三妹！得遇如此高人，真天助我成大事也！但黑白前辈与鲁班素未谋面，她又怎识得鲁班此人呢？她既不认识，又如何出手杀他？”

田文姜毕竟比田诸儿聪明多了，她微一思索，即得意的格格笑道：“师父她既自称与鲁家的祖辈有血海深仇，便必然认识鲁班的祖父辈，她的神算术惊人，自然可以判别，谁是鲁班这小贼了！嘿，这回师父亲自出手，必可除去这块障碍物啦！”

田文姜得意之下，冲口而出。无氏四勇士的大哥无且一听，心中又不由一凛，暗道：田家兄妹，为何老说鲁班是彼等成大事的障碍物？田家欲成的是何大事？鲁班又阻碍他们什么了？此事看来绝不简单，难道鲁班所说的“血淫煞气”，当真已降临齐国大地上吗？若然如此，那鲁班非但绝非“碍物”，反而是齐国百姓的“救星”了！

无且心念电转，便决心跟踪下去，必要时便出手相护鲁班这一颗齐国的“救星”。只见无且忽地上前一步，向田诸儿躬身道：“无且愿跟踪前去，好助黑白前辈一臂之力，擒捉鲁班，以补过失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他已知鲁班的厉害，因此也不怀疑，欣然道：“很好！无且，你便追踪前去，助黑白婆婆，把鲁班小贼就地处死吧！”

无且一听，身形骤起，亦快如电奔，向黑白婆婆的方向射去了。

此时鲁班果然距齐都临淄城不远，而且他的身子摇摇晃晃，勉强出了临淄城后，便心胸气闷，一口真气再也无法凝聚，内力也因而大减了。

原来鲁班当时在“八卦迷宫”中，利用“八卦玄机”脱身。他把田氏诸人引入“八卦迷宫”中的“小八卦”，又把无氏四兄弟诱人“六十四大卦”，均安然无恙。他此时只要把无氏兄弟四人，请于“六十四大卦”中的“天地否”卦位上，而后自身踏入“四千零九十六玄卦”的“乾为天天”大玄卦位，便可以安然脱身。

因为“四千零九十六卦”已达无穷无尽、无休无止的玄幻境界，无氏四兄弟只要跟入，那便即陷入死门关，神智必然错乱，便不死也成如行尸走肉的白痴了。鲁班不忍，便硬生生于“天地否”卦位上逆转，不入“大玄卦”，

重返“大玄卦”，以“火风鼎”警醒无氏四兄弟。如此一来，无氏四兄弟固然平安无恙，但鲁班却因逆走八卦，又出全力警醒无氏四兄弟，这一来他的气血亦因而逆反而行，受创甚巨，等于身受高手的一记重击。

鲁班当时尚不自觉，待勉强奔出临淄城，便突感力气骤失，他欲提气调息，却感心血翻涌，逆走而行，欲左忽右，行右却左，走前反后，根本已不受其控制了！

鲁班不由大吃一惊，他自随姜子牙练功以来，每有疑难，总有姜子牙替他解困。但此时只剩他孤身一人，再也没人能助他解困了。鲁班对姜子牙极为尊崇，此时心中不由一酸，眼泪也几乎掉下来，他低低的叫了一声道：“师父啊师父！你到何处去了？你可知班儿孤身一人，要应付如此残酷的变故？你所托付重责的大夫田伯，虽然甚有贵格，但却不敌其子嗣宫的血淫之煞？齐国眼看大祸将临了！师父啊师父，这教鲁班如何去化解呢？”

鲁班心潮翻涌，无法抑压，真气再也无法凝聚，身子软软的，连普通的男孩子也不如了。鲁班毕竟年仅十六岁，虽获奇缘拜姜子牙为师，精通八卦玄机，但并未于江湖艰苦历练，根本不晓得应付人世间的艰难凶险。他骤遭此惨变，不由大为惶恐，心惊之下，更无主意。他离开齐都临淄城后，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心道：我只怕快死了，便临死再见一次爹娘和妹妹吧！

于是鲁班一直向西面的鲁国境走去。因为他与爹爹鲁牛约定，一家人在鲁国的乌龟山老家会面，从此再不返回齐国了。鲁班也没再打算返回，因为他自感自己的生命已快完结了。

此时天色已近黄昏。西面的阳光斜斜射下，一片金红灿烂。鲁班自小蒙姜子牙夫妇的教授，因此文才也甚有根基，此时他目睹西面的金红阳光，触景伤情，不由喃喃地低叹道：“哎……太阳将落，其景也丽，犹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吧！既然快死了，也无谓令爹娘妹妹见了难过，不如寻个地方躺下，就当鲁班永远在世上失踪吧！”鲁班念头忽转，便再不着急向西面走了。

这么转念，鲁班连西面也不走了，一心只想尽快寻个幽静的地方，躺下死去，一了百了，什么“济世救人、拯救苍生”宏观大旨，什么代师监管齐国这块东方乐土，因此而惹上杀身之祸，几乎累及爹娘和妹妹，种种恩怨是非，从此也就与他无涉了。

但眼前似乎并没合鲁班心意的“死地”，因此他只好一路缓缓地走去。他

一路上既自悲又自伤，暗道：师父临别托附，自是为了齐国百姓的一番苦心，但他可知如此一来，却惹出了田家的“血淫煞”之祸？更连我鲁班一家也被卷进这“血淫煞”局中了？这一切师父他老人家又是否知道？

这般自伤自悲，走了一会，忽见前面百丈远处，耸起一座奇峰，虽不太高，但异常奇特，就形如一条青龙盘于天地之间。

鲁班精于八卦玄机的“天机、地脉、人间”三道，此时虽然内力尽失，但这等惊世学识却仍牢牢记于脑海中。他一见之下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师父所授的“地脉之道”，不是又称为“寻龙之道”么？眼前这山峰形如育龙盘踞于天地，倒似是为我鲁班而天造地设，看来这便是我躺下死去的地方了。

兄妹情深伤别离

第六回

鲁班自伤自悲，他毕竟尚年少，以往的岁月，跟随姜子牙在齐地练功，生活富足，无忧无虑，根本未知人世间的诸般风险。因此乍然与师父分别，便顿然失了一座宏厚的靠山似的，更骤然遇上涉及国家大事的“血淫煞劫”，他的幼嫩心灵尚不足承负，不由便惶然之极了。

此时鲁班也没别的念头，一心只想寻个幽静而有“龙气”的地方，静静躺下，合上眼皮，人世间的诸般恩怨是非，也就与他无涉了。

鲁班缓缓地向前面那座形似青龙盘踞的山峰走去，他此时内力尽失，力气便犹如普通的村夫孩童，甚至比野性的山中娃儿也不如，因此好一会，才接近那座山峰。

鲁班抬头一望，只见山峰近处而观，倒十分高峻，而且占地甚广，横互盘踞于齐鲁之地。山峰周遭一片青绿，但并非树木，而是本身的山石地土。加上形体奇特，反而活灵活现，犹如一尾巨大的青龙雄盘壮踞。

鲁班也毫不犹豫，抬脚便从山径攀爬而上，但是上了一小段，他已累得气喘吁吁了。他不禁又自伤道：若在遇煞劫之前上，这一小会，我只怕已掠上山巅了，不料此时仅能爬上一小段……哎，看来师父判断我日后前程无限，也只能在再世为人时应验了。

虽然如此，但鲁班依然毫不犹豫，咬紧牙根，向上攀爬，只要认准确定的事，鲁班便决不会中途动摇。

好一会，鲁班终于攀上山峰的一大半了，但距峰巅起码尚有近百丈远，四周也没有合意可躺下死去的地方，鲁班只好再向上攀爬。

再爬上一小段，鲁班却忽然停住，距他约莫一丈远处，山径突然断裂，露出一道青黑色的断壁。鲁班缓缓移近崖边，探头一望，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。但见崖下腾腾地冒出团团紫中带青的云雾，根本看不见底部。再往前一看，更令人惊骇的是，这一道悬崖，竟如一条青紫腰带，绕山巅捆扎，山巅之地，就有如一根青色巨柱，耸立于青紫的云雾海中。

鲁班不由吃惊道：“如此青海峰柱，只怕连仙神也难飞上去呢……看来我鲁班欲寻一处合意的地方躺着死去也不可能了……”

“嘿！小子，你便是公输班么？”

就在鲁班感叹之际，他耳边忽地传入一声妇人的尖厉啸叫，其声厉如夜枭，闻之刺人心跳。

鲁班一听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因为他祖宗本姓“公输”之秘，当世除师父姜子牙夫妇外，外人绝不知，自父辈改姓“鲁”后，“公输班”这姓氏，已没多少人知悉了。

尖啸声响起，鲁班还未来得及有所反应，事实上他也有心无力，他此时的功力比普通的山野村童还不如。在他后面，已蓦然闪出一位“黑白怪妇”。只见她由顶到脚，从容貌到外表、衣饰、均以“黑、白”构成，活像一位“黑白怪人”。

鲁班心中不由大奇，他也不去思虑自己的处境，也不理会对方是否对自己不利，因为他断定自己已届死期，人将死了，还有什么值得顾忌？鲁班心中剩下的，就只有好奇而已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是大婶还是老婆婆？你怎知我鲁班祖宗的公输姓氏？”鲁班问道，他从“黑白怪人”的外表，根本分辨不出她到底是年轻的阿婶，还是年老的婆婆。

“黑白怪人”嘿嘿笑道：“你果然是公输班老贼的孩子……你只需承认这一点，你就必死无疑了！哼，你不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承受了他的衣钵，又只身击败田家无氏四勇士吗？老身倒要看看，你是否真有如此的能耐！小子，你出手吧，快狠狠地向我出招！”

鲁班越发惊奇，失声道：“这位大婶婆婆，鲁班并不认识你，也就无仇无怨，我为什么要出手打你？鲁班师命难违，绝不能错杀任何一位无辜好人，我又怎会向大婶婆婆你行凶呢？”

“黑白婆婆”见鲁班毫无心机，意态真诚，连她也不由暗叹口气，内心暗道：这小子果然心性厚道，更不知人世凶险，若非受困于那复国大计，几乎连我也不忍向你出手了！

原来这“黑白婆婆”，便是当年东夷有苏国的丞相夫人，即有苏国公主苏妲己和苏玉姬姐妹二人的师父“东夷姥姥”。她在姜子牙助周灭商三年曾

神龙一现，此时又忽然出现了，不过就如苏妲己已化身作“旋波妲己”，苏玉姬化身为“千月王姬”同一目的，“东夷姥姥”之名号已换作“黑白婆婆”了，而且更新收了一位女徒弟，便是齐国的田文姜。而这一切，自然隐伏了一个惊人的谋策。

“黑白婆婆”心念电转，终于还是冷哼一声道：“哼，老身今日非杀你不可！但老身当年曾答应过你师父，吾与你公输家的杀夫之仇，因毁你祖宗龙脉而一笔勾销。黑白婆婆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但另有其他原因不得不杀你，因此须寻个杀你的借口，你非要向我出手不可！”

鲁班闻说“杀”字，却毫不惊惶，反而好奇地道：“黑白前辈是什么原因非要杀我不可？”

黑白婆婆微一沉吟，居然坦白地道：“杀你的原因本来乃吾有苏国的绝顶秘密，但此地绝无第三者，小子你又必死无疑，死人是绝不会泄密的，因此不妨告诉你，也好让你死得甘心！小子你不幸犯了齐国监国大夫田家的大忌！恰好吾之复有苏国大计，又非借助田家不可！因此为达目标，自然不择手段，只好把你杀了，卖个人情给田家，方便日后行事！因此小子你死了也莫怨我，只怨你拜了个力足旋乾转坤的大师父吧！”

鲁班道：“我师父很好啊！我为什么要怨他？”

黑白婆婆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师父千好万好，千着万着，但起码有一坏、一不着！”

鲁班道：“坏什么！不着什么？”

黑白婆婆不耐烦道：“小子，你死在眉睫，还敢追问这许多干嘛？”

鲁班道：“鲁班有何不敢，但有辱及我师父，鲁班虽然不能以力维护，但口没哑，总要追究明白！”

黑白婆婆不由好笑又好气，喃喃地道：“你这小子……死到临头，尚以维护师父为念，倒也不枉姜子牙这老匹夫教授你一场，可惜白费心血，你这宝贝徒弟今日便代你偿还遗民复国大计的债了！”

黑白婆婆一顿，她似乎也受鲁班的勇气感染，居然坦率道：“小子，你很好，那便教你死得明明白白吧！你知道么？你师父姜子牙，当日助周灭商，坏了吾有苏国遗民复国大计，此仇此恨永无穷期！如今你这小子，不幸成了吾等复国大计的礼物，为偿还你师父的巨债，你这小子是不是该自我牺

牲？”

鲁班道：“就算我鲁班是你等复国的礼物，也该知道，我这礼物送给谁人啊！”

黑白婆婆冷笑一声道：“死人是不会泄漏秘密的！好！就告诉你吧，吾之复国大计，如今着落在齐国监国大夫田家身上，田家三小姐便是吾新收的女徒弟，田家又恰好要你的人头！为吾复国大计，小子你非要献上人头不可也！”黑白婆婆说到此处，已大为不耐，尖厉啸叫道：“小子！你快点向我出手！你若能打败我，或许便有一条生路！否则你即使不出手，我亦非杀你不可也！”

鲁班此时已明白，自己不幸已卷进“国仇家恨”这等惊天血案中了，既然如此，一切的辩解亦是徒劳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

鲁班忽地又想起自己的绝境，他不由一阵心灰意冷，喃喃地道：“鲁班的一生乃师父造就，师父的心血亦是齐国这块东方乐土，鲁班已无法回报师父的恩德，便也以这条生命作回报吧！”鲁班心念已决，便忽然大声道：“鲁班绝不会向黑白前辈出手，但也绝不会让你取我的人头去作礼物！齐国是师父的心血凝聚之地，鲁班又怎会让你以我的人头为作乱齐国的踏脚石啊！”

鲁班说着，已一步一步地向身前的悬崖走去。黑白婆婆一见，不由又惊又奇，尖啸道：“小子！你脚下便是万丈深渊！连老身亦不敢轻窥，你小子有多少斤两，敢向它挑战？摔下去必定粉身碎骨！你不如乖乖站住，让我取你的人头吧！”

黑白婆婆说时，已暗聚真气，夜枭似的伸爪便欲攫抓鲁班！因为鲁班若变成粉身碎骨，便做不成她复国大计的礼物了！

不料鲁班心念已决，他既决心不让黑白婆婆取他的人头，作为乱齐的踏脚石，便毫不犹豫，快步向悬崖走去。他相距悬崖不到一丈，黑白婆婆的身手再快，亦绝快不过鲁班向悬崖下面跳去！

就在此时，崖侧一丈远处，一条黑影疾掠而至，快如闪电，不顾一同被扯落悬崖的凶险，伸手便向鲁班下坠的身影抓去！虽然黑影快如电奔，但也只能抓住鲁班的外衣一角。只听黑影大叫道：“鲁班！无氏四兄弟尚欠你四条人命，你绝不能就此而去！”原来疾掠而至的黑影，竟是田家四勇士的大哥无且。

无且一路跟踪“黑白婆婆”上了这座形似青龙的山峰。在悬崖侧面隐伏下来。不久果见鲁班现身，随后又见“黑白婆婆”向鲁班苦苦相逼。无且并不知道鲁班为令他无氏四兄弟脱困，已至经脉逆转，内力尽失，根本难与黑白婆婆抗衡，更不知鲁班已萌生绝死念。因此一直隐而不发，以观动静。黑白婆婆与鲁班的对答，无且恰好听到一半，却见鲁班已毅然向悬崖下跳去！无且也不顾自身的凶险，猛地一掠而至，便欲扯住鲁班，不料竟亦慢了半步，只抓到鲁班的外衣一角。

鲁班衣角被抓，只缓得一缓，他深知无且若不松手，便连他亦难逃被扯落悬崖之危。他蓦地伸出手去，自己把外衣断裂，落在无且手上的，便只剩一角衣料了。

“无且大哥，鲁班已成废人一个，留在世上已没意思，又岂敢累及你呢？我放过无氏四兄弟，亦只是为齐国安稳着想，你并无欠鲁班什么。无且大哥快赶回齐国，但记起鲁班之时，便为齐国百姓出一分力，则鲁班便永远感激不尽了……”鲁班的声音在崖下传了上来，却已越来越微弱，最后终于戛然而止，他的身影亦消逝不见了。无且呆了一会，才转向“黑白婆婆”，怒道：“你！为什么要逼他跳崖自绝！他只是十六岁的娃儿！”

“黑白婆婆”此时心思十分复杂，她的确料想不到，鲁班竟有跳崖自绝的决心，也不让他自己成为她的“复国礼物”，如此自绝，只怕就连黑白婆婆也办不到。因此她冷如冰霜的心，亦不由一抖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无且这一声怒叫，才把她惊醒过来，立刻她便想到更可怕的后果了。

“黑白婆婆”也不理无且的怒叫，反而目灼灼地盯着他，沉声道：“哼！原来是田家四勇士的大哥无且！你别向老身吼叫，你四兄弟并不在老身眼内，刚才若非老身救你等，只怕已成‘人卦迷宫之鬼’了！老身问你，你来此地有多久了？”

无且怒道：“我刚一到，便见你把鲁班逼跳崖下！你擒拿他便了，为何要置他于死地？”

“黑白婆婆”一听，仍不放心道：“无且你真刚刚赶到吗？你没有听到什么？”

无且见黑白婆婆死缠不放，心中不由一凛，黑白婆婆与鲁班的对答，他是有听到几句，其中也隐隐露出黑白婆婆之所以为田家出力，似乎有某种不

可告人的目的，他又想起鲁班刚才的“临死传话”，不由暗道：这老怪物与田家勾结，到底有什么惊天的大阴谋呢？无且心中转念，决定回去与四弟无生商量，再决定自己下一步的去向。

无且故作迷惑地道：“我听到什么？不是你正向鲁班苦苦相逼，逼他跳落山崖自尽么？你别打什么坏主意，把鲁班跳崖之事，嫁祸于我无氏兄弟！”无且说着，又扬了扬手捏了一片衣角，怒道：“无且奉命生擒鲁班，是你逼他跳崖自绝，我救援不及，有此衣角为证！”

“黑白婆婆”一听，心道：无氏四兄弟虽武功高强，但有勇无谋，粗人而已。她因此不但不怒，反而哈哈一笑道：

“不错！是黑白婆婆令鲁班这小子跳崖自尽的，你回去只管向田大公子如此回复吧！老身也无暇与你多说，顺便替我向田文姜传一句话，说黑白婆婆另有要事，三个月后再来齐国与她相会！就此告辞！”

“黑白婆婆”说罢，人如夜枭，身形骤起，旋念之间，已失去她的踪影。

无且向黑白婆婆消失的方向盯了一眼，目中精光闪烁，恨恨地道：“这老怪物，说去便去，心肠冷如寒石！田家三小姐拜她为师，只怕有其师必有其徒，田大公子又似乎特别钟爱他这位文姜三妹，对她的说话言听计从，莫非果如鲁班所判断，齐国面临一场惊天浩劫么？吾无氏四兄弟，世代源出齐地，所以为田家效力，乃因田伯大夫受齐侯姜子牙重托，监管齐国，这大半年倒也兢兢业业，遵从齐侯治国良策，保住齐地这块东方乐土，而绝非贪图田家的荣华富贵；若田家真个成了乱齐的祸根，无氏兄弟又岂可助纣为虐也！可惜齐侯的惟一传人鲁班，如今已葬身青龙山万丈绝谷了！哎，都怪我无且为何不及早出手相救……”

无且叹了一口气，探身向下面的绝谷极目凝注，但见下面烟雾缭绕，根本不辨深浅，料想如此险恶深崖，人掉下去，哪有丝毫侥幸？无且长叹一声，百感交集，终亦离开鲁班摔下去的青龙山绝谷，返回齐国都临淄城去了。

无且功力奇高，施展他无氏家传的“无影神功”，不一会，便返回临淄城，迳直向田家齐侯府奔来。

无且刚抵齐侯府十丈开外，便突闻府内响起一声娇叱道：“嘿！我哥哥鲁班，在你齐国境内失踪不见，我不来你齐侯府查探，却去哪儿寻找！”

又听一声娇喝声道：“哼！原来你是鲁班小贼的亲妹妹！好极了。鲁班

犯了叛逆之罪，罪该满门抄斩，你既是他的妹妹，亦即罪犯之身，你既自投罗网，便先把你擒拿！”接而又听到一阵掌力相拼的打斗声。

无且知道，后发声及出手的，必是田家三小姐田文姜无疑。田文姜原本深藏不露，武功甚高，她此番出手，鲁班的妹妹只怕难逃劫数！不知怎地，无且此时不替他的主人家担心，反而焦虑与鲁班有关系的亲朋安危，或者这是他欠了鲁班四条人命情的缘故吧。

无且的脚步不由一缓，他不能不思索一下，自己在这种情形下，该如何行事。

就在此时，只听田文姜又一声娇叱道：“哼！姓鲁的丫头，你以为你轻功绝世，便逃得了吗？你也太轻视吾田家的实力啦！无究、无减、无生！你三人速替本小姐把这小丫头擒下了！”

接而便见一抹紫影，飘幻如波上云烟，疾掠而出，快如闪电，一摇一晃便从无且身边掠过了。无且沉吟不语，也不出手拦截，虽然他可以把“紫影”擒住。

接而又有三条汉子电奔而出，一见无且未及发话，无且已抢先道：“四弟！快设法阻住田小姐所率的武士！二弟、三弟与我去追截此人！其中的内情稍后再说！”原来追出来的，便是无氏三兄弟。

四弟无生一听，也没追问，身形便突地一顿，不向前追，反而向后面转去，一面大叫道：“田小姐！不必担心，二哥无究、三哥无灭他们追截去了！田小姐大可放心，不必劳动众人了！此女轻功绝世，人多追去反为不妙，会被她趁乱逃走呢！”

随后率近百武士追出来的田诸儿、田文姜，被无生有意无意地堵住去路，田文姜不由尖叫道：“无生！你想造反吗？为什么不追那丫头，反而阻住吾等去路！”

无生是无氏四兄弟中最有智计的一个，他绝不因田文姜的呵斥而慌乱，反而从容一笑道：“田小姐以为，众武士的功夫，胜得过无氏四兄弟吗？有二哥等二人出手，田小姐若不怕人多势乱，因而被那女娃儿逃掉，那便只管追去吧！”

田文姜尚未及发话，田诸儿却插口道：“三妹，无生所言不错，人多反为不美呢！况且，你也不宜参与这等凶险之事……”

田文姜一听，俏眼微嗔，瞪了田诸儿一下，道：“为什么？哼！万一被那丫头逃脱，师父黑白婆婆也不知是否追到鲁班那小贼，若追不到，这丫头可是吾等手中的鱼饵，不怕鲁班这小贼不自投罗网！”

田诸儿不知怎的，但见田文姜生气，心中便不由一慌，连忙陪笑道：“三妹，放心吧，鲁班小贼那边，有你师父和无且追截，还能被他逃脱吗？至于这姓鲁的小丫头，有无穷、无灭去追堵，也足够了，三妹何必去冒险？人家这是为你的玉体安康着想嘛！”

田文姜一听，心中不由一荡，想起与田诸儿一起的诸般妙趣，心神一阵迷糊，不由也不再嗔怒了。只见她幽幽地瞪了田诸儿一眼，道：“我……三妹所做的一切，无非是为了你的利益着眼啊！”

田诸儿欣然道：“我知道，总之日后大事成功，姜……三妹你居功至上便是！我等先行回府，等候好消息吧！”

田文姜也不再强硬坚持去追，但也不想此时回府，她沉吟片刻，便对无生道：“此事不可大意，无生，你速追上无穷、无灭，着彼等务必生擒姓鲁的丫头带回齐侯府！你速去吧！”

无生一听，也不多问，立刻便转身追掠而去。无生心中也正充满疑惑，正好趁机上前去问个清楚。

无生刚离开，田诸儿便挨到田文姜身边，忍不住悄声道：“哎呀我的姜……三妹，什么时候你变得如此好心肠？连一名小丫头也不忍下杀手？”

田文姜似嗔非嗔地伸出小指头，轻轻地一戳田诸儿的额头，轻声道：“你呀！银样蜡枪头，中看不中用，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？你想想，假如师父及无且二人，也不能追杀鲁班，被他逃脱，他的妹妹不是成了吾等的鱼饵宝物吗？有她在手上，鲁班必定有所顾忌，则吾等的秘密便不会外泄，大事可成！届时再把这丫头杀了，岂非更干净利落吗？这等道理也不懂，看你日后怎去做‘监国大夫’也！”

田诸儿一听，恍然明白田文姜的深长用意，他连忙陪笑道：“是！我的姜……三妹，因此诸儿已发誓，永远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嘛！”

田文姜似羞嗔地瞪了田诸儿一眼，轻声道：“哼！你须记得今日的说话才好！”话未落，田文姜已自转身，返回齐侯府田家去了。

这一边无生一路向东面追踪，他的功力也甚高，不到一刻，便已掠出二十里外了。此时忽见前面有数条身影一掠而过，料想必定是大哥无且他们，便猛一提气，更快速的掠了过去。

那数条人影，果然是大哥无且、无究、无灭他们，三人此时正风驰电掣的向前面一条娇小的身影追去。娇小身影的轻功虽然厉害，但内力不济，跑了一大段路，渐而便力不从心，掠速也明显慢下来了，甚至已可听闻她的细微喘气声了。

无且原来全速追赶，此时却忽地一缓，向前面的娇小身影发声道：“姓鲁的小姑娘！此地已安全，你不必再惊慌而逃！吾有话要对你说呢：……”

那娇小身影却不肯停下，依然拚命奔逃。无且没法，只好猛一提气，三个起落，已抢在娇小身影前面，然后呼地落下，挡住她的去路。

娇小身影竟然是鲁班的妹妹鲁英，只见她此时满脸细汗，十分狼狈，但口中依然绝不饶人，恶狠狠地叫道：“你有何话说？哼，你等田家的鹰犬，今日若敢杀我鲁英，我哥哥鲁班，日后必定把你等杀个鸡犬不留！还有我师父和师伯，哼哼，他们回来便有你田家好看了！”

无且也不理鲁英恶狠狠大叫大嚷，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鲁小姑娘莫惊怪，吾等并非杀你，若动手早就把你杀了，怎会让你跑离这一大段路？”

鲁英想了想，心道：是啊，按这人的功夫，他若想杀我，果然不必跑这一大段路呢！鲁英心中不由惊奇，忙道：“你不杀我，那追我干么？”

无且长叹一声道：“实不相瞒，鲁小姑娘，你哥哥鲁班于吾等兄弟四人，有救命之恩，吾不忍再让你受损伤，也绝不容田家把你捉去折磨！”

鲁英心思聪慧，她一听即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什么不再的？难道我哥哥有何凶险不测么？鲁英此行一心寻哥哥的下落，他若有什么不测，鲁英也不想活了！哥哥到底如何？你快告诉我！”

无且一听，心中不由一凛，暗道：不料鲁班的这位小妹妹如此烈性，我若把真相告知她，只怕她必定不顾一切，找田家报仇，目下田家在齐国势大如天，她此去岂非自投罗网？若我无且连鲁班的妹妹也维护不了，无氏兄弟便猪狗不如了！无且这般转念，便把原来想告知鲁英真相的主意改变了。

无且道：“鲁姑娘，你哥哥鲁班，不知为什么惹怒了田家，田家欲置他于死地时，他幸而逃了出去。不幸被世外的一位高人追赶，鲁班陷入一个迷宫

绝谷，短时间再难出来了！你也不必再寻你哥哥，宜早日寻你师父齐侯夫妇，请他老人家重降齐国，以荡涤妖邪吧！无且暂时只能说这些，鲁姑娘你快逃生去吧，一切善自珍重！”

无且说罢，也不再逗留，向无究等人打了个眼色示意，三人便向另一个方向奔去了。

鲁英怔怔地呆立不动，这一连串的变故，直把她弄迷糊了，因此她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忽地，她耳际又传来刚才那些大汉的说话声。只听有一人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这般放走姓鲁的小姑娘，回去可怎么向田家交代呢？万一被田家怀疑我串通叛贼，只怕是难在齐国立足也！”

又听那“大哥”无且道：“四弟！无论如何，哪怕赔上无且这条生命，鲁姑娘也不能不放！”

“四弟”道：“为什么？大哥！”

“大哥”慨然道：“四弟！你试想想，当时若非鲁班大仁大义，放我等一条生路，吾兄弟四人，岂有命在？侥幸不死，也必成废人白痴，形如行尸走肉，生不如死，可怕之极！因此吾兄弟四人，欠鲁班四条人命之情，如今已无法偿还，又岂能坐视他的胞妹送入虎口？若田家追究，吾无且独承其责，无且这条生命，便当先偿还鲁班小兄弟吧！”

说时，无氏四兄弟已渐而远去，说话声也听不到了。

鲁英拚命晃了晃脑袋，蓦地发觉，此时已是夜色降临的时分了。山风也渐变清凉，袭上身来，鲁英虽不觉冷，但却精神一振，心神也渐渐清晰过来了。

这一连串的变故，渐渐联成一线，在鲁英的脑海中一一划过。先是齐侯夫妇突然失踪隐迹，治理齐国的重责交托到田氏手中；然后是鲁班口传齐侯的留言，必因此惹起田家的忌憚；接而鲁班便判断有凶劫将临了！果然鲁班被田家的兵马追杀，危急之下，不幸走入一处叫“迷宫绝谷”的地方，再也出不来了！而因此田家要斩草除根，连自己也不肯放过……哥哥啊！你到底陷困于什么地方了？

鲁英心思乱转，末了不由悲呼一声。她自幼与鲁班相依为伴，鲁班这位哥哥在她心中的分量，简直比爹娘还重，为了哥哥，她甚至连生命也不顾，如

今一旦知道他被陷于“迷宫绝谷”，她的三魂七魄便几乎被弄掉一半了。

鲁英转念又暗恨起来，心道：可惜师伯姜子牙，当年死活不肯传授我“八卦玄机”奇学，不然鲁英岂非可以凭此测算哥哥的下落，然后把他解救出来吗？师父啊师父，师伯啊师伯，你等可知当年一念之差，便把你们的“八卦玄机”传人，我鲁英至敬至爱的哥哥断送啦！哼，谁稀罕？不教便不教吧，我就绝不相信，我鲁英学不到这见鬼的“八卦玄机”，把我的哥哥鲁班救出来！

鲁英心中惊惶烦躁，便连她的师父、师伯齐侯姜子牙夫妇也埋怨起来了。鲁英的性子本就有点玄幻，此时加上惊急惶乱，便更加火上加油，顿变成一瞎眼小狐狸似的，在山林中乱奔乱闯起来。不知不觉间，她便连东南西北的方向也分不清了。她此时心中只剩一个念头，就是非要学到那“八卦玄机”不可，然后凭此把她的哥哥鲁班，从“迷宫绝谷”中解救出来。她甚至不去细思，“八卦玄机”是什么奇珍异宝，是否真如那“无且大哥”所说，陷于“迷宫绝谷”，依然活着？

鲁英在山林中乱冲乱撞，不一会，夜色浓重起来，四周黑漆一片，树木山石，犹如鬼影幢幢，那虎啸狼嚎响起来了，入耳刺人心魄。鲁英尚仅十四岁，自幼便有爹娘、哥哥照护，其中近十年八载，更跟随师父洛妃的左右，事事如意，根本便没遇上什么艰难险阻。此时乍遇如此残酷惊变，于她来说，便犹如天堂猛地掉进地狱了。

鲁英憋着一肚子悲痛怨气，山林野地漆黑夜中，乱闯乱撞了小半晌，初时尚不觉什么，但此时忽感肚子一空，才知已过了吃晚饭时间许久了。肚子一空，身子便立刻发软，心中那股怨气也顿时泄掉，渐而便连路也走不动了。肚饿眼更昏花，眼前所见的，登时化作无数刺人心魄的可怕物事。鲁英不由悲从心起，一下跌坐在一块青石上，哀哀地叹道：“哥哥啊，你到底困陷于何处呢？鲁英也快要饿死了，鲁英一死，还有谁来解救哥哥你啊！”

就在此时，鲁英在悲痛恨怨之际，忽感头顶被什么东西啄了一下，但并不觉痛，只是麻痒一下，鲁英心中大怒，暗道：“我鲁英快饿死了，什么东西还来欺负我？”她的动作也不慢，疾伸小手，向头顶抓去。

但却抓不到任何物体，只听一声鸟儿扑飞的响声，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忽地在她眼前扑过。鲁英叹了口气，也没去追，心道：“那鸟儿心也饿得慌了，因此才不顾一切，连鲁英的脑袋也想啄食了，哎，假如这能顶肚子，让你啄

一下有什么要紧？”鲁英虽然娇野任性，但心里其实软得很，甚至连一只可以捉来烧了吃的鸟儿也不想伤害。

不料那鸟儿却不领情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转回来，又在鲁英的头顶啄了一下。鲁英不由有点嗔怒了，她尖叫一声道：“好嘛！我鲁英尚未死去，你便来啄食，也该稍等一会啊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她伸出的小手，忽地一痒，一只头顶雪白的鸟儿，已落在她的掌心上了。

鲁英一见，立刻惊喜地叫道：“原来是你啊！白头鸟……想必你是知道鲁英快死，赶来向鲁英告别么？”原来这白头鸟，便是鲁英当时不肯伤害的乳鸟的母亲，这雪白的鸟头，是它非常独特的标志。

“白头鸟”一听，却把白头连摇三下，又上下地点了三点，然后扑地飞起，在鲁英的三尺远处吱喳而叫。

鲁英聪明绝顶，她一见微思下，即恍然道：“白头鸟啊白头鸟，你把头连摇三次，是否暗示我鲁英不会饿死？但为什么又连点三次？莫非你在示意，只要我跟着你，便可以寻着食物，填饱肚子，然后可以学识那八卦玄机，去解救我哥哥鲁班么？”

鲁英失意之际，遇着“白头鸟”，不由如见知己，竟比鸟儿吱喳声叫得更快，她其实也不寄望白头鸟真的听得懂她说的话，只是绝望中自己安慰一下而已。

不料“白头鸟”又把白头连点三点，随即在鲁英面前翻飞而鸣，状似道：“是啊！是啊……你快跟我来呵！”

鲁英一见，心中不由又喜又奇，她心性本就有点玄幻，此时娇野心乍起，她也不管是否猜对了，跃起来，便向“白头鸟”叫道：“好啊！既然如此，白头鸟！这便请你引路吧！”

“白头鸟”果然扑飞而去，但并不快，总是鲁英身前三尺距离。鲁英也不管许多，紧随“白头鸟”便向前走去。前面是什么地方？她此去是否可以如愿？鲁英不知道，亦不想知道。人饿急了，就如遇溺之人，只怕碰上一根小稻草也死命抓紧了！

两仪浮水九鼎地

第七回

齐鲁交界青龙山万丈绝谷中，青紫云雾交相缭绕。

鲁班跃身跳下悬崖绝谷，身子先是如滚石飞坠，他心中不可抑制地慌乱起来，心儿也一阵剧跳，强大的吸扯力，似欲把他的心拉出胸腔而飞。

鲁班心儿剧跳之下，血脉沸腾，体重陡增，下坠的速度更快，耳际但听山风尖啸，如魔似鬼，鲁班不由暗道：“这岂非已进入地狱鬼门关了吗？但转念又暗暗好笑，我鲁班既已成待死之身，就算身入地狱，又有什么可怕？”这般转念，他的身心反而舒泰起来，渐而便全身放松，任由身躯向绝谷深处坠下。

不料鲁班却突感头顶刺痛，似有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把他脑袋中僵滞不动的血脉，逼得开始缓缓向下流动，他的心神也不由一振，渐而但觉真气也可以凝聚，内力也似乎慢慢增强了。鲁班不由又惊又喜又奇，暗道：“这是怎的了？莫非这万丈绝谷的青紫云雾作用，令我失去的内力重复吗？”

原来鲁班此时尚未醒悟，他幼时于乌龟山脚，曾吸吮过姜子牙的“蛇毒血”，又蒙姜子牙向他体内输送“八卦真气”，助他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因此他的内功进境神速，虽年仅十六岁，内力却足以与武林高手并驾齐驱了，但也是因此一来，当他于“八卦迷宫”中，为救无氏兄弟四人生命而逆走八卦，激反他体内潜伏的“八卦真气”，令他骤然内力尽失。

但凡人的经脉，均以自上而下的路线运行，一经逆反，便变成自下而上，经脉骤乱之下，内力自然便骤失了。鲁班自悬崖跳下，初时心慌而乱，身体脚下头上向下飞坠，但当他心境泰然，自忖死并不可怕，心跳减慢，便成头重脚轻，身子顺势倒转，变成了头下脚上，向下倒栽。如此一来，他的下坠速度越快，激起的反撞力便越大，渐而这股反撞力，便从他的头顶逼压，令他自下而上逆行的血脉，转而再度逆转变作正常的自上而下，经脉顺流之下，鲁班便感真气可以凝聚，内力也渐复了，这便是“置死地而后生”的作用了。

但这种“奇缘”绝非任何人都可以遇上，因为一来经脉逆转之人，其死念必须坚决，否则便难达到心境泰然，因而头重脚轻，变脚下头上为头下脚上，这才能把逆流的血脉反激逼转成自然顺流，二来也必须遇上这等万丈绝谷，否则也决不够时间发生如此妙用。

鲁班此时虽然尚难明其奥，但他发觉自己的真气越来越充盈，内力也完全恢复了。他也就猛然醒悟，他决心跳崖而死，却反而令他的功力重新同来了。虽然其中的原因是什么，他并不知道，亦不想知道，因为他不明白的疑谜尚多着呢。例如近日发生的种种惊变，田家的“血淫煞”劫，到底如何为祸齐地百姓？便够鲁班抛不开、放不了。

鲁班一旦发觉自己的生命并非已届完结，求生的意志便陡然强烈起来，他忽然又想起师父、爹娘，还有那娇野可爱的妹妹鲁英，他不由咬牙暗道：“若自己如此死去，也太辜负了彼等对自己的期望托付了！”

鲁班心意电转，双眼不由便霍地睁开，但见头下的绝谷，依然云雾缭绕，也不知何处是底，何处是终，他突然惊觉，若如此头下脚上，倒栽下去，撞在谷底的石上，必定头碎身裂，人的脑袋若碎，那便绝活不成了。

鲁班这般转念，便猛吸一口真气，把内力从顶部向脚下逼去，因此一来，他的脚部的重量便增加了，向下一沉，鲁班的身体忽然便变成平躺而坠。鲁班发觉自己尚可以控制身躯，心中不由一阵欣喜，他内心暗道：“我鲁班岂甘受绝谷摆布，虽然你深不可测，但被鲁班遇上，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深，有多绝……嘿，八卦玄机这等深奥的秘学，也难不倒我鲁班，难道倒怕了你“绝谷”不成啊！”

鲁班这般思忖，此时他的内力已全复，心神也清晰振奋起来。他想起“八卦玄机”秘学，心中猛地一亮，暗道：“八卦迷宫”何等艰奥，鲁班尚且可以从容来去，我难道不可以把“绝谷”视作“八卦迷宫”，入“死门”而出“生门”，然后破解而降么？

鲁班心智异常执着，他一旦认准了一个方向，萌生闯拚的念头，便毅然决然，绝不退缩。他这般转念，便果然试着把整个“绝谷”视作一个庞大的“八卦迷宫”，他凝运真气内力于双目，渐而竟被他窥破“绝谷”的奥秘来了。但见绝谷两面光滑如削，相距足达十丈，凭人的力量，那是绝不能飞越的了，下面不断涌上青紫的云团，更奇妙的是，这些青紫云团，竟是波浪形，一浪

接一浪，后浪逐前浪，由下向上翻涌。

鲁班目睹之下，心中不由暗道：假若妹妹鲁英在此，施展她的“凌波之步”，踏云浪而下，不但美妙之极，也安全稳当之极了……可惜鲁班并未研习师母这等绝妙功夫。但转念又暗道：既然妹妹的“凌波之步”，可以踏云浪稳降而下，那假若我把云浪视作“八卦”，无数八卦布成“八卦之浪”，岂非可以凭步走“八卦迷宫”之法，亦来个“踏八卦云浪而下”吗？

把绝谷中的云团，视作由八卦组成的“八卦云浪”，这当真匪夷所思，亦只有鲁班以“八卦玄机”为根基，才可以领悟此千年绝谷的惊世奥秘。原来绝谷自下而上翻涌的青紫云团，果然大有来历，其神妙之处，简直非世人所能理会。

但鲁班也不管自己的意念是否荒诞不经，他想到可以“踏八卦云浪而下”的步法走“八卦迷宫”，便毫不犹豫，决然地一试了。

鲁班凝运“八卦真气”，聚于双目，贯于目力之中，投射向青紫云团，注意“八卦迷宫”的布局，一会后，竟被悟出青紫云团的奥秘来了，但见青紫云团形如波浪，自下而上，朝涌而升腾，但绝不升离谷顶，于谷顶两面绝壁之中钻入，似经由石壁重返谷底，由此绵绵不绝、无休无止。而且青紫云团虽是“后浪逐前浪”之势，但绝不分离，犹如连环扣，一个扣一个，一浪连一浪，绝无中断的迹象。

鲁班一见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岂非形如“八卦迷宫”中的“小八卦”进而“中六十四卦”，再进而“大四千云九十六卦”，环环相扣，永无穷期吗？若依步走“八卦迷宫”之步法，先从“小八卦”为起始，再走“中八卦”，进入“大八卦”，岂非可与“云浪”融为一体，逐浪飘浮，终而稳降谷底吗？

鲁班心中忖念，力随意生，当下即视身周青紫团为“小八卦”，身如飘风，向青紫云团贴近，他连贴八座云团，身子连翻八次，演毕“小八卦”之数，果然便进入更浓密的青紫云团。他毫不犹豫，从“小八卦”进入八卦的身法突展，呼地翻入“中八卦云浪”，连翻六十四次，身如陀螺，飕飕的穿入“四千零九十六大八卦云浪”中去了。

至此，鲁班已成功地妙用步走“八卦迷宫”之法，与青紫云浪融为一体，青紫云浪形如“大八卦”，浪浪相连，自下而上，又自上而下，翻涌沉浮，无休无歇，永无穷尽。鲁班既已与青紫云浪融为一体，也就身如云浪，翻涌沉

浮，忽上忽下，缓缓的坠向谷底了，这种无上境界，也便是传说中的神仙“腾云驾雾”的神通，鲁班自己并不知道，他的“八卦神功”发挥到极点时，竟达如斯仙神境界！

人的潜能本来无限，就看世人们是否被引激发挥出来罢了。人的潜能发挥极限，便即“异能”，而“异能”因其不可思议，也就被视为“仙神”了。其实“异能”源自世人的潜能，经后天的努力，升华而达至的境界。

鲁班的身形与青紫云浪融为一体，翻涌沉浮而下，此时若有人见到，必定认为鲁班非人非神非仙，而是一团不可思议的怪物。

但鲁班欲重返谷顶也似乎不可能，因为青紫云浪是自下而上，又翻转自上而下，鲁班既与青紫云浪融为一体，根本便无力抗拒，只有随云逐浪，降于千丈绝谷之底了，鲁班略作提升的尝试，但身子立刻似与云团分裂，急速下坠，他无奈叹了口气，心道：惟有先降下谷底再作打算吧。

鲁班自绝谷之巅跃身跳下，到辗转沉浮，连番幻变，说来话长，但其实仅是电光石火般一霎……忽地，鲁班但感背部被硬物猛地一刺，连忙翻身一瞧，原来他已脚踏坚实的山石上，亦即已安然降坠于千丈绝谷底了。

鲁班抬头向上望去，仅及十丈，便被青紫云团拦腰隔断，也不知到谷顶有多高，到谷底有多深，鲁班只知凭世人之力，是难以重返谷顶的了，他不由心中一阵失落，暗道：我鲁班只怕从此便得永留谷底了……鲁班不由心慌起来，暗道：若出不去，便饿也饿死了，倒不如被“黑白婆婆”一掌打死，倒还痛快。

过了一会，鲁班却又暗道：“黑白婆婆”既自称与师父姜子牙有血海深仇，却又为什么反而相助师父所托付的大臣田家呢……莫非田家真的正在酝酿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阴谋吗？还有爹娘和妹妹鲁英，是否会被田家斩草除根，下毒手杀死？鲁英这野性妹妹，若自己被田家害死，必定会不顾一切，向田家出手复仇，但凭她三人，哪是田家的对手？必定会自投罗网，送死而已！

鲁班心念电转，忽然便自觉到绝不能就此永留谷底，非要想个法子，重出绝谷，解决刚才所忖念的一切难题……他主意已定，当下也毫不犹豫，一跃而起，竟丝毫不感疲态。他这才醒悟，虽然不幸身陷于千年绝谷，但也幸而令自己的内力尽复，人有力气，又有双手，总能生存下去，再去寻出绝谷

的法子。

鲁班心念已决，也就不再抬眼望谷顶，因为他深知从此处是绝无法上去的了，既然无法，思悔无益，也就干脆不去计较。

鲁班向绝谷底的四面望去，但感如置身于迷雾云海，因为谷底的青紫云团，比谷中更为浓烈，整个谷底一片云遮雾掩，根本不辨东南西北，甚至连一丈外的物事，也模模糊糊，难以辨认。

鲁班既已决定，不但要生存下去，且要活着离开绝谷，去破解心中的疑谜，也不理会面前有何凶险，摸索着就向前走去。

在云遮雾掩中，鲁班前行了一段，忽地额头一痛，原来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碰上一块巨大的石壁了。鲁班忽然觉得，此处的青紫云雾又特别浓密了，他仔细一瞧，原来青紫云雾竟是从石壁中源源不绝冒出，在石壁近处凝聚，因此特别浓密。

鲁班一见，心中不由一亮，暗道：青紫云雾从谷底浮升，又从谷顶壁沉降，翻涌沉浮，轮番升降，按此异象，青紫云雾岂非有一道升沉的路径么？

而眼前这石壁的冒云雾处，大概便是谷顶云雾沉降的出口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循着谷底石壁的出口，一路攀爬向上，岂非可以直通谷顶石壁么？只要上抵谷顶石壁，便有办法离开绝谷了！

鲁班这般转念，便毫不犹豫，向冒出青紫云雾的石壁摸索而进。终于，他摸到一个石壁的开口，鲁班心中一阵高兴，心道：我的判断果然不错，沿此洞口，或许真的可以离开绝谷呢……鲁班探身而入，果然便钻进石壁的洞口了。

鲁班自觉好像一直向上爬，爬了一段，渐渐岩洞宽阔起来，可以站直身子了，但依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鲁班犹如瞎子似的，摸着石壁，一步步向前摸索而进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转了多少弯，眼前稍稍一亮，他发觉已可模糊见到事物了。

原来这是一座高大宽阔的地下岩洞，酷似一个大厅，周围遍布奇形怪状的岩石和钟乳石，不远处，更有一泓清池。

鲁班一见，不由大喜，他正感口渴，便快步走到清池边，蹲下身来，以手掬水，送入口中，但觉池水甘甜，如饮蜜露，喝了一口，便口渴全消，腹中的饥饿也缓缓消退，不但不饥不渴，反感神清气爽，鲁班不由暗喜：

“这池水如此奇妙，就算长困绝谷，也不惧饥渴之苦啦……池水为什么有此妙处？”

鲁班心中惊奇，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，他就连离开绝谷的念头也忘记了，他俯下身子，贴近池水，探头细看，但见他水微泛波纹，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，心道：必是刚才以手掬水，弄皱一池清水了……咦？怎的了？这是什么啊！鲁班心中忽地惊叫一声！

原来池水中一圈一圈波纹荡漾，渐而竟凝聚成一图案，中有太极、两仪、四象，然后合成“八卦”之形，浮现于池水之上，清晰玲珑，奇妙之极。

鲁班一见，心中不由大奇，暗道：此乃组成师门“八卦”之根基元素，师父亦必据此而悟创“八卦玄机”奇学，为什么却浮现于此洞中池水之上，莫非师父当年亦驾临此千年绝谷奇洞中么？

鲁班未遇这等惊天异象，心中惊奇万分，他也顾不得寻出谷的路径，却仔细考究起这一泓池水来了。鲁班暗道：欲探清楚这一池清水的奥秘，非先查出池水的涌流不可，只要探出池水的发源地，便不难弄清其奥秘了！

鲁班于是绕池水周边摸索而走，他发觉池水方圆足近十丈，前圆后窄，形如一个巨大的水布袋，暗道：但凡布袋形之物，必从狭窄布袋之口为起始。则此大水布袋的入口处，便是其源流的所在点了。

于是鲁班向大水袋形池水的狭窄处摸索而进，原来又是一道长长的岩洞，初则一片漆黑，渐而向便有光线从前面射了过来。

鲁班一见，暗道：有光亮，那就必定有出路了。他朝着那道光线走去，不久，发现这道光线原来是从两丈高的圆洞口射进来，圆洞口虽高达两丈，却又可攀爬而上。鲁班此时内力已复，自然并不畏惧这两丈来高。

鲁班一口气攀上圆洞口，突然被一股强烈的光线照得几乎睁不开眼睛，他放眼一看，原来这又是一座大洞，地面比下面的大洞干爽多了，三丈高处，便是岩洞口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青山绿树。

鲁班一看，不由大喜，暗道：原来这便是出绝谷的洞口，不料无意中竟走对路了。

鲁班当下毫不犹豫，向那洞口奔去，他跑出洞口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外面原来是一座狭长的山谷，两旁尽是一色拔地直插青天的陡峭岩壁。

窄窄的光透一线蓝天，悬崖似乌云倒垂下来，似欲随时掉下，令人心惊胆战。

鲁班再向山谷远处看，但见谷底杂树丛生，怪石起伏，数十丈远处，更耸起一座呈九面体的古怪山丘。更奇特的是，九面体山丘的每一面，均竖着一座巨形黑色的东西，里面各都有水下流，九道水流却不知流向什么地方去了。

鲁班一见，又忘了失落的感觉，他感觉入此绝谷，一切均匪夷所思，简直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既然如此奇特，他怎会不探究明白，于是鲁班也不管是否可以寻路径出绝谷，向那九面体山丘纵身一跃，掠了过去。

近前一看，只见山丘占地甚广，方圆足达百丈，上圆下宽，形如一座巨型坟墓。山丘九面竖立的黑色巨物，原来是九座以不知名的物体铸造的鼎，鼎内有水，向下流淌，源源不绝，渗入地面，却不知流到哪儿去了。鲁班悟性奇高，他微一思索，不由暗道：洞中那一泓清池之水，其源流莫非便是此九鼎之水吗？九鼎之水渗入地面，居高临下，于地下流动，再出而为洞中清泉，必然如此！

鲁班如此推断，不由更奇，心道：洞中清池之水，不但解渴，且可充饿，此一奇也；九鼎之水，竟源源不断，流之不绝，此二奇也；九座黑鼎，环立九面坟墓状山丘，不知是何用意？此三奇也。

鲁班此时越看越感惊奇，他不由展开身形，飞快地绕九面体坟墓状的山丘掠行审察一遍。当他掠到第八面，亦即他作起点的邻近一面时，鲁班不由蓦地一顿，神色一阵惊疑，目光再也不肯移离半点了。

鲁班的目光牢牢投射于第八个黑鼎之上，只见鼎上刻绘无数古怪的图案，洞中清池所浮的“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”图案，也仅是其中之一而已。黑鼎的正中，又有数行古怪的文字，如“八卦”一般深奥，幸而鲁班精通“八卦玄机”之学，这等深奥的文字，倒也难不倒他。

鲁班细加审辨，只见深奥文字书道：“入此千年绝谷、千年古洞，过此千年古鼎，即有奇缘之人，若能研悟此鼎上文字者，更乃万中无一、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，因吾乃大禹王，此乃‘大禹之文’也！吾以莫大神通法力，治九州之水，荡神州妖邪，神州遂成炎黄子孙乐土焉。吾又集九州天降玄铁，得神助遂铸此‘九鼎’，鼎上所刻所绘，皆九州万物，正邪善恶、魑魅神怪，以及神工造物、巧夺天工、圣手神诀，研而习之，则天地万物皆了然于胸。

可为民效力，造福万世，吾之愿也，有缘见者切莫等闲视之，切记切记，慎之重之……大禹王东游志记铸于玄铁九鼎。”

鲁班花了好一会，才一一悟解鼎上文字，读到末了“玄铁九鼎”四字，鲁班蓦地忆起师父姜子牙当年训示：吾之一脉，虽源自先圣伏羲，精于玄机八卦，你拜吾为师，切勿以此自傲，盖天下之大，卧虎藏龙；九州之盛，上下三元九千万年；天地万物，无穷无尽。例如与伏羲齐名的先圣大禹，治九州之水，铸九州之鼎，其神通法力，吾亦自知难及一二也……因此学无穷尽，生生不息，切记！切记！

鲁班心念电转，暗道：怪道师父如此推崇“大禹”，原来这位“大禹”便是为神州万民治水的大圣贤呢！看来这位大圣贤不但精于“治水神通”，且胸藏天地万物，竟可以九天玄铁，铸成“九鼎”，若精研领悟九鼎上的物事，岂非可以辨悉一切世间正邪？更可创造万物，为世人效力么？舍然如此，岂非比仅精于“八卦玄机”更受天下万民众生欢迎？

鲁班转念又暗道：师门三大规条，上知天机，下悉地脉，中助人间，我鲁班是要精研“八卦玄机”，上知天机、下悉地脉不难达至，但中助人间，有什么比大禹的“九鼎神通”更大妙用？吾师父在此，只怕也极力主张我鲁班研学呢？

鲁班豁然而悟，打定了主意，研学大禹的“九鼎神通”，也就毫不动摇，开始盘算，如何在此绝谷“大禹九鼎”之墓形的地方，生活及研学下去。

鲁班思想着时，绝壁上面的一线天，突然光线移走，绝谷中便骤然漆黑一片。鲁班初临此千年绝谷，尚未适应，心中不由慌道：此谷不知深浅，若潜伏毒蛇猛兽，于漆黑中扑出，我便危之极了……心中着慌，幸而刚才喝了那清池的二口水，至今仍不饥不渴，省却觅食之苦，鲁班却又暗感欣慰，心道：那池水果然是涌自九鼎，奇妙之极，有此一池之水，我便在此呆上一年半载，亦不愁吃喝了！

鲁班惊喜交集之际，眼前忽地一亮，但见从“大禹九鼎”中，忽地腾起九道光华，虽不及月亮的光亮，但九道光华合起来，却已勉强可辨认九鼎上的文字图案，以及附近十丈的景物了。

鲁班一见，心中不由又一亮，暗道：原来这是绝谷上的星光，投射到九鼎的水上，再释放出光华，以供我这有缘人日夜研学，想到此点，他不由又

大禹造物物的鬼斧神工，暗道：我鲁班只需研悟“九鼎神通”一二，便足以令万世获益了！

当天晚上，鲁班既已决定留下来研学“九鼎神通”，他也毫不迟疑，仔细探究九鼎中第一鼎的文字图案来了。这一探究，眨眼便过了整整一个晚上，鲁班也不感饥渴。直到第二天绝谷上的一线天，有阳光射落时，鲁班才忽感肚子饿了。他于是了解到池中之水，喝两口便可顶饥渴一日一夜，有此便利，研学“九鼎神通”更方便多了，起码可省却生存至关重要的寻吃喝之苦。更奇妙的是，每到晚上星光闪射时，九鼎便必定放出九道光华，因此连晚上的油灯也可省却。

就这样，鲁班在“大禹九鼎”旁边，已不知研学多久了，他只记得，九鼎放出的光华，已历经九十次，他心道：九十次即人世间九十个晚上，亦即三个月九十天过去了。

数月来，鲁班半点不觉绝谷生活之苦，因为所有的一切，那神通广大、鬼斧神工的“大禹王”，似乎均为他预筹备妥当，不但吃喝，连晚上的灯光亦设计巧造出来。

但当九鼎的光华，放射到第九十九次，亦即三个月零九日的晚上，九鼎的光华却没放出，因为绝谷上的一线天，有的星光，均被浓密的乌云遮盖了，再过一会，暴雨便倾盆而下，山风卷进谷底，无处宣泄，便如野兽般疯狂乱撞，原来是一年中的雨季已临大地上了。

鲁班这数月来，已熟悉了谷底的环境，在谷底的东面狭谷，有一座森森古林，但树叶稀疏，根本不足挡雨。九鼎周围，只有那光秃秃的九面体山丘，无处可以躲雨。不幸在雨中岩壁湿滑之下，鲁班便连那池水洞中也攀不上去。无奈之下，鲁班只好紧贴石壁而立，虽不能挡雨，但却可以借助石壁之力，抵挡狂风，免被卷走。

这一场暴风雨，一刮便下了整整一个晚上，幸而鲁班内力已有根基，又自小历练，才不致被雨风弄出伤病来。到第二天有光线投下来，风雨也忽地停歇了。鲁班形如落汤之鸡，浑身上下均湿透了，心中不由暗道：大禹王设计安排周到，但不免有所遗漏，例如我这有缘人，遇上昨晚的风雨，便没法躲避了！

鲁班稍怨一怨，但不由又好笑起来，心道：大禹王那先古年代，惯于以

天作被，以大地作床，哪惧此等风风雨雨？不似当世之人，晓得盖屋子以抵挡冰雪风寒。

鲁班想着时，晨风吹近，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原来雨中热量消耗甚巨，因此连晨风亦被寒冻了。鲁班不由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湿衣，这一看之下，连他自己亦不禁摇头苦笑，原来他这一身衣服，是在鲁府时身上穿的，经过数月的变故，早已破烂，再经昨晚的暴风雨吹刮，浑身上下，便连一块完整的衣物也没有，身上只剩一串串的布条，犹如荒山野人，以树叶遮身。

鲁班不由顿悟，雨淋风刮尚可抵挡，但到寒冬时节，若无屋子躲避，岂非冻也冻死了？那山洞比此地更感阴寒，也绝非躲避风寒的地方，看来倒要想办法盖一栋屋子，以备寒冬季节来临了。

于是，鲁班在研学“九鼎神通”之余，也开始思索如何盖一栋屋子作避风寒之用。

不知不觉又过了月余，“九鼎神通”已研学至第五“鼎”了。鲁班尚嫌慢，但他并不知道，若非他鲁班，若非他已悟“八卦玄机”，当世之人。若穷毕生之力，只怕连“第一鼎”的神通亦难领悟。因为“鼎”上的图文，全以八卦状文字组成，缺了“八卦玄机”之学，研习“九鼎神通”的入门便被堵死了。

而“九鼎神通”，也绝非世间的寻常武学神功可以相比，乃是蕴藏天地万物，洞悉天地万物，创造天地万物，这是驾驭天地万物的万世神通本事。

例如“九鼎神通”中的第一鼎，便是造福万世的“治水神通”，鼎上的图案文字记述了大禹当年“开启文龙门”供有幸的鲤鱼一跃而为“龙”的绝顶神通，而因此令黄河不再为患上游地域，万民得以世代繁衍生息，单是这“第一鼎神通”，便足令后人倾心感佩了。

又例如“第二鼎神通”，便是记述“盘古开天辟地”的本事，单是这一鼎的神通，若演化为武功，已足令天地为之慑服了。“第三鼎神通”是教授世人如何洞悉天地万物，而创万物，返而驾驭万物的神通本领。“第四鼎神通”乃是记述“黄帝大战蚩尤”的征战布阵之法，这一鼎的本事，只要学懂一二，便足以成百战百胜的万世之师了。

到鲁班此时研学的“第五鼎神通”，则是记述“神农尝百草、以成万世药师”的本领，其中所透示的诸种药理、血脉玄机，已深深把鲁班迷住了。

大禹神谷造物奇

第八回

在“第五鼎神通”后面，尚有第六鼎、第七鼎、第八鼎、第九鼎，这四鼎所载的“神通”是什么？鲁班根本不去思忖，他只是按顺序依次研学，这便避免了欲一步登天，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危机。因此先古圣贤，彼等的心性及研学态度，均是坚忍卓绝，不屈不挠，充分显证了“天才出于勤奋、成功绝非侥幸”的千古至理名言。

而且鲁班也无暇去理会，因为单是“第五鼎神通”，神农尝百草的非凡本领，已把他的心神牢牢吸引住了。例如为什么神农尝尽千百种毒草而不死？原来神农已练到可自体外自察自身五脏六腑的境界，因此虽然曾经中毒，但他能够预先知道五脏六腑哪一部分中毒，便立刻可以施行解毒的妙法了。

鲁班研读到此处，不由又惊又喜，喃喃地道：“原来天地万物，竟潜伏如此众多世人尚未知悉的灵丹妙药、奇花异草，依神农尝百草的本领鉴悉，就此绝谷之中，也便隐有无数可以延治及治病的百花、百树、百草啊……看来世上之学问，当真如‘八卦演化’，无穷无尽、无休无止也……”

鲁班此时的视线，不由从“第五鼎”上图案文字，移向绝谷四周，又移向绝谷两面的山壁，山壁上也长满了各种奇花异草，一直向谷顶伸延……就在此时，鲁班忽地惊咦一声，身子也霍地一跃而起，就好像他猛地发现了什么怪物似的！

原来当真果然有“怪物”从天而降，虽然那只是谷顶上的虚空，但于谷底而言，谷顶虚空便有如地上的“天”了。

“怪物”是一只巨大的鹏鸟似的东西，冉冉而降，鹏鸟的翅膀似乎已折了一翼，因此无论如何翻旋挣扎，均无法升浮上谷顶，而是不断下沉，眨眼便降下绝谷数十丈了。鲁班一见，不由叹道：“大鹏鸟呵大鹏鸟！你不幸折翼而降，掉落此千年绝谷，若非遇上我鲁班，又恰好学了大禹王的‘第五鼎神通’，大概能医治你的伤翼，否则你便必长困绝谷了……咦？不对啊！这

大鹏鸟腰下，竟有人吊挂着呢……老天，这岂非千古奇事么？”

鲁班心中惊疑，不由便一跃而出，仰头细注“大鹏鸟”降落的方位，疾掠上去，以便从下面接应。

“大鹏鸟”冉冉而降，不一会便降到距谷底百丈高处。鲁班目力甚佳，一眼便瞧清，大鹏鸟腰下果然有人吊挂，而且是一位少女，因为这人的衣饰花花绿绿，犹如天上的云彩，所以鲁班判定她必是爱美的女孩儿。鲁班不由一阵目瞪口呆，心道：大鹏鸟乃野猛之物，为什么肯让这女孩儿家吊挂在它的腰下呢？更奇的是，这女娃儿遇此奇险，为什么毫不惊惶，依然紧抓大鹏鸟不放呢？

鲁班惊奇之际，“大鹏鸟”又再降下数十丈，一声娇叱亦传了下来：“喂！谷底的小子……快走开十丈范围，不然便把你压扁了……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好气又好笑，心道：你已凶险之极，却还有心思留意人家的安危吗？

他不由亦向上大声道：“喂！女娃儿，谷底遍布尖石，你降落时可要小心在意啊……”

少女的娇叱声道：“放心啦！小子……我这家传宝贝虽然受损，无法飞升，但仍可稳降而下，绝无凶险……你快走开，压着你我可不懂救治呢！”

鲁班一听，这“大鹏鸟”竟是这女娃儿的“家传宝贝”，不由又呆了呆，心道这等野猛之物，亦作得“家传宝贝”吗？他心中惊疑，便决不肯走开，以便探究明白，自然也是为了及时救应那女娃儿。

“大鹏鸟”上的女娃儿，见谷底的“小子”挺立不动而不肯走开，知他必是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准备接应，心中不由好气又好笑，喃喃地道：“哎……连这家传宝贝亦不能安然而降，你这小子有多大能耐？怎能救得了我呢……”

女娃儿说话间，那“大鹏鸟”已冉冉而降，它折了一翼，只得一翼扑腾，加上越近谷底，山风的回力越大，降落之际，竟失了平衡，断翼一面先行着地，把吊挂着的少女弄跌了，“大鹏鸟”巨大的鸟身，眼看便压倒于少女身上就在此时，鲁班已一掠而入，伸手猛地一挟少女的腰带，又一掠而出，刚掠出一丈，“大鹏鸟”的巨大鸟身已撞在谷底石上，砰的一声，跌得支离破碎。

少女一见，并不多谢鲁班救她，反而尖声大叫道：“哎呀！我爷爷的活宝贝完了……小子你千救万救，为什么不先救我这大宝贝呢！大宝贝呵大宝贝，你跌得如此惨痛，断难再治过来了，好不教云彩我心痛啊！爷爷他若知道，也必难过死了！”

这自称“云彩”的少女，对着跌得支离破碎的“大鹏鸟”，捶胸顿足，失声大叫，悲哀难过之极。

鲁班此时也顾不得理会这少女，他也急步掠上前去，绕这“大鹏鸟”转了一圈，他不由一阵目瞪口呆。但见这“大鹏鸟”外形像鸟，但其实并非活鸟，而是以木料、铁丝、铜丝扎造而成，撞在尖石上，自然便跌得支离破碎了！

鲁班此时已悟解大禹王的“第三鼎造物神通”，因此立刻便可以判断，这“大鹏鸟”乃人手所造，但其中的鬼斧神工，简直匪夷所思，似乎又比大禹王的“第三鼎造物神通”更精妙，他不由猛地转身，跃到少女的面前，急道：“喂！女娃儿，这大鹏鸟是谁造的？你快告诉我知道啊！”

少女此时已回过神来，她目注鲁班一眼，却连忙双手把俏脸、俏眼一掩，失声嚷道：“咦……小子！你难看死了……不要过来，羞死人了……这副模样也敢见人么？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低头向自己身上一瞧，但见自己浑身上下只披着一条条的布条，四肢裸露，腰处也只剩一块破布围住。眼前的少女，却衣饰华美，人也俏丽之极。鲁班不由尴尬极了，不敢面对少女，连忙转身。

不料那少女又尖叫道：“哎哟不好！小子，你的光屁股向着我呢！”

鲁班一听，面对不是，转身又不妥，无奈只好飞身跳到一棵树后，探出头来，讪讪地笑道：“喂！女娃儿，这可以了吧？”

那少女的俏眼珠却没闭上，于指缝间骨碌碌地转着，她也不答鲁班，反而问道：“喂！小子……你为什么会在谷底出现？”

鲁班无奈先答少女的疑问道：“我失足跌落这千年绝谷，按日出月落计算，怕已大半年时光了！”

那少女一听，不由同情的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哎，这般看来，你比我更不幸，我降此只有一时片刻，你却已跌落大半年了……喂？这绝谷高达千丈，你跌下来怎的跌不死呢？”

鲁班道：“也算不得不幸，因为这是我自愿跳下来的……因此不但跌不死，还有意想不到的奇遇呢……”

少女奇道：“小子你很好啊！弄成这般模样，依然毫不埋怨，也不悲伤，更不绝望……若换了我云彩啊，只怕不摔死，也惊慌死了……幸亏大宝贝，虽然折了一翼，仍然可以稳降下来，可惜它已跌死了！”

鲁班一听，忙道：“原来你叫‘云彩’，那这大宝贝是谁造的呢？”

少女——云彩道：“我爷爷偃八手嘛！”

鲁班道：“你爷爷原来叫做八手！你爷爷很厉害呢，居然可造这等会飞的大鹏鸟！”

偃云彩得意地笑道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？若说厉害，还有更厉害的呢！例如我爷爷的爷爷偃师，就会造会唱会跳的活人儿，当年还把西游记的周穆王吓了一跳呢！”

偃云彩如数家珍，把她偃氏一脉威风，向鲁班一一袒露。说着，偃云彩却忽地一顿，不肯再往下说！盯着鲁班道：“喂，小子，我可没隐瞒，说了这么多秘密了，但连你叫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不说了！”

鲁班见这云彩小姑娘，人如其名，美如云彩，十分有趣，不但年纪与妹妹鲁英相仿，样貌性子也十分相似，心中不由一阵欣喜，便不加隐瞒，坦然地道：“我姓鲁名班，是齐鲁人氏。”

偃云彩一听笑道：“鲁班，我可没问你是何方人士啊！我只想问你，你既然跌落绝谷，摔不死，显然你的本事也很了不起！这等摔不死的本事到底是谁教你的呢？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好笑又好气，暗道：我哪有什么“摔不死”的功夫？不过是误打误撞，碰上谷中特有的“青紫云雾”，施展师父的“八卦迷宫”步，侥幸大难不死罢了……但转念又暗道虽然是侥幸，但亦是师父他的恩德，因为若非师父授我以“八卦迷宫”步，我鲁班只怕遇上更浓更密的云雾，也必摔得粉碎了，这般转念，鲁班不由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也没什么摔不死的功夫，之所以侥幸不死，也全赖师父传授的本事罢了！”

偃云彩道：“好啊！你师父必定很了不起啊！他到底是谁呢？”

鲁班见偃云彩性子率直，毫无机心，又绝非齐国之人，料想告知她亦无妨，便坦然道：“我师父便是齐侯姜子牙。”

偃云彩一听，却大喜道：“便是当年助周灭商的八卦祖师姜子牙么？”

鲁班道：“不错啊！云彩姑娘认得我师父吗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我怎会认识？我若识得，只怕死去多时了……因为是我爷爷偃八手的爷爷偃师认识，太祖爷曾对爷爷说，吾偃氏一脉，精于‘机’，亦即吾姓‘偃’也；但切勿自负自傲，例如与吾同属周土人氏的八卦祖师姜子牙，他的‘八卦玄机’奇学，其精妙之处，便有过之而无不及；吾偃氏一脉之‘机’，是惠及一人一物，姜子牙的‘八卦玄机’，却有益于万世万民啊……太祖爷此话流传下来，因此云彩才知悉呢。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一阵感伤，暗道：师父万世留名，可惜鲁班已无法与师父他相见了……又暗道：原来云彩姑娘源自“机圣——偃师”一脉，此事亦听师父提及，说此偃师乃天下“万机之圣”，造人可活、造鸟可飞，如今亲眼目睹其所造的“大鹏机鸟”，果然精妙绝伦，当世中尚无人可及也。可惜如此精妙之物，坠于谷底，毁于一旦，就连其孙女，亦只怕被长困于此了！

鲁班心中忖念，不由又叹了口气，却没再说话，因为他深知偃云彩乍临此谷，尚未悉处境的绝望可怕，也不忍见她悲哀的神色，因此便无话可说了。

偃云彩既知鲁班是八卦祖师姜子牙的徒弟，少女家的心思不由一喜，因此也不嫌避他这半裸小子，见他隐身于树后，不肯出来，亦久不作声，不由格格笑道：“喂，鲁班小子……你为什么不说话又不肯出来，我也不怕了，你还怕什么呢？”

鲁班无奈回道：“云彩女娃儿，你是女孩子，我是男小子，我这副模样，只怕吓着你呢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俏眼一转，便知鲁班必因无衣物遮掩男孩子羞人之处，因此害羞不敢面对她这位女娃儿。这般转念，偃云彩便忽地快步向‘大鹏机鸟’走去。只见她走到‘大鹏机鸟’翼前，在折断的一翼上，伸手便拉扯其翼，原来做翼的是幅坚韧的丝绸，机翼虽然折断，翼绸还完好无缺，偃云彩之意，是打算撕下翼绸，给鲁班作遮体之用了。”

鲁班在树后一见，却连忙大声道：“云彩女娃儿……千万撕不得……”

偃云彩拉扯翼绸的手不由一顿，奇道：“为什么撕不得？你不是怕羞不敢见人么？这是撕下来给你遮身用啊！”

鲁班微叹口气道：“你若不在此，我怎会怕……但你若把机鸟翼布撕坏，

你便得永留此绝谷，再也上不去见你爹娘爷爷啦！你放心吧，我必会把你送走，然后剩我鲁班一人，便光身裸体也无惧啦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大奇道：“这千丈绝谷，连你自己亦无法上去，你怎能送得我走？”

鲁班信心十足的道：“你放心，总之我鲁班说行便行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我也必设法修理好你那大鹏机鸟，然后便可以带你离开啦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她委实害怕也变成鲁班的模样，届时衣服破烂而赤身裸体，她一个女儿家，倒不如死掉算了！因此她不由大喜道：“喂！你真有办法修理这大宝贝吗？”转念又不安地自言自语道：“但你光裸身子，不敢出来，如何修理这大宝贝呢？看来惟有我先助你一把了。”

偃云彩说着，忽地大声道：“喂！小子，你把眼睛闭上……不许你看我，知道吗？”

鲁班笑道：“我不敢看你，你有什么好方法只管说出来吧！”说是不敢看，但鲁班到底难抑心中的好奇，还是在树后掠来一丝眼线，看看偃云彩有何妙法可想。

只见偃云彩不犹豫，也不理鲁班是否把眼闭上，忽地伸手便解开了身上的腰带，把外面的衣裙脱下，登时便露出里面的贴身亵衣裤，身子也变成半裸了。偃云彩毫不犹豫，把外衣裙当中一撕，撕为两截。她把其中半截缠在自己的身上，成了一袭古怪的外衣，但到底还可以遮掩住少女家不想被人见的地方。

偃云彩忙完这些，娇喘口气，才大声道：“喂！鲁班小子，你接住这幅衣物……快包好身子，出来见我！”偃云彩说着，把手中的半截衣裙，向鲁班这面抛过去。

鲁班一见，无奈只好伸手接住，他把半截衣裙缠在腰上，虽然半裸，亦不伦不类，但总比羞人处袒露好得多。鲁班缓缓转了出来，想着自己缠了女孩子的半截衣裙，必定难看之极，不由尴尬地一笑。不料偃云彩却得意地拍手笑道：“好啊！鲁班小子，你成了半个大姑娘啦！乐死云彩也！”鲁班一听，见偃云彩再无惊恐之意，不由也半羞半乐地大笑起来。

这么一笑，两少男少女的距离不由便拉近了。然后两人有说有笑，说起彼此的身世。原来偃云彩的身世，并不比鲁班好多少，她的爹娘，在她年仅

八岁时，便双双去世，是她的爷爷偃八手，自小把她带养大的，她今年十五岁，比鲁班少了一岁，因此鲁班倒成了偃云彩的兄长辈了。

不知不觉，鲁班和偃云彩已说了半日话儿，鲁班独自一人，在绝谷中呆了大半年，虽然大半的心思花在研学大禹王的“九鼎神通”上面，但稍一有空，鲁班也感孤单哀愁，他到底尚年仅十六岁，还是娃儿好玩心性。因此乍然遇上这一位“天降云彩”他哪会不欣喜若狂？他也不知自己如此多话，一说便说了半日了。直到偃云彩忽然哎哟叫了一声，鲁班才猛停住。

鲁班此时视偃云彩已如妹妹，因此一听她呻吟低叫，立刻便忙问道：“怎的了？是刚才摔伤了痛么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她瞪了鲁班一眼，忽然问道：“你……你难道不觉肚子饿的么？”

鲁班一听，这才猛地醒起，偃云彩降落这千年绝谷，已过大半天了，自然感肚子饿了！他抱歉地一笑，对偃云彩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跟我去一处地方，保证你日后与我一样，不愁吃喝呢！”

偃云彩果然是饿苦了，其实她自跌落绝谷这一刻起，由于路上的消耗中便大感肚子饿了，只见鲁班野人似的，大概也没甚东西可吃，这才忍住不问。此时一听不由大喜道：“鲁班哥哥，是何去处！如此奇妙？”

鲁班神秘地道：“先不告诉你，你跟我来好了！”鲁班说完，果然引领偃云彩走到绝壁下面，伸手向上一指，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有办法上去么？”

偃云彩抬头一看，绝壁上面，二、三丈高处，露出一个黑森森的洞口，石壁滑不留手，不禁皱眉道：“爷爷也曾教授一些攀爬的功夫，但爷爷说女孩子家体力比不上男孩子，还是以造机代步好多了，因此也没作什么练习，不知是否上得去。”

鲁班忙道：“那你试试啊！”

偃云彩因肚子饿得难受，急着填饱肚皮，果然忍不住走上前去，向上一跃，但是跳得丈把高，距洞口尚差了一大截，石壁滑溜，毫无攀抓之处，她的身子立刻便跌下来了。偃云彩一连试了三次，每次均跌下来，而且越跳便越低了。

鲁班一见，不由皱眉，心道：这洞口可是生存之门，若上不去，便必定饥渴死了。但自己亦仅可勉强跃上，又怎么带偃云彩上去呢？鲁班想了想，

便对偃云彩道：“你先在下面等着，我上去先给你弄点吃喝。”

鲁班说罢，即走到石壁前面三尺，猛一运气，身子向上一窜，足达三丈，他伸手抓住洞壁，翻身一跃，便跃上洞口去了，这大半年内，鲁班均要如此跃跳取吃喝，久而久之，他的身法已灵巧极了。偃云彩一见，不禁又羡慕又忌，心道可惜我那“大宝贝”摔坏了，不然再高百丈也不怕你！转念又暗道：鲁班哥哥的功夫很好啊，他不须依赖那人造之鸟，便可一跃三丈，看来人造机虽妙，仍比不上人的可靠呢！

偃云彩转念时，鲁班已钻入洞中去了。不一会，鲁班双手合拢，似捧着什么，钻出洞口，小心翼翼地跳了下来，鲁班急道：“云彩妹妹！快……就着我的手掌，把里面的水喝了！满满一掬的，可惜流泄一半了！”

偃云彩见鲁班如此郑重其事，也不知他手捧的“水”是什么，但她正感口渴，当下也不管许多，果然俯下头去，把鲁班掌心中的水喝光了。仅一会，偃云彩便感腹中一阵发胀发热，再而饥渴感便突然消失了。她不由又惊又奇，格格地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这是什么宝贝？竟如此顶渴顶饿啦？”

鲁班自遇上偃云彩后，不知为什么，人也快活开心多了，他一听不由得得意地笑道：“当然啦！我在这绝谷大半年，便是靠这些生存呢！因此我把它命名为‘生命之泉’，又称它为‘八卦之水’啊！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称‘生命之泉’似乎不错，因为它可以顶饥顶渴，令人生命存活；但为什么又叫‘八卦之水’？”

鲁班见绝谷之中，就只有他和偃云彩，而且日后是否可以离开，也属未知之数，因此也不想瞒她，当下便把这绝谷的奇妙处，一一向偃云彩说了，甚至连大禹王的“九鼎神通”，池水上浮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的奇景图案，也毫不隐瞒的说出来了！

偃云彩此时已不感饥渴，甚至精神也特别振奋，连身陷于千年绝谷之苦也忘却。她听罢鲁班的述说，先是一阵发呆。她虽然出自“偃——机圣之家”，见闻甚广，但对这等奇异物事，也匪夷所思，大感惊愕。好一会，偃云彩才喃喃地：“世间竟有这等奇事！但鲁班哥哥，我什么也不想看，只想看看那‘八卦水’，瞧瞧大禹王的‘第三鼎造物神通’呢！可以么？”

鲁班不假思索道：“当然可以！这便带你看看好了！”

鲁班引领偃云彩，来到大禹九鼎的第三鼎前面。偃云彩初瞧鼎上图像，

一阵喜形于色，连声道：“了不得！了不得！此鼎所绘造物神通，竟比我偃家不遑多让呢！但为什么却缺了人造机人，人造机鸟？大半绘刻屋子、庙宇、桥梁之形状呢？咦？怎的没有教授制造之法？”偃云彩不久便惊疑地直眨眼。原来大禹的“九鼎神通”，除了图像直接易懂，其制作之法，皆以“八卦之文”描述，“八卦”本身已难奥难懂，何况是“八卦之文”？因此能看懂的当真绝无仅有，当世亦仅鲁班有此奇缘。

当下鲁班一听，便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：鼎上刻有教授制作之法，但那是“八卦文字”得以“八卦”奇学为根基，否则不但看不懂，反而会因思想过度而心脉神思受损，可怕之极……转念又暗道：大禹王造物神通制作之法，只可意会，不能言传，我便是向云彩她转述，亦徒劳无功。

鲁班这般思忖，便对偃云彩道：“大禹九鼎神通，于第一鼎已有明述，有缘人此绝谷仍生存者，已属难得奇缘，起码可喝上那奇妙的‘生命之泉’也。若能看懂鼎上文字，那便万中无一，难上加难，因此云彩妹妹也不必苦苦索求，免有损心脉神思。”

不料偃云彩心胸豁达，绝不执着，一听便格格笑道：“什么有损心脉神思？我也并没去苦苦索求啊！反正这上面也缺少我偃家擅长之‘机’物，看与不看，懂与不懂也并无甚相干，倒是那‘生命之泉’，我非要去看看不可！鲁班哥哥，你有法子可想么？”

鲁班一听，暗松口气，心道：只要你不苦苦追索鼎上文字，那便容易满足多了……转念又暗道：云彩妹妹功力有限，怎可跃上那六丈石壁？若跃不上，又怎去瞧那“生命之泉”呢？看来倒要先替她想个法子。

鲁班心中转念，便不由向上刻“造物神通”的第三鼎的图像望去，入目的是一座连在山顶的庙宇，庙宇分为三级，一级比一级高，曲折向上，却浑然一体。

鲁班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若把谷底到洞口的石壁分为三级，每一级约莫七、八尺，那云彩妹妹登非便可以凭她自己之力攀上洞口了？鲁班心中思忖，当下毫不犹豫对云彩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若想上洞口看看‘生命之泉’，便快点帮我搬运石头到石壁下面吧！”

鲁班说着，先自去搬运谷底的石块到洞口的石壁下面。偃云彩见了，虽然心中惊疑，但料想鲁班是八卦祖师姜子牙的弟子，必有他独到的心思，便

也帮着搬起石头来了，两人手勤脚快，谷底的石块也遍地皆是，因此不到一会，洞口石壁下面，便堆满一大堆石块了。

鲁班试把石块叠起来，但石块底都不平，极易摇晃滑跌地面。鲁班一连叠了数块，皆是如此，他不由望着地面出神，只见石块掉落地面，沾了雨水湿泥便陷了进去，竟四平八稳，动也不动。

鲁班一见，心中不由一亮，暗道：假若在石块的底部，先垫上一层湿泥，再一块一块叠上去，这样岂非牢固多了，他想到便做，当下在地面上挖了一堆湿泥，涂垫在石块的底部，一块一块地叠上去，不一会，一个四平八稳的石平台便耸立起来了。

鲁班又在石平台上，再砌了一个中平台，在中平台上砌一个小平台，小平台砌好后，鲁班站上去，伸手竟便可以触着洞口了，鲁班大喜道：“云彩妹妹！可也！你快上来啊！”

偃云彩依鲁班的样子，先上大平台，再上中石台，然后上了小平台。她站在小平台上，攀着洞口，用力一跃，便轻松地翻上洞口了。偃云彩不由乐得格格大笑，道：“鲁班哥哥！你真是聪明得很啊！什么难题到了你手上，立刻便有法子解决了！这叫什么呢？”

鲁班心中一动，蓦地忆起师父姜子牙当年曾告诉他，他所研学的八卦，最初是先圣伏羲于无根园攀天梯，于茫茫乾坤上摘下来的。不由暗道“天梯”与这“三级平台”相较，虽有高下之分，但总算是借力而上的踏脚物啊！鲁班这般思忖，便冲口而出道：“这便叫梯级吧！”

当下经鲁班命名，这等建筑上的由大到小，借力而上的踏脚物或建筑物，便被正式称为“梯级”了。鲁班当日首创的“梯级”，可非常了得，因为有了这等建筑物，不论多高，只要建有梯级，便必定可以踏上。而且这等“先筑基础，由大到小”的建筑原理，直到今日，仍为建筑学上的一大基础原理。

鲁班说完，便也翻上洞口，与偃云彩一道入洞中，仔细欣赏一泓清池上的太极、两仪、四像、八卦图像。

偃云彩一见，忍不住又喝两口池水。这一喝之下，她但感整整一日一夜，再也不饥不渴了。偃云彩这才确信，这一泓清池，果然是“生命之泉”，亦是“八卦之水”，凭此便足以不愁吃喝之苦，因而陷进绝望的痛苦也大为减

退了。

就这样，鲁班和偃云彩，日间各有所忙，鲁班依然研学大禹王的“九鼎神通”，偃云彩则钻进她那“大鹏机鸟”，仔细研究，苦苦研习修理的法门。两人饿了渴了，便饮那“生命之泉”，晚上则钻入“大鹏机鸟”的腰下，各自占用一角，说笑直到入睡。不知不觉，又过一段日子，偃云彩也不知多久，她只知日出月沉已九十一次了。

此时，鲁班已挪移到大禹王的第九鼎了，亦即他已开始研学大禹王的“第九鼎神通”了。到底那是什么？偃云彩不知道，她也懒得去问，因为她苦苦钻研“大鹏机鸟”的制作、修理之法，已够她忙的了。

这一天早上，阳光射进绝谷特别迟，谷中山风也开始清凉了。

鲁班本来已走到大禹王的“第九鼎”旁边，忽然叹了口气，走回“大鹏机鸟”这面，毅然地对偃云彩道：“云彩妹妹，在三十天之内，无论如何须送你出此绝谷了！”

偃云彩正思索着“大鹏机鸟”的其中一个修理环节，乍听鲁班说话，不由微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鲁班哥哥？”

鲁班道：“据我所知的阴历法，天气已届剧变，不日寒冬将至矣！假如届时尚未能脱困，云彩妹妹你如此挨得过凛烈寒冬吗？因此非想办法送你走不可了！”

偃云彩初听鲁班所言，亦很高兴，但转而又惊疑地道：“鲁班哥哥，绝谷千丈，你有什么办法送我出去？若有办法，你早就出去了，怎会等到寒冬将临呢？”

鲁班一听，微叹口气道：“我果然无法出谷，但云彩妹妹却可以，因为你有那‘大鹏机鸟’。我本来一直苦思可以由它带走你我两人，但寒冬将临，你再不走，便必定被冻死，因此不能再拖延了，只好先把你送走再说吧！”

偃云彩奇道：“这大鹏机鸟摔得太重，连我亦想不出修理法子，你怎能用它送我出去？”

鲁班微微一笑道：“大鹏机鸟果然已无法修复，但你只识世上之机，而不知乾坤之机，假如遇上一场大风，鼓起大鹏机鸟的机翼，是否可以升飞而出绝谷呢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若风力是由下向上腾升。这便可以！但怎知什么时候有风

至，以便及早准备？总不能终日把自己绑在大鹏机鸟上守候吧？只怕饿也饿死了！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要知大风之至不难，我自有法子。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得不信了，她格格一笑道：“若预早能知风至，这果然可以利用，或许可出得去呢！”她忽然一顿，盯着鲁班，又道：“但我问你，这大鹏机鸟是否可以负载两人出谷？”

鲁班一听，微叹气道：“这便须看风的风力大小了，若风力大，则可负载两人，若风力不够，则只能负载一人而升，超出风力的负载，中途跌下，那就必死于绝谷了……可惜据我推算，三十天内，只有一场小风来临，只可勉强负载一人出绝谷而已。”

偃云彩一听，忙道：“那可以再等更大的风至啊……此地有吃有喝，便再等三、两月也可以！”

鲁班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！若要等大风至，起码要再等三个月，那时寒冬凛烈，我尚可支持，云彩妹妹你功力不足，必被冻死！因此惟有在三十天内送你出谷。”

偃云彩一听，亦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是惟一出谷的法子，假如你不趁此离开，你独自一人，如何在这绝谷生存呢？我又怎会留下你一人，自己先走呢！”

鲁班慨然道：“大鹏机鸟是你家传宝贝，自然该先把你送走了！至于我鲁班自掉落绝谷，从来就没有想到有此出谷之缘，因此理该日后再作打算。”鲁班一想，又决然地道：“今早阳光有晕，日晕必有风，七日之内，必有风生，云彩妹妹须早作准备了！来，快随我去搜集山藤等物，我自有妙用！”

圣手妙悉螳螂臂

第九回

鲁班说罢，便向谷中的树林走去。但偃云彩却迟迟不动，就如同鲁班所做的，与她完全无关似的。

鲁班不由奇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为什么不随我去？你难道不喜欢出此绝谷么？”

偃云彩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道：“出谷我喜欢，但云彩自小孤独，爷爷待我虽好，但哪晓得人家的心事？我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位好哥哥，怎会放弃？因此啊，若鲁班哥哥你不走，我云彩亦决定不出绝谷！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苦笑道：“我也并非不想出去，但那要再三个月才有机会。云彩妹妹不怕冻死么？”

偃云彩咬牙道：“不怕，便冻死了也总比孤独而闷死好！”

鲁班此时尚年仅十六岁多，对这等女儿家的微妙心事自然也不大领悟，见偃云彩咬牙发狠的模样，不由好笑又好气，但又有点心慌。因为他自小有爹娘、师父、更有一位娇野的妹妹陪伴，根本不知作为孤儿的女孩子苦处。鲁班不由笑道：“你难道不想出谷，要永远留在绝谷中么？”

偃云彩幽幽的叹了口气，神色却异常坚决地道：“这也很好！只要有鲁班哥哥在此便心满意足啦！总之你休想撇开我，要我一个人独自出去！”

鲁班见偃云彩十分认真，绝非说笑，心中亦不由一热，暗道：妹妹鲁英亦说过这等古怪话，或者这是女儿家对男孩子示好的表示吧！想来这云彩妹妹也够可怜，自小便跟着一位白胡子怪人过活，或许真的很不好受呢！鲁班心中忖念，不由也有点歉意。他想了想这才认真地道：“其实我也不放心云彩妹妹你单独出谷，因中途出事，便难救援。这样吧，我先作好和你一道出谷的准备工夫，届时再看风力大小而定好了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登时转嗔为喜，格格笑道：“好嘛！这才是个好好的鲁班哥哥啊！走啊！快去采集足两人用的东西啊！”

偃云彩说着，不待鲁班招呼，已抢先走向树林那面去了。鲁班不由咧嘴

一笑，偃云彩待他如此心意，也不知令他是喜还是惊奇……但此时他也无暇细思，生怕偃云彩独自入林中有凶险，连忙纵身掠上前去。

这是一座绝谷中的森森古林，长达千年，人迹罕至。甚至鲁班自进绝谷，因迷于研学大禹王的“九鼎神通”，也并没踏足此处，这时他纵身入林，但见森林古木，有的高达百丈，似欲与绝谷比高；有的宽广达三亩，其根盘之巨，足可供数百人或坐或卧。

鲁班也没去留意，他一眼便见偃云彩正兴高采烈地撕扯着山藤、树蔓等物，但由于非常柔韧，她连扯数十下，均难扯断一根，鲁班以为偃云彩力气小，便走上前去，帮着撕扯，不料合两人之力，山藤仅被拉长了一点，要想扯断，那是绝不可能。

偃云彩不由叫道：“鲁班哥哥，若这般拉扯，只怕拉上七日七夜，亦难拉断一根呢！另想办法吧！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微叹一口气，他此时已身负大禹王的“第三鼎造物神通”，自然有多种弄断山藤的法子，例如用铁刀斩，用铁斧劈，均可收效。可惜此地是千年绝谷，哪来这等利器呢？拉扯了一会，鲁班便忽然停手不拉，他的视线反而落在地上的石块。

偃云彩见了，心中一动，抢先抬起石块，便向山藤猛砸。不料山藤柔韧非常，表皮也异常坚硬，偃云彩猛砸了一会，山藤仅陷进了一点，要想砸断，那是千难万难。偃云彩不服气，一连换了几块石块，但均无效果，她不由尖叫道：“鲁班哥哥！这山藤坚韧得很呢！这般弄下去，就算七日七夜，也难弄断一根！”

鲁班并没说话，因为此时他的视线，正落在近处草丛叶的一只大螳螂上，陷入沉思。只见大螳螂身長近半尺，伸出长臂，正一下一下的向草叶划去，仅一会儿，草叶便被它划断了。

鲁班心中一动，伸手猛地把大螳螂捉住，移近眼底，仔细审察起来。他此时的神情，已浑忘一切，就连他身边的云彩妹妹也忘却了。

偃云彩见状，失声叫道：“哎呀鲁班哥哥！你……你疯了么？竟如小娃娃，玩起这等小玩意螳螂来了……”

鲁班忽然笑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看，这可并非一般的小螳螂呢！”

偃云彩没好气道：“有何稀奇，不过比儿时所玩的小螳螂稍大一点罢

了！”

鲁班却毫不生气，若有所思地道：“是啊！它的确比儿时的小螳螂大了许多！因此它的长臂便特别有劲！你看，它的前臂一伸一划间，便把一片韧草划断了，为什么会如此奇妙？”

偃云彩见鲁班如此神往，不由也向大螳螂瞧了瞧，立刻便好笑道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，这螳螂的前臂长满了齿状之物，就如人用牙齿吃东西，自然便容易咬断嚼烂啦！咦？鲁班哥哥，你怎的？”偃云彩说着，忽然惊奇地叫了一声。

只见鲁班忽地窜了开去，遍地搜索，终于被他搜到一块形似螳螂长臂的长石片，鲁班把大螳螂放在眼前，抬起另一块石，在长石片上仔细地敲击起来。他敲击一会，又瞧大螳螂的长臂一眼，又敲击起来。大螳螂也没逃走，伸直长臂，摆出应战的姿势，准备向侵犯它的物体狠狠一划。鲁班也没再侵犯它，因此一人一螳，便对峙起来了。

偃云彩料想鲁班苦思弄断山藤的法子，必是想疯了。她说什么鲁班也浑似听不到，偃云彩连用石块砸山藤的兴趣也失去了，她怔怔地挨到鲁班的身边，喃喃地自语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云彩知你一番好意，千方百计想法子送我出去……但你可知？假如你不走，或者你因此弄疯了，云彩妹妹又怎会舍你独自离开呢？要走便一起走，你想撇开我偃云彩，那可决计是不行的！”

偃云彩顺着她女孩儿家的心思，喃喃自语，她并非对鲁班说话，而是自己说给自己听而已。忽然，她耳边传入鲁班的一声喜叫道：“好啦！云彩妹妹！你看，这柄东西像什么了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向鲁班手中的长石片望去，只见石片的尖端边缘，已被鲁班用石头敲击出一排紧密排列的“牙齿”，十分精细，活灵活现。偃云彩不由格格一笑，道：“鲁班哥哥！这不是一排人的牙齿么？咦？怎的又似大螳螂的长臂？这到底是什么？”

鲁班欣然一笑，没答偃云彩的疑问，反而笑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拿这去试试划断山藤，看看是否合用。”

偃云彩一听，难抑心中的惊奇，果然接过“牙齿”状的长石片，走到山藤边，执起一根，便照大螳螂长臂划物的样子，前前后后地向山藤划去……仅一会，她便惊喜地格格一笑，原来她手中的山藤已被弄断了！

好一会，偃云彩才从惊喜中回过神来，猛一转身，向鲁班大叫道：“好！好！鲁班哥哥，这法子妙之极了！”她一顿，又忙问道：“你为什么竟能想出这断山藤的妙法子？我便不能？”

鲁班笑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先是从小螳螂的长臂划断草叶获得启示，再得云彩妹妹你以人的牙齿形状作比喻，制成牙齿状排列，果然便产生一柄合用的东西了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猛然醒悟道：“莫非这便是大禹王九鼎神通的法宝么？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不然，大禹王于九鼎中所授，乃辨悉天地乾坤万物之法，须加悟透，然后进而创新，这便是大禹王所授的‘造物神通’的活用啦！”

偃云彩怔了怔，似怨自己无法读懂鼎上的古怪文字，难学大禹王的“九鼎神通”，但仅一会，转念又暗道：只要不让鲁班哥哥离开我，他懂得的岂非可以慢慢教我吗？偃云彩因此又高兴了。她格格一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这东西妙用极了，日后出谷，必教铁匠照样打制一柄，届时它的妙处，只怕连刀、斧也不及呢！但须有个名堂，鲁班哥哥，你既能制造，便也替它起个妥帖的名号啊！”

鲁班一听，便欣然一笑道：“此物既源自先古圣人大禹，又形似人的牙齿排列，先取一个‘古’字，又‘金’如人之齿，再取一个‘金’字，再者此物出自此千年绝谷之中，又取一个‘尸’字，然则‘金’、‘古’、‘尸’三字合并，岂非一个‘锯’字么？因此，便把此物命名为‘锯’吧！云彩妹妹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拍手笑道：“好啊，便把它称为三者合一的‘锯’吧！”

自这一刻开始，“锯”便现出雏形，日后不断演化，锯的威力也越来越大，直到今时今日，仍为世人不可或缺的造物工具，但这已是数千年后的事了。

当下偃云彩以“石锯”割山藤、树蔓，这绝谷中的石块也异常奇特，坚硬得犹如钢铁，除非以此谷之石击此谷之石，否则绝难令其破损。偃云彩有此利器相助，也不必花很大气力，不多一会，便已割下一堆山藤了。鲁班留下偃云彩负责割藤，他自己则负责沉重的搬运山藤的工夫，从古林搬到那“大鹏机鸟”处，来回足达二里，幸而鲁班来去如飞，偃云彩割藤的进度，几乎比不上鲁班搬运的快捷。不知怎的，自饮了绝谷山洞中的“生命之泉”，经

大半年的潜移默化，鲁班但感自己的内力又精进不少。

这样忙了二日，一大堆粗细不一的山藤、树蔓，便堆放在“大鹏机鸟”的旁边了，鲁班决定不再割山藤，他开始用山藤编织“机鸟”折断的右翼。他以山藤粗的作网，又以幼细的作络，重新把机翼拉直，又固定机翼上的“丝网翼膜”，忙了一日，鲁班便把折断的机鸟翼重新编织修理好了。

偃云彩一见，不由喜道：“鲁班哥哥！大鹏机鸟又重新长翼了！假如能把机鸟的躯体修复，也不必等待风至，凭它便可以载我两人飞出绝谷了！”

鲁班微叹口气道：“机鸟躯体已跌得支离破碎，除非把它搬到制造者那儿，或可修复，不然在这绝谷，就连神仙也无可奈何了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泄了气道：“大鹏机鸟的制造者是我爷爷偃八手，爷爷远在秦地昆仑山，当日我偷了他的大鹏机鸟，飞来此地，整整飞行了二日二夜，也不知有多少路程，却怎能搬到爷爷那儿呢？”

鲁班微叹口气，道：“因此也不必有此幻想，要自救便必须靠自己的努力了！你放心吧，先要风至，我保证它便会乘风而起，升出绝谷了！”

鲁班说着，不再犹豫，又开始织起一个网袋来了。偃云彩见了，俏眼珠一转，忙道：“鲁班哥哥！你织此网袋，打算人装其中，挂在大鹏机鸟腹下，升上去么？”

鲁班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如此，云彩妹妹聪明啊！”

偃云彩却不理会鲁班的称赞，虎地脸色一沉，紧张地问道：“你织的网袋是大是小？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用呢？”

鲁班不由一怔道：“大如何小如何？单人用双人用又如何？”

偃云彩咬唇道：“若是大的、双人用的，云彩很喜欢，但若是小的单人用的，云彩绝不坐！”

鲁班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偃云彩嗔怒地瞪了鲁班一眼，咬唇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织的若是小的单人用的，你便必定存心把我赶出谷去，你独自留下来！你以为我会上当，乐意坐上去么？我说过若我一人绝不走嘛！”

鲁班一听，织网袋的手不由一顿，他原来欲织的，果然是一个仅可容单人坐上的网袋，他的心思始终倾向尽快把云彩送出去，免她受寒冻而死，此时见她竟窥破自己的心思，暗道：她绝非信口而言，假如届时她死活不肯坐

上去，岂非白白错失一个出绝谷的良机么？鲁班心中思忖，无奈地笑笑道：“放心吧，我把藤袋织作两人用便了！你看好么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这才转嗔为喜，欣然格格笑道：“好啊！这才是乖乖听话的好哥哥嘛！”她一顿，又幽幽地叹了口气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可知道？人以为绝谷必定很苦，但却是我感到最快乐的日子！假如你要我独自离开，我宁愿永留绝谷不走了！”

鲁班一听，这是他第二次触及女孩儿微妙的心思，不由咧嘴一笑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偃云彩俏脸一红，含羞带笑，以小手指一戳鲁班的额角，轻声道：“你呀！偏问这许多为什么？我说……我说因为在绝谷中有鲁班哥哥陪我！这可以了吧！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做声不得，心道：云彩妹妹的心思，似乎比妹妹鲁英更复杂，这教人如何是好呢？他无话可说，便干脆不说，手下飞快的织起山藤网袋来了。

又花了二日一夜的时间，一个颇大的，足供两人乘坐的山藤网袋总算编织下来了，鲁班又把藤网袋仔细地吊挂于“大鹏机鸟”的腹下，忙完这些，已经是第六天的早上了。

不知怎的，自这一刻开始，偃云彩便如影随形，决不肯离开鲁班半步距离，她也一声不吭，只是默默地跟在鲁班身边，就算遇上女孩儿家不宜在场的尴尬事，偃云彩也绝不走开，顶多稍稍背转身去。

这可把鲁班弄得一阵发毛，忙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不是有什么不妥吧？”

偃云彩也不答他，问得急了，才咬唇狠狠地道：“你！你答应与我一道出谷，你可不准耍花样骗我啊！”

鲁班不料偃云彩真的如此倚重自己，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云彩啊云彩！我鲁班怎会骗你？我也很想与你一道出谷呢！但人算不如天算，且看届时风之力度，是否足供两人离去吧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知这是鲁班的心里话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接而却又焦急起来，问鲁班道：“今日已是第六天了，怎的尚未见风至呢？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云彩妹妹怎的又焦急起来了？你不是不大想出谷吗？”

偃云彩含羞地格格笑道：“此一时彼一时嘛！既然鲁班哥哥决定与我一

道出谷，到了外面，我可以教你玩许多有趣的玩意啊！这不是很妙的主意吗？”

鲁班一听，心中不由又好笑好气，暗道：女孩儿家的心思，当真微妙，一会儿阴云密布，一会儿又阳光灿烂似了！但他也没笑出声，因为他心中其实也一阵欣喜，男孩子天生喜欢女孩儿倚重自己，鲁班是男孩子，自然也免不了这等奇妙的习性。

鲁班想了想，又向天上的朝阳光线凝视了一会，忽地说道：“云彩妹妹！快作好准备，在半个时辰内，必有风至！”鲁班话音未落，便拉着僵云彩的小手，也不管她是否愿意，便飞快地向“大鹏机鸟”这面奔来了。

僵云彩亦知“半个时辰”是意味着什么了，那只是短短的刹那，要在这极短的时间内，做好“升空”的准备，那的确十分急迫了。因此也丝毫不敢犹豫，拔足随鲁班飞奔。

到了“大鹏机鸟”身前，鲁班立刻吩咐僵云彩道：“快！云彩妹妹，坐入网袋，准备妥当，待风力一至，便闭上眼睛，待风停时，才可睁开眼皮！”

僵云彩一听，却纹丝不动，盯着鲁班道：“鲁班哥哥！你呢？你为什么不一道入网袋中来？”

鲁班急道：“云彩妹妹再莫顽皮！我早就说过，要看风力的大小再作决定，是否可以一道出谷！时间已无多，你快入网袋，以山藤缠绑身子固定，免遭中途掉落之险！”

不料僵云彩一听，不但不钻入网袋，反而呼地跳开几步，距“大鹏机鸟”腹下的网更远，她神色坚决地道：“云彩也早说过，无论风力大小，若只能供我一人出谷，我便宁愿长留谷中，也决不会离开了！你也别打算叫我进去，不然，哼哼，我使用你创制的‘石锯’，把吊挂的山藤割断，摔死在你面前！你看我敢不敢好了！”

鲁班一听，做声不得，他本有强捉僵云彩先入网袋之意，但见她这般表示，神态决然，绝非说笑，深知她倔强起来，也硬如铁石，万一真的半空割断吊挂山藤，摔下来必定粉身碎骨，如此岂非救她反而害死她了？鲁班无法可施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他忽然在地上拾起一块石片，以石敲击，在石片上击出“八卦”符号，乃一面“阴”，另一面“阳”。然后把石片在手心中连掷六次。鲁班微一沉吟，

脸现喜色，喃喃地道：

“此乃吉兆……似乎暗示我鲁班可以一道出谷而去了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一阵惊愕，急道：“鲁班哥哥！什么吉兆？难道拿这石片掷数次，便可知是否可与我一道离去么？乖乖，早知如此，又何必花许多唇舌？”

鲁班微微一笑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知道么？这便是师父所传的‘八卦玄机’啊！刚才我已卜得一卦，乃‘地风升’卦，卦文曰：升，元亨，用见大人，勿恤，南征吉。亦即暗示我等此行，可以平安顺利……”

偃云彩一听，大奇道：“为什么？这卦又如何解释？”

鲁班道：“地风升卦，已预兆不久将有风从地面升起。‘用见大人’，即暗示得此卦之人，用之不但平安顺遂，更会遇上有大智大勇的能人，‘勿恤’，即莫畏缩不前之意；‘南征吉’，便即此行若向南走，则大吉也。”

偃云彩一听，又惊又喜，不由喃喃地道：“有地风升起，果然可助我两人出谷；但出谷之后，便受风向所制，身不由己，又怎能确定是否向大吉的南面走呢？此行只怕尚有未定之事发生呢！”

偃云彩话音未落，就在此时，绝谷上的朝阳忽地一沉，原来已被一大团的乌云遮盖住了。随即风声也在绝谷上面响了起来，接而便如怪兽般直向下沉，卷进绝谷中来了，其势猛如山石滚落绝谷。

鲁班一见，立刻扯着偃云彩，飞快地钻入山藤网袋，又用山藤把自己和偃云彩绑牢了，一面沉声道：“风从上沉，必定谷底回旋上升，可带动大鹏机鸟之翼！快闭上眼睛，莫瞧外面，以免生险！”

偃云彩一直死命捏住手中的“石锯”，她绝不肯放弃，就如这“石锯”便是鲁班本人似的。因为她深知，若非她拿来要挟鲁班，他便绝不会乖乖随她一道离去的。直到她见鲁班用山藤把他自己亦绑牢了，才松了口气，格格地大笑道：“……好啊！这好玩极了！”鲁班不由又好笑又好气，喃喃地道：“你要我一出道出谷，我知你乃一番好意……但知否其中凶险万分？万一中途风力不断，谷底没人接应，摔跌下时，便非好玩，而是好死极了！”

不料偃云彩立刻接口道：“这也不错，死便死了，反正有鲁班哥哥你陪着哩！”鲁班不由又做声不得，心中又好气又有点感激，因为她对他的倚重，就连他的妹妹鲁英也比不上了。

偃云彩说时，沉降的山风，果然已于谷底化作“地风”，翻旋而升，风力甚猛，地上的“大鹏机鸟”的机翼鼓起，随又呼隆一声，“大鹏机鸟”腾空而起，拖住鲁班和偃云彩乘坐的网袋，骤然便升上半空数十丈高了。

偃云彩不由乐得大笑道：“看！鲁班哥哥，风力足够升我两人一道出谷呢！”

不料话音未落，“大鹏机鸟”的右翼忽地向下一沉，似因风力不足，鼓不起来了！鲁班和偃云彩乘坐的网袋，不由也缓缓向下沉跌！

鲁班一见，大吃一惊，他猛地运内力站起，左右手齐疾伸而出，各抓住一根粗大的山藤，运力猛扯起来。原来这根山藤直通机翼，鲁班利用机身的横架作支承，猛扯一下，机翼便扑腾一下，如此连连猛扯之下，大鹏机鸟的左右机翼，便扑动不息，犹如大鹏鸟的双翼展翅，吊拖着鲁班和偃云彩，呼呼隆隆地向上腾升……

偃云彩又狂喜地大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！你的妙法子管用极了！你几乎已可与我爷爷偃八手并驾齐驱了！”

终于“大鹏机鸟”拖着鲁班和偃云彩，呼地升出绝谷之巅，大风失去两面绝壁的阻隔，又呼地把“大鹏机鸟”向山野吹卷而去。

鲁班直到此时，才猛地松了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绝谷啊绝谷！大禹王的九鼎，还有那生命之泉、八卦之水，鲁班说声告辞了！”言下间竟有依依不舍之意。

但偃云彩却高兴极了，因为她这位鲁班哥哥，终于与她一道离开绝谷，而且日后更可伴他一道闯荡天地，其中的无穷乐趣，简直把偃云彩迷住了。

好一会，偃云彩低头望一眼，但见此身高悬半空近百丈，被“大鹏机鸟”吊拖着，呼呼地掠过一座又一座山丘树林，这才忽然想起什么，连忙问鲁班道：“鲁班哥哥！你那地风升卦灵验极呢！但不知末了一句‘南征吉’是否应验？我等此去是否向南呢？”

鲁班向四面一瞧，此时他居高临下，周遭百里内外景物，皆一目了然，突见左面隐约耸起一座高峰，微一思索，便知那是东面齐鲁之地的泰山无疑，心道：此际左东右西，那前面必定是南面方向了！但是否真的“南征吉”呢？鲁班心中沉吟不定……



中篇

造物神功

美女云彩搭救鲁班脱险，遇四面怪人造父并拜其为师，鲁班炼成『造物神功』，云彩学得『仙酒秘法』。鲁班的父亲落入苏妲己的魔掌，鲁班前去营救，终于寡不敌众，被囚于楚国国都郢城中……

仙潭仙女出浴图

第十回

风依然强劲，吹着“大鹏机鸟”，拖着“大鹏机鸟”腹下藤网袋中的鲁班和偃云彩，一路向南面山野间疾飘而去。

鲁班沉吟不语，偃云彩心中惴惴不安，暗道：鲁班哥哥的“地风升”卦，虽然应验了“升，元亨”但另一半“南征吉”是否应验呢？

偃云彩心中惴惴然，她此刻已脱离千年绝谷，重返她熟悉的人世间，而且还有一位“妙哥哥”鲁班在她身边，她但感这世间一切均如此美好，甚至连平日十分讨厌的狂风，也似乎助她达成心愿，因此她不想把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失去。可惜她虽然是“大鹏机鸟”制造者偃八手的孙女，此时却已失去对“大鹏机鸟”的任何控制力了。

“鲁班哥哥，大鹏机鸟果然是向南，但真的是‘地风升’所说的‘南征吉’吗？”偃云彩忽地盯着鲁班道。

鲁班微一沉吟，悄声道：“是吉是凶，且看飘行一段再说吧……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微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亦即吉凶尚难预料啦？”

鲁班见偃云彩情急之状，溢于言表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不错，按师门八卦玄机之论，天地万物，世间一切，均吉凶参半，因福中祸所伏，祸中福所倚，又岂能一概而论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她也不管什么“祸中有福，福中有祸”，她只知此刻人世间在她眼前是如此美好，她绝不能容许它有任何损害。

“哎！这就不妙啦！”偃云彩忽地尖叫一声道。

鲁班不由一怔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不妙什么？”

偃云彩不回答，却又再问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可有办法令这该死的大鹏机鸟停下来？”

鲁班皱眉道：“此刻我等距地面高达五十丈，虽有办法令其停下，但必定骤然摔跌，凶险得很呢！”

偃云彩不由又叹了口气道：“鲁班哥哥，前路吉凶未定，又不能停下来

趋吉避凶，无可奈何之极，这岂非不妙得很么？”

鲁班闻言向远处凝望一眼，此时他的内力，自悟悉大禹王的“九鼎神通”后，不知不觉已大为增强，他凝神之下，内力真气聚于目中，视线便可达百里之外，亦即武学中的“天眼通”极高境界了。忽见前面二、三十里处，影影绰绰露出一片绿海，便向偃云彩欣然道：“放心吧，前面有一片树林，只要移到树林上空，便有办法安全降落啦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便知鲁班打算利用树林的顶端作垫子，这样落下去，软柔柔的，便安全稳当极了。又知鲁班这是为她着想，因为凭鲁班的功夫，就算从五十丈高跃下去，只怕也难损他分毫，心中不由一阵欣喜。

风速吹送“大鹏机鸟”飘移速度甚快，不到一会，“大鹏机鸟”便飘到那一片绿海上空。向下一望，只见这是一处山峰腹地，长满了浓密的大树，树叶密不透风，果然是一块绝佳的“软垫”。

鲁班一见，便忽地沉声道：“云彩妹妹，快伏下身子，紧抱着我的腰腿，无论遇上什么，亦不可松开，知道么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想也没想，便答了一声：“好啊！”但随即俏脸一红，她此时忽然记起自己是女孩子，鲁班是男孩子，这么抱着他的大腿，成什么样子？不过鲁班却丝毫没想及这等女儿家心事，就如同这是天经地义，他理应保护一位女孩子似的。

偃云彩心中又羞又喜，但终于还是伸出双手，如八爪鱼似的，紧紧地缠住鲁班的大腿。

鲁班立刻便感觉到了，但他此时心中却绝无任何杂念，凝运真气，劲力贯于双臂，忽地左右一挥，便形如刀臂，噗地一下，便把吊挂山藤网袋的两根粗山藤斩断了！

吊挂重荷的两根藤一断，“大鹏机鸟”便呼地翻着筋斗，风驰电掣般飞走，鲁班、偃云彩却连同山藤网袋，凌空向下飞降。

偃云彩不由失声尖叫道：“完了！大鹏机鸟这下完了！爷爷不活活罚死云彩才怪？”

鲁班为减轻飞坠对偃云彩的刺激，便有意分散她的注意力，若无其事地笑道：“你是你爷爷的惟一宝贝孙女，他又怎会处罚你呢？”

偃云彩哭笑难分道：“鲁班哥哥呵！你哪儿知道？这大鹏机鸟是爷爷花了十年光阴，精心造出来的，他视如心肝宝贝呢！他连自己也舍不得用，是我偷偷弄出来试飞的！不料却弄出这大乱子，连它的尸首也不见了，爷爷还不心疼死吗？”

鲁班见偃云彩如此惊惶，心中不由一痛，他也不知为什么，想也没想，便冲口而出道：“放心啦！我答应替你再造一个会飞的大鹏机鸟便了！”

偃云彩不由大喜，正欲笑出口，不料此时两人已呼隆一声，连人带网袋，坠落树颠上了。山藤网袋散落下来，铺展于树颠，鲁班加上偃云彩的重荷，竟被稳稳的承托住，树叶也如一张柔软的睡床。

偃云彩得鲁班答应，为她再造一只会飞的“鹏鸟”，料想爷爷的责罚必可逃过，心中欣然，此时又见已稳降树颠之上，背上毫无痛楚，反而柔软舒服，不由格格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这很好玩啊！就算躺上十年八载也不错……咦？那是什么？”偃云彩忽地低咦一声。

原来两人躺着的树颠，毕竟因重负而荡开了一个缺口，透过缺口，便可见到下面的事物。这一片树林，长于山崖侧畔，崖底是一个宽近数十丈的深潭，泉水于潭下的洞穴中喷涌而出，波涛汹涌，水声喧腾。深潭四周，是四面山壁，人迹罕至，形如一个仙境造设的大浴池。

更妙的是，在潭的西面，一丛柳树掩映之下，一位美艳绝伦的女子，正步向潭畔，似乎正欲于池中沐浴。女子身形姿态美妙之极，简直是天下有、地下无，令人目睹而必断认乃下凡的仙女。

不知不觉间，此时夜幕已然降临了，但月儿却又适时的升起，在潭水中浮现出来，波光荡漾，幽雅无伦。深潭下洞穴涌出之水，声响一转，音如琵琶弹奏，叮咚不绝；在月色之下，水涌潭上，状如莲花，浮荡于潭水之上。

鲁班不由也瞧得一阵发呆，暗道：如此仙景，今晚有缘光临，便在此待上十年八载也不觉苦也……鲁班怔怔间，眼睛忽地一黑，原来已被一只柔软小手儿掩住，耳边听到一声娇嗔道：“鲁班哥哥！不许你看这女子出浴！你要看，待会我下潭中游给你看！”

鲁班脸上不由一红，暗道：是啊，人家女孩子于仙景仙潭中洗澡，我是男孩子，怎可以偷看？但我也并非存心偷看，只是那仙景太迷人啦！鲁班心中转念间，掩住眼睛的小手儿忽然又松开了，耳中又闻娇笑声道：“嘻嘻！

让你看吧，如此美妙的仙女出浴，简直天上有、地下无，连我亦忍不住要瞧个够啦！不过有一个条件！”

鲁班不由微笑道：“是什么条件？云彩妹妹，虽然我并非很想看，但你的要求，我总会答应的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心花怒放，只要自己在他心中分量够重，他瞧什么“美女出浴图”，她也心甘情愿极了。当下偃云彩轻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树巅距那深潭甚远，只怕瞧不清楚呢！你若把我弄下来，带去潭边，我保证静悄悄地让你看个够，好吧！”

鲁班其实无可无不可，他只是好奇，怎的荒山幽潭，竟有女子如此大胆，敢在深潭出现？但又知在树巅也不能待长久，好歹要下去探问路径。于是他也未说话，悄悄解开身缠的山藤，又替偃云彩解开了，然后伸手把她抱住，从树巅的缺口一跃而下，稳稳的降到地面，再沿着树林的空隙，向那深潭移近。

终于，两人挨近那深潭西面的柳树后面，悄悄地伏着，深潭畔那“仙女”竟丝毫不察。

只见那“仙女”走到一块石板上，把鞋子脱下，忽然转过身去，解开身上的衣扣，眨眼间，在明媚的月色下，便现出一位“出浴仙女”。但她身向潭水，因此鲁班和偃云彩只能隐约见到她的背影。

但这已足令人叹为观止了。“仙女”浸到潭水中，不时向自己的身上撩水，姿态的美妙，无以复加。白云凝住，风亦停了，百花开眼，但见仙女的肌肤可夺日月，美丽可比朝霞。

偃云彩虽是女孩子，目睹“仙女”出浴，她的俏眼也不由瞪大，心道：天下间哪有如此美妙的女孩子啊！她斜瞥鲁班一眼，见他的视线并没停在“仙女”的身上，而是四周搜索，心中又喜又奇，奇的是如此美妙的“仙女”，竟亦难令他迷住，显然他对女孩子的严谨专一，不知怎的，偃云彩什么都乐意让鲁班看，只要他不看别的女孩子就可以了！奇的却是如此美妙的“仙女出浴”，他不看，却去搜索什么呢？女孩儿家的心思就是如此的微妙莫测了。

偃云彩忍不住，在鲁班耳边道：“鲁班哥哥，这仙女出浴不好看么？不然为何东张西望？”

鲁班忽然伸出指头，噓了一声道：“噤声！云彩妹妹，这仙女并非活人，

而是人制造出来的呢！她的背后，必定另外有人操纵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一阵目瞪口呆，失声低叫道：“唬人么？这么美妙的仙女，说是人制造出来的工具！你……你便杀了我，云彩也绝不相信啊！”

鲁班微微一笑道：“我绝没骗你，你只要仔细审视，便会明白为什么了。”

偃云彩听了，深知鲁班绝非信口胡言的人，不由依言向那潭中的“仙女”仔细一看，她果然瞧出破绽来了。偃云彩不由失声叫道：“不错！她虽然美妙绝伦，但可惜动作单调，来来去去只是脱鞋、走路、脱衣、向身上浇水等一串动作，而且不会笑、不会说话，更别说如活仙女的又唱又跳了！不错，不错，果然大有蹊跷呢！”

“嘿！女娃儿！谁说吾这宝贝仙女不会唱不会跳？此乃吾三十年的心血结晶，你敢轻觑么？哼！”偃云彩低叫声未落，耳际忽地钻入一缕尖音，尖音非常古怪，不似在耳边响，例如直直地钻进心胸中去，令人不想听亦不行。

偃云彩心中不由大奇，她也不管是谁向她发话，忍不住便格格地笑道：“好啊！你就令她又唱又跳来看看啊！”

那尖音又道：“假如能又如何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那也不算什么，只不过可以勉强与我太祖爷并排坐吧！”

那尖音微哼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那太祖爷是谁？竟有资格与老夫并排而坐？”

偃云彩格格娇笑道：“我女娃娃姓偃，我那太祖爷自然也姓偃啦！”

那尖音忽然抢先道：“你那太祖爷姓偃？那近日听说能造会飞的机鸟的老娃儿偃八手是你的太祖爷么？哼，就算是偃八手这老娃儿，与吾尚差一截，未足与我并排而坐啊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见那“尖音”竟把她的爷爷偃八手称为“老娃儿”，不由好气又好笑，失声道：“天啊！你称我爷爷为‘老娃儿’，那你如何称呼？难道是‘老大大人’吗？”

那“尖音”傲然道：“什么‘老大大人’，干脆一句‘老祖宗’，岂非更贴切吗？咦？偃八手既然是你爷爷，那你的太祖爷是谁？”

偃云彩亦大笑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我女娃儿的太祖爷，便是令周穆王亦大吃一惊‘机圣’偃师是也，请问‘老大大人’是否可与你并排而坐呢？”

那“尖音”忽地低“咦”一声，喃喃地道：“若是‘机圣偃师’，倒可与吾相提并论！”

偃云彩却立刻道：“这倒未必！”

那“尖音”道：“为什么未必？难道连老夫亦不够资格么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是否够格，便须看你那出浴仙女，是否会跳会唱了！”

那“尖音”一停，忽地嘿嘿笑道：“女娃儿！看来你尚不知老夫是谁，倒怕老夫沾了你太祖爷偃师的光似的！哼哼！那便先让你瞧瞧老夫的本事吧！”

“尖音”未落，偃云彩忽觉眼前一花，深潭中月色下，那“出浴仙女”已踏于碧波，翩然起舞；其舞姿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又如轻云蔽月，更如飘幻流风回雪；风姿绰约，美妙之极。随而歌声也响了起来，如碧玉落盘，如泉水淙淙，睹之闻之令人心神迷醉！

偃云彩目睹之下，心中亦不由一阵摇荡，她大吃一惊，暗道：我是女孩儿家，目睹此迷人妙舞，尚且迷幻不已，鲁班是男孩子，他目睹之下，还得了么？岂非把他的魂儿也勾掉了？转念又见鲁班默默无言，也不知他正思索什么，还是被迷醉，偃云彩不由大叫一声道：

“不得了！喂！老大大大人，云彩算你足够资格与太祖爷偃师并排而坐，这行了吗？快快令这该死的‘美仙女’消失吧！”

那“老大大大人”的尖音忽笑道：“偃娃儿，嚷嚷什么？这‘出浴美女舞’不好看么？”

偃云彩微叹口气，道：“好看！好看！连我亦被她迷死了！”

“尖音”大笑道：“既然如此动人，为什么你要叫停呢？好舞百看不厌啊！”

偃云彩咬牙道：“哎！老大大大人，你知道么？除我女娃儿观此妙舞外，尚有一位大男娃儿呢！你这见鬼的‘出浴美女舞’连女娃儿亦被迷住，何况是男孩子？必被她勾走三魂七魄了！你不令她消失，行么？我……我忍不住便要骂人了！”

“尖音”笑道：“他是男孩子，你是女孩子，与你无相干，勾走他的魂魄罢了，你替他担心什么？”

偃云彩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可知我这女孩子孤苦伶仃，没兄没妹？好不

容易才遇上配得上我称哥哥的男孩子鲁班，你若把他迷醉，以后对我云彩不屑一顾，我……我如何是好？不如死了好！

“尖音”道：“你死便死了，为甚敢骂我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我死都不怕，还怕骂人么？”

“尖音”呵呵一笑道：“娃儿，你骂我什么？”

偃云彩咬牙道：“我骂你为老不尊，造出这等迷惑人心的‘出浴仙女’！普天下什么不好造？偏要造这等不穿衣服的女人，而且又是美之艳极的仙女。害我失去了鲁班哥哥！”

“尖音”一听，略微一顿，忽又笑道：“娃儿，你这鲁班哥哥，对你真的如此重要么？”

偃云彩点点头道：“当然啦！若失去他，若他以后不理我、不看我，我便宁愿与他长留千年绝谷不出来了！不幸他果然被你那见鬼的‘出浴仙女’迷住了！”

“尖音”一听，不由大笑道：“放心，放心，你这鲁班哥哥心如磐石，坚固如铁，吾这‘出浴仙女’对他不但毫无作用，更被他瞧出破绽来了！如此一位男娃儿，果然配做机圣后人的好哥哥！好，很好！但不知他尚有什么拿得出来的本事么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又喜又怒，嗔道：“你敢小看我的鲁班哥哥吗？你知他是谁？咦？鲁班哥哥快看！潭畔石上，多了一位怪老头子呢！”偃云彩忽地低叫一声，状甚惊奇。

原来深潭畔的石上，果然有一位白须白眉的老头盘膝而坐，又见他向潭中伸手一招，那正在跳“仙女出浴舞”的“仙女”，忽地便停了唱舞，踏着碧波，步向白须白眉老人，身形渐变细小，然后呼地一声，钻入白眉老人怀中，片刻便失了踪影。

随即，便有一缕劲音，在鲁班和偃云彩的耳际响起道：“男娃、女娃儿！仙女不见了，还不乖乖站出来，见见我老头儿么？”

偃云彩正在思忖，是否走出去，她身边的鲁班已悄声道：“云彩妹妹，此人来历不凡，本事通天，那仙女便是他操控制造！此人亦正亦邪，小心应付！”偃云彩一听，才知鲁班果然心如磐石，根本没受“出浴仙女”的迷惑，反而窥出其中的奥秘了，心中不由欣喜之极，但觉自己的目光不差，果然选

中了一位绝佳的“好哥哥”！

“鲁班哥哥，你说怎样便怎样吧，云彩听你的便是啦！”偃云彩甜甜地笑着道。

鲁班从树后走了出来，偃云彩紧贴他的身后，此时此刻，偃云彩已下定决心，从此再也不离鲁班哥哥半步了。

两人走近白眉老人一丈距离，隐约见到老人的脸部十分奇特，他的脸庞似乎特别大，一直向前后左右延伸，似乎占据了整个头部。

此时忽听白眉老人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嘿！好一对金童玉女！难怪女娃儿如此紧张啦！但可知月儿已被黑云遮住？白鹤正向这边飞来？飞瀑忽然中断了？”白眉老人忽地喃喃地道，也不知他胡说八道什么。

不料鲁班却突然回道：“是呵，老伯伯，你后面的月亮隐于乌云中，左面果然有白鹤飞舞而至，右面的瀑布亦忽然停顿了！”

偃云彩心中万分惊奇，她连忙向前面、左、右一看，果然月儿不见了，白鹤飞来了，瀑布停住了！偃云彩聪明绝顶，她微一思索，便即领悟，不由喃喃地嚷叫道：“前面是我和鲁班哥哥，后面是月亮，左面是白鹤，右面是瀑布，天！如此一来，你岂非可以见到前、后、左、右四面的东西吗？你难道有四张脸、八只眼睛吗？”

偃云彩话音未落，潭畔白石上的白眉老人，他的屁股不动，身子却呼地转了一圈，一面呵呵大笑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好眼力，一下子便瞧出吾乃‘八眼四脸怪人’！好，好，这便让你见识一二吧！”

偃云彩定睛一瞧，白眉老人身子转了一圈，竟依然有一张脸、两只眼睛向着她，虽然他的动作甚速，但亦足以确证，白眉老人果然是“八只眼、四张脸”了！偃云彩不由惊喜地格格笑道：不错！不错！白眉老大大人，你果然是‘八眼四脸怪人’呢！了不得，四面八方的东西都被你瞧遍了！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前面的一张脸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你怎知我可瞧遍四面八方了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前、后、左、右你都可以瞧到，不如便干脆加到八方吧！反正赞人不会吃亏，于是我便来个大赞而特赞啦！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笑道：“吾之本事你已亲眼目睹，厉害么？你这女娃儿悟性奇高，甚合老夫心意，有意收你为徒，你可乐意之极？”依“八眼四脸

怪人”的心思，他提出收人为徒，那这“人”便幸运极了，简直是天降福缘，岂不乐意之极？

不料偃云彩却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好，嘿！我并不乐意。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不由一怔道：“什么不好？不乐意？你知我是谁？知否世上有人倾家荡产苦求老夫授艺，老夫亦不屑一顾？吾有心主动收你为徒，你竟敢说一句不好？不乐意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你是八眼四脸，我云彩只得双眼一脸，你那洞察四面八方的本领，云彩是绝学不到的，因此便‘不好’啦！而且我若跟你学师，便必定与我的鲁班哥哥分开了，我宁愿长留绝谷，也不愿独自出谷，又怎舍得与鲁班哥哥分道而走啊？因此便‘不乐意’了！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不由一阵发呆，奇道：“女娃儿！你为了跟随这傻小子，而拒绝跟我学艺？你这傻小子哥哥，到底有什么神通本事，使你迷塞了心窍了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俏眼不由一亮，虽然黑夜中亦闪烁有光，只见她喃喃地道：“他啊……他是我好不容易遇上的‘哥哥’！这就够了啦！何况他的本事也着实不小，他会‘化高为低’，又会‘化石为锯’，更会妙控我偃家的‘大鹏机鸟’呢！这尚不算，他又会洞悉世人的心思，以及世人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！你说，有这么一位好哥哥，我会舍他而去他方吗？不！不！绝不去！”

偃云彩喃喃自语，那“八眼四脸怪人”却越听越惊奇，特别是听说这“傻小子”竟知悉世人的“心思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”，不由更动疑惑，因为凭他那“鬼斧神工”、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本事，尚难达此境界，这傻小子有多大年纪，多少斤两，竟身负这等“仙神”一类的神通？这便杀了他，亦绝难令他相信！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吃惊之下，就连收徒传艺之意也似乎忘却了，他的身子呼地一转，四张脸八只眼珠，轮番扫视了鲁班一会，忽地一顿，以他洞察力最强的一张脸、两只眼近向鲁班，盯着他，怪笑一声道：“喂！小子，我瞧来瞧去，你决不会超过十八岁！就算你从娃儿学起，也不过是十六七年，是否真的学得知晓世人心思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绝顶神通？哼，你最好老实回答，不然么，哼哼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向着鲁班的那张脸、两只眼，忽地闪出二点寒星似的光芒，令人触之心寒。

偃云彩一见，惊道：“不然怎样？哼哼什么？鲁班哥哥可没惹怒你，你那见鬼的‘仙女出浴舞’可别再施展出来啊！”

在偃云彩的心目中，这“八眼四脸怪人”的本事也令人惊骇，他既然可以操控“仙女出浴舞”，为什么不可以把鲁班哥哥也操控于掌中，届时鲁班哥哥必定与那“出浴仙女”在一起，若被迷死了，哪还记得世上有她偃云彩妹妹啊！因此偃云彩不得不大感惊慌。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见偃云彩惊惶的模样，不由大乐，趁机吓她一吓道：

“不然啊，老夫不但放那‘出浴仙女’而且收回时连这小子和你这女娃儿一并收为吾作表演之用，好教你二人生亦不能，死亦不得，不死不活，可怕之极！”

偃云彩咬牙道：“你敢？不怕我爷爷找你算账么？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大笑道：“我有何不敢？当世中除二人外，老夫尚不知有畏惧二字也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忙道：“是那二人令你畏惧？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一听，怒道：“谁说我畏惧他俩？老夫绝非畏惧，仅是佩服而已！咦？你这女娃儿不存好意，欲拿此二人来吓唬老夫，偏不告诉你，看你如何？”他忽然赌气不说了，他的须眉皆白，也不知有多少高龄，但使起小性子来，与小娃娃竟也不遑多让。

偃云彩的心事被他揭破，果然做声不得，虽然惶急，却无可奈何。她深知这怪人的厉害，只怕爷爷偃八手亲临，亦不在他的眼内呢！

不料在偃云彩无计可施，惶急之际，鲁班竟然不识好歹，竟贸然接上话来了。只见他微笑一下，忽地轻声道：“云彩妹妹稍安毋躁，这位老伯伯故意吓你，说笑而已。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一听，不由又怪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怎知老夫是说笑？难道不许老夫来认真的？”

鲁班呵呵笑道：“老伯伯虽非神非仙，但乃人中之龙，流芳万世，怎会如此小气狭隘呢？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闻言不由一怔，随又奇道：“小子，你似乎已窥透老夫的心性也！为什么如此判断？”

鲁班朗声道：“老伯伯形貌奇特，入清古之列，有山林风水之气，此乃

修行中来；又老伯伯形容潇洒，举止风雅，性慧而气清，此乃修炼仙神之道的迹象也；再者心性灵慧，有虹霓之志，言涉威刚，此乃神祇中来；但老伯伯坐根未断，尚是人中极品，因此非仙非神，乃人中之极品潜龙一类也！未知小子之言，是否如此？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一听，向着鲁班的双眼不由一亮，似亦从黑暗中发现了闪烁之星，心中一阵欣喜，他也不答是否，反而盯着鲁班，沉声道：“唔，有点意思！但小子你既知吾现在，又是否可推断吾之过去、未来呢？”

鲁班正欲答话，偃云彩眼珠一转，却抢先道：“鲁班哥哥！等一等！你答得这般容易，岂非被人瞧轻？又太便宜了发问之人吗？”鲁班一听，便含笑顿住，他亦知偃云彩在使计套这怪人的奥秘了。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见状，不由大急，鲁班的本事，似乎已勾起他极大的兴趣，此时若不能满足，只怕比杀了他更难受了。他急得连忙道：“女娃儿别捣鬼！老夫岂有轻视之意？你这女娃儿，不存好心，欲把老夫活活急煞吗？偏这傻小子又听你的话！这却如何是好？对啦，女娃儿，你待怎样才肯让你这鲁班哥哥爽快回答？”

偃云彩等的正是怪人这一句，她一听便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刚才所问，鲁班哥哥所答，是否已算是第一个疑问呢？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小子说出老夫的现在，自然是一个疑问解决啦！”

偃云彩又道：“很好！那你再问过去、未来，是否算是第二、第三个疑问？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又无奈地点头，道：“算是如此吧！但这又如何？”

偃云彩格格大笑道：“很好！既然鲁班哥哥回答了你三个疑难，那你是否答应亦回答三大疑问？这才叫公平交易也！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一听，不由怪笑道：“你这鬼女娃儿，想必是窥透老夫急煞的弱点啦！好吧，老夫答应你，若这小子据实回答，就回答这小子的话，而非女娃儿你，而且你也不许在场，须走得远远的，听不到说话为止！否则这交易便绝不做，老夫宁愿立刻把你化为‘女娃出浴’！哼，你又是否答应啦？”

偃云彩不料这怪人鬼心眼如此厉害，半点不肯吃亏，生怕便宜了自己，

不由又气又恨，但转念暗道：只要鲁班哥哥知道了，那还不一样吗？我总有办法套出他的秘密来！她这般思忖，便格格一笑，毫不犹豫道：“好！走便走，谁稀罕听你的秘密？我女娃儿只是不想鲁班哥哥吃亏罢了！”偃云彩说着，果然迈步走了开去。

八卦圣手心皓皓

第十一回

僵云彩走了十数丈，闪入一块巨石后面，便停住脚步不走了。心道：你也瞧不见我，怎知我走得有多远，是否听到你的秘密？不料耳际忽地又钻入一缕尖音：“喂！巨石后面女娃，你距此地仅十三丈，如此距离怎可瞒过你的耳力？不行！还得向前走！”

僵云彩一听不由心中骇然，这才知道这怪人果然有“洞察天地万物、四面八方”的非凡本领，她无奈又向前走。走了一会，耳际的尖音忽然笑道：“可矣！你乖乖的别动！呵呵，如此距离，当今世上，除老夫外，只怕绝无他人听得到了！好了，小子，你可以回答我第二个疑问‘过去’啦！”尖音忽地戛然而止。

僵云彩知道，鲁班必定推断这怪人的“过去”了，不由侧耳倾听，可惜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哗哗的泉水声外，便任何人声也听不到了，僵云彩不由恨得牙痒痒的，暗道：这老怪物捉弄我，哼哼，待会从鲁班哥哥口中套出他的秘密，再狠狠向你报此“冤仇”！

此时，在另一面的深潭之畔，鲁班已听不到僵云彩的任何声息，他知道自己耳力可达百丈之外，他听不到，僵云彩岂非已被逼避到百丈以外么？他不由大急道：“老伯伯！你为什么要逼她避开百丈之外？就算三十丈外，她已听不到了啊！距离百丈之外，万一有何凶险，教她女孩儿如何应付？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傲然一笑道：“小子你放心，在老夫眼下，休说百丈，十里之内，老夫也可保你的好妹妹不损一根汗毛呢！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须如实回答，不可隐瞒！否则，你那好妹妹的安全便难说啦！”

鲁班一听，暗道：凭他那“洞察四面八方、化腐朽为神奇”的本事，他的保证倒也绝非信口开河！这般转念，鲁班无奈只好凝神屏气，默运师门“八卦真气”于目力中，向“八眼四脸怪人”投射过去。

鲁班的内力，自于千年绝谷悟悉大禹王的“九鼎神通”后，突飞猛进，不知不觉，凝聚之际，已达世人一甲子苦练的功力，因此聚于目中，目力之

强，夜可视物，十丈之内洞察秋毫。

他但见“八眼四脸怪人”虽有四面，但分主次，迎向自己这面便是四面中之主，又见他印堂两侧，眉竖、眉逼，印堂色呈白；财帛宫鼻端呈青色，田宅宫却是红赤，子嗣宫暗陷，奴仆宫却眉垂须密，光明圆润，但妻妾宫却凹陷、黑暗、多筋，而病厄宫则低削、纹冲、色呈暗斑。

鲁班依“八卦玄机”的“人伦道”，仔细思忖，随即豁然而悟。他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：这怪人的“过去”如此多灾多舛，难怪他练成绝世神通，却只能孤芳自赏，性趋偏激了！

鲁班心中思忖，但又不敢遮瞒，若惹怒这怪人，则自己和云彩妹妹的处境堪虞。无奈只好据实坦然道：

“老伯伯之过去，自出娘胎，必已多灾多病；又小时丧父丧母，只身流离，历尽艰难及浩劫，到青年时尚幸发奋研学，终练成绝世神通，震惊天下。又于此时与人相争，事必涉男女情事，剧争之下，终告败退；自此只好孤芳自赏，于天地间留连浪荡，虽有百世留芳之名，却无安享百世之福，令人敬佩，令人同情，不一而足啊！”

鲁班朗朗而道，“八眼四脸怪人”却越听越神往，及后见鲁班微叹口气，戛然而止，才急道：“喂！小子！尚有什么？你只管坦白而道……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小子微末之技，只可推算些许罢了！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失声道：“这是微末之技，你可知道，你简直比我肚子里的虫儿，更洞悉我的五脏六腑！小子，你是如何判断的？”

鲁班笑道：“老伯伯这一问，未知是否算是第二个疑难之问呢？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一听，他正在兴头上，不由急得怪叫道：“喂，小子！你这算是什么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”

鲁班记起僵云彩的话，便呵呵一笑道：“若算是，则我若回答三个疑问了，便即了结承诺，余下的并非你问我答，而是我问你答啦！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一听，不由连连眨眼，八眼齐眨，上开上阖，怪异之极。好一会儿，他忽地长叹口气，道：“罢！罢！罢！不问为什么也罢了！谁教老夫急欲知悉吾之未来命运也！好，那你就只管坦白而道，老夫未来日后的命运，又将如何呢？”

鲁班见怪人如此神往，犹如饿急的婴儿遇上娘，不由微微一笑，他再目

注怪人一眼，略一思忖，即断然的道：“老伯伯过去、现在，运途虽然多灾多难，但此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先劳其筋骨，不必嗟叹也不必自伤，日后老伯伯的孤独之身虽然延续，但其名其姓其技，必留传万世，无休无歇，光如月、耀如日，为后世牢记万代呢！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一听，先是一愕，随又怪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果然大有来历，非同凡品！但老夫不敢再问为甚如此判断，留待日后再说吧！吾但知日后未来于世人尚有点好处，也就心满意足，百世辛苦，孤芳自赏，又算得什么？好，姓鲁的小……先生，你问吧，但老夫只会答三次，再有疑问，必另行计价也！”

鲁班微笑，心道：你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大致了然于胸，尚有何疑问？所问的不过是代云彩妹妹出口而已。他揣摩着僵云彩的心思，忽地含笑道：“老伯伯，请问你的来历如何呢？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一听，不由一怔道：“这‘来历’之问包括什么？”

鲁班笑道：“这‘来历’之问，自然包括你的姓氏、专长，以及从何处来、往何处去等诸问啦！虽然如此，但合起来亦仅是‘来历’问罢了。”

“八眼四脸怪人”不由做声不得，他这才知道，眼前这傻小子，表面憨直，但心性之灵巧聪慧，比之自己只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即如这等随机应变、摸透别人心思的本事，自己便自叹弗如，竟也上了这傻小子的恶当了！但也不可反悔，因为他已作承诺，只要在“三问”之内，他便不能不老实回答。

终于“八眼四脸怪人”眨了眨眼，无奈的回答道：“嘿，算你比老夫棋高一着吧，老夫自然也不得不老实回答。老夫姓造名父，乃当年替周穆王西上昆仑会西王母，驾八匹天马的御者也，当年随行的尚有吾之师弟偃师，吾师兄弟皆各有神通，极受周穆王的重用呢！”这“八眼四脸怪人”——造父，说起当年显赫事，心神一振，话也多了，竟滔滔不绝。

只见他不待鲁班追问，又续道：“吾师兄弟二人，随周穆王上了西昆仑，西王母设盛宴歌舞款待周穆王，吾师兄弟亦有幸列席其中，饮的是碧玉之酒，观的是仙女妙舞，周穆王亦乐而忘返。其中有一仙女名绿玉，对吾师兄弟有情，暗通款曲，私约日后见面！哎，可惜绿玉最后嫁的并非我造父，而是吾师弟偃师！偃师弟以一具‘活机人’令绿玉她心动，造父我只好黯然引

退！”说到此处，造父仍感心魄震荡，长吁口气，说不下去了。

鲁班听造父道来，心中亦不由一阵惊奇，他由此不但证实了自己的推断，再从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，即偃云彩的太祖爷偃师，与造父竟是同门师兄弟，而且是竞逐美人的“情敌”，换了别人，只怕便已斗得天翻地覆，不料造父竟能悄悄“黯然引退”，单是这等胸怀，便足令人敬佩了！更何况造父甚至欲收偃师弟的后人偃云彩为徒，传授他的绝顶神通？这等情怀，便不止宽广，简直是如山高海阔啦！鲁班虽然尚未涉及男女私情之事，但自小即目睹师父、师母的恩爱，由此亦悟悉“男女之情”的威力，是何等厉害了！

鲁班心中感佩，不由连偃云彩欲打探的事也忘了，万分同情地接口道：“造父老前辈果然运途多舛，磨折重重，但却不气馁，依然奋发自强，终练成绝世神通，教人感佩。但得声名不朽，留传万世，亦足可安慰，更不必自悲自伤啊！”

造父一听，微一沉吟，即从昔日的显赫、情事回过神来，他忽然仰天长啸，声如白浪击石，震人肺腑。然后又忽地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姓鲁的小子，你果然聪慧之极，把老夫的脾气摸透了！不错，不错，昔者的偃师弟和仙女绿玉，其人其身已仙解而去，永无踪迹；惟有绿玉仙女的体态形神，长伴我造父身边不生不灭，无休无止！相较之下，吾比偃师弟又幸运多了！既然如此，又去嗟叹思忆什么！”

鲁班不由大奇道：“造父老前辈，你刚才说及，绿玉仙女已与你师弟偃师成亲，且已仙解而去，永失影踪，为什么绿玉仙女的体态形神，又长伴你身边呢？为什么又不生不灭、无休无歇呢？”

造父呵呵笑道：“当年吾与偃师弟和绿玉仙女分别，便知今生与绿玉的真身无缘，于是便退而求其次，默默记下绿玉仙女的体态形神、音容笑貌，花了十年时间，苦研偃师弟所精的‘造人术’，又再花十年时间，终于把绿玉仙女制造出来，幸而其体态形神、音容笑貌，均与绿玉仙女的真身一般无异；于是我在兴奋之余，更独创一种扩缩牵控‘造人’之术，从此之后，绿玉仙女便长伴我身畔，永不分离了！虽然并非其真身，但其形神体态均是绿玉仙女，只要老夫高兴，便可令其唱歌跳舞，甚至如真仙女于潭中出浴！这岂非不生不灭、无休无歇，令老夫欣慰之极？”

鲁班豁然悟道：“原来于潭中，作‘出浴仙女舞’的，便是造父老前辈

据当年的绿玉仙女体态形神、音容笑貌所造的‘活机人’，竟与真人一般无异，优美妙曼之极，当真不愧为‘化腐朽为神奇、鬼斧神工大神通’啊！”

造父大乐道：“好！很好！鲁班，吾于偃云彩这娃儿口中已知你的名字，又知你甚有本事，果然无愧于偃家后人所选的好哥哥也！”造父说着，忽然一顿，目注鲁班，古怪地一笑道：“喂，鲁班，你尚有许多疑问，怎的不问？”

鲁班笑道：“我答应只问前辈三个疑问，不知不觉已用去两个，尚有一个，却容不下许多疑问，为免超出承诺，因此便干脆不问了！”

造父一听，却满脸热心的连忙道：“不！不！你问吧！多多益善也。”

鲁班奇道：“为什么多多益善？”

造父大笑道：“你我之间，不是有一问必有一答，有一答必有一问吗？你问得越多，所须答的亦必越多，老夫下有大堆疑难发问，所以巴不得你多问然后多答也！”

鲁班见造父身负绝世神通，但却性如顽童，不觉甚感有趣，他想了想，也不忍令他太难受，便坦然道：“造父老前辈若有疑难，只管发问，只要鲁班知道的，当言无不尽也。”

造父也不客气，立刻便接问口问道：“好！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可以推断老夫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事？而且准确无误？是否有仙人所授？”

鲁班至此，已确证造父的身份来历，他果然是一位世外高人，也就不想瞒他，坦然道：“造父前辈不必惊奇，鲁班刚才判断，不过是据师门秘学‘八卦玄机’罢了，其实绝非什么仙授虚幻之物。”

造父一听不由耸然动容道：“不得了！吾听说当世出了一位奇人，名姜子牙，善使八卦玄机，妙指一点，造就了周家八百年天下！你既懂八卦玄机，与八卦祖师姜子牙是什么关系？”

鲁班坦然道：“八卦祖师姜子牙，便是鲁班的授艺恩师啊！”

造父一听，身子忽然呼地掠了上来，又呼呼地四面一转，八只眼轮番审视鲁班一遍，直到断证他所言绝对无讹，才满脸希冀地盯着鲁班，沉声道：“不错！你果然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否则怎会有如此先知神通本事？好！很好！老夫今日终于遇上老夫不懂的学问了！不然，老夫的生命也就快完结了！”

鲁班不由大奇道：“为什么？造老前辈。”

造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鲁班，你可知无敌最寂寞的道理？人若寂寞便必定闷死了！老夫平生苦学研究不息，去追求某种目标，这才使生命之火旺盛不灭，若再无目标追求，无学问本领可苦研不息，那老夫便必定一睡不起！”

鲁班一听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造老前辈此论，岂非学无穷尽，生命不息，研学不止的上乘至理吗？他历经数代之世，尚有此意志，更何况我鲁班才仅仅出道呢！看来我势须以造老前辈为范，努力达至学无穷尽、生生不息的境界了！

鲁班心中忖念，从中不由悟出人生命运的至理。鲁班对造父不由更为敬佩，他同情地诚心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造老前辈有何打算？若鲁班可助你达至心愿，必绝不推辞！”

造父一听，乐得呵呵大笑，神色欣慰之极，此时鲁班在他心目中，简直有如一把火种，可助他点燃生命之火似的，造父兴奋之下，就连躲在远处的僵云彩，是否偷听他的秘密也不去理会了。他笑了一会，正欲开口道出他的“目标计划”。

不料此时却突听一声娇叱道：“不好啦！鲁班哥哥！你上了他的恶当也！”话音未落，一个俏生生的影子，已呼地掠了过来，原来竟然是躲在远处的僵家小孙女僵云彩。

造父怪笑道：“好啊！你这女娃儿，你依从条件避开，偷偷跑来，老夫尚未与你算账，你竟说老夫有什么恶当使出来？”

鲁班亦不由一征道：“云彩妹妹，我上他什么恶当了呢？”

僵云彩微哼一声道：“哼，我问你，他是否大叫什么‘追求目标’？以‘延续生命之火’？”

鲁班道：“是啊，但这又如何呢？”

僵云彩斜瞪造父一眼，狠狠地道：“哼，他的‘目标’只怕便是你那‘八卦玄机’！他借你的‘八卦玄机’，来延续他的‘生命之火’呢！你那‘八卦玄机’承自八卦玄机祖师姜子牙，精妙绝伦，空前绝后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岂可轻易泄漏，这不是太便宜了这老……人家吗？我怕你心软上当受骗，因此才不顾犯忌，跑了出来，免你上他的恶当也！”

鲁班一听，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气，暗道：云彩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就如造老前辈与她有十大冤仇似的！

造父亦忍不住怪笑一声道：“嘿！偃娃儿，你破坏承诺，老夫尚未找你算账，为何不领情，反来阻挠老夫的好事？”

偃云彩恨恨地咬牙道：“你！我问你！刚才所说的‘仙女绿玉’是否是偃家太祖偃师的妻子呢？”

造父笑道：“好啊！原来你连这也偷听到了！这又如何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哼，那偃家太祖偃师的妻子，是否那我偃云彩的太祖母？”

造父不由微一怔，似乎直到此时，才猛地醒起，在偃云彩这小娃娃儿的身上，的确闪着“绿玉仙女”当年的神采啊！这猛一发现，令造父心中亦不由一阵激荡。

显然，他对“绿玉仙女”的形象委实太深刻了，以至爱屋及乌，连她的小孙女亦令他欣喜若狂。造父喃喃地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你身上果然有绿玉仙女的影子！你是绿玉仙女的小孙女！她是你的太祖母！这很好啊，有何不妥呢？”

偃云彩恨恨道：“哼！你刚才已招认，你那‘出浴仙女’，便是绿玉仙女的形象！绿玉仙女既然是我太祖母，你竟敢令她裸身现世，一派妖媚邪荡，侮辱我的太祖母，该当何罪？哼！”

造父一听，不由慌了，他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怕被人知道他是偃师的情场败将，此事不幸却被偃家的小孙女知悉，而且目睹，日后泄漏出去，这可活活羞死人了！造父心慌意乱，不由向偃云彩打拱作揖道：

“好云彩！乖云彩！你切莫乱嚷，大大冤枉我造父！天人作证，我造父虽然制造绿玉仙女的形象，留在身畔，但绝无丁点亵渎之心！皇天后土、盘古女娲作证！”

偃云彩见造父慌急的模样，形如顽童求饶，不由噗嗤笑道：“嘻！皇天后土乃不着形迹之物，盘古女娲乃虚幻之人，怎可作证？”偃云彩并不知道，在造父的心目中，亦惟有“盘古女娲”才堪作他的证人。

造父一听，无奈的直眨眼，好一会，他才猛地醒起鲁班亦在场，不由大喜，伸手向他一指，急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且问问你的鲁班哥哥！他亦是男儿身，亦亲眼目睹，又是老实人，他必可替老夫作证！”

偃云彩心中不由一乐，因为她当时亦察觉，她的鲁班哥哥意志坚强，丝毫不受那“出浴仙女舞”的迷惑，她当时尚感奇怪，为什么自己亦心荡迷醉，

鲁班却可泰然无恙？此时才猛地醒悟，这是自己与那“仙女”的灵神感触了，她似乎是错怪造父的一片情痴了。虽然如此，偃云彩仍忍不住问鲁班道：“是什么？鲁班哥哥。”

鲁班对造父的神通及心胸甚为感佩，他一听便点点头，确然道：“是云彩妹妹，那‘出浴仙女舞’一派无瑕圣洁，令天地人世充满美丽优雅，绝无半点妖媚邪荡，更令人只敢远观，不敢近而亵玩。造老前辈造物之情纯洁无瑕，可鉴日月！”

偃云彩深知鲁班心如璞玉，他既然如此断定，那便绝无半句虚言了。她不由一阵欣喜，向造父深深一福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倒是云彩小女娃儿不识好歹，错怪造父太祖前辈了！云彩向你赔罪啦！”

造父心中亦一阵激情，他此时已确然证实，偃云彩是“绿玉仙女”的小孙女无疑，他原来的主意亦突然改变了，他原来的确欲藉研学鲁班的“八卦玄机”，来“延续生命之火”，但此时却突萌一个更妙的心思，暗道：

“我造父身历数代人世，空有一身神通本领，为何不尽数托附于云彩这女娃儿身上？一来吾便有了生命延续下去的火焰，二来亦可了却对‘绿玉仙女’的一番思念！吾已得‘绿玉仙女’的形象长伴身边，又得她的嫡亲小孙女为徒弟，想来吾比偃师弟更幸运，岂非终能反败为胜么？呵呵！妙极了！”

造父忽然目注偃云彩，满脸正经，肃然道：“云彩，我造父果真是你太祖爷偃师的师兄，与你的太祖祖母绿玉亦有一段缘分，吾不会怪你。但你须依从吾之条件，或者说是请求！”在造父口中这“请求”二字，可绝非凡响，简直是惊天动地了。

因此偃云彩和鲁班，亦不由耸然动容道：“造父老前辈，到底是什么条件要求呢？”

造父决然地道：“我也不想求鲁班你那个什么八卦玄机了，我只想求云彩小女娃儿答应，跟我学艺三年，在三年内，我便可以把全副本领传授给她了！希望你两人不要拒绝老夫的这一点请求。”

造父的这一点“请求”普天下只怕无人会拒绝，造父之神通本领，甚至可以把世人的形象“活制”出来，试问这等本事谁不希望？世人为追求这等绝顶神通，只倾家荡产，亲爹老娘也不顾了。

但偃云彩却大感犹豫，只见她俏眼一转，盯着造父，认真地道：“造父老前辈，你打算传授云彩什么技艺？是那制造‘仙女出浴’的技巧吗？”

造父道：“那只是其中之一！但你问这做什么？难道你怀疑老夫并无做你师父的本事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佳徒择师而从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！造老前辈那‘制活人、活鸟’的本领，我太祖爷早已传授给我爷爷偃八手，因此我若要学啊，大可返家找我爷爷便了，何必离乡背井，不远千里跟随造老前辈你呢？”

造父一听，不由又惊又喜，心道：是呵！这女娃儿乃偃师弟的后人，其祖辈亦精于“制机人”的本领，她并非寻常等闲的女娃儿啊！造父这般转念，不但不生气，收偃云彩为徒的决心反而更坚定了。只见他忽然傲然一笑，道：“云彩，你可见过无一根铁钉的屋梁？可见过没一座桥墩的大桥？可见过倾斜而不倒的庙宇？可见摇而不倾跌的百丈高塔？”

造父话音未落，偃云彩已惊得一阵发呆，喃喃地尖叫道：“天啊！说疯话么？试问无铁钉怎成屋梁？无桥墩怎做大桥？倾斜的庙宇怎会不倒？摇晃的高塔怎会不跌？乖乖，我爷爷造的‘大鹏机鸟’，就因风吹折翼，也掉落千年绝谷呢！我怎会见过？怎会相信？”

造父见偃云彩心神俱往的样子，不由大乐，他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云彩！你想亲眼见一见？不但见，而且亲手造出来么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乐得拍手道：“好啊！只要我造得出来，便可以刮爷爷的白胡子啦！嘿，爷爷老欺负我云彩是女娃儿，不肯传授厉害的本事，说那是男孩子才能学的功夫，哼！我若会造不倒的斜庙，不跌的摇塔，无钉的屋梁，无墩的大桥，岂非可以把爷爷的白胡子给刮掉么！”偃云彩忽地一顿，狐疑地盯着造父道：“咦？这是绝不可能的！如何可以办到？”

造父大笑道：“这很容易，只要你跟随老夫三年，老夫保证你可以把你爷爷的白胡子刮掉也！呵呵，也好教他大吃一惊，知道人外有人、天外有天！”

偃云彩心儿已动了一半了，但仍犹豫不决，她俏眼转了转，从造父身上转到鲁班，又从鲁班身上转到造父，终于喃喃地自语道：“这等惊人事，若学会了也好玩极了！但若我跟了造老前辈，便非要与他分别三年，这三年

呵，鲁班哥哥不知会遇上多少个‘好妹妹’啦，他还怎会记得我偃云彩？哎！一面绝世神通，一面是鲁班哥哥！天……这教我云彩如何抉择啊！”

鲁班此时已确知造父的来历，又知他与偃家有一段甚深渊源，偃云彩能拜造父为师，是她的莫大福缘，因此想也没想，便决然地对偃云彩道：“云彩妹妹不必犹豫，快答应造老前辈，拜见师父啊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俏脸却一变，心道：鲁班哥哥如此坚决，想必是他已讨厌我云彩了，急着把我撇开，好去另找你的“好妹妹”！哼，我偏不上你的恶当！偃云彩女儿家小性子一起，便不顾一切，只见她咬牙道：“造老前辈，云彩感激你的好意，也很想跟随你去！可惜却有人把我阻住，因此去不成啦！”

造父怒道：“是谁敢阻住你？快说出来，待老夫出头把他杀了！”

偃云彩幽幽地叹了口气道：“你杀不了的，而且我也绝不会让你杀他！”

造父大奇道：“为什么我不能杀他？你又为什么不许我杀他？把他杀了，不就阻止不了你吗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他其实并没出口阻止我，反而拼命鼓励我跟随你去！但我知道他的用意，他必定是趁此机会，把我撇开不理了，试问我又怎会有心思跟你去呢？因此啊，他越是极力让我去，便越是极力阻止我跟你学艺！”

造父一听，不由一呆道：“这算什么？又阻止又鼓励、又去又不去的？娃儿，你到底打什么主意？老天，偏你等女娃儿有这许多心思！这却如何处置呢？”造父一顿，心中猛地一动，暗道：

“莫非这小女娃儿的心，已牢牢附于她身边这傻小子身上了？若然如此，那就妙之极了！”

造父心念电转，他自以为是的判断了，便再不犹豫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呵呵！我明白了，云彩，你这小妮子好复杂的心思啊！为什么不干脆说一句，舍不得离开你那鲁班哥哥！”

鲁班脸上不由一热，喃喃地道：“怎会如此？”

偃云彩头儿一侧，却顽皮地格格笑道：“造老前辈，就算如此，这又如何呢？”

造父大笑道：“你既坦认，那就好办极了！老夫捎带把你的鲁班哥哥形神捉去，给你造一个永远留在你身边的鲁班哥哥，你不就无牵挂了么？”造

父以心比己，以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。

不料偃云彩却拼命地摇晃脑袋儿，连声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不好极了！”

造父急道：“为何不好？当年你造老前辈我，与你太祖偃师、绿玉仙女，三人纠缠不清，当真是共对颇难、分也不可，老夫一气之下，不也凭此妙主意，两全其美，了却一段心愿么！”

偃云彩道：“造老前辈所造之‘机人’，虽然形神兼备，几可乱真，但毕竟并非真身，就算再美再妙，也并无真人的情感；而真人虽然不美不妙，但对我偃云彩好，这就够了，我又怎会舍真人而要你那‘机人’呢？造老前辈的一番好意，云彩只好谢却啦！”

造父怒道：“绝谢却不了！老夫主意已定，岂容你退避？这样吧，老夫不怕吃亏，多花一点心血，把你的鲁班哥哥也收为徒弟，传授他万般神通，如此岂非不会离开你吗？”

偃云彩依然摇头道：“这也不行，鲁班哥哥他已拜了八卦玄机祖师姜子牙为师父，怎会背叛师门另行拜师？你这主意也行不通啊！”

造父一听，气得哇哇大叫道：“这又不行，那又不行，气死我啦！换了别人，老夫必一掌把你二人打杀！但也不行，你是绿玉仙女的小孙女，若杀你便即杀她的形神，老夫又怎下得了手？急煞老夫也！”

造父一顿，忽然长叹一声，向鲁班打拱作揖道：“哎呀我的好鲁班，好小兄弟！快相帮劝解，令这刁蛮女娃首肯！拜托，拜托！最多老夫与你结拜为忘年兄弟！”造父大急之下，不由冲口而出，他其实并没细思这其中包含着什么尴尬。

不料偃云彩心思灵慧之极，她一听即格格一笑，伸手一拉鲁班的手，也不管他是否愿意，即向造父弯腰道：“小弟鲁班、小妹云彩，拜见兄长哥哥造父老前辈！”鲁班登时被弄得不知所措，又知造父何等身份，绝不好拒绝，无奈之极，只好亦随着向造父弯腰拜了一拜。

造父一见又一听，先是怪叫道：“老夫收的是徒弟，并非义妹也！你二人这一拜，岂非大大乱了套吗？天！你太祖的师兄，一下子又成了你太祖小孙女的义兄，老夫岂非白活了十八辈子？”但转念又哈哈大笑道：

“不过这也不错啊！老夫的一身神通，但能留传后世，那人世的娃娃儿，知悉我造父有此神通本事，那等俗世礼仪，论资排辈的规矩，通通让它

见鬼去吧！总之造父便是造父也！”

造父心念电转，豁然而悟，不由乐得大笑道：“妙！妙！妙之极也！如今你二人既是我造父的小兄弟、小妹妹，吾之神通本领，向你二人一同传授，那是天经地义也！呵呵，吾有了寄托追求，起码又可延续三年生命之火，又可把一身本领留给后世娃儿，更添了一位小弟、一位小妹；日后这两个结拜小弟、小妹合体，开枝散叶，满地小侄娃娃，乱叫‘伯伯父’呵呵，乐死我也！”

此时偃云彩欣然自得，很为自己想出这两全其美的主意高兴。鲁班心中也十分感佩造父这一代伟人，但觉他的心胸广阔如海，又怎能拒绝他的一番美意呢？鲁班无奈只好决定，先跟随造父一段日子，待偃云彩习惯了，再寻机离去便是。

鲁班打定主意，便向造父道：“造大哥老前辈一番美意，也是小弟和云彩妹妹的福缘，不好拒绝，一切听凭造大哥前辈吩咐便了！”

造父一听大喜，只见他呵呵一笑，忽地疾伸左右手，一手一个，挟着鲁班、偃云彩，便冲天而起，向一处不知名的地方飞掠而去。他根本不必转身，也不必辨认方向，他身负“洞察天地万物、四面八方”的绝世神通，天地浩瀚，又何处不可去？何处不可往呢？

绝境巧遇骊山母

第十二回

话说鲁英这头，跟着“白头鸟”希望能找到哥哥鲁班。那“白头鸟”一路向前飞去，鲁英也不管它飞去天南地北，她此时已饥慌了，只要有一丝吃的影子，她也飞扑而上。

“白头鸟”引领鲁英，穿过一座古林，翻过一座山，鲁英眼前便忽地一亮，但见前面十数丈远处，竟是一座茂盛的果林，果子从树的枝丫上吊垂下来，有红有绿有青有白，当真是姹紫嫣红，艳丽之极。

鲁英一见，她的口涎早就流出来了，她也无心欣赏这等人间美景，人饿急时，连百花也可以吃掉，又岂会去欣赏什么“百花、百果之美”？她也不管“白头鸟”飞去何处，只管向果林一掠而入，又一跃而起，伸手乱摘，青、白、红、绿，片刻之间，便被她摘了十个八个各式各样的果子。

鲁英也不管许多，随手练起一个鲜红的果子，就塞进嘴里咬了一大口，但感甘甜爽脆，好吃极了，三两口便把一个红果子吃完了。说也奇怪，鲁英吃了一个，便感肚腹饱胀，饥渴尽消，再也不想吃第二个了。

“白头鸟”似知鲁英的苦处，她掠入果林、摘吃果子时，便在她头顶的树枝上停下了。当她吃了一个红果子，对着怀中七、八个各色果子出神时，却又疾飞而下，在鲁英的发端伸嘴扯了一下。

鲁英微感一痛，她抬头一看，见是“白头鸟”，不由满心欢喜，格格笑道：“多谢你啦！白头鸟儿，引我寻着这片解饿止渴的果林！放着这般好的地方，我不想再乱闯了，你只管忙你的去吧！”

“白头鸟”见鲁英不肯站起来，吱喳一阵吵叫，似乎在斥道：“贪图安逸，不对！不对！”

鲁英心性聪慧之极，她眼见“白头鸟”急吵的样子，便笑道：“白头鸟儿吵，我鲁英尚有要紧之事，我的哥哥鲁班，此刻尚陷于迷谷之中，等我鲁英去救援，我又怎能跟你去乱闯乱撞？万一鲁英死了，我的哥哥鲁班便无人救得了，也必定饿死在迷谷了！因此啊，我打算尽快寻找哥哥，带这果子给

他解饿解渴！”鲁英按自己的心思，喃喃地诉说着。

不料“白头鸟”丝毫不为所动，呼地又飞了过来，张嘴“噗、噗、 噗”地啄了鲁英头顶三下。不待鲁英有所反应，又呼地飞到她的前面。

她恨道：“你这死白头鸟！怎的不懂人家救哥哥的心事？反来啄我？若非你带我入此果林，一片好意，我便一掌把你打杀了烧来吃！”

但一想又不对，暗道：此时哪来火种？要烧它也不成啊！接而又见“白头鸟”它似乎正以身体动作和叫声示意道：“不对！不对！你此时哪能救得你哥哥？你连迷谷也不知在什么地方，怎能寻得着哥哥？若想救你哥哥，快跟我来！快跟我来！”

鲁英按自己的心思，悟解“白头鸟”的示意，她不由叹了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不错 不错 我鲁英虽有师父所授的绝世轻功‘凌波玄步’ 却不懂八卦玄机，怎能判断那迷谷的所在？就算寻到，又怎救得哥哥脱险？因为哥哥懂得八卦玄机，也被困住啊！白头鸟呵白头鸟，莫非你知道一种比八卦玄机更厉害的本事嘛？”

鲁英自语道，但她的心中其实也没甚期望，世上竟真有一种本领，比师伯姜子牙的“八卦玄机”更高更强。

不料“白头鸟”却竟然又连点三下白头，随即振翅欲飞，似以此向鲁英鼓励：“是啊！是啊！快快上路走啊！”

鲁英又惊又奇，儿时与鲁班斗气的心思又蓦地激跃而出道：“哼哼！你那八卦玄机，了不起么？今时今日，不亦要靠更高更强的本事来解救么！好啊！既有此妙处，我鲁英为何不去？走！走！”

鲁英一跃而起，飞身便向“白头鸟”掠去，她此时吃了“红果子”，体力又骤然恢复了。她怀中尚有七、八个各色果子，既知有这般妙用，便不肯丢弃，一个一个地塞进怀中，胀鼓鼓的，让人见了，准以为她是偷盗的小女贼了。

鲁英紧随“白头鸟”，一路向前掠去 她并不知道 此行竟一路向西 也不知跑了多少路了，她只知她已忍不住连吃了五个“果子”，假如吃一个可顶一日一夜，那便是连走五日五夜了。

不知不觉，鲁英已远离齐鲁地域，而进入当时的秦国土地了。鲁英心性玄幻，她也不理到底去什么地方，心中只发狠道：“哼哼，白头鸟儿呵白头

鸟儿，且看你的力气大，还是我鲁英的力气强！你飞呀，飞呀，哪怕你飞到天涯海角……”

“白头鸟”也并没飞去“天涯海角”，而是向一座大山飞去。山峰渐近，鲁英抬头一看，不由惊喜地尖叫一声道：“咦？白头鸟儿！你怎地把我引到这座黑马山来了？嘻嘻，这黑马呵，似乎还是一头卧着的母马呢！”

原来此时鲁英所见，便是坐落于秦地腹部的一座奇峰（即今陕西西安附近的秦岭支脉）。山势奇特，形如一匹苍黑色的卧母马，时人称“母马”为“骊”，因此又叫“骊山”。

鲁英此时尚未涉及地脉玄机，因此并不知这骊山的奇妙，她只知这山峰十分有趣，心道：这分明是一匹卧着的黑母马，我若攀登上去，岂非如坐上黑母马之背，乘着它驰骋于天地间吗？

鲁英心性本就玄幻，又见“白头鸟”迳直地向这“黑母马”飞去，也就毫不犹豫，展开师父洛妃所授的“凌波玄步”，如光闪电划地向山峰掠去。

鲁英掠近一看，只见山峰壁立千仞，谷口如瓮，望进去异常幽深，旁边一块巨石，上刻八个大字，惊心动魄：“虎择而噬，生人勿近。”

“白头鸟”此时噗地停在刻字的巨石上，不再前飞，似对石上的八字极为畏惧。鲁英一见，不由格格笑道：“白头鸟儿莫慌，此山十分有趣，想必内藏甚多宝物，有人为了独吞，故弄玄虚，刻字借虎吓人罢了！你若害怕，便跟我身后吧！”

鲁英说罢，毫不犹豫，举步便走入如瓮的山谷口了。“白头鸟”略一顿，终亦扑飞而起，呼地落在鲁英的肩上，依偎着鲁英的脖子，动也不敢稍动了。

鲁英感觉到“白头鸟”的惊恐，不由想道：“是谁把你吓成这副样子？哼，我鲁英替你狠狠出口气！莫非真有择人而噬的大老虎不成么？”

鲁英喃喃自语，她的掠速可半点不慢，眨眼已掠入山谷二、三里路了。就在此时，忽地怪风卷起，山谷回鸣，宛如鬼哭神嚎。鲁英肩上的“白头鸟”，吓得连翼也夹紧了。

鲁英的自语声戛然而止，她圆睁俏目，四面一瞧，只见对面山头上，忽然射出两道绿光，形如一对绿色火球，向这面风驰电掣地射来。鲁英久处山地，知绿光强烈如斯，必是猛兽的眼睛。但也不惧，心道：就算你是大猛虎，也不怕你，斗你不赢，凭师父的“凌波玄步”，难道不可以溜之大吉么？

眨眼之间，那两道绿光，已呼地射到鲁英前面二、三丈远处了。鲁英定睛一看，原来竟是一头巨大的吊睛白额猛虎，猛虎额上那一撮白毛特别旺盛，竟与“白头鸟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鲁英心性玄幻，一见便不由拍手笑道：“好妙！原来你竟是白头鸟儿的一族！一个白头，一个白额，有趣极了！”但转念又暗笑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彼等一个是鸟儿，一个是猛虎，可谓不伦不类，怎又能算为一族？而且如此凶猛，斗是斗不过了，还是溜之大吉吧！”

鲁英先是手舞足蹈，拍手叫嚷。那“白额虎”不由一怔，似从未见过这等奇特的“活物”因为别的“活物”只要它突降于前，早已吓得如烂泥软瘫地上了，怎敢如此拍手顿足兴高采烈？因此不由猛地一顿，欲扑欲窒，原地打转。

不料鲁英却想溜之大吉，“白额虎”一见，气势陡长，腰身一弓，凌空便向鲁英扑噬而来。鲁英尖叫一声，不由庆幸自己先行一步“溜之大吉”当下更猛提真气，足下的“凌波玄步”全力施展，欲前反后，形左实右，缥缈玄幻，若有若无。

“白额虎”虽然拼力扑噬，快如闪电，死死穷追，但碰上鲁英这等玄妙万端的步法，虎威根本无从发挥，甚至连鲁英的气味也难以嗅着。左旋右转，追扑了一回，鲁英仍一派从容，“白额虎”却已弄得气喘吁吁，呼呼响如牛鸣了。

鲁英不由乐得格格大笑，此时她才确知师授的“凌波玄步”，果然神妙之极。她故意逗着猛虎，再旋掠一会，那“白额虎”不但追扑不着，彼此距离反而拉远，渐而更动作迟缓，终于前足一失，虎身倒卧于地，挣扎不起，此时便有更好的美食，它也无从追扑了。

鲁英却玩得性起，恨得咬牙道：“死虎懒虎！怎的如此不济，玩得一会儿便寸步难移！大大的扫兴！咦？莫非你也如人般饿了无力？好吧，我先替你填饱肚皮，再好好陪我玩一会儿！”

鲁英说着，便探手入怀中，摸了一个果子出来，恰好是白色的果子，她看也不看，随手便向“白额虎”扔去。“白额虎”似有灵性，一见“白果子”飞来，狂喜之极，大嘴一张，白果子便骨碌地滚进它的肚子中去了。

仅一会儿，“白额虎”的顶上，忽地冒出一股白气，如烟如雾，历久不

息，虎身也剧烈颤抖，似乎在它体内，正经历一种如世人吞服“内丹”，经历“龙虎交战交汇”的惊人历程。

鲁英一见，不由一呆，失声道：“不好！莫非那果子有毒？可把你害死了！”

鲁英话音未落，那“白额虎”已忽然一跃而起，腾空直上，竟达三丈，足下也隐隐冒出白烟，犹如足下生云。鲁英并不知道，此乃功力猛增，几达人间仙界，腾云驾雾的绝顶神通了，鲁英一见，不由惊呼道：“不好！你这虎儿，吃了那果子，功力大进，岂非连我也难溜走了吗？这可当真是‘助纣为虐’也！”

不料“白额虎”一跃之下，并没追扑过来，反而蓦地降了下去，伏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虎尾却向鲁英连连摇摆，就如忠实的家狗，向主人摇尾讨好似的。

鲁英一见，不由又惊又喜，格格笑道：“虎呵虎！莫非你刚才并非扑我而噬，而是闻到我怀中果子的香味，才紧追不舍么？”

“白额虎”一听，居然连点三下虎头，鲁英一见，心中更喜，又笑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当你吃了这果子，便功力大进，心中感激我赠果之恩，向我致谢？”“白额虎”又点了三点虎头。

鲁英眼见“白额虎”甚有灵性，似乎可以听懂自己的话，不由更喜，大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你若想谢我，恰好我入此山欲寻一种高强本事，比那‘八卦玄机’更厉害的！你若知道其出处，可愿带我去寻找吗？”

“白额虎”一听，虎身猛地向鲁英一窜，近于咫尺，伏了下来，似乎示意鲁英快坐上虎背，鲁英胆大包天，心性又玄幻之极，当下格格大笑，果然纵身一跃，便骑上虎背，又伸手一拍虎的头顶，笑道：“虎儿呵，你若知道，便带我去吧！”

鲁英话音未落，“白额虎”已腾跃而起，撇开四足，隐隐生云，直向山峰之巅奔去。鲁英坐于虎背，但感稳如车船，却快如奔风，不由乐得大笑道：

“呵呵！假如我鲁英变作一只狐狸，这下子岂非成了‘狐假虎威’么？呵呵，乐死我啦！”

眨眼之间，鲁英已被“白额虎”带上峰颠，又迳直奔到一座黑色的山洞前面，却不敢进洞，在洞口徘徊了一会，终于伏了下去，让鲁英下来了。鲁

英大奇，伸手轻抚虎头，笑道：“走呵！怎的来到洞口又不进？”

“白额虎”伏在地上，虎头乱摇，口中呜呜直叫，鲁英不由更奇，又好笑又好气道：“嘿！这洞中有何妖魔鬼怪，如此厉害，竟把猛虎儿也吓成这副模样了？哼，你快进去，待我替你一掌打杀了！”

“白额虎”却依然伏在地上，死活不肯站起，更休说向洞中跨进半步了。鲁英不禁又惊又奇，不知洞内到底隐藏什么可怕物事。

就在此时，一缕似有若无的玄幻之音，忽地从洞内飘了出来：“呵呵！嘻嘻！谁家女娃娃，仗着师门的‘凌波玄步’，在吾门洞口喊杀？你的步法虽然精妙，但内力不济，尚未足一掌把人打杀也！”

鲁英一听，先是一阵目瞪口呆，心道：洞中发话之人，到底是仙是神？为什么竟对我鲁英的根底来历洞察透悉？奇哉妙也！

但她心性玄幻，也不知天高地厚，好奇心一起，便不管你是太上老君还是玉皇大帝，照样娇叱道：

“说话之人是谁？我又没见过你，你怎知悉我擅走‘凌波玄步’？还有那白额虎儿，为何畏惧如斯？犹如丧之家犬？哼哼，你最好老实答我，不然，哼哼，我便闯进洞来，一掌把你……哎呀，无缘无故杀人不成，还是教训一下算啦！”

鲁英嚷叫一通，洞内玄幻之音又响起道：“呵呵！你这女娃娃，口中喊打喊杀，其实心性至为仁慈，你就连一只飞鸟也不愿伤它，怎有胆量杀人？呵呵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妙，如此根基、如此心性的女娃娃，吾寻之久矣！”

鲁英也不去思忖洞内之人，寻向她作什么，她好奇心大炽，便什么也不顾，先问个透彻再说啦。鲁英一听，不由更大奇道：“你！你是否一路跟踪我鲁英？为什么竟洞悉我的行踪啦？”

玄幻之音大笑道：“吾不但知你不愿伤一只小鸟，更知你连猛虎也同情，宁愿自己不吃，也把‘白果子’赠给白额虎！呵呵，好好，也幸亏你心性如此，否则，你又怎会到得吾之洞口？这才是有果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也！”

鲁英惊奇得俏眼圆瞪，尖声叫道：“喂！喂！什么‘有果必有因、有因必有果’？小小的果子，算得了什么？会引出这么多事？为什么你竟似洞悉一切？乖乖，你似乎比那‘八卦玄机’神通更厉害呢！”

玄幻之音笑道：“娃儿，八卦玄机乃你师伯姜子牙悟创，你并未获授，怎

知其是否厉害？”

鲁英喃喃道：“天啊！你为什么又知道师伯的八卦玄机不肯教我？你莫非是洞悉天地的神仙吗？”

玄幻之音一听，又大笑道：“仙神乃虚幻之物，但吾却是真人实物，况且仙神也未必可以洞悉天地，一切看其修为的深浅而定罢了！呵呵，不错，不错，吾多年未有如此快乐！未遇如此妙的人选了！娃儿，你且放胆进来，你那白额虎也不会再害怕呢！”

玄幻之音未落，鲁英骑着的白额虎，忽地如闻纶音，一跃而起，神色欢乐之极，摇着虎尾，向洞中疾奔而进。

鲁英就连思索的机会也没有，座下的白额虎已从洞口急驰而进。鲁英心性玄幻，也不害怕，骑在虎背上，只管张眼四望。但见入了洞口，便是一条长廊，走过长廊，是一个宽大的厅堂，厅堂的四面，各伸入一条细长廊，长廊中又有无数的小洞布列其中。

鲁英不由惊喜地嚷道：“此洞洞口形如马口，入口之道似马头，大厅似马腹，四条细长廊似马腿，通体不就如一匹黑色的马儿伏卧着么？呵呵，这不就是黑马山上黑马洞吗？妙极了！”

“娃儿，什么黑马山、黑马洞？告诉你，此山谷叫骊山，此洞自然叫骊山洞啦！”

就在此时，鲁英耳际，又有玄幻之音响起。不待她有所回应，眼前一花，一位黑衣、黑发、黑脸，浑身上下皆黑的妇人，已盘膝据于厅堂中的黑石凳上了。

鲁英一见，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心道：“黑山、黑洞、黑凳、黑衣、黑发、黑脸、黑妇人！天啊！怎的今日碰上的，不是‘白头鸟’、‘白额虎’的白，便是眼前的黑了……”她心思转着，不由便嚷道：“怎的又叫‘骊山、骊山洞’呢？”

黑色妇人玄幻之音道：“娃儿，世人称黑色的母马为‘骊’，此山黑，此洞亦黑，不叫骊山、骊山洞还叫什么！”

鲁英一听，俏眼不由眨了眨，心道：是啊，若“黑色的母马”叫“骊”，果然此山便该称“骊山”，此洞应叫“骊山洞”啦！她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失声而嚷道：

“你！你虽然头发黑色，但样子决不算小了，你又是属‘母’的，那岂非可以称为‘骊山老母’吗？”鲁英顺着自己的玄幻心性，随口而道。

不料那“黑色妇人”黑眼珠忽然射出二道光华，灼灼耀眼，凝注于鲁英身上，似在审视什么，好一会，才欣然自叹道：

“好！好！好极了！果然不负齐侯洛妃夫人千里引荐，这女娃娃果然是千年难遇的上佳资质也！吾之名号，久隐于世，不为人悉，不料却被你一口道破，果然与吾有极深渊源啊！娃儿，实不相瞒，吾果然即称‘骊山老母’呢！”

鲁英一听，她也并非自己说中“黑色妇人”的名号而高兴，反而更大奇道：“咦，什么齐侯夫人洛妃，什么千里引荐，乖乖，难道你连我师父洛妃也认识吗？”

“黑色妇人”……骊山老母呵呵大笑道：“你的师父洛妃，我怎会不认识，我还知道洛妃有一位宝贝女徒弟，姓鲁名英，别的什么都好，只是心性太玄太幻，明放着师门妙绝天下的‘凌波玄步’，不好好研练，却使小性子，与她的师伯姜子牙的弟子哥哥鲁班斗气，发誓要学那先知先见的神仙之术，好胜过哥哥鲁班的‘八卦玄机’学问，喂，女娃儿，是也不是？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拼命地晃了晃头儿，似乎怀疑她所听到的是梦话，但晃摇一会，也甩脱不去，知是千真万确，她奇极而笑道：“老人家，你……你是神仙吗？为什么竟如鲁英肚子的虫儿，连我的五脏六腑也透悉啦？你说的可一点都不错啊！对了，必定是师父她遇上你，把鲁英的事告诉你啦！”

骊山老母已深喜鲁英的资质，她至此也不再逗她，收敛了笑容，目注鲁英，道：

“不错，鲁英，你师父洛妃，云游天下，半月前忽然降临骊山，与吾叙旧，洛妃告知，目下齐国百姓面临一场浩劫，齐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鲁班只怕独力难支。又说起你的往事，夫人当日曾答应你，为你寻找一种足以与八卦玄机并驾齐驱的本领，因此把你托附于吾，相机而教。一来了却你师父当年的承诺，二来你学成之后，可助你哥哥鲁班一臂之力，平复齐国之祸，能救齐民于水火，吾因与你师父有甚深渊源，只好答应下来。”

鲁英此时，已知骊山老母所言确实无讹，因为她儿时的事，除师父洛妃外，绝无第三人知道，她的俏眼一转，不由隐泛泪光，喃喃地道：“师父呵

师父！你待英儿犹胜生母，英儿好想念你啊！为什么你不肯现身与英儿见面？仅把我托付于人便了事？师父你好狠心啊！”

骊山老母见状，知鲁英心性，尚未脱人世间的七情六欲，不由微笑道：“鲁英，你莫怪你师父，她为了造就你成材，暗中已不知作了多少心血安排呢！例如那只‘白头鸟’引路，喜人果林，吃的那七色之果，你以为那是寻常之物？那是来自西王母蟠桃园的‘仙幻果’，吃一个可抵十年功力，如七色果中的‘白果’，赠与白额虎，陡增了这畜牲十年功力，你却白白错过了‘七色果’的全功啦！”

鲁英一听，这才知道自己所遇的一切奇事，均是师父洛妃的精心安排，心中不由更感佩。又陡然想起，自己肩上的那“白头鸟”，不知什么时候已飞走了，座下的白额虎，却依然伏在地上，虎尾摇摆，就如家犬见了主人似的欣喜。心中不由又暗道：若那“白头鸟”是师父洛妃差遣，那这头“白额虎”又是谁派遣来呢？她心性玄之幻极，想着“白额虎”对她的好处，就连自己丧失了“七色果全功”也不理会了。

鲁英想到好处，不由又暗道：师父既作如此精心安排，那眼前的骊山老母，岂非可与师伯姜子牙并驾齐驱吗？但未知是否名过其实？她的师父洛妃本已是仙神一般的人物，她的师伯更令她敬佩得五体投地，当世两大高人，她耳熟能详，又怎会瞧得起等闲之辈？

鲁英想了想，便忽然格格笑道：“是，骊山老前辈，原来师父一片苦心为鲁英。不过，英儿想，师父的一片苦心，是否会白费呢？”

骊山老母一听，便知鲁英怀疑她的本领了。她不由微微一笑，忽地开口道：“鲁英，你是否欲学一种足可与‘八卦玄机’并驾齐驱的本领？”

鲁英俏眼一转，笑道：“是啊！但未知鲁英是否会遇上这等高人呢？可惜师伯当年死活不肯教鲁英！”

骊山老母目注鲁英一眼，微笑道：“你师伯他自然有不肯教授你的道理。”

鲁英忙道：“是什么道理？”

骊山老母道：“八卦玄机乃阳刚之学，只宜由男子研学，你是女娃儿，不宜研练，若强加追求，不但无益，反而有害。”

鲁英惊奇道：“骊山老前辈，你怎会知道？莫非你懂得如八卦玄机一类

的本事么？”

骊山老母一听，也不答话，忽地仰天大笑，伸手向“白额虎”一招“白额虎”即疾奔上前，俯伏地上。骊山老母纵身而上虎背，“白额虎”凌空而起，四蹄踏云，向洞外奔去，片刻便失去踪影。

鲁英见骊山老母说去就去，根本不留她说话的余地，不由咬牙恨道：“哼！若非师父她安排指引，我鲁英还不愿上你这黑鬼骊山呢！你想必是并无本领，怕我穷追不舍，因此赶紧溜之大吉啦！咦？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鲁英眼尖，她喃喃嚷着时，忽地一眼瞧见，骊山老母原来盘膝而坐的石凳上，露出一卷青中带黑的书卷，似乎是骊山老母匆忙间遗下的东西。

鲁英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暗道：“你便心虚溜了，也不必如此惊慌失措啊，怕我鲁英吃了你么？”

鲁英转念又道：“不知骊山前辈遗下什么宝贝呢？若非宝贝，她为什么随身带着？不如先替她拾起来，保管好，待她回洞时交还她便了！”

鲁英心中转念，便毫不犹豫掠上前去，俯身捡起那卷书册。她向册封上一看，只见上书“阴符秘经”四个青中带黑的文字。鲁英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心道鲁班哥哥研学的“八卦玄机”既然是男子阳性才可研练，那这部“阴符秘经”，岂非女子阴性才可研读吗？未知是否如此奇妙？

鲁英忍不住，便翻开了这部“阴符秘经”，翻了一遍，但见里面的文字不多，只有三百三十三个，不多亦不少。不过每一个文字均寓意深远，不经仔细思忖，绝弄不明白。

卷上的文字越是艰奥，鲁英便越感好奇，她捧在手上，竟再不能释手，后来干脆便坐上骊山老母原来盘膝而坐的石凳，心神俱往地迷迭研磨起来了。

这样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分，鲁英但知自己已把怀中收藏的最后三个“七色果”也吃光了。假如一个“七色果”可以顶饥渴一日一夜，那她沉迷研读之下，便已过去三日三夜了。在这三日三夜中，鲁英的身子，竟没离开那黑石凳半步，夜里有月光透入，与白天却也一般可见文字。她这副模样，在别人眼中，必定以为这女娃儿是疯了。

鲁英苦苦研读“阴符秘经”上的三百三十三个字，她的悟性虽然甚高，受她的师父洛妃赞赏，但对这三百三十三个字，也不知她到底领悟了多少。

眨眼又到第四天的晚上，鲁英正就着月光研读之际，忽见洞外火光一闪，她断定那必定是火光，因月光是银白的，萤火是青蓝的，只有火光才是红赤的。

鲁英暗叱一声不好，莫非有人在外面放火烧洞？这一烧啊，把这骊山洞烧光了不打紧，把鲁英烧死了也没什么，但若把这部“阴符秘经”烧成灰烬，那便太可惜了！哼！是谁如此大胆，敢到骊山老母的洞中撒野？

鲁英对手上的“阴符秘经”已十分神往，而“阴符秘经”是骊山老母遗下之物，因而她不由也对骊山老母钦佩起来，暗道：骊山老母虽然样貌又黑又丑，但她既然拥有“阴符秘经”，必大有本事，她绝非心虚而溜走，大概是遇上急事，赶紧去办了，我鲁英既窥看了她的“阴符秘经”，便有替她看守家门之责，怎容人坏她家园呢？

鲁英心中大怒，伸手入怀，把“阴符秘经”藏好，便呼地掠了出来。她出到洞口，却不由一呆，原来洞口近处，并非有人烧洞，而是一棵巨木，忽然无端生火，烧得烈火熊熊，火光映进洞中，便赤红一片了。

阴符抄悉天机浩

第十三回

鲁英目睹巨木被烈火焚烧，心中焦急，但向四面一看，却无水源，不由束手无策，只好守在洞口，严防烈火扩散，烧进洞内。

说也奇怪，巨木被烈火焚烧，却没半点火星溅出，而且烧得极速，不到一会，巨木便化为灰烬，倾倒下来，在原地化作一堆黑色的焦土。

鲁英目注那堆黑色的焦土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巨木被烈火焚烧，反过来，岂非“木能生火”吗？又木生火后，被火烧成灰烬，倾倒下来，化作一堆焦土，这岂非暗示“火能生土”么？咦？眼前景象，怎的暗合“阴符秘经”上的寓意文字？

鲁英性本玄幻，悟性又绝高，她既然悟出眼前景象，与“阴符秘经”上文字寓意，有互通互合之妙，哪会放松？赶紧目光灼灼，盯住不敢眨眼。

鲁英眼前忽地一亮，但见在黑色焦土堆中，忽然闪出一道黄色的光芒，耀人眼目，再仔细一瞧，黑色焦土中，竟浮出一只形如盘的金色东西，通体闪闪发亮，活像一个金盘。更奇的是，金盘上竟盛了水，水波于金盘中荡漾，显得格外瑰丽诡异。

鲁英心中又一动，暗道：眼前所现，岂非“土能生金”，又“金能生水”么？嘿！当真神奇之极……

鲁英忖念间，金盘中又突生异象，只见金色的水中，浮出一颗大如鸡卵的种子，种子在水中胀大，发芽，长出一棵小树，小树呼呼地长大，长高，长壮，渐而高出人身，渐而高出屋顶，再长便忽然变作一棵参天巨木了！

鲁英目瞪口呆之际，再向下面一看，只见先前所见的“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”奇景，均已不见，只剩原来的巨木一株，顶天立地，于劲风中哗哗呼啸。

鲁英直瞧得一阵发呆，好一会，才喃喃地道：“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，然后一切又恢复原状，这又叫什么呢？”

“这便是‘水能生木’啊！呵呵，鲁英，你果然悟性奇高，阴符秘经的

二十字五行根基，你于三日三夜中，便已领悟也！”忽然一声玄幻之音响起，就如鲁英刚抵骊山洞口时所听到的一般无异。

话音刚落，“白额虎”已呼地跃了出来，它的背上，端然坐着一人，正是“又黑又丑”的骊山老母。

但此时在鲁英眼中，骊山老母却不“黑”，也不“丑”了，她但觉得，骊山老母的身上、脸上，在黑漆之中，透出一团金色的光气，罩着她的周身上下，不但神幻，而且令人肃然起敬。

鲁英向骊山老母道：“骊山前辈，刚才所言，乃你遗下的‘阴符秘经’上的秘文，未知能否为鲁英详释一下？”

骊山老母目注鲁英，微笑道：“鲁英，你这般模样，便欲求此等绝世奇学吗？”

鲁英一听，此时也再不犹豫，立刻跪拜在地，诚心诚意地求道：“晚辈鲁英，拜见骊山前辈！望指点鲁英难明之处。”

骊山老母含笑从虎背上向鲁英伸手一招，鲁英但感被一股极强的柔力牵扯着，身子不由便平平地向“白额虎”身前滑去。“白额虎”一见，欢喜得伸长虎嘴，亲吻了鲁英俏脸儿一下。虎须把鲁英的娇嫩脸蛋儿刺得一阵发痒，她不由格格笑道：“虎儿，虎儿，你莫顽皮，鲁英正拜求你的主人，切莫惹我发笑！”

骊山老母见状，不由满心欢喜，暗道：这女娃儿果然是研学“阴符秘经”的绝佳人选！其实也不必洛妃引荐，假如我骊山老母遇上这等人材，只怕也要收她为嫡传女弟子也！可惜她已先拜洛妃为师。转念又暗道：

“齐侯与夫人皆已隐世不出，天缘注定，鲁英一生该拜两次师，有两个师父，她的命数既然如此，便无论如何也避不过去了！”

骊山老母欣然一笑道：“鲁英，你可知这‘阴符秘经’，乃骊山老母的镇山之宝？吾曾立下誓言，此经秘文只传一人，此人必须是继承我骊山老母一身本事的弟子。”

鲁英绝顶聪明，她一听，便明白骊山老母之意，当即重行拜了三拜，一如她当日拜洛妃为师的模样，口中道：“徒儿鲁英，拜见师父骊山老母！”

骊山老母一听，这才从虎背上一跃而下，伸手向“白额虎”颈上轻轻一拍，道：“白儿，你且自行消遣去吧。吾待会所论，非你所能领悟，听之有

害无益，因你亦属雄性之物也！”

“白额虎”一听，心中虽不情愿，但也不敢违逆，又羡慕又忌地瞪了鲁英一眼，无奈地卷起虎尾跑到远处去了。

骊山老母伸手向鲁英一托，鲁英便感一般气力把她托升起来，骊山老母含笑说：“英儿，你既拜吾为师，吾既收你为徒，吾所学所识一切，于你而言，自然便不成奥秘了！你可知道？吾本姓姜，乃你师伯姜子牙的娘亲姜华的胞姐，因此啊，若论辈份，吾乃算是你师父洛妃的姨妈，亦即你的姨婆，因此你拜吾为师，其实同出一门，并无分别，知道么？”

鲁英一听，稍一思索，便立明白，笑道：“师父洛妃既然千里迢迢，找上骊山，其中必有内情，原来你是师父的姨妈，鲁英拜你为师，师父洛妃的辈份岂非低了一截？”

骊山老母大笑道：“英儿，你年纪小小，怎的如此老气横秋？吾辈中人，又岂拘泥于俗世的礼节？你别转小心眼了，且说给师父知道，于‘阴符秘经’上，尚有何难明之处呢？”

鲁英这才知道，“阴符秘经”并非骊山老母遗忘留下，而是她故意作此安排，以考究自己的悟性。当下也不敢再顽皮，忙问道：“是，师父，请问师父，‘阴符秘经’到底是谁悟创的呢？”

骊山老母闻言微笑道：“英儿，为何如此着急其出处呢？”

鲁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英儿曾与哥哥鲁班赌约，说日后必学一种本事，比他的八卦玄机更高更强，起码也可并驾齐驱！哥哥所学的八卦玄机，虽然乃师伯姜子牙悟创，但听说其根源出处则是先圣伏羲大人，若‘阴符秘经’的出源不及‘八卦玄机’的名头源远，那岂非先就矮了哥哥一截了吗？”

骊山老母一听，不由呵呵大笑道：“痴儿，天下奇学，能者而师，又岂可论其源流长短哉！称哥哥所学的‘八卦玄机’乃阳性之物，‘阴符秘经’，乃专为阴性而设，一般皆当世奇学，无分彼此高下也！至于‘阴符秘经’的源流，据吾所知，乃出自先圣黄帝之手笔，黄帝又从九天玄女处悟创，若论源流，却也不比‘八卦玄机’低矮些微也。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大喜道：“原来这阴符秘经源自九天玄女和黄帝，那果然是可以和先圣伏羲的名头相较啦！妙极了！那请问师父，阴符秘经的精义又是什么呢？”

骊山老母欣然一笑道：“好！英儿，你终于步入吾门中来了！你且进洞中，师父这便开始向你详释此中的精旨！”

骊山老母说罢，伸手把鲁英的小手儿一牵，便双双掠进洞中厅堂。骊山老母向黑石凳跃上，盘膝而坐；又让鲁英坐在她对面石上。

骊山老母笑容一敛，肃然地道：“英儿，这一部‘阴符秘经’，乃万世奇学，当年黄帝得九天玄女启悟，创此天机秘录，便一战而胜蚩尤，为吾华夏炎黄子孙奠定万世基业也！此书三百三十三字，字字皆珠玑！”

鲁英听到此处，忽地若有所思道：“师父，例如‘木能生火、火能生土、土能生金、金能生水、水能生木’二十字之深意么？”

骊山老母微笑道：“不错，此二十字与后二十字相辅相承，便即‘阴阳五行’的精义，彻悟此五行生克制化，则天地万物自可洞悉于胸。”

鲁英道：“这后二十字，便是‘水能克火、火能克金、金能克木、木能克土、土能克水’么？果然是五行相生又相克、相辅又相承呢？精妙之极，字字珠玑！”

骊山老母见鲁英悟性如此高绝，不由欣然一笑，暗道：阴符秘经果然是为她而设！当下也不犹豫，向鲁英进而启示道：“阴阳五行，生克制化四十字真言，乃洞悉天地万物之精旨，固然精妙，但往下的二百九十三字，却可定天、地、人、神之胜败祸福，更精妙绝伦，吾穷毕生之力，亦仅可十悟其七、八而已。”

鲁英不答，俏目中精光灼灼，十分神往。

骊山老母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阴符秘经，一述天地乾坤奥秘，二论富国安民之法，三示强兵制胜之道；皆隐含无穷天机奥秘，因此又称为‘阴符天机诀’，研学之人，一要悟性奇高，二要机缘巧合，三要心性坚稳、志趣超俗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英儿务须珍而重之也！”

鲁英点点头，道：“是，师父，英儿知道！但未知英儿若有大成，需时多久呢？”

骊山老母一听，不由呵呵笑道：“吾与你师伯生母姜华为姐妹，至今已历多少个春夏秋冬？但尚仅能领悟十之七、八，未足称大成，你道，若要大成，还需时多久，才成？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微叹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按师伯姜子牙的年岁，怕已近

百，他的娘亲自然更大，师父是师伯娘亲的姐姐，天！这岂非百多年了么？百多年苦学，亦仅能十悟其七、八，那大成之日，岂非遥遥无期了么？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骊山老母见鲁英怅然失望，微笑道：“英儿，为何如此焦急、失望？”

鲁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师父啊！英儿虽然是与哥哥鲁班赌气，欲学比他的八卦玄机更强之本事，但其实是为了凭此本领去救他脱困迷谷啊！他既懂八卦玄机，尚且受困，若要救他，自然要学一种更高更强的本事啦！可惜却须花百多年尚未达大成，英儿又如何去救哥哥鲁班脱险呢？若能见到师伯，求他出面救哥哥便好了！”

骊山老母一听，微一沉吟，即含笑道：“英儿，不必焦虑，按你的悟性奇缘，领悟阴符秘经十之三、五绝非难事，而十之三、五，便足可判断你哥哥鲁班的吉凶祸福，届时是否须你去解救，你自己自然可以作出决断矣！”

鲁英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假如可以由自己推断哥哥的吉凶祸福，便大大胜于瞎猜瞎碰了！这阴符天机诀很妙啊！”鲁英心中转念，便即决定，先留在骊山，待研悟阴符天机诀，进而判断哥哥鲁班的吉凶祸福再作打算。

自此，鲁英便留在骊山，跟随骊山老母，努力研学当世奇书——阴符天机诀了。

岁月匆匆而去，春花落，夏雨停，秋气爽，冬雪消，周而复始，天地乾坤，不觉又旋转了三次。

这一天，在鲁国乌龟山三十里外的一条山路上，山菊夹道，秋高气爽。山路上，一男一女，不徐不疾的奔行。

男的年约廿一、二，目中精光闪烁，虽时加收敛，但运目凝注景物时，仍隐隐透出逼人的光芒，这是内功已达极高境界的征兆。女的年约十八、九，比花娇、比花俏，但也比花野，她的步履轻灵之极，内力似比不上青年男子，但轻盈却犹有过之。两人奔行于山菊相夹山路，秋风轻送，犹如一双仙境侠侣。

此时，那少女向路侧盛放的山菊瞥了一眼，忽地伸手摘了一朵，在掌心中一合，一朵菊花即化成碎片，向前一扬，菊花碎片即四散纷飞。

少女格格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菊花完了，你可有办法，令她复原么？”原来少女刚才掌心一合之间，已暗运内力，把菊花震碎了。震碎硬物、并不稀

奇，但要震碎菊花瓣这等柔软之物，却非有惊人柔力不可。

青年男子见少女娇野之性丝毫未改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且看我如何还你一朵娇艳山菊吧：”他说时，右手疾拍而出，又猛地一旋，再向胸前一收，一股强大的回旋力，已卷着空中飞扬的菊花碎片，疾飞而回，落入青年男子的掌心中，竟一片不漏。以柔力震碎菊花，已非同小可，但运回旋掌力，把空中纷扬的菊花碎片带回，这等功力，却更令人吃惊。

更神奇的是，青年男子把菊花碎片于掌心中一合，便把手掌一摊，笑道：“云彩妹妹，这不是还你一朵美艳菊花么？”他的掌心中，果然托着一朵花瓣娇艳的山菊，与原来一样，毫无凋残之状。

这一双男女，便是青年鲁班和少女偃云彩了。两人在三年中，一直跟随“洞察四面八方、洞悉天地万物”的“四面怪人造父”刻苦历练。两人视造父如兄如师，令造父欣慰万分，重燃行将熄灭的生命之火。

这三年来，鲁班和偃云彩，到底在“四面怪人造父”那儿学到什么？当世中谁也不知道，只有鲁班和偃云彩自己是惟一的例外。

偃云彩一见鲁班掌心中的菊花完好无缺，一般娇艳可爱，不由拍手叫道：“好啊！鲁班哥哥，你的‘造物神功’又更精进了！”她忽然一顿，俏目灼灼，一霎不转的凝注鲁班，俏脸也忽地绯红如花，也不知她忽然想起了什么。

鲁班被偃云彩盯着不放，一派心神俱往的痴迷模样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气，含笑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根本不必羡慕，造大哥授你的‘仙酒秘法’，便已天下无双啊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心中这才一乐，她格格笑道：“不错，造大哥说过，这‘仙酒秘法’，只传授云彩一人，又说凭此妙法，便足以把你牢牢绑在身边永不分离了！妙啊！这样吧，鲁班哥哥，你只要用你的‘造物神功’替我造一只会飞的活鸟，我便给你酿制一种‘仙酒’喝，或者送给你的爹娘享用，使他们身子壮健，长命百岁好么？”

鲁班见偃云彩对他三年前的承诺，竟丁点不忘，牢牢记住，不由欣然笑道：“造活鸟是我三年前曾答应的，岂会反悔？不料你竟然还记得啊！”

鲁班一顿，向前面望了一眼，但见前面已现出一座形如乌龟的大山，一缕“近乡情更怯”的心绪不由涌上心头，微叹口气道：

“你虽然一番心意，欲酿美酒给我爹娘饮用，但吉凶未卜，连我亦未知爹娘妹妹是否可以逃过劫难呢！哎，师父传我八卦玄机，我竟然连爹娘妹妹的安危亦不能自保！”鲁班孝心极重，他渐近儿时隐居之地，想起爹娘和妹妹的境况，不由叹息一声。

偃云彩自小丧父母，便没这等依恋之情思，她不由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爹娘不是隐居前面的乌龟山么？好端端的，有什么凶险危难？你若牵挂，不如快走几步，不就可以立刻见到爹娘、妹妹啦！”

偃云彩想起鲁班有一位妹妹，暗道：他的妹妹与我年纪必定差不多，日后多了一位伴儿，这更好玩了！不由亦焦急起来，催促鲁班道：“鲁班哥哥，叹气什么？快走快见爹娘、妹妹啊！”

偃云彩说着，身子轻纵而起，灵巧如飞燕，直向前面的乌龟山飞掠而去。鲁班见偃云彩喜欢与他的爹娘、妹妹相见，心中大乐，也纵身掠上前去。

鲁班和偃云彩，此时的内力轻功，均已达奇高境界，二、三十里山路，自然不消花片刻工夫，不一会，便见一座残破的草屋，隐在形似乌龟腹的山中。

此时尚是早晨时分，往日便必见妹妹鲁英在晨光中练功了，但此时却静悄悄的，连半点人声人影也没有，一种不祥之兆立刻袭上心头。

鲁班忍不住运内力叫道：“妹妹！哥哥回来啦！爹爹、娘亲，你两老在吗？”鲁班此时运内力传声，休说咫尺距离，便二、三十里外，也可听到。但一连叫了数声，屋内依然毫无动静，鲁班心中不由大急，纵身便向草屋掠去。

就在此时，一位老妇，脚步蹒跚地开门而出，恰好鲁班和偃云彩已掠到她身前来。老妇老眼昏花，目注鲁班和偃云彩一眼，脸上竟一片迷茫，喃喃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鲁班见状，知她必定是思儿心切，连眼也弄成半瞎昏花了，不由大悲，连忙一步上前，抱着老妇，连声道：“娘亲！娘亲！是我，我是你的不孝儿鲁班啊！”

老妇人果然是鲁班的娘亲鲁大嫂，但此时她已老态龙钟，大概数年间的变故，把她折磨得苍老了。鲁大嫂一听，这才猛然醒悟，她赶紧揉了揉眼睛，定睛细看，但见眼前的青年男子，长高长大长壮了，但依稀仍带着儿时的模

样，不由又喜又悲，激动之下，又笑又哭，连声道：“班儿！班儿！你回来了，可知爹娘望眼欲穿？你身边的是英儿么？天幸你把哥哥救回来了，怎的不上前让娘亲仔细瞧瞧你啊？”

鲁班一听，登时心中一痛，知妹妹鲁英，必定是当日自告奋勇，去齐都临淄城救他，因而至今未回了！他不想令娘亲失望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偃云彩一听，却毫不犹豫，走上前来，抱住鲁大嫂，一口一声“娘亲”的连叫数声。

鲁大嫂眼虽然半瞎，但耳力犹存，她一听便皱眉道：“你……你不是英儿，怎的叫我娘亲？你到底是谁？”

鲁班正欲解释，偃云彩却笑着道：“我叫偃云彩，已拜鲁班为哥哥，他的娘亲不就如我的娘亲一样么？哎，我连娘亲也没机会叫上一声，几乎连叫也叫得不好了！”未了，偃云彩触景伤情，感怀身世，不禁叹了口气。

鲁班连忙向娘亲解释。鲁大嫂才知，鲁班身边的少女并非鲁英，而是鲁班在外面结识的义妹。不由又悲又喜，叹道：“哎，那英儿到底上哪儿去了呢？三年前她入齐都临淄城，说是去救援你，怎知便一去不回了！你爹爹日夜出去寻找，三年来不知走遍了多少地方，却遍寻不获，十日前他闻说泰山脚下曾出现过一位卖艺少女，年纪与英儿相仿，便不惜奔波百里，前去寻找了！人海茫茫，他又如何寻得着呢？”

鲁班心中又悲又痛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，偃云彩亦听得一阵感伤，喃喃地叹道：“天下父母心！果然是天下父母心！可惜我偃云彩莫说失踪三年，只怕死了也无人问无人知呢！”

鲁大嫂一听，这才知偃云彩身世也很可怜，又想起她既然已拜鲁班为义兄，便是自己的半个女儿了，连忙安慰道：“云彩姑娘，你既然是班儿的义妹，那班儿的家，便即你的家啦，你只管安心在此生活，鲁家虽然穷困，但也不少你一份口粮呢！快跟娘亲进去，待娘亲烧壶水泡茶给你解渴。”

鲁大嫂说着，牵着偃云彩的手儿，便向草屋内走去。偃云彩心中又悲又喜，连忙半搂半扶，把鲁大嫂扶进去了。当下鲁大嫂摸索着，烧了一壶水，泡了茶，让偃云彩喝。又烧了热水，为偃云彩洗脸解疲，偃云彩自幼便跟着爷爷偃八手过活，几曾有娘亲如此侍候过她？乍获此温暖，她几乎忍不住掉出泪来了。

鲁班进草屋后，不吃不喝，便坐在一旁，思索着什么。他忽地从身上摸出他自绝谷带出来的小石块，连掷了六次，微一沉吟，便对娘亲道：“娘亲，爹爹快回家来了！可惜他是空手失望而回。”

鲁大嫂一听，不由又惊又奇，失声道：“班儿，你又没出屋半步，怎知爹爹快回来？你并未见到他，又怎知他失望空手而回？”

鲁班沉吟不语，偃云彩此时视鲁大嫂如亲娘似的，不忍见她惊骇，便瞪了鲁班一眼，嗔道：“鲁班哥哥，怎不回娘亲的话？娘亲别理他，他这是故弄神秘呢！他是八卦玄机祖师姜子牙的徒弟，又在千年大禹谷中研悟了‘大禹九鼎神通’更遇上天地造物之父造大哥学了‘造物神功’这等遥测卜算的小伎俩，对他来说，早已不算什么啦！”偃云彩为安慰鲁大嫂，忍不住便把鲁班的神通本领一口气说出来了。

鲁大嫂却根本不知什么是“大禹九鼎神通”什么是“造物神功”，但鲁班的师父姜子牙的本事，她却曾经目睹，因此点点头道：“是啊，我倒忘了，班儿曾跟随姜大哥他学师十多年呢，姜大哥本事惊人，班儿他想必也学到一二了，因此可以卜算出来。”

鲁大嫂话音刚落，一位老年男子，已神色仓皇、满脸失落的匆匆走了进来，果然是鲁班的爹爹鲁牛，三年磨折，鲁牛亦已苍老了许多，尚幸根骨还非常硬朗。

鲁牛一眼便认出鲁班来了，他尚未说话，鲁班父子情深，已一步走近，抱着鲁牛连声道：“爹爹身子可好？你奔波百里，快坐下先喝口茶啊！”

偃云彩乖巧，见状便捧了一碗茶，递到鲁牛手上，含笑道：“义父请喝茶，偃云彩拜见义父！”

鲁牛原来满心失望，此时却又惊又喜，不但见儿子鲁班突然出现在他眼前，而且还多了一位俏丽如花的少女，这少女还“义父、义父”地叫得甚欢。鲁牛惊愕之下，不禁以为自己在梦中，他伸手猛地一拍大腿，但感隐隐作痛，才知眼前的鲁班、义女是千真万确的了，不由失声叫道：“班儿！班儿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鲁班把自己三年来的行踪，简单地告诉鲁牛，至于他三年来的奇遇，只一下带过，没加详说，因为他深知爹爹并非江湖中人，便说出来也不会明白。鲁牛也没追问，儿子终于平安回来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鲁牛不由以手合十道：

“天佑我鲁家！不，乃姜兄弟堪点的‘灵龟大龙脉’荫庇，班儿你终可平安无恙！”

鲁牛一顿，忽地又长叹一声道：“哎！若知祖宗龙脉如斯龙气荫佑，当年便绝不许英儿冒险入城去寻你了！如今班儿你平安而回，可怜你妹妹却已失踪三年了！”言下之意，鲁牛自怨自责，痛苦难过之极。也不必他说出口，在场的鲁大嫂亦知道，他此番百里寻女，必定又空手失望而回了！

鲁牛唠叨说了一会，见无人应对，不由大奇道：“怎的不问我是否寻着英儿呢？”

鲁大嫂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老头子啊，你人未见，你的儿子便已判断你快回来了，但可惜却空手失望而回啦！果然如此，那还问什么？”

鲁牛一听，伸手一拍脑袋，喃喃地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，我倒忘了，班儿是姜兄弟的嫡传弟子也！姜兄弟有察天识地之能，班儿想必也有两下子了！”

鲁牛也不问鲁班的近况，先就急道：“班儿，你既有此神通本事，为何不测算一下你妹妹鲁英到底失落何处呢？快！快测算、测算啊！”

鲁班见爹爹焦虑痛苦的模样，又知道妹妹鲁英是因救援他而失踪，不由长叹一声道：“爹爹，班儿刚才所卜之卦，不但揭示爹爹快回，且空手失望而回，更隐示妹妹的行踪极为神秘，似被一股强大之极的神秘力蒙罩，竟连‘八卦玄机’之力亦难确判她的行踪下落。虽然如此，但妹妹的生命倒绝对无碍，我所卜之卦，乃朦胧等待、神秘莫测之‘否卦’，卦曰：休否，大人吉。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意即一切皆纠缠不休也。”

鲁班一顿，见爹娘皆一片迷惘，知彼等除父母爱子女之心外，根本难明卦中的含意，就算解释也是徒然。他微一咬牙道：“爹娘放心，妹妹之事，乃因我卷入的劫数而起，亦必随我的劫数而终。无论如何，我会把妹妹寻回！”

鲁牛夫妇眼见儿子已经安然回来，且已学成一身本事，心中亦稍感安慰。当下一家人才互诉三年来的景况，鲁牛夫妇当日依鲁班的安排，自齐都临淄城潜返鲁国乌龟山隐居，三年来幸得从齐国带返的少许财物过活。鲁班自己的经历，他只略述一二而已。因为鲁班深知，爹娘均绝非此道中人，知得太多无益反害，他绝不想把爹娘亦卷入那可怖的“血淫煞劫”中。

铁锯创制人间步

第十四回

偃云彩见鲁班家境如此清寒，心中充满同情，她虽然自小丧父母，但跟着爷爷偃八手过活，衣食却不少缺，根本不知人间尚有此苦况。她对鲁牛夫妇极有好感，不由便暗地思忖，如何可令鲁家的生活好起来呢？

偃云彩探手入怀中衣袋，忽然被袋中的硬物一碰，那是鲁班在千年大禹谷中，精心制造的“石锯”，偃云彩竟视如珍宝，一直带在身上，片刻不离。

偃云彩的手儿被“石锯”一碰，心中便不由一动，登时便有了主意。只见她忽地含笑问鲁牛道：“义父啊，请问时下工匠，以什么工具断木料呢？”

鲁牛微一怔道：“云彩姑娘，这还用说么，自然是用砍的斧头啊！你问这怎的？”

偃云彩微笑道：“那这等斧头断木，是否好用？”

鲁牛是用斧头的大行家，一听便道：“这须看什么木材啦，遇上软而幼的木料，自然也管用，但碰上硬而粗的木料，那就艰辛之极，砍半日也未必可以砍断也！工匠与砍柴的，均视断木为最大苦活呢！”

偃云彩又微笑道：“那假如有一种工具，断木时比斧头快捷、轻松数倍，世人是否乐于使用？”

鲁牛叹了口气道：“若有此利器，世人只怕争相抢用呢！但天下间哪来此等妙宝贝？”

偃云彩含笑不语，忽然又轻声道：“再请问义父，假如有一种东西，喝了会令人气血畅旺、心悦神怡，世人又是否喜欢呢？”

鲁牛一听，不由大喜道：“好啊！若能令人气血畅旺，首先是老年人的恩物啦！更令人心悦神怡，天下人只怕趋之若鹜也！但云彩姑娘不是说笑吧？世上何来这两大宝物呢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若世上有，便非宝物啦！义父，凭这两大宝物，便足令鲁家发财致富呢！”

偃云彩一顿，也不理鲁牛满脸惊愕，又续道：“义父，请你去镇上市集，

买一些火碳、锤子，以及一批谷麦回来，好吗？”

鲁牛惊奇地笑道：“云彩姑娘，别胡闹啊，你要这些东西作什么？”

鲁大嫂也叹了口气道：“云彩啊！你知鲁家现下仅剩少许活命钱物了，买这些东西哪来余钱呢？”

偃云彩想了想，忽地笑道：“是是，义母，云彩倒忘了鲁家的境况了！这样吧，明天一早，我与鲁班哥哥去镇上想办法好了！”

鲁班一听，也不置可否，只是欣然一笑，因为他忽然发觉，他的云彩妹妹，一副济世救人的心肠，虽然他知道偃云彩此刻亦身无财物，不知她如何想办法弄那些东西回来，但知她聪明绝顶，料定她必有妙法可想，也就没追问。

第二天一早，偃云彩和鲁班，便离开乌龟山，上鲁国都城曲阜来了。从乌龟山到曲阜城，相距仅三十里地，虽然多半是山路，但对鲁班和偃云彩来说，区区的三十里山路完全不在眼里。

当天早上，太阳尚未升上，鲁班和偃云彩便已抵达鲁国都曲阜城了。但见城中一片太平盛世景象，鲁人多半衣食丰足。鲁班曾听师父姜子牙论述天下诸侯，心道：鲁国公果然是一位福将，把鲁国治理得一片繁华呢！

两人在城中逛了一会，却什么地方也不停留，径直走入一家打铁铺中来了，这是偃云彩的主意，她请鲁班于城中细察，哪家打铁铺和谷麦铺有祥和气象，鲁班先判断了一家大书“诚创记”的打铁铺，两人便走进“诚创记铁铺”来了。

两人走进一看，偃云彩却大大皱眉，因为铺中水静鱼飞，静得教人吃惊，根本听不到打铁的半点叮当声。铺中只有一位中年汉子，呆坐着，向一位妇人唉声叹气，隐约可闻他叹道：“娘子啊！再无人光顾，就连三个娃儿的口粮也断了！哎，我鲁诚也不知交了什么噩运，爹爹传下的铁铺生意竟衰败如斯！”

又听那妇人低声道：“孩子他爹，这只怪你做生意太老实、太守旧啦！你看，别家铁铺，哪像你白纸黑字贴出告示：‘童叟无欺、刀斧不利包换。’而且为避血腥之气，绝不肯替人打造剑器等杀人之物。世人眼光势利，见你这等老诚，必疑你所产之物古旧，是故光顾的客人便渐少了！”

偃云彩闻声，向墙上一看，果见上面白纸黑字，大书“童叟无欺、刀斧

不利包换”等十个大字。她与鲁班相视一眼，不由均会心一笑，偃云彩悄声道：“碰上你这位大神算，这姓鲁的老板便是老实人有好报啦！”

偃云彩说罢，也不犹豫，领先便向铁铺老板夫妇大步走去。她走到姓鲁的铁匠面前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板，贵店可有来样打造的生意做呢？”

这铁匠姓鲁名诚，是家传生意手艺，鲁铁匠一听，想也不想，冲口而出道：“来样打造，自然可以，但须看姑娘打造什么啦！若是刀剑等杀人利器，姑娘便出多少价钱，敝店也决不敢承造！”

那妇人一听，不由气道：“你怎可如此固执！若再不接刀剑生意，一家五口只怕便要饿死了！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亦大奇道：“这位大叔，怎的不肯接刀剑生意呢？须知当令之世，战火连绵，刀剑生意才兴旺呢！”

鲁铁匠长叹一声道：“这位兄弟，当今之世，刀剑生意畅旺，我鲁诚岂有不知？但祖宗遗训，吾鲁家铁铺生意，不许沾上血腥之气，刀剑是用来杀人的，因此决不敢接此生意。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但你若不做此生意，无钱买口粮，只怕便饿死了！”

鲁铁匠叹道：“姑娘有所不知，吾祖辈因精于铸造刀剑，被各国诸侯争夺，剧斗之下，祖宗一家七口，只逃出一人，余皆被杀！逃出的这一人，便是我的祖父。因此留下家训，子孙后人，今后绝不许再沾血腥刀剑生意！”

偃云彩望一眼鲁班，只见他闷声不语，知他心中必然甚为感慨，便不再犹豫，从身上摸出那把长条石状的东西，向鲁诚手上一放！笑道：“放心吧，鲁大叔，这是请你打造的样板，该绝不会沾染血腥之气了吧！”

鲁诚往手上的长条石一看，但见长条石上，一面刻了一排牙齿状的缺口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：“这……这东西非刀非剑，非斧非锤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”

偃云彩微笑道：“鲁大叔别管它是什么，我只问你，假如遇上一根粗硬的木料，世间的工匠，以斧头去砍断，是否艰辛之极？”

鲁铁匠想也不想，便断然地道：“当然啦！工匠若遇上粗而硬的木料，以斧头去砍劈，只怕劳苦一日，亦难砍断一根呢！自然辛苦之极了。”

偃云彩笑笑，又道：“那鲁大叔以为，假如用铁铸造这样一柄形如牙齿的工具，用来划割粗硬之木，又是否比用斧头轻松呢？”

鲁铁匠一听，不由使用手上的长条石往自己的大腿上一划，他但感拉划之间，大腿一阵疼痛，几乎被割伤了皮肉。

他沉吟了一会，忽地伸手一拍另一条大腿，叫道：“好灵好巧的心思啊！用这等工具割木，只怕胜于斧头十倍、百倍也！当真巧夺天工！”

他一顿，霍地站了起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偃云彩，道：“姑娘！这柄东西，乃巧夺天地造化的神工利器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”

偃云彩听鲁铁匠大赞，心中大乐，就如赞的是她自己一般。她格格一笑，道：“鲁大叔，你也先别问这东西的来历出处，你只要据实回答，依此样板，是否可以用铁铸造一柄出来？”

鲁铁匠道：“有样板在此，并不太难，鲁某人只要花点心思，自然可以造出一模一样的铁物。”

偃云彩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好极了！不过事先声明，我并没工钱造价付你，你愿意造么？”

鲁铁匠一听，先是想了想，似略感为难，但终于叹了口气，点点头道：

“哎，鲁某人虽然穷困，但也不差了这几文钱也！况且这柄东西造出来，必大大有益于后世，为天下工匠造福，鲁某人又怎可以一己私利，断送了此等夺天地造化的神工利器呢？便吃亏也只好认了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禁欣然一笑，这才知道，鲁班的判断丝毫不差，这鲁铁匠果然是老实祥和之人，这便足够了！当下偃云彩才决然的道：“鲁大叔放心，我等虽然无钱付你的工价，但也绝不会让你吃亏，这样吧，这柄东西造出来，便拿到市集上出售，卖到的钱，一半便归鲁大叔便是啦！”

鲁铁匠一听，忙道：“这等神工利器，世人必抢着出高价购买，姑娘给我一半价钱，你只占一半，岂非令你太吃亏了吗？”

偃云彩不料鲁铁匠如此老实，心中好笑又好气，正欲说话，不料鲁大婶已忍不住抢着道：“铁匠哥啊！这是人家的一番美意，你便答应了吧！放着这大买卖不做，难道你真的想一家五日饿死吗！”

偃云彩也笑道：“鲁大叔，这大买卖我借你的人力、物力，你借我等的智计心思，彼此合作，各不相负，你放心吧！”她一顿，目注鲁大婶一眼，忽然又含笑道：“鲁大婶，我尚有一宗生意买卖，想与你合作，你可愿意？”

鲁大婶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姑娘智计心思超人，你想出的主意，必定绝佳，

我又怎会不愿意？如何合作，请姑娘坦白说出好啦！”

偃云彩当下也不再犹豫，便把自己欲造一种令人“气血壮旺、心悦神怡”的饮品出来，拿去市集出售，这一套生意大计说了出来，末了道：“鲁大婶，此事虽然神妙，但尚缺了主要材料谷麦等物，可惜我等身无财物，难于筹集。”

鲁大婶一听，想了想，便欣喜的道：“云彩姑娘，这也不难，我有一位堂叔，做的是谷麦铺生意，先向他借一两袋谷麦，他念我夫妇曾救过他，想必不会拒绝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向鲁班格格一笑，得意的道：“如何？鲁班哥哥，一切不就妥善解决了吗？”鲁班见偃云彩一副生意老江湖的神气，不禁莞尔一笑。

当下又与鲁铁匠夫妇商定，为避人耳目，两种“妙宝”均搬去鲁家隐居之地乌龟山制造，造好了，才拿出去市集出售，以求卖到上佳的价钱。

不久，鲁国境内的乌龟山脚，便悄悄地筑起了两座火炉。一座附设鼓风箱，一座加设控风箱。鲁铁匠夫妇，也早搬入乌龟山鲁家了，幸好鲁家的草屋虽然残破，却很大，足供鲁家和鲁铁匠一家五口人居住。

鲁铁匠负责鼓风箱的火炉，自然是专门制造那胜于斧头十倍的“神工利器”了，鲁大婶则负责控风箱的火炉，协助偃云彩，制酿那等令人“气血壮旺、心悦神怡”的妙品，鲁牛夫妇也不空闲，鲁牛负责砍伐所需的柴薪，鲁大嫂虽然半瞎，仍坚决负责所有人的一日三餐，以及茶水供应。

直到此时，鲁铁匠夫妇才知道，鲁班才是“神工利器”的创造者，更精于“造物神功”，因此鲁班自然便成了总工程指导了。而那“鼓风箱”、“控风箱”，便是鲁班从“大禹九鼎神通”中研悟搬移制造出来，单是这一具“鼓风箱”，便令鲁铁匠钦羡不已，因为“鼓风箱”的风力可大可小，可猛可弱，运用起来，铸造铁器的火候，便可以灵活控制，得心应手。

很快，鲁铁匠便把鲁班创制的“神工利器”打造出来。由于火候控制恰到好处，打造出来的“神工利器”，蓝光湛湛，不必试用，已知其非同凡响。鲁班却坚持先行试用，用之划割粗硬之木，虽比斧头砍劈，快了一倍，鲁班仍不满意，不死心的在“神工利器”的齿牙上下功夫。经近百次的试验，经过一百零一天后，当世的第一柄“神工利器”终于定型了，但见蓝光灼灼，

睹之令人喜悦。

鲁铁匠手持“神工利器”交到鲁牛手上，让他用来伐木。鲁牛手执“神工利器”，选了一根最粗最硬的树木，他预料用斧头砍劈，起码要花一整天工夫。不料以“神工利器”划割之下，短短的小半个时辰，最粗最硬的树木，便拦腰被锯断，哗啦一声倾倒下来了！鲁牛手执“神工利器”，好一阵发呆，嘴里喃喃地道：

“老天！就算力大如牛，用斧头砍劈，起码亦须辛苦一整天，不料这东西竟仅花了小半个时辰，而且轻松之极，连鲁牛这等老年人，亦操控自如，那岂非胜于斧头十倍、百倍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惊人宝贝？”

鲁铁匠一听，哈哈笑道：“鲁大哥！恭喜！恭喜！”

鲁牛道：“鲁兄弟，这宝贝是你打造出来的，恭喜鲁牛什么？”

鲁铁匠笑道：“小弟只是依样造葫芦，算不得什么，悟创此物的人，才是一等一的大功劳，一等一的大高手啊！鲁某人平生极少赞人，如今也衷心向此人拜服了！你知此人是谁？他便是你的大儿子鲁班啊！鲁家门下，出了如此高人，还不值得庆贺么？”鲁铁匠果然老实，半点不居功自傲。

鲁牛一听，心中亦不由大感欣慰，喃喃地道：“奇迹！奇迹！也许是祖宗灵龟大龙脉荫庇之功，亦是姜子牙兄弟堪点造就之德，鲁家果然冒出一代高人了！”

鲁牛喃喃惊叹，鲁铁匠不由一阵惊奇，他根本不明白，鲁家出了一位高人，与那什么“灵龟大龙脉”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但他心性忠厚老实，心想：鲁大哥不肯说破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也就不去追问。

两人正惊叹之际，鲁班、偃云彩、鲁大婶三人，已满脸欣喜地走了过来。鲁大婶和偃云彩，两人手上各捧了一碗东西，小心翼翼的，也不知是什么宝物。

鲁大婶捧着那碗东西，走到鲁铁匠身前，含笑道：“孩子他爹，连日打造利器，辛苦了，请先喝一碗‘仙水’吧！”

偃云彩也将手上的一碗“仙水”递到鲁牛的手上，格格娇笑道：“义父啊！你砍柴供应碳火，也辛苦极了，这一碗宝贝，便当作补偿慰劳品吧！”

此时鲁班却站在一旁，含笑不语。

鲁牛、鲁诚二人，见鲁大婶、偃云彩一番心意，虽然不知碗里的东西到

底是什么，也接过来捧起就大口地喝，就算是一碗清水，也十分欣慰，有情饮水饱嘛！不料鲁牛已上了年纪，仅饮了三大口，便满脸涨红，捧着碗中的东西怔怔地发呆，再也舍不得再饮了。鲁铁匠正值壮年，因此倒忍不住喝了一半，但终于也蓦地停下，他的头上竟冒出丝丝白气，脸上泛出红光，与刚才的疲态简直判若两人，他也一阵惊呆。

好一会，两人才不约而同地失声叫道：“仙水？宝液、琼浆？怪物？老天，这等东西一旦现世，管教天下人均如痴如醉了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！”

偃云彩俏脸绯红，神色欣然之极，却不作声，俏目瞟了鲁班一眼，似在向鲁班传意道：“如何？鲁班哥哥，云彩妹妹的主意不错吧！”

鲁大婶却忍不住了，欢悦地指着偃云彩道：“鲁大哥，可喜可贺！你这位义女云彩姑娘，已创制出天下绝妙的‘神仙水’啦！我仅喝了一口，便感气血沸腾，疲困尽消，天啊！这可是神仙才会制出的妙品啊！”

鲁牛喃喃地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这等神仙之水，的确令人气血大旺，是普天下老年人的恩物！它的确令人疲困尽消，小弟百日来的辛劳，这半碗神仙之水，便重新令人生龙活虎了！若这等神效啊，当今世上，只怕无分男女老少，均大有裨益呢！”

鲁大婶忽然想起什么，连忙转身向偃云彩，欣喜得合不拢嘴，连声道：

“了不得！了不得！这神仙之水虽以谷麦发酵制成，但必比谷麦更受世人欢迎，拿到市集上出卖，世人品尝之后，必出高价，天啊，这可是百年难求的绝佳生意买卖呢？”鲁大婶一顿，又连忙道：“但凡拿出市集出卖，总该有个名堂，才好叫价，这‘神仙之水’，名字太玄幻，难以取信于人，云彩姑娘快想个绝妙的名称啊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格格一笑，她料不到“造物之父——造大哥”所传授的制“仙水”当真如此神奇。但除了称为“仙水”，该叫什么呢？她一时间却并未想及。偃云彩俏目乱转，她忽地瞥见她用来发酵谷麦的瓦罐，呈长方形状，不就成了一个绝佳的名号吗？

偃云彩心思灵慧之极，她微一思忖，便格格一笑道：“此物既称为‘神仙之水’，那先取一个‘水’字；又炮制此物的瓦罐呈长方形状，取其形状，造一个字形，不就是一个‘酉’字？再把‘水’和‘酉’合二为一，岂非一

个‘酒’字吗？这仙水拿到市集出卖，便称为‘酒’好啦！”

众人一听，皆不约而同地赞道：“一个‘酒’字，集其形状、特质、出处，当真是绝妙名堂啊！”

偃云彩聪明绝顶，经她此时悟制命名，令天下震惊的“仙水”，便正式称为“酒”了。从此，酒字便一直留传万世而不衰，偃云彩当日在鲁国乌龟山脚，轻轻的一句，便令天下人陡增无穷乐趣。

当下偃云彩又把鲁班教鲁铁匠依样打造的“神工利器”所下的名号说了出来，那柄蓝光灼灼，割木胜于斧头十倍、百倍的“神工利器”，便正式有了名号，叫做“锯”。锯这一工具，极受天下的工匠欢迎，直到今日，虽已大大发展，但其基本原理——齿状，仍然离不开鲁班当年的悟创。

三日后，鲁铁匠夫妇把“酒、锯”拿到市集出卖。未出现便石破天惊，人人争相围观。经人客试用、试饮之下，鲁铁匠夫妇辛苦背负出来的一批“锯”和“酒”，便被当地人抢购一空了。得回的造价，鲁铁匠夫妇又在集上采购了大批的生铁、谷麦等原料回来。造好了一大批，再拿去卖，依然被抢购一空。这样造多少卖出多少，鲁铁匠夫妇甚至还被人客当活神仙似的求拜，冀求能买到这“锯”或“酒”。

仅仅半年后，鲁铁匠一家五口，便生活大为改善，鲁铁匠感激万分，坚决要拜鲁牛为义兄。终于鲁牛也答应了，于是，鲁姓之人，从此便与“锯”和“酒”两大宝物，结下不解之缘了。

鲁班见鲁铁匠已成了造“锯”高手，他便乐于放手给他，鲁班自己趁机忙其他事情了。偃云彩也把造酒的技术，毫无保留，传授鲁大婶，她自己则乐得清闲，另想其他古怪奇妙的主意去了。鲁牛夫妇，也因造锯、造酒的事忙得团团转，痛失爱女之伤，不觉也稍为淡忘了。

鲁班和偃云彩二人，却一连半月，不见了踪影，也不知两人正忙着什么。

一日，鲁牛砍柴回来，欲与鲁班商量寻鲁英之事，却四处不见，心中不由大急，便不顾疲困，四处找寻。

鲁牛转过一个山背，在一块空地上，突然一阵发呆。只见在空地上面，鲁班和偃云彩均在，鲁班身前，停放了一只形状似鸟的铁木制造的东西，鲁牛根本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，因此只能以“东西”来概言之。偃云彩手持一把古怪的东西，上面是用芭蕉叶砌成的圆形巨叶，下面则以木架支承，可收

可放，撑开来时，恰好遮住了上面猛烈的阳光，人在下面劳作，想必舒服多了。

鲁牛正想走出山背，忽听偃云彩格格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我这柄遮阳的小玩意，人在下面，是否荫凉多呢？”

鲁班笑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人在下面，犹如置身屋内，自然舒服得很，干起活来，也更有精神啦！”鲁班说着，手却没停，把一支木架，插入那“鸟”的翼中，“鸟”翼便呼地扑腾了一下。

偃云彩大喜道：“好啊！鲁班哥哥，你的手艺，已足可比上爷爷偃八手啦！鸟翼已会扑动，想必很快便会飞上天去了！但不知是否可以载人飞行呢？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只要鸟翼的机关装嵌好，不但可飞行千里，自可载负两人同飞呢。”

偃云彩一听，乐得欲拍手，可惜她此刻手持那遮阳的巨叶，不能松开，无奈只好顿足大笑道：“好极了！造好飞鸟，我与你遨游天地，快活之极！咦？你为什么不高兴？又为何忽然叹气？”

鲁班低声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并不知道，我的妹妹鲁英生死未卜，其实隐伏甚大凶险，是否可以避过劫数，尚未可预料呢！我怕爹娘担心，没敢说出来。因此啊，就欲遨游天地，也先要寻着妹妹再说呢！”

鲁牛一听，不由猛吃一惊，接而又听偃云彩低声说了一句什么，鲁班点了点头，便不再说话了。鲁牛心中不由一阵悲哀，暗道：班儿有了偃云彩为伴，只怕早已忘记妹妹英儿尚在危难中了！看他与偃云彩亲热的模样，倒似一双情人似的，一片柔情蜜意，哪还想到去解救妹妹鲁英的苦难呢……鲁牛心中抱怨，一气之下，也没走出去，静悄悄地返回山脚的草屋去了。

直到吃晚饭的时分，才见鲁班和偃云彩，有说有笑的回来。鲁牛心中有气，也不理睬鲁班，吃过晚饭，便独自去歇息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吃早饭时，也不见鲁牛出来。鲁班不由大奇道：“娘亲，爹爹身子不适么？怎不见他出来吃早饭呢？”

鲁大嫂叹了口气道：“班儿，你爹爹昨日砍柴回来，寻你不着，回来后便闷声不语，到睡觉时，更喃喃自语，说有人贪新忘旧，只顾自己逍遥快活，作什么神仙侠侣、遨游天地，却连自己的胞妹苦难亦抛在脑后了！他又叹

道，要救英儿，非要靠自己不可了！娘亲也不知你爹爹有何心事、打什么主意。今日一早，娘亲起来做早饭，你爹爹已不见踪影了！哎，按道理他便是上山砍柴，也不会不吃早饭呢。”

鲁班一听，与偃云彩面面相觑。鲁班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苦恼，他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娘亲，爹爹他误解班儿的一番苦心了！”

偃云彩也接口道：“义母，鲁班哥哥他近日忙着制造飞鸟，并非为了遨游天地，而是为了千里寻妹妹鲁英呢！他和我昨日才约定，待飞鸟最后制成，我把遮阳的工具造妥，安排好一切，便乘飞鸟，不惜千里奔波，前去寻鲁英妹妹呢！”

鲁大嫂一听，亦恍然悟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你爹爹必定是忍不住，又独自前去找女了……他一把年纪，行动已大不如前，千里奔波，怎支持得住？哎，他为了英儿，想必是急疯了！”鲁大嫂一顿，又忙道：“班儿、云彩姑娘，你俩制造的飞鸟、遮阳工具，何日可完工呢？”

鲁班心神不定，沉吟道：“飞鸟大致已制作好了，可以升天飞行，但尚差鸟翼的收控尚未完善，因此只可以飞，不能降落，假如此时飞升，便有凶险了！”

偃云彩也收起笑容，正经地道：“义母，云彩欲制作的遮阳工具，是用来遮挡烈日暴雨之用，执于手上，可收可放，制成之后，天下的工匠、行人，便可免日晒雨淋之苦了！这不但是为了去寻鲁英妹妹之用，而且也大有益于天下劳作大众呢！”

鲁大嫂一听，不由喜道：“云彩姑娘，想不到你的心肠如此好啊！义父他想必误解你一番苦心了……这遮阳工具叫什么名堂？”

偃云彩微思索，便道：“按其形状取字，就叫‘伞’吧！不过尚有少许工夫未妥，待制作好，再造一把给义母使用。”

自偃云彩当日按其形状取字，她创制的遮阳工具，便叫做“伞”了，自偃云彩创制出来，经历代完善，发展至今，制作越发精巧，例如“自动收控弹簧伞”。不过，世上第一个悟创的，却是娇野俏丽的偃云彩。

当下鲁大嫂因义女偃云彩的绝顶聪慧，心中欣喜，暗道：班儿与她结伴，是儿子的大福气啊！私下间，鲁大嫂甚至想到了鲁班的终生大事，心道假如鲁家娶到如此一位聪慧的媳妇，那便是三生有幸了！鲁大嫂怔忡间，心思乱

转，不由也忘了说话！

鲁班一直默默沉吟，似在思忖什么，他把手中的饭碗一放，叹了口气道：

“不好，爹爹他只怕有凶险了！”

鲁大嫂一听，不由猛吃一惊，她已确信儿子的本事，凡事经他判断的，决无误差，因此不由失声道：“班儿……你爹爹有什么凶险？”

偃云彩也迷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现今鲁国境内，鲁国君治国有方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天下太平，义父他便出去寻人，顶多空手而回，有甚凶险呢？”

鲁班叹口气道：“我早就察觉，爹爹命宫位‘食仓、禄仓’皆低陷，此乃终生劳碌奔波之命，原来以为尚可保晚年平安，可惜近月爹爹的上唇‘人中’命宫位，突现青黑之气，青黑主煞，其色甚浓，甚为凶险，且爹爹今年刚好五十一岁，运交‘人中’，若现煞气，则劫难必速也！我因此紧急制造飞鸟，以便自行出发寻找妹妹，助爹爹避过此劫，不料反而引发他的奇凶劫数……唉，鲁班啊鲁班，你自身的劫难磨折，为什么连番累及家人也！”鲁班言下之间，唏嘘难过，竟说不出话来了。

偃云彩也不知说什么好，无奈找话安慰道：“或许并非如此呢！鲁班哥哥，义父他只怕很快便回家来了！”

鲁班喃喃道：“但愿如此吧！否则，鲁家的劫数又加深一重了！”

鲁班说罢，也无心再吃早饭，立刻便霍地站起，向山地那面走去，他打算尽快制好飞鸟的降落机关，然后便出发寻救妹妹，偃云彩一见，也不说话，跟着鲁班就走。鲁大嫂知鲁班心思，他的孝心极重，又极爱护妹妹鲁英，如今两人均有可能出事，他哪能还坐得下去？因此也没作任何阻拦。

鲁班和偃云彩向山地走去，距那山背空地尚有二、三里路，偃云彩眼尖，忽地惊呼道：“不好了！鲁班哥哥，那飞鸟不见啦！”鲁班也没做声，只微叹口气，两人掠近一看，果然空地上，那飞鸟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把以芭蕉造作的“遮阳伞”，孤零零地竖在原地。

偃云彩大惊道：“鲁班哥哥，谁人如此斗胆，竟敢潜入乌龟山盗取‘人造飞鸟’？飞鸟被人盗走，却如何飞遍天涯海角救鲁英妹妹呢？”

鲁班苦笑摇头，喃喃地道：“我倒宁愿是外人把飞鸟盗走呢！可惜绝非如此，此事必令爹爹的劫数忽然加速矣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一阵发怔，心道：怎的此事又牵连义父的劫数呢？

偃云彩怔了一会，终于忍不住了，问鲁班道：“鲁班哥哥，飞鸟不见，与义父有何关连呢？莫非你以为是义父把飞鸟驾走了吗？”

鲁班苦笑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当日盗取爷爷的‘大鹏机鸟’，是什么心思呢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好奇嘛，而且我也极想游一下天南地北，乘坐‘大鹏机鸟’，便是最理想的工具啦！你问这怎的？”

鲁班道：“爹爹救女心切，又不明白我的用意，以为我只顾自己快活，不理妹妹的生死，因此一气之下，便决定偷驾飞鸟，独自一人，闯荡天地，救妹妹鲁英去了，如此一来，他的处境，便危之极了！”

偃云彩惊道：“为什么？你这飞鸟不是很精妙么？义父就驾着它，也不致有什么凶险啊！”

鲁班叹一声道：“我创造的飞鸟，不错已可飞天，且可日行千里，快捷无比，但可惜人造鸟翼收控机关尚未装妥，不能收摄鸟翼，这便只能远飞，而不能降落地面！你试想想，爹爹年已老迈，体力必难久支，他在飞鸟上面，高处倍寒，凭他的体力岂能支持？飞鸟高飞可达百丈，万一从飞鸟上摔下来，便有粉身碎骨之厄了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跌足叹道：“这便坏了，义父他必定凶多吉少了，鲁班哥哥，快想办法解救啊！”

鲁班喃喃道：“爹爹一生劳苦，我岂会坐视他遇险不理？但飞鸟日行千里，隔了半日，爹爹必已远在五百里外了！”

偃云彩大惊道：“飞鸟如此神速，只怕连仙神也追他不到，却如何是好？”

鲁班微一沉吟，即决然的道：“惟今之计，只有循飞鸟的方向追踪，伺机救援，事不宜迟，我这便回去告知娘亲一声，安排一下，即要动身了！”

鲁班说罢，不再犹豫，疾速转身，施居轻功，便向山脚的草屋那面掠去了，偃云彩已发誓决不离开鲁班半步，自然也紧随而回。

鲁班、偃云彩返回家中，鲁大嫂忙着张罗午饭，此时鲁家三人，加上鲁铁匠的一家五口，一日三餐，也够鲁大嫂忙的了。

鲁班见娘亲忙碌的样子，心中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：枉我鲁班已学成一身本事，却仍要爹娘、妹妹受苦，他也不忍令娘亲担心，只好告知娘亲，他

决定即日起程，前去寻救妹妹鲁英，鲁大嫂知儿子的本事，并不担心他的安危，让他早去早回。

鲁班本来欲托偃云彩留在乌龟山照应一切，但偃云彩若与他一道，做什么也行，但要与她分开，却绝不答应，鲁班其实也不舍与偃云彩分开，见偃云彩死活不肯，也就答应与她同行。鲁班转而请求鲁铁匠夫妇，代他照顾娘亲，鲁铁匠夫妇毫无二话，一口便答应了，反劝鲁班不必担心，彼此是一家人，他夫妇二人必定悉心照应。

鲁班稍作安排，不敢迟缓，立刻便与偃云彩出发了，两人离开乌龟山脚，便风驰电掣的一路向南面掠去，不知不觉，已奔行了近百里路了。

鲁班内力精湛，半点不觉疲困，但偃云彩女孩儿家，内力又比鲁班差了一截，因此不觉已呼呼喘息了。

再奔行了一段，偃云彩见鲁班仍然一路向南，渐而已越出鲁国境内的泰山，开始进入南蛮楚国的地域，沿路有山翻山，有水涉水，绝不偏离向南的方向，也并无歇息的念头。偃云彩心中不由又嗔又气，心道：这见鬼的鲁班小子，必定是急疯了，连人家疲困也不知道了……但又不敢喊累，怕鲁班趁机赶她回去。

偃云彩无奈，只好绕了个弯儿，气喘吁吁地忽然问道：“喂！鲁班哥哥，你这般东、北、西不走，偏要向南，赶鬼似的，为什么呢？莫非你已知悉义父的下落了么？”

鲁班想也没想，便决然地道：“爹爹的下落虽仍难判断，但他必定是向南而去了！”

偃云彩道：“为什么必定是向南而去？义父难道不会向东、向西、向北么？”

鲁班道：“不然，我设计的飞鸟，取其御风飞行之利，只有顺风，才可发挥其日行千里的威力，爹爹驾飞鸟而行，必然被风牵制而行，而目下吹的是北风，北风必然向南，由此可以判断，爹爹所驾的飞鸟，必定是向南飞了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又喜又气，喜的是她这位鲁班哥哥，临危而不乱，处事越发缜密从容了，气的却是他这见鬼的小子，自恃自己内力精湛，半点都不体谅她这位女儿家的云彩妹妹！

偃云彩又嗔又喜之际，忽然掌心一热，原来她的小手儿，已被鲁班握住了，随即一股浑厚的热气，从她的手腕中直传入体内，她不觉精神一振，疲困顿消，她这才知道，鲁班哥哥面冷心热，其实无时无刻在关怀云彩妹妹，因为偃云彩早已从“造物之父——造大哥”口中获悉，世上有一种助人的功夫，叫“经脉输气”，内力高强的人，只要向内力弱的输送真气，便立刻可以化弱为强，持久奔行而不倦了。

偃云彩不由欣然低笑一声道：“谢谢你，鲁班哥哥！”

鲁班亦轻声道：“你谢我什么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谢谢你以内力助我赶路啊，原来你也牵挂着我的，是吗？”

鲁班见偃云彩笑靥如花，俏目如水，心中亦不由一荡，含笑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

偃云彩格格笑道：“我很喜欢啊！”

鲁班面上不由一红，在男女私情这等事上，他比不上偃云彩的爽直，掩饰的笑道：“其实是鲁班该谢你的。”

偃云彩道：“你为什么谢我？”

鲁班道：“此行是救我爹爹，连累你辛苦奔波，不该谢你么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什么谢不谢的，你这位本事神通广大的鲁班，不赶我小妹回去，我就感激不尽啦！”

鲁班忍不住冲口而出道：“其实我又怎会舍得与你分开……哎哟，不说这些啦！”

偃云彩耳中终于听到鲁班一句“私情话”，她不由乐得格格大笑，心中一派得意，也忘了说话，两人一路风驰电掣，向南面的楚国腹地掠去。

亡国妃走复国路

第十五回

此时，距被中原诸国视为南蛮的楚国都郢城（今湖北省江陵县）三十里外的拾回桥上，有两位“玉面妖艳”、“千面幻变”的女郎，正在桥上漫步而行，两人神态似十分悠闲，但眼线却不时瞟向天际，似乎正等着什么天降之物。

略一会，那“千面幻变”的女郎，忽地低声对另一女郎道：“旋波姐姐，你判断的今日必有奇物，自北而来，从天而降，刻下已过午时了，为什么毫无动静？莫非其中有什么差错么？”

“旋波姐姐”微哼一声道：“天降奇物，必可取悦楚侯熊绎这莽夫，吾已算准，岂有差错！千月妹妹稍安毋躁，不久自有分晓！”

原来这“旋波姐姐”，便是善于“玉面妖艳神功”的姐己，此时已化身为“旋波仙子”。而“千月妹妹”自然便是精于“千面幻变神功”的玉姬，此时也化身为“千月仙子”。姐妹二人，奉师父东夷姥姥之命，为“复有苏国大计”，不惜再度牺牲色相，入南蛮楚地，在楚侯熊绎身上大做功夫，终于把楚侯熊绎迷得如痴如醉，对她姐妹二人言听计从，近日，姐妹二人，又接到东夷姥姥（化身为黑白婆婆）的密告，泄露齐国将生内变，令姐妹二人积极策划一项惊人行动……因此缘故，“旋波姐己”和“千月玉姬”姐妹二人，才秘密潜出郢城，在三十里外的拾回桥上守候。

就在此时，北面天际，忽地顺风飘来一物，其形似鸟，比鸟大数十倍，其色黑中掺白，双翼扑腾，御风飞掠滑翔，其怪异奇特，令人目瞪口呆。

千月玉姬目力不差，她乍睹一下，亦不由一怔，随而冲口而出道：“旋波姐姐……神机妙算哩！奇物果然飞临了！天啊，这可是什么仙神所制之物？”原来千月玉姬亦已发觉，于天际飞翔而来的，绝非天然活鸟，而是不知什么“仙神”造出之物。

旋波姐己目注天际，盯着那“天鸟”，她的神色亦一阵惊诧，暗道此物果然亦非天然活鸟，因其飞行比活鸟稍呈呆滞，活鸟身子忽高忽低，回旋掠

飞，但此物却只能御风而行，且不能升降，始终保持距地面百丈左右，但正因并非天然活鸟，便更令人惊骇，当世人中，谁能制出此惊天飞行器具！

旋波姐已惊异之际，千月玉姬忽地低叫道：“不得了！旋波姐姐这‘大黑鸟’上，竟有人乘骑呢！天啊，那人莫非真的已成‘仙神’么？当真惊人至极！”

旋波姐已沉吟不语，神色冷峻，忽地冷哼一声道：“不错，的确可以载人飞行，千月妹妹，假如吾等拥有如此神物，用于攻防窥探敌情，是否可以天下无敌！”

旋波姐已微一思忖，又目注天际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大的“黑鸟”，默算一会，忽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放心！千月妹妹，吾担保它很快便会停降下来了！”

千月玉姬奇道：“为什么，旋波姐姐，如此高度，就算合我二人之力，只怕也难令它停降下来呢！”

旋波姐已微微一笑，忽地伸手一指桥侧的大树，道：“你看，树上枝叶，摆动是否已缓慢轻微了？”

千月玉姬闻言忙转向侧面大树一看，点点头道：“是啊！旋波姐姐，树枝原来亦猛然摇摆，此时却只剩下树叶在轻摇晃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”

旋波姐已道：“这说明北来之风，行将停矣！那异物须靠御风而飞，风若停止，异物必降，只要降低至三十丈距离，它便休想再遁走了！”

千月玉姬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姐姐神机妙算，今日合该获天降奇宝，有此奇宝相助吾等行事，便当真如虎添翼矣！”

千月玉姬说时，从北吹来的劲风，果然越来越轻微，最后戛然而止，树上的细叶，也纹丝不动了，此时，天际的“黑鸟”，也恰好飞到拾回桥上空不远。

“姐姐！妙！妙！那大黑鸟果然开始向下降沉了呢！”千月玉姬喜得低叫道。

旋波姐已凝运内力，盯着“大黑鸟”不放，此时不待千月玉姬话落，忽地沉声道：“快！千月妹妹快蓄积内力，准备助我围住天降异物！”

千月玉姬一听，不敢怠慢，当即默运“千面幻变神功”，以便准备接应助力。

此时天际的“大黑鸟”，已缓缓地开始沉降，它果然全靠御风而飞，一旦风力减少，以至停顿，它便顿失承托，不但难飞，反而沉降下来了。它初离地面足达百丈，渐而降下二、三十丈，它的身形也越来越大，上面已清楚见到，有一位粗布衣的老人正骑乘着，但似乎已惊得失了自制，身子亦左摇右摆，惊险万状。

旋波姐已一见，立刻沉声喝道：“快！你我同施神功，罩住‘大黑鸟’，令其缓缓而降……千万不能让它摔坏了！”

旋波姐已凝运“玉面妖艳神功”，忽地向半空的“大黑鸟”拍出一掌，她的内力真气破空而上，嗤嗤有声，凌厉之极，但上升了二十多丈，便似乎力有不逮，娇俏的身躯亦摇晃起来，千月玉姬一见，不敢丝毫迟疑，立刻运力拍出一掌，按在旋波姐的背上，送出她的“千面幻变真气”。旋波姐已正感吃力之际，骤获助力，心神一振，她与千月玉姬相处之密，早已两位一体，心亦如灵犀互通。于是“千面幻变神功”与“玉面妖艳神功”相汇，威力陡增，嗤嗤破空之声再度转厉，呼啸直上，呼地一下，触着半空的“大黑鸟”了！

只见“大黑鸟”的巨大身躯忽地摇了几摇，似欲挣脱从下而上的吸力，但吸力异常强烈，又无风可御，因此“大黑鸟”的双翼虽仍在扑腾，终于抗拒不了，黑色的身躯向下加快下降了！

“大黑鸟”越向下越接近地面，它所受的吸力便越大，更无法脱离“吸力”的牵制，它距地面越来越近，五十丈、三十丈、二十丈、十丈……终于轰隆一声，降落在桥面上了。

“大黑鸟”上的老人，此时受地面的撞击力一震，才惊醒过来，他睁目四顾，但见一切皆十分陌生，在他面前，却伫立着两位神秘的艳女郎，他不由失声惊喊道：“好厉害的黑鸟啊！天！它到底把我载乘到什么地方来了？”

老人面前的两位艳女郎，自然便是旋波姐和千月玉姬姐妹，只见旋波姐已忽地伸手一摆，阻住千月玉姬上前，向老人温柔地笑笑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这只‘大黑鸟’很厉害啊！竟然可以于空中飞行，但为何又忽然降下来呢？”

老人迷惑地摇摇头道：“姑娘，老朽怎知道……它的确飞行了好远一段路，但见身下山、水飞渡，已不知距起飞地有多远了……但到了此地，忽然静止，再而竟降了下来，休想再前、向上飞行啦！天，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？

姑娘又是谁家女子？哎，老朽倒似做了一场大梦也！”

老人说时，千月玉姬俏目紧盯着老人家的“大黑鸟”，神色充满垂涎，不由又欲上前，以便尽快攫获，据为己用。但耳际忽地传入“密音”：“千月妹妹，切勿轻举妄动！若令这老家伙生疑，吾等欲以此器具作复国应用大计，便尽数落空了！”

千月玉姬一听，猛吃一惊，亦以“密音”道：“为什么？旋波姐姐！”

旋波姐已道：“吾观此‘大黑鸟’绝不简单，其制作之精妙，天下无出其右，就连传说中的‘机圣——偃师’，只怕也不外如是也！如此奇物，据为己有不难，但能为我所用，便非要弄清其性能机关不可，因此一切须着落于此老家伙身上呢！万万不可令他生疑也！”

千月玉姬一听，登时不敢妄动，心道：旋波姐已到底心思缜密，否则惹怒了这老家伙，便得物无所用啦！

此时只见旋波姐已已款款上前，向“大黑鸟”上的老人福了一福，柔声细气道：

“老人家想必吓着了 又或者是饥寒难耐 这样吧 奴家先扶你下来 到寒舍添衣进食，再行上路，如此好吗？”旋波姐已施展她的“玉面妖艳神功”的魅力，令人几乎难于抵抗。

“大黑鸟”上的老人，虽然已上了年纪，心性比年轻人坚稳，但也不由心中一荡 在迷惑中添了几分惊喜 只见他咧嘴一笑道：“姑娘心肠甚好啊！老朽的确已高处不胜寒，可惜却无法令‘大黑鸟’降落，幸而到此地时，终能降临姑娘所在之地！”

他一顿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连忙问道：“请问姑娘贵姓芳名？此地又是什么地方？”

旋波姐已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“奴家旋波，这位是我的妹妹千月，此地乃楚国都逞城三十里郊外，奴家姐妹二人郊游，恰好遇上老人家自天而降！”

老人一听，不由一阵目瞪口呆，喃喃地道：“天啊！此地是中原人称为‘南夷’的楚国，那距我故地岂非远达千里么？但我只是在‘黑鸟’上过了一天而已！这‘黑鸟’当真神妙之极！”

旋波姐已一听，神色一阵惊奇，随又若无其事地道：

“噢！那老人家原来来自千里外的中原地域了？那是什么地方呢？一日飞行千里，这‘黑鸟’奇妙极了！奴家请问老人家你贵姓？这‘黑鸟’是否你所制造的？”旋波姐已已在笑意盈盈，令人绝不在意中，忽地打探起节骨眼的事儿来了。

老人一听，果然毫不起疑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旋波姑娘，实不相瞒，老朽来自千里外的鲁国 姓鲁小名小牛 乃一心为寻小女儿而来也 这‘黑鸟’并非老朽所造，老朽不过是偷偷乘而出游罢了！可惜如今流落于千里之外，只怕有家归不得啊！”

原来这“粗布土衣老人”，便是鲁牛，他今早天未亮，便悄悄起来，潜到空地，骑上了“黑鸟”，又依昨日所见，鲁班摆弄“黑鸟”的动作，居然被他成功飞上天空，又一直向南疾飞而去。

鲁牛起初尚大感得意，心道：班儿只顾与他的云彩妹妹柔情蜜意，把自己的胞妹鲁英忘了，哼！我鲁牛也不必靠你去寻她，乘着这“黑鸟”，居高临下，还怕寻不着英儿的踪迹么？但“黑鸟”御风风驰电掣，眨眼便向南飞出数百里，到此时，鲁牛才忽然醒悟，自己根本不懂驾御，更无法令“黑鸟”降落，如此一来，便寻着英儿也无法救她回家啊！

鲁牛心中又悔又怨，悔自己事先不打探清楚驾御“黑鸟”之法，怨鲁班不念兄妹之情，只顾与他的云彩妹妹快活，渐而鲁牛感到肚子饿，肚子一饿，身上也越发寒冻，他这时才知道，自己已身处百丈之上的天际，高处不胜寒，如此下去，便不饿死、冻死，也必定支持不住，跌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了……鲁牛懊悔自己太冲动，也太鲁莽，可恨他已无能为力，只能任由命运摆布！

直到此时，鲁牛终于平安降落地面，遇上旋波、千月两姐妹，他才猛地醒悟，自己的儿子鲁班，经三年历练，不但学成一身神通本事，且心思缜密，他所思所做的一切，已非自己所能领悟了，想到此处，鲁牛不由又长叹一声道：“哎 都怪鲁某人莽撞误事 班儿失了这‘大黑鸟’ 却如何去寻救他妹妹鲁英呢？”

旋波姐已一听，心中一动，猛她便勾起她昔日一段刻骨仇恨，她的俏目中亦不由精光一闪，寒光灼灼，触之心寒，但她的脸上，依然笑意盈盈，轻声道：“噢？原来这‘大黑鸟’是你儿子鲁班的，未知是否他所造的？”

鲁牛长叹一声道：“小儿鲁班的本事神通，连我做父亲的，也几乎不认识，当世中除了他外，只怕也无人可造出如此奇物来了！”

旋波姐已俏目中寒光更盛，但笑意也更迷人，只听见她柔声道：“鲁伯伯原来有一位如此高明的儿郎，当真三生有幸呢！但未知他这等神通本事，乃师承何人？”

鲁牛一听，他本就心中自怨自艾，神思激荡之下，也不考虑其他，竟冲口而出道：

“小儿原来师承一代八卦玄机祖师姜……姜兄弟，但后来另有奇遇，他师承何人，连老朽亦不知道。”鲁牛说时，忽地一顿，把“姜子牙”的其中二字除去，因为他醒起姜子牙已隐退多年了，不好再向外人暴露。

不料“八卦玄机”四字，就足够令旋波、千月姐妹二人心中狂跳了！因为她姐妹二人按年纪可与鲁牛同辈，只因有“神功护颜”才貌如少女，二人一听“八卦玄机”四字，“姜子牙”三字，犹如三柄利刃，立刻向两人心胸直刺……复国大计被毁灭之仇，虽历经数十年，亦一样刻骨铭心。

千月玉姬再也按捺不住，她就连旋波姐已的用意也忘了，俏目中寒光凛烈，盯着鲁牛，厉声道：“你姓鲁？你的儿子鲁班，是否姜子牙此人的徒弟，快说！”

鲁牛一听，见千月玉姬忽然如此凌厉，心中吃了一惊，但鲁牛生性固执，吃软不吃硬，他不由微感不悦，爱理不理地沉声道：“噢，这位千月姑娘，你怎知‘姜子牙’三字？老朽说又如何？不说又如何？”

千月玉姬忍不住气，正欲发作，旋波姐已暗地向她身上弹了一下指气，千月玉姬身感微痛，这才醒起旋波姐已的用意，不得不勉强收敛，没有出手伤鲁牛。

旋波姐已已接口道：“鲁伯伯不必多心，姜子牙乃齐国侯，天下谁不知晓呢？我妹妹千月，乍闻姜字，吃惊之下，失态冲撞，鲁伯伯务请见应谅。”

鲁牛见旋波姑娘和颜悦色，这才消去心中的不悦，他呵呵一笑道：“倒是旋波姑娘善于体谅老朽，有些事不便出口，也望两位姑娘见谅。”

旋波姐已微笑道：“旋波怎会怪你？但依鲁伯伯刚才所言‘大黑鸟’竟是你儿子鲁班所造，神妙之极，的确令人钦佩，鲁伯伯是否可以引见令郎，让我姐妹二人拜会呢？”

鲁牛一听，不由大感为难，心道：我误解了班儿一片苦心，偷乘他的“黑鸟”出来，又寻不着英儿回去，有何颜面见他？况且此地距鲁国千里远，我如何可以搬运“黑鸟”回去？

他心中为难，不由长叹一声道：“旋波姑娘一番美意，本来不好拒绝，但老朽一时鲁莽，偷乘班儿的‘黑鸟’出来，可惜却跌落此地，不但女儿难寻，连儿子的神物亦失落了！这教老朽如何有颜面见儿子？更何况此地距故居远达千里，老朽饥渴难支，又身无分文，如何回去？只怕在路上便饿死了！”

旋波姐已一听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这老家伙所言，似发自肺腑，要他诱引擒捉他儿子鲁班，教授驾驶“大黑鸟”之法，那是很艰难了。况且千里迢迢，去到鲁国，吾姐妹二人力有不逮，反为不美。何不先把这老家伙一并运回郢城，再设法诱引鲁班自投罗网呢？

旋波姐已心中转念，便不再追问下去，反而同情地安慰鲁牛道：“原来鲁伯伯尚有这等为难之处，那便日后再说吧！鲁伯伯既暂时无法回故居，不若且到我府上暂住，准备妥当，我再派人护送你回去好么？”

鲁牛见旋波姐已一番美意，教人不能拒绝，不由大为感激，忙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但老朽与姑娘素不相识，怎敢受此大恩德呢？而且姑娘府上在何处？若距离得远，如何能把‘大黑鸟’搬运回去？若把‘大黑鸟’遗落此地，老朽又不放心，宁愿于此守候算了！”

旋波姐已一听，不由呵呵笑道：“鲁伯伯担心‘大黑鸟’的安全，宁愿在此守候，足证其珍贵万分，我又怎会任由它遗落于此？实不相瞒，我姐妹二人，乃楚国郢城的富户，今日郊游，刚好碰上鲁伯伯你降落此地，吾姐妹二人又怎会坐视不理呢？”

鲁牛一听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连忙向旋波姐已一瞧，但见她一派雍容华贵，果然绝非普通人家，不由惊喜道：“旋波姑娘原来是千金小姐，难怪心肠如此良善，鲁牛有幸遇上，当真幸甚啊！今日打扰姑娘，又蒙姑娘答应护送，老朽感激不尽，日后如何图报姑娘大恩呢？”

千月玉姬眼见在旋波姐已的诱引下，鲁牛已步步进入局中，不由欣然笑道：“这位老人家，你欲图报我姐姐，还不容易么？你只需令你儿子鲁班……”千月玉姬说到此处，忽然戛然而止，原来旋波姐已见她说溜了嘴，连忙又向她弹出一道指气，制止她说下去。

果然鲁牛迷惑道：“千月姑娘，是欲令小儿鲁班如何呢？”

旋波姐已眼看功败垂成，心中又急又气，狠狠地瞪了千月玉姬一眼，连忙娇笑一声道：“我妹妹千月口没遮拦，急着拜会令郎，强人所难，鲁伯伯休怪，此时鲁伯伯与令郎远隔千里，又身受饥寒之苦，又怎能不体谅其中的难处呢！此事鲁伯伯也不必放在心上，日后有机会再说好了！目下当务之急，是请鲁伯伯随吾姐妹回郢城，调理好身子，准备妥当，再派人护送鲁伯伯回故居便是！”旋波姐已一口一句“鲁伯伯”，柔声细气，令人不可抗拒。

鲁牛不由欣然点头道：“旋波姑娘一番好意，老朽恭敬不如从命啦！”

旋波姐已一听，心中不由嘿嘿一笑，但嘴里却立刻对千月玉姬道：“千月妹妹，留鲁伯伯一人于荒野，我不放心，我留下来陪着他，你赶回城中，召集车马人手，助鲁伯伯把‘大黑鸟’一道先运到城中保存，日后再一并护送回他故居吧！”

千月玉姬一听，也不敢迟疑，答应一声，便轻迈莲步款款而去，待转入树林后面，才猛地运气，施展轻功，快如闪电地向楚国都郢城掠去。按她此时的身手，寻常的富户千金小姐，哪能相比一二？

不消一个时辰的工夫，拾回桥的南端大路上，便见一队车马飞驰而来，为数车辆达十辆，人达百名，均精壮的大汉。千月玉姬坐在当先的一辆马车上，飞驰而近，向旋波姐已笑道：“旋波姐姐，一切安排妥当，这便请鲁伯伯上路吧！”

也不待鲁牛答应，那百名大汉便奔到“大黑鸟”前，七手八脚，小心翼翼的把它抬上一辆大车子上。

鲁牛心中不由又惊又奇又喜，心道：旋波姑娘不料竟如此富有，立刻便可调集如此大队人马车马，即如当日的齐侯姜子牙夫妇，亦不外如是呢！莫非其中有跷蹊吗？但她们似乎一番好意，又并无提出任何要求，有她相助，不但可以安然运返“大黑鸟”，更可求她相助，寻回英儿一道返家也！呵呵，这便不枉我鲁牛奔波一番呢！

鲁牛心中转念，也就再无异议，欣然坐上为他安排的马车，与运送“大黑鸟”的大车马一道，风驰电掣地奔向楚国都郢城去了。

三天后，沿路向南追踪而来的鲁班和偃云彩，便抵达楚国都郢城三十里外的拾回桥上了。两人灰尘满脸，衣衫不整，显然日夜奔驰，无休无歇。三

日三夜奔行千里，鲁班竟毫无倦意，他的内力之高，显然已达深不可测的境界了。

偃云彩内力稍弱，但她路上有鲁班相助，不时向她输送鲁班融汇“八卦”与“九鼎神通”的“八卦九鼎真气”，天下无双，雄浑之极，因此偃云彩此时虽然满脸风霜，但身心却一点都不感疲困。

鲁班领先掠上抬回桥上，便忽地戛然而止，不再移动分毫，视线直直地射向桥侧的一块空地上面。偃云彩随后而至，她见状不由一阵惊奇，循鲁班的视线望去，只见那是一块空地，空空如也，根本没有什么惊人的事物。

偃云彩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盯着一块空地瞧什么？那只是一块空空无物的工地啊！”

鲁班沉吟不语，忽地纵身一掠，跃向那块空地，伸手一指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偃云彩顺鲁班手指一看，只见那是一些被压倒的山草，不由好笑道：“被压倒的山草！有何好看？”

鲁班没有答话，右手突伸一指，沿被压倒的山草周边，嗤嗤地射出一缕真气，指气射翻泥土，很快便现出一个图案出来，鲁班随即轻声道：“可以分辨清楚了吗？”

偃云彩向地上现出的图案一看，她的俏目不由闪出亮光，惊喜地低声道：

“鲁班哥哥！这不是你创制的大黑鸟的形状么？咦？我明白了这儿便是大黑鸟降落的地方！山草便是被大黑鸟压倒！看来还完好无缺，为何竟可安全降落？降落后，又为什么不见了呢？乖乖！这里面悬着一串闷葫芦啊！”偃云彩不由尖叫一声。

鲁班微微一笑，忽地又伸手向桥前的地上一指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再看那是什么？”

这次偃云彩一看，便立刻醒悟了，她不假思索，便断然地道：“地上印有车马的痕迹！而且决不止一辆一人一马，是一队颇大的车马队从这儿驶上桥去呢？咦？鲁班哥哥，你断定已有人运送大黑鸟么？但义父呢？难道他也甘心被人运走大黑鸟么？他若反抗，他又不懂武功，绝非来人的对手，如此一来，义父岂非遇害、被人毁尸灭迹了么？哎哟！鲁班哥哥，你也别伤心难

过，云彩只是胡乱猜罢了！”偃云彩说时，忽地发觉鲁班脸色一沉，似被刺伤了心，连忙掩了掩小嘴，添了一句道。

鲁班却微一摇头，异常肯定地道：“不，云彩妹妹，我并不担心爹爹在此被害！”

偃云彩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鲁班道：“按我的判断，爹爹虽然不懂武功，但身体尚强壮，若有人加害，无论如何会反抗，但此地并无任何反抗的痕迹，也并无任何身体受损的血迹等遗落；而且车马的痕迹，与‘大黑鸟’降落的地方不远，四周尚有多人踩踏的脚印，这显然是有人把‘大黑鸟’搬运上马车，爹爹也是在毫无反抗，心甘情愿下，跟随这班人上车去了！”

偃云彩欣然一笑道：“鲁班哥哥所算自然不差，看来义父可暂时无碍，但运走大黑鸟的人，为什么如此好心肠，一并把义父接走，又不加伤害……彼等到底把义父和大黑鸟接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鲁班沉吟不语，他俯身细察地上留下的车辙，微一思忖，便决然地道：

“马车从此处过桥，必向南驰去，并无刻意掩盖去向，因此顺车辙追踪，便不难寻着爹爹的下落了！我等再辛苦一会，向南追寻好么？”

鲁班担心偃云彩太疲惫，口气略感犹豫，偃云彩格格一笑，轻声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不必问我，你但认为该走的，便只管走下去便是！”

鲁班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加反对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这有何奇怪？云彩不是早就说过，就算上刀山、下火海，你也休想把我撇开了么！”

鲁班一听，脸上不由一热，喃喃地道：“鲁班怎会撇下你不理？只是你怕会太辛苦了！”鲁班话音未落，忽地又伸出手去，握住偃云彩的小手，微一运气，身形骤起，牵带偃云彩，掠上拾回桥，一路向南掠去。

鲁班和偃云彩掠行的方向，恰恰是旋波姐已所率的车队方向，因此不到片刻，一座高城便在山岭围绕中陡现出来了。

鲁班判断，车马的痕迹，必定已驶进城中，也就毫不犹豫，向这座高城疾掠而去，近处一看，但见这座高城三面有山环绕，一面有九道水流，曲折蜿蜒，直向城中流去。不由蓦地一顿，失声叹道：“好一座三屏拱卫、九水回环的风水大格佳城啊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气，低声道：“鲁班哥哥这是什么时候了，怎的有空审察这等玄秘地脉之学？”

鲁班微叹口气，道：“鲁班师承天机、地脉、人间三大绝学，有心周游天下，堪点名山大川贵格龙穴，为世人造福，可惜运途多舛、灾劫重重，毫无余暇达此心愿……此时此地，乍睹此风水大格城池！不由便勾出心中未了之愿来了，也未知何日方可达成！”

偃云彩满心喜悦道：“好啊！鲁班哥哥，你这大心愿妙极了！待救出义父和妹妹，云彩必定随你周游天下名山大川，堪点那什么富贵大龙穴！至于是否可以造福世人，我不知道，但起码好玩有趣极了！”

鲁班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与妹妹鲁英，小时候曾遭地脉之‘犁头符’邪法相害，几乎生命不保，幸得师父降临乌龟山，妙施风水破煞大法，才救了鲁班和妹妹的生命，你说这是否可以造福世人呢？但此事待日后再说吧！”

两人说话间，已走近那座“风水大格城”，向路人打听，才知这便是楚国都逞城，鲁班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楚国被中原诸侯视为“南夷”，甚有轻蔑之意，不料其国都却有如此风水大格，日后必有大成，倒绝不可轻视了！

走近城楼，却没有任何阻拦，守门的兵士对入城之人，均和颜悦色。鲁班和偃云彩大摇大摆而进，兵士不但不加留难，反而向二人含笑道：“两位想必是远道而来，远方的客人，楚人欢迎之至！”

偃云彩大乐，对鲁班笑道：“这楚国之人，甚为好客啊！”

鲁班含笑点头道：“但凡国之将兴，必向外开放，以招纳各方人才，楚人如此待客，实乃将兴大旺之兆，中原诸侯若等闲视之，那是大错特错了！”

说话时，已走过城关通道，忽见城楼侧面，围了一群人众，吵吵嚷嚷，向墙上贴着的一幅告示榜指指点点，有人道：“不得了！若懂驾御此神物，赏赐黄金万两：……天啊，这大笔钱财，吾等做生意的商贩，便十世也挣不到呢！”

有人笑道：“当然啦！这神物乃人工制造，单是造出此神物之人，已非同小可了，更何况精于驾御？简直非人是神仙啊！我等凡夫俗子，那是想也休想的了！”

有人叹息道：“可惜我并非巧手妙匠，否则这万两黄金，便是囊中之物

啦！”这人说时口沫横飞，显见垂涎之极！

偃云彩耳尖，远远听见，忍不住对鲁班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是否巧手妙匠？”

鲁班道：“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不是便无话可说，若是啊，眼前有黄金万两，正等你去拿取呢！我等身无分文，何不拿来用用！”

鲁班笑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穷疯了么？天下间哪有黄金万两垂手而得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你欲取，那便跟云彩妹妹来吧！”

说时，偃云彩已拉着鲁班，向人群中走去，又设法挤到前面，伸手一指墙上的告示榜，低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如何？”

她忽然一顿，惊奇地低声道：“咦？榜上所示，这会飞的神物，是否你那‘大黑……’她忽然又一顿，原来鲁班正轻轻用指头戳了她手心一下，然后又在她掌心急速写道：“告示榜所说会飞神物，看来必乃‘大黑鸟’无疑！又出重金招聘懂驾驶之人，显然爹爹也落在别人手上了！”

偃云彩吃了一惊，也在鲁班手心中写道：“为何作此判断？”

鲁班写道：“搬运大黑鸟的车辙，入城而没，显然已运进城中，又爹爹可能已被骗，吐出内情，对方知悉，才贴出榜文，表面乃招聘驾御之人，实则欲引诱吾等自投罗网呢！且此乃王榜，足证对方的实力强大极了！其中只怕有什么诡计阴谋！”

偃云彩大惊道：“若义父落在楚王手上，以此要挟，若你不答应替其驾御，对方岂肯放人呢？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鲁班的手指停在偃云彩的掌心不动，似在沉吟思索，好一会，才决然的写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吾决闯楚侯府！”

偃云彩大惊，写道：“如此贸然闯去，必中对方圈套，岂非凶险极了？”

鲁班不再逗留，转身而出，偃云彩未知他如何打算，连忙跟了出来，鲁班见四下没人留意，便对偃云彩道：“爹爹之难，因我鲁班而起，又怎能畏难不前？我决意闯一闯楚侯王府矣！但云彩妹妹切勿跟来，你且在城中找个地方落脚，留意动静，若一切顺利，三个时辰未见我回来，你便速离城去，不必以我为念，免遭凶险！知道么？”

偃云彩见鲁班救父心切，知不可阻拦，无奈微叹口气。道：“鲁班哥哥，

你放心吧，云彩自会照顾自己！不过，若等不到你安全回来，云彩也绝对不会独自离开这楚国都郢城！”

鲁班深知偃云彩的脾性，她若固执起来，那是绝难动摇的了，无奈亦只好安慰道：“放心，鲁班自知尚无人可以把我困住……你一切小心在意，切勿轻举妄动，待我回来，便可以一道安然离去矣！”

话音未落，鲁班已按告示王榜所示的方向，向城南深处疾奔而去，偃云彩怔怔地瞧着鲁班的背影，见他一派毅然决然、义无反顾的样子，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：你为了救父，可以不顾一切凶险；你若遇险，我偃云彩为了救你，又岂会畏缩不前？哼哼，若楚人敢对鲁班哥哥你下毒手，偃云彩管教他楚国天翻地覆！

偃云彩心中狠狠地立定主意，便举步向一家饭馆走去。她心思灵巧之极，也不知她在饭馆老板面前弄了什么法子，那老板竟点头哈腰地把她奉为上宾，殷勤招待，偃云彩也不客气，四平八稳地坐着，便开怀大吃起来。

此时鲁班已向城南疾奔了二、三里路，突见一座巨大的府第，耸立于城南正中，门中的匾额上书“楚侯府”三个金漆大字。门口左右分立十名武士，手执铁枪长矛，禁卫森严。

鲁班毫不以为意，大步走近，为首的武士厉喝道：“何方小子？什么地方不去，竟敢闯到楚侯府来了？”

另一名武士却笑喝道：“城中甚多热闹去处，你想必是远方来客，不知规矩，快走开，免招杀身之祸！”

鲁班毫不理会，依然大步走近来，也不作声，形如哑巴，不知他打什么主意，为首的武士性子暴躁，见鲁班毫不理睬，不由大怒，也不发话警告，手中长矛猛地一沉，当胸便向鲁班刺去，疾如电奔，一般人决计躲不开这致命的一击。他大概是奉了主人之命，凡擅闯侯府者，格杀勿论，因此出手绝不留情，另一名刚才笑喝的武士，不由叹道：“你这小子，想必嫌命长了！着你走开，你偏闯进鬼门关来！你这不是找死么？”

不料武士话音未落，鲁班已疾伸二指，夹住了长矛尖刃，长矛猛然抖颤，却休想往前移动半分，鲁班默运“八卦神功”中的“火风鼎”一式，内力真气形如熔炉烈火，沿指尖喷射而出，再传入武士的长矛中，执矛的武士，忽地如遭电殛，双手一松，闪电般地扔开矛柄，就好像他手执的长矛突然作一

条择入而噬的毒蛇一般。

长矛落在鲁班的手上，只见他二指仍夹着尖刃，尖刃却如遭烈火熔炼，赤红一片，后面的矛杆，却已变得焦黑，就如遭烈火焚烧一般，又听鲁班嘿的一声啸喝，长矛便从矛尖起，到长长的矛杆，化作寸寸的断条，噗噗地掉到地上了。

原来鲁班自在千年大禹谷中，悟悉“大禹九鼎神通”，再融汇他本身的“八卦神功”合二为一，遂一举飞跃为“八卦九鼎神功”，他以此为根基，再施展“火风鼎”一式，威力比他当日迎击田家无氏四勇士，何止大了十数倍？简直可与仙神的“点石成金”神通并驾齐驱了。

鲁班露了这么一手神功，众武士均呆如木鸡，惊骇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，连那出手欲毙鲁班的为首武士，亦脸如土灰，神色怪异之极，显然受了极大的震撼。好一会，这名为首的武士，见鲁班并无进一步的动作，才鼓起勇气，咬紧牙根道：“你……你意欲何为？”

鲁班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位大哥，相烦进去通传一声，就说有懂驾驶神物的人求见楚侯爷！”

为首的武士一听，面色又不由一变，此时是由土灰变作青白了，他喃喃地抱怨道：“你……你怎的不早说清楚了？楚侯爷早有令旨传下，令小人等留意，凡有懂驾驶神物的人求见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均无限欢迎，绝不许加以留难啊！”他一顿，又瞥了鲁班一眼，轻声道：“这位小哥儿，吾感佩你虽然神功盖世，却并不咄咄逼人，存吾生命，因此有句话奉劝！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大哥有话但说无妨。”

为首的武士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自王榜贴出去后，自称懂驾驶神物的人很多，但均被那万两黄金迷昏了，进楚侯府时活生生的，出去时却是直挺挺的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鲁班笑容不变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为首的武士道：“楚侯爷果然热心招贤纳士，广聘天下人才，有真本事者，必获厚待，但亦最恨那等财迷心窍，欲蒙混过关的奸诈之徒，一经考证虚伪，必杀毋赦！小哥儿神功虽然盖世，但那神物非同小可，有等自称为驾驭的巧手名匠，胡子白了，也难逃掉脑袋之厄哩！小哥儿年纪轻轻，若自恃有不及之处，趁早离去，免自招其祸啊！”

这为首的武士，有感于鲁班的宽厚，说时神态诚恳，绝非恶意，与刚才的暴躁，已判若两人似的。

不料鲁班却从容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大哥指点，但仍请进去通报一声！”

为首的武士没法，只好亲自进内通传去了，不一会，他便神色复杂地疾步而出，向鲁班道：“小哥儿，侯爷有请……哎，这未知是祸是福呢？”

救父勇将龙潭捣

第十六回

不一会，鲁班便被武士引领进侯府的正殿，亦即楚侯熊绎与群臣商议国事的大殿，大殿正中，高悬了一只风干了的大老虎，炮制的技巧想必甚精，这大老虎张牙舞爪，虎目圆睁，犹如活虎一般无异。

老虎的下面，摆了一张虎案，两张凤案，左右夹护虎案，中坐着一位虎背熊腰的王者，鲁班心道：“这必定是楚侯熊绎无疑了。”但虎案两旁的凤案，却令鲁班暗吃一惊，因为坐着的，竟是两位女郎，衣饰华贵，似乎是王妃的身份，但两人脸上，竟罩着一层神秘的白光，俏艳露于外，但内里却密不透风，难窥其秘，这是鲁班出道以来，首次在世人的身上，发现如此神秘的罩体白光，因此不由令他暗吃一惊。

虎案、凤案的四周，环立了近百名精猛勇士，眼中精光闪烁，太阳穴高耸，显然均武功深不可测之辈。

此时，引领鲁班进殿的武士，见鲁班挺立不动，不由暗惊，连忙悄声提醒鲁班道：“上面便是楚侯熊绎大人，左右是楚侯妃，你快上前跪拜！”

鲁班微微一笑，大步上前，在距虎案十丈远处停住，却不下跪，仅向楚侯熊绎俯身一揖，道：“草民拜见楚侯爷！”

楚侯熊绎，但见鲁班神态从容镇静，大大异于别的晋见者畏缩胆怯熊绎出自好战好胜家族，极喜有战意、有本事的勇士，而鄙视胆怯畏缩的阿谀奉承之辈，因此他见鲁班在他的“虎威”下，如此不凡，心中就先喜欢了，也并不因他不跪不拜而生气，反而呵呵笑道：“喂！年轻人，见了寡人，怎不跪拜？”

鲁班朗声道：“草民平生只拜三人，一拜师、二拜父、三拜母，若不在此三人之列，便请饶恕草民无礼。”

楚侯熊绎一听，大笑道：“呵呵，你自称懂驾御神物，年纪轻轻，想必拜了一位了不得的师父，因此拜师那是千该万该的！又父母生你育你之身，自然该拜，你拜此三人，与寡人倒不谋而合也！好，寡人不怪你便是！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目注楚侯熊绎一眼，但见他虎背熊腰，浓眉环目，口大须密，不怒而威，且印堂带紫，贵气洋溢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这楚侯爷大有王者之格，难怪他得坐如此风水贵格之都城也！但为何他有此王者贵格，处事却流于阴狠狡诈呢？当真奇哉怪也！

鲁班转念之际，楚侯熊绎又道：“年轻人，你真的懂得驾御会飞上天际的‘神鸟’么？”

鲁班一听便知“大黑鸟”必定落在楚侯熊绎手中无疑，既然“大黑鸟”在他手上，那爹爹的下落，也就不问而知了！鲁班心有思忖，便坦然地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草民的确可以驾御‘神鸟’直上蓝天！”

楚侯熊绎就喜欢鲁班的从容勇气胆色，此时一听他确懂驾御神鸟，不由大喜，忙道：“好极了！来人，快搬出神鸟到此，待寡人一开眼界，见识、见识！”

鲁班却立刻接口道：“楚侯爷，草民演练驾驶之术时，却先求恩准草民一个要求！”

楚侯熊绎心痒难熬，连忙道：“是什么条件？快说！金银财宝，寡人无不答允！”

鲁班淡然一笑道：“非也！楚侯爷，草民只求先见一见与神鸟同降之人，若此人安然无恙，草民才有心思演练驾御之术呢！”

楚侯熊绎一听，想也不想，便又大声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来人，把与神鸟同降楚地之人带来殿上！”

“等一等，侯爷！”就在此时，熊绎左面凤案的妃子，忽地娇喝一声。

熊绎不由一怔，随又向那妃子含笑道：“旋波美人，你又有何高见？为何要等一等呢？”

原来熊绎左右凤案后面坐着的妃子，便是旋波姐已和千月玉姬，两人自入楚宫作侯妃，施展浑身解数，早已把楚侯熊绎迷得如痴如醉，对她姐妹二人言听计从，甚至准姐妹二人参议朝政国事。旋波姐已和千月玉姬自把“大黑鸟”和鲁牛运回城中，已把鲁牛关于一座石牢中，衣食不缺，但欲想走动，那便比登天还难，旋波姐已又施展妙计，说动熊绎，贴出王榜，以重金作饵，引起天下人注目，以便把鲁牛的儿子鲁班诱来，因为旋波姐已深知，若不懂驾御，那“神鸟”亦如废物矣！

此时旋波妲己见熊绎如此鲁莽一下便相信了殿上的小子，更欲把鲁牛带出来，不由大惊，暗道：假如这小子真的是鲁班，他的神通本事，必可令熊绎信服，甚至允他父子安然离去，那便如放虎归山，日后必成自己复国大计的心腹大患了！

在旋波妲己的算计中，不但要把“大黑鸟”作为复国工具，设法学懂驾御之术，又要把制造此物的人毁灭，这才算得上是天下无双；同时更要趁机把姜子牙的传人除去，以免再次被其破坏复国大计，旋波妲己的妙计，一箭三雕，缜密周详之极。

她因此立刻便发声阻止熊绎的鲁莽了，只见地向熊绎娇媚地一笑道：“侯爷，你想想啊，假如这小子不懂驾御，只是虚张声势，欲救神鸟上之人，那岂非一切落空了？神鸟亦因此而得而复失，臣妾可是为侯爷的安邦定国大事着想啊！”

熊绎一听，不由连连点头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该先问清楚，否则被人愚弄，寡人便被中原诸侯笑话也！”

熊绎一顿，即向鲁班道：“喂，年轻人，你说善驾神鸟，可有何凭证？”

鲁班并不知熊绎身边妃子是谁，他只发觉两位妃子的身上，均有一层白光罩住，难窥其秘，此时一听左面的那位妃子“旋波美人”发话，熊绎即立刻狐疑起来，心中不由一凛，暗道：这位“旋波妃子”好厉害啊，楚侯熊绎竟对她言听计从，如此看来，今日的对手并非楚侯熊绎，而是他的两位妃子了，这比楚侯熊绎本人，似乎更难对付。

鲁班心念电转，便不敢犹豫，便下定主意，他的目的已不在乎得回“大黑鸟”，只要能以“大黑鸟”救出父亲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因此他朗声回道：“楚侯爷，草民知道，神鸟形似大鹏，其色黑，双翼可扑腾而高飞，是么？”

熊绎自己对“神鸟”亦不甚了解，因此含笑向旋波妲己道：“旋波美人，是否如此呢？”

旋波妲己一听鲁班的陈述，心中突突一跳，虽然是简单的数言，但已足以证明，殿上之人，必定是鲁牛之子鲁班无疑了，因为“神鸟”的形状特性，除当日在场的鲁牛、千月和自己三人外，便只有制造“神鸟”的人才会知悉，而且准确无误，比自己更为透彻，旋波妲己确证了这一点，便更不能让鲁牛露面了。

只见旋波姐已向熊绎娇媚地笑道：“侯爷啊这小子所说虽大致准确，但也并不足以证明他确会驾御神鸟呢！其中只怕有奸诈之处，为防万一，此事由臣妾处置好么？”

熊绎触着旋波姐的笑容，其中已隐含了她的“玉面妖艳神功”，不由心中一荡，原来的招贤纳士之心，不由便被消融了。他呵呵笑道：“旋波美人既肯为寡人代劳，好啊，依你所言便了。”

旋波姐已微微一笑，眼波蓦地射落鲁班身上，不动声色地道：“嗯，你所说的神鸟形状，果然被你说中，但也并不出奇，只能证明你曾见过神鸟一面而已。”

鲁班不知旋波姐已打什么主意，不由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旋波姐已道：“因为你必定是姓鲁名班，乃与神鸟一道降落楚地之人的儿子，你既然是此人的儿子，自然便有机会目睹神鸟的形状啦，是也不是？”

鲁班心中不由又一凛，暗道：按她所言，爹爹必定受她迷惑，把所知的内情均泄露了，今日之事只怕更添困难重重。鲁班无奈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草民姓鲁名班，乃乘神鸟之人的儿子，但这又如何呢？”

旋波姐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你此行，必定是为救父而来啦？”

鲁班眼见旋波姐已着着抢占先机，自己的心思已被她一口喝破，无奈只好道：“不错，鲁班的确有此打算。但为人儿子，千里救父，乃天经地义，并不为过啊！”

熊绎毕竟尚有几分清醒，闻言便呵呵笑道：“很好，儿子救父，人之常情，寡人甚为欣赏你的孝心，但你也大可放心，寡人已下令善待你的父亲，他好端端的完好无缺也，只要你教会寡人使用神鸟，便不但容你父子安然回去，且重重有赏，绝不食言。”

鲁班见熊绎意态绝非作假，心中便不由又一动，暗道：按楚侯熊绎的运格不差，大有王者风范，亦有招贤纳士之心，他处事之糊涂，似乎是受了外来的诱惑，这外来的诱惑又源自何处呢？

鲁班因对熊绎有几分好感，便不欲令他太难堪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楚侯爷，鲁班斗胆请问一句，为何欲使用神鸟呢？神鸟虽然可以高飞天际，但高处不胜寒，当中隐伏凶险，侯爷又何必冒此大险呢？”

楚侯熊绎呵呵大笑道：“吾祖宗有训，弱怯者非熊氏子孙，死后亦不得

入太庙，吾何惧凶险哉？寡人只要获此神鸟相助，千里来去，一日可至，且高高在上，洞察天地万物，则天下于吾掌中矣，中原诸侯，尚敢轻觑我大楚之国，视为‘南夷’么！”

熊绎一顿，目中精光灼灼，投射鲁班身上，道：“鲁班，假若你肯为寡人效力，替寡人驾御神鸟，即吾楚国之大功臣，寡人绝不会亏待于你，黄金万两、锦衣美食、荣华富贵，均可任你选求也！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微笑道：“楚侯爷，鲁班来此目的绝非追求这些，仅是为救父而已。而且驾御神鸟，须有先决条件，否则虽懂驾御亦不能展翅高飞。”

熊绎不由一怔道：“是什么条件？你且说说！”

鲁班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此神鸟绝不可沾染血腥之气，若以之来遨游天地，遍赏名山大川、风光形胜，则自然无远弗届，胜任自如，设若以之来征战厮杀，被血腥之气冲撞沾染，立刻便会自行降落，甚至销解毁灭，人鸟同亡，可怕之极啊！”

熊绎虎眼一瞪，不悦道：“鲁班，你怎知道神鸟不可沾染血腥之气？吾大楚国以攻伐而自立，岂能不涉征战杀伐哉！”

鲁班毫不畏惧，从容一笑道：“此神鸟乃鲁班亲手制造，岂有不知之理？我奉师训，当日制造，便已立下重誓，此神物若他日沾染血腥杀伐，必鸟毁人亡，绝难幸免，因此若楚侯爷欲以之用来征战杀伐，招惹血腥，则教授驾御之事，不但鲁班恕难从命，且于楚侯爷而言，亦非吉祥福兆啊！请楚侯爷三思。”

熊绎半晌无言，好一会，才喃喃地道：“吾大楚国被中原诸侯虎视眈眈，若不以征战杀伐立国，以攻取为自保，则必亡于中原诸侯之手也，若不沾染征战血腥之气，则吾得此神鸟又有何用哉，不如赏个人情，把人、物交还你带走便了。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微感意外，心道：若如此善了，足证楚侯熊绎尚大有王者风范，日后有机缘，倒该助他一臂之力啊！鲁班对熊绎心存感激，正欲有所表示。

不料就在此时，却听旋波姬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嘿嘿！侯爷，你被鲁班欺骗了。”

熊绎一怔道：“他意态甚诚，似非虚言，有何欺骗寡人呢？”

旋波妲己微微冷笑道：“鲁班这小子，所谓神鸟不可沾染血腥之气，乃另有目的，欲借此来拒绝让神鸟为侯爷拓展大计效力罢了。”

熊绎怒道：“这鲁班敢如此轻觑寡人吗？他吃了豹子胆不成？”

旋波妲己冷笑道：“他有何不敢？侯爷知否他是谁人的嫡传弟子？侯爷若知悉内情，便明白不足为奇哩！”旋波妲己故意一顿，以引起熊绎的疑心。

果然熊绎虎眼一瞪，急道：“是谁？旋波美人快说！”

旋波妲己道：“齐侯姜子牙，此人侯爷知道吧？”

熊绎吃惊道：“齐侯姜子牙，乃助周灭商纣的天机大军师、大丞相也！此人有鬼神莫测之能，吾岂不知？鲁班竟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吗？你如何得知？”熊绎不由大惊，因为中原诸侯，以齐国为首，熊绎视为楚国的头号大对手呢。

只见旋波妲己却从容一笑道：“不错，鲁班确实乃姜子牙的嫡传弟子也，此乃他的生身之父鲁牛所透露，岂会有假，臣妾为楚国大业着想，早就打探清楚明白了，因此侯爷试想想，鲁班既为齐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亦即齐国之人，齐国乃中原诸侯之首，历来对我大楚国不怀好意，久欲并吞，他又怎会甘心让侯爷得此超凡神物去威胁中原诸侯呢？由此足证鲁班之险恶用心了。”

熊绎一听，不由惊怒交集，恨恨地道：“鲁班，寡人以诚待你，不料你竟如此欺骗寡人，你便不答应寡人的所求，也无须编此藉口来愚弄寡人，寡人若不惩戒你，如何可以出这一口恶气。”

鲁班一听，便知今日之事，绝难善了。因为他此时已可确判，楚侯熊绎虽有王者之格，亦坐踞风水贵格都城，日后楚国必有一番作为，足与中原诸侯鼎足而立。可惜熊绎本身杀伐之气太重，又受两位“神秘妃子”的迷惑，两位“神秘妃子”的意图、野心极大，熊绎受此影响，必成一代乱世诸侯，于天下百姓苍生，只怕绝非福祉也。

鲁班心中转念，他原来对熊绎的好感不由大减，他微一沉吟，即决然的道：“楚侯爷，鲁班所言，绝非虚诈！吾造神鸟之旨，乃造福世人，为后世传下‘天工造物’。因此若为遨游天下形胜，志气高洁，鲁班可助达成心愿；若为征战杀伐，遗祸苍生，则鲁班绝难从命。”

熊绎怒道：“鲁班，你的父亲尚在吾手上，难道你连父亲的生命也不顾吗？”

鲁班微叹口气，慨然道：“鲁班确为救父而来，但若因此而贻祸天下，涂炭苍生，所救的仅吾父一命，断送的却是万千生灵，又岂能舍大而取小呢！”

熊绎道：“你不怕寡人连你也杀了？”

鲁班淡然回道：“鲁班自知天命，师训难违，区区个人生死，岂可与天下苍生相比。”

熊绎嘿嘿冷笑道：“鲁班，寡人知你身负上乘武功，你进门所露的一手，吾已接报，但任你神功盖世，亦绝难生离楚地！”熊绎见鲁班富贵不能动，生死不可摇，顽强之极；又知他是齐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来历不凡，心中不禁又爱又恨，他极欲把鲁班收为己用，但若不成，也不想他留在世上，日后与自己为敌，因此他此时心中矛盾，尚未决定如何处置。

鲁班淡然一笑道：“天地育生万物，万物皆有繁衍生息之权利；上至王侯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亦不外如是！”

熊绎眼见鲁班果然已置生死于度外，绝不会屈服，不由恨得牙痒痒的，若因此而下令擒杀，又有点难舍，心中矛盾极了，半晌无言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右面的妃子千月玉姬一声冷笑道：“侯爷，千万莫上此人恶当，依臣妾之见，他不过是故作姿态，虚有其表罢了！”

熊绎正感为难，不知如何处置鲁班，听千月玉姬开口发话，不由道：“千月美人，你有什么主意？”

千月玉姬嘿嘿冷笑道：“此人是否如此厉害，一试便知，难道侯爷麾下百大勇士，亦难降服区区一名草野小子吗？”

熊绎一听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不错，鲁班这小子大概仗乃师之威，狂傲之极，何不以实力令其慑服呢？熊绎主意已定，便忽地呵呵一笑，对鲁班道：“好，鲁班，你既然是齐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想必大有能耐，你若肯展露一二，寡人或可酌情赦你不敬无礼之罪，你是否敢于应战？”

鲁班一听，心中不由又暗叹口气，暗道：世人争雄斗胜之心，果然难于逆转，吾虽不欲以武力示人，但世人皆以武力定胜负、决疑难，看来吾亦难于幸免也！鲁班心中转念，便微叹口气，道：“既然楚侯爷执意如此，鲁班无奈也只好答应也，但未知如何比决呢？”

熊绎正欲下今，旋波姬已忽然接口道：“侯爷，鲁班既然是齐侯姜子牙

的传人，想必能耐不限于武功，依臣妾之见，可以三种比试定夺。”

熊绎大感兴趣道：“旋波美人所言甚是，依你之见，是哪三种比试？”

旋波姐已微微一笑道：“侯爷，臣妾素闻姜子牙精于天机八卦之学，又善于兵略攻防之术，更兼神功盖世，则其弟子想必不会徒有其名吧！因此三种比试，第一种乃比试兵略攻防之术，第二种乃比试天机神算妙法，第三种才比试武功，如此三场，当可令其原形毕露也！”

熊绎一听，兴奋中又为难的道：“比试武功这一场不难，不但百大勇士皆可应战，寡人亦足应敌，但这‘兵略攻防’、‘天机神算’比试，却教寡人为难，何处去寻此等人才呢？万一勉强应战落败，岂非被中原诸侯耻笑吾大楚国么？”

千月玉姬此时已知旋波姐的用意，她欲趁此机会显示她的神通，以达到她一箭三雕的妙计了。于是便向熊绎娇笑道：“侯爷啊，你身边便有此等绝世人才，只是侯爷你忽略罢了。”

熊绎心痒难熬，急道：“此人是谁？千月美人快告知寡人。”

千月玉姬欣然笑道：“此人便是旋波姐姐啊，实不相瞒，吾姐妹二人自幼便得名师授艺，旋波姐姐天资聪慧，尽得师父真传，不但精于兵略攻防之术，且善于天机神算之法，臣妾也略懂一二，若合吾姐妹二人之力，必可挫败鲁班这狂妄无礼小子也！”

熊绎大喜，高兴得连连搓手道：“若两位美人有如此神通本事，则寡人何惧中原诸侯哉！好，便依两位美人之意而行吧！”熊绎一顿，又转向鲁班道：“鲁班，你意下如何？若知不敌，趁早服输，只要答应替寡人驾御神鸟，助寡人称霸天下，则寡人尚可赦你狂悖无礼之罪！”

鲁班却淡然一笑，毫不惊怯，他既已下决心慑服楚国好战之心，便绝不退让了。只见他笑容一敛，肃然道：“楚侯爷，然则鲁班若敢应战三场，且分胜负，却又如何处置鲁班父子呢？”

熊绎决然地道：“若你三场比试皆胜，或胜二负一，寡人亦决不再为难于你，任由你父子二人，带同神鸟离去吧，但若败下阵来，你便即罪上加罪，当任由寡人处置，或囚或杀或为奴，你亦不许有半句怨言，你知道吗？”熊绎毕竟尚有爱才之意，因此虽在盛怒之下，对鲁班亦留有余地。

鲁班心道：熊绎此断，亦不失公平合理，若他非受两名“神秘妃子”诱

惑，便必定不至于如此糊涂了，但事到如今，双方均已成水火之势，绝难善了，非要分胜负不可了，因此鲁班不再犹豫，毅然地点头道：“很好，便依楚侯爷的裁决吧！但君王无戏言，尚祈楚侯爷莫违此双方定约。”

楚侯熊绎见鲁班如此自负，似胜算在握，心中不由又惊又恨又喜，他猛瞪虎眼，慨然道：“寡人言出必行，绝不违诺，你大可放心施为！”

熊绎说罢，随即对鲁班道：“第一场比试，乃武功相较。吾麾下有百名勇士，为首者乃熊氏四兄弟，彼等出手皆合四人之力，但你若自知不敌，亦可选择其他武士相比，甚至可选择寡人与你比拼，你意下如何？”熊绎如此容让于鲁班，也甚为少见，因为他深知合熊氏四兄弟之力，当今之世绝难抵御的了。

不料鲁班却淡然一笑道：“鲁班所学，乃无极玄功，多多益善，少少无拘，任凭尊意吧！”

熊绎惊喜地大笑道：“好一个‘多多益善、少少无拘的无极玄功’，鲁班，假如你言过其实，那便是自取其辱了！”他一顿，即大声下令道：“熊神、熊勇、熊无、熊敌四人听令！”

熊氏四兄弟一听，当即一跃而出，向熊绎躬身道：“熊氏四兄弟听令！”

熊绎道：“你四人且代表吾大楚国，与这鲁班小子比试武功，但无须置他于死地，略为惩戒足矣。”

熊氏四兄弟均应道：“吾等遵旨。”

熊氏四兄弟话音刚落，身形骤进，犹如风雷爆发，又如四股狂风，呼啸一下，便卷到鲁班身前一丈了。四人倒甚有大将之风，齐向鲁班拱手道：“小兄弟，请赐教！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熊氏四英请发招攻鲁班便是！”

熊氏四兄弟的老大熊神道：“小兄弟，吾四兄弟平生从未联手应一人之挑战，你竟敢只接招不出招么？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鲁班谨奉师训，行武功之道，均只求自保，不求伤人，一人来攻如是，十人、百人来攻亦如此。四位不必顾忌，只管使出绝招便是！”

熊氏四兄弟一听，均不禁微微一怔，暗道：天下哪有这等只守不攻的武功？久守必失，此乃武学要旨，更何况集吾四兄弟之雷霆一击，你鲁班又如何可以抵御？

原来熊氏四兄弟，所练武功甚为奇特，乃集身体为武器的精华。例如老大熊神，精于“铁头功”，头如钢铁，石砸不破，刀砍不裂，厉害无比；老二熊勇精于“铁拳功”，他的双拳，已练成铁锤一般坚硬，曾以双拳锤击烧红之铁来铸锻神剑，剑成他的双拳依然完好无缺；而老三熊无则精于“铁掌功”人说“掌利如刀”但他的“铁掌”只怕比刀剑更硬更锋利，老四熊敌，擅长“铁腿功”，他腿力之劲，曾经一脚踢爆了猛虎的头骨。

熊氏四兄弟出道以来，虽然四人合一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，但从来未遇上足令四人合一的强敌，就算是来自“天子王朝周家武士”，熊氏四兄弟亦仅以两人之力，便足令对手斗志全消。如今鲁班面对四人合一的威力，竟然只守不攻，那简直是自寻死路了。

熊氏四兄弟心意互通，眼见鲁班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斯胆气，均暗存留力之意，四人均只出四成功力，分从四面向鲁班攻来，四成功力于熊氏四兄弟来说，便已足令石破天惊了。

但见楚王府大殿上，突起一阵雷鸣，熊氏四兄弟身形骤变，如铁头、铁掌、铁拳、铁腿，四股无坚不摧的钢铁，分从四面，笼罩八方，向鲁班砸来。鲁班就算硬如磐石，亦必定被砸碎了，而且出手快如闪电，四面八方，形如四面铜墙铁壁，向鲁班合拢，鲁班便有三头六臂，亦绝躲避不了。

熊绎尚不忘“神鸟”的奇妙，极欲鲁班作他的“驾神鸟御者”，绝不想鲁班就此命丧当场，因此见状知道厉害，连忙发声叫道：“熊氏四人！不可伤其生命！”

不料熊绎话音未落，熊氏四兄弟已怪叫连声，因为在绝无可能的情形下，鲁班竟然消失了，他的身形太快，以至熊氏四兄弟收招不及，老大的“铁头”，撞到老三的“铁掌”上；老二的“铁拳”，却砸到老四的“铁腿”上，只听“轰！”、“隆！”的两声震响，大殿也似乎为之晃摇，四人合击之力，果然惊人之极。此时熊氏四兄弟各接了自己兄弟的一招，均蹬蹬蹬的各自退了三尺。幸而四人均心存怜意，未出全力，否则撞正之下，不能伤敌，四人反倒自伤了。

熊氏四兄弟怔了一会，老大不相信地齐声道：“鲁小兄弟，你如何避得吾四人的雷霆一击？”

此时鲁班的身形，自上而下，又活生生地站立于熊氏四兄弟面前了。

妙演乾坤风云雾

第十七回

只见鲁班从容一笑，也不加隐瞒掩饰，坦然地道：“四位熊氏大哥，小弟使的乃是师门‘八卦玄功’之‘地风升’一式，侥幸避过如此威猛的雷霆一击。”

原来鲁班的“八卦玄功”，师承八卦祖师姜子牙，但经他三年大禹谷历练，悟悉“大禹九鼎神通”，两者融汇、相辅相成，已一跃而成“八卦九鼎神功”了。例如“火风鼎”一式，与鲁班在齐迎击田氏四勇士时，威力何止大了数倍？此时就算姜子牙现世，亦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慨，而“地风升”一式，则是鲁班把“八卦玄功”之十四式与“九鼎神通”融汇后，精缩成“八卦九鼎神功”十六式的其中第十二式，其威力有如地风，可瞬间冲天而起，化有形为无形，神妙之极。例如鲁班悟创的“大黑机鸟”，其基本原理亦以此“地风升”一式为根基。

当时在熊氏四兄弟雷霆一击之下，亦惟有精妙绝伦的“地风升”一式，可以避免。而这等不可思议的‘神功妙招’在鲁班演练之下，乍现于世，自然令人惊骇了。而后世的绝顶轻功，例如少林派的“踏叶渡江”，武当派的“梯云纵”甚至现代的高科技‘垂直升降机’等等，无不源自鲁班悟创的‘地风升’神功原理。

当下鲁班虽坦然直道，但在场中人，包括武功盖世的熊氏四兄弟，均难明鲁班这一式“地风升”的精妙奥秘，因此也就绝对难以分出胜负了。

熊绎见熊氏四兄弟，均怔怔地发呆，鲁班亦一派从容淡定，他不由又好笑又好气，道：“这算什么？到底谁胜谁负了？”

熊氏四兄弟回答不了，亦不想回答，因为四人均极自负，素以为合四人力，当可天下无敌，但不料如此雷霆一击，连鲁班的影子也碰触不了，这到底算是胜还是负？虽然四人均暗暗心惊，刚才若非留力，全力一击之下，击倒的不是鲁班，而是自己四兄弟非死即伤了，这其中似乎隐含某种“挪移幻变、化有形为无形”的精妙武学奥秘。熊氏中的老大熊神，先就隐隐发觉，

但要他在如此尴尬的时刻，坦然道出，他却没有这等气量。

鲁班也含笑不语，似乎对胜负浑不为意。

大殿上沉默间，旋波姐已却忽然冷笑一声道：“鲁班，武功之道，重攻不重守，你这般一味闪避，不敢接战，便是输了。”

熊绎不由亦大声道：“是啊，寡人欲观精彩的比试，似这等不战不斗、不胜不负，怎可分出高下呢？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微笑道：“武功之道，攻与守均为上乘之学，攻即防也，防即攻也，又岂分彼此？若世人以为攻必定胜于防，鲁班不自量力，便大胆以防迎战吧！”

旋波姐已冷笑道：“鲁班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既然如此，你便不要闪避啦！”

鲁班慨然道：“鲁班所学，乃武功中的防守之道，既然以防迎攻，自然不加闪避也！”他转而又向熊氏四兄弟拱手道：“四位大哥，既然必欲分出胜负，那便请以全力攻我，不必存怜悯之心了！”

熊氏四兄弟一听，知鲁班已瞧出，刚才四人出手并未尽全力，心中均不由又惊又奇，暗道这小子果然鬼神莫测，似已洞悉自己的武功根底了！这鲁班到底有多厉害呢？四人均不由萌生全力试试鲁班斤两的念头，只见老大熊神向三人目视一眼，熊勇、熊无、熊敌三人均微一点头，熊神便向鲁班道：“如此，鲁小兄弟小心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四人即身形骤变，四人竟合四为一，大殿之上，只见一片“铁头、铁拳、铁掌、铁腿”的晃动，瞬即化作一股猛如风雷的威力，向鲁班涌至！这是熊氏四兄弟平生第一次施展“合四为一”的功夫，果然石破天惊。

鲁班一见，也不敢大意，随即以“八卦真气”护住全身经脉要害，身形一动，瞬即化作一个“鼎”状，屹立原地，浑身冒出丝丝热气。原来这片刻之间，鲁班已进入“八卦九鼎神功”中的“火风鼎”一式，身如“小鼎”，迎接熊氏四兄弟的“合四为一”的惊天威力。

熊氏四兄弟的“铁头、铁拳、铁掌、铁腿”，分明已触着鲁班的身影，却无声无息，只有无数惊人的炽红火花闪烁，就像钢铁被投进熔炉，两者相拼，火花激溅。

原来鲁班的“八卦九鼎神功”十六式的“火风鼎”，在他的手下，威力倍增，他浑身上下，四面八方护体真气瞬间已化作一座威力无比的炽热熔

炉，熔炉里炽红的铁水沸腾，足以销融投进去的坚硬钢铁。

熊氏四兄弟的“钢铁神功”威力惊人，但鲁班的“火风鼎”却恰恰是它的克星。因为炽热的熔炉可以融化任何熔铁，攻守之间，但看彼此的功力如何，此消则彼长，彼长则此消，“钢铁神功”遇上“火风鼎”的防守，就看谁的内力持久强盛。这既是一场攻防之战，亦是比拼内力，鲁班的“防守”，已把对手的“攻”亦化作“防”了。

熊氏四兄弟此时亦已明白这一点，无论熊神的铁头、熊勇的铁拳，还是熊无的铁掌，熊敌的铁腿，均感到自己最犀利的武器，碰上了最厉害的“防守盾”，这面“防守盾”不但柔韧如水，刀砍不断，且炽热如熔炉，足以销融任何坚硬的“钢铁”！

熊敌是四人中内力稍弱的一个，他先就感到自己的“铁腿”尖端，已开始隐隐生疼，接而已缓缓销融！

熊勇虽然是老二，但他的“铁拳”，由于困热而集中，碰上“熔炉盾”，便比老三的“铁掌”更快遇险，已开始吱吱冒烟了，老三熊无，亦不好过，他的“铁掌”虽然散热较快，但指尖恰好是最弱的部分，他此时有如火灼，痛彻心脾。

老大熊神的“铁头”，虽仍完好无缺，但他已知今日碰上大克星了，因为他碰上的“熔炉盾”，不但足以销融四兄弟的“钢铁攻击武器”，更可怕的是会导热，熔炉的热量，沿他的“铁头”丝丝钻入，已从头部直抵他的心胸了，熊神深知，只要对手的“热力”再猛加三分，他的心胸必被烧成焦炭，心胸被毁，他的“铁头”也便成了“死人之头”了，可怕！可怕！这到底是什么功还是仙法？熊神心中不由哀叫一声。

就在此时，熊神耳际忽地传入一缕细如蚊蚋的尖音道：“熊大哥，功力所限，此刻我只能对你一人传音，若在平日，当可一音分传百耳也，你若听到，便把头摇一摇便了！”

熊神心中骇然，他已知此尖音乃对手所发，双方猛烈比拼内力之际，他一人应战四大高手，竟仍有余力传出“密音”，这等功力，简直非人是神仙了，熊神至此已再无丝毫傲气，深知碰上如此威力的对手，他四兄弟势必无一可以幸免，因此连忙把“铁头”左右一摇，以示会意。

立刻，他的耳际又有尖音传入：“很好！熊大哥既已会意，便即明白，今

日攻防之拼，实是两败俱伤的惨烈局面，我不想楚国痛失护国精英，上了奸人恶当！欲寻一个彼此皆可接受的退身办法，你等只要加催三分功力，作猛烈一击，则吾便可以脱身了。”

熊神一听，连忙又点了点头，虽然他大感惊骇，因此鲁班此时面对的，已是他四兄弟的七成功力，若再多加三分，他是否可以抵御如斯威力？但此刻已不容他细思，否则便是四兄弟皆身化飞灰烟灭的厄运。熊神危急中连忙向其余三人传意，四人心意互通，均不敢存任何留力之想了，蓄势待发，以作最后的雷霆一击。

鲁班却缓缓收摄功力，先迎熊氏四兄弟的狂力一击，虽然他自知如此一来，他自身凶险极了，但为存楚国的护国精英，他宁愿自己冒险。

突地，只听熊氏四兄弟轰然一声怒啸，身如四道风雷闪电，向鲁班再一次撞击。这一次却似乎平淡多了，只见鲁班闷叫一声，身形已退弹出十丈以外了。但也奇怪，熊氏四兄弟不但没有趁势追击，反而原地不动，身形晃摇，四人均脸色苍白，微微喘息。

熊绎一见，不由又惊又喜又奇，忙道：“熊氏四人，汝等已赢了么？”

熊神向鲁班一望，但见他挺立于十丈之外，虽然面如金纸，显然刚才他的借力反弹脱身，已受创，但身躯依然纹丝不动，显然功力丝毫未损。如此相形之下，熊神不由长叹一声，向楚侯熊绎道：“回楚侯，刚才一战，攻亦即防，防亦即攻；因此退亦是进，进亦是退！结果则是吾等未胜，鲁班未负呢！”

熊绎大奇道：“为什么？寡人分明见鲁班已被汝等雷霆一击震退十丈，两军相逢，进即赢，退则负也！”

熊神道：“不然，实不相瞒，吾等兄弟四人，刚才实已陷生死一线的境地，吾等之‘钢铁神功’，碰上的却是当世无匹的‘熔炉’，结局只能是惨被销融，鲁小弟心存仁义，容彼此全身而脱离两败俱伤的结局便了，根本算不得胜或负也，望楚侯爷明鉴。”

楚侯熊绎向熊氏其余三人问道：“是如此吗？”

熊勇、熊无、熊敌皆齐声道：“确然如此！”

熊绎深知熊氏四兄弟的威力，如今四人皆异口同声，足证所言不虚了，他不由盯着鲁班，爱恨交集，喃喃地道：“鲁班，鲁班，单凭你与熊氏四兄

弟不胜不败的和局，你便足可以成为楚国的大勇士了，为什么你硬要拒绝寡人的一番好意，不为楚国称霸天下效力？”

鲁班淡然道：“这是人各有志的缘故吧！”他一顿，又朗声道：“第一场既不分胜负，尚有两场比试，鲁班已准备接战矣。”

熊绎无奈道：“第二场乃‘兵略攻防’之战，非武功所能定夺输赢，旋波美人此仗只好由你出战了。”

旋波姐已一直留意鲁班与熊氏四兄弟的比拼，她越瞧越心惊，到最后比拚双方终于全身而退，无胜无负，她便更添恨意了。

因为旋波姐已窥悉鲁班的功力，与他师父姜子牙相较，已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不能不令她心惊，视为大敌。而且旋波姐尚有另一番心思，她深知楚侯熊绎麾下有大勇士，但真正的护国栋梁，却是熊氏四兄弟，这亦是旋波姐已尚存顾忌的主要原因，若把熊氏四兄弟除去，或者废其武功，则自己在楚国便无所畏惧，为所欲为了，因此她极欲熊氏四兄弟与鲁班斗个两败俱伤，一箭双雕，除掉两大心腹之患，不料却双方皆可全身而退。

旋波姐已不由更恨鲁班，在心中狠狠地叫道：“鲁班，吾姐已今日不杀你，日后必成吾心腹大敌！”旋波姐已心念电转，便绝然地一跃而起，道：“不错，这一仗，旋波便代楚国出战吧！”

于是旋波姐已走下凤案，与鲁班分站一张城池沙盘两面，比试惊人的“兵略攻防”妙法。两人面前的城池沙盘，设有城槽、城墙，以及各种用于进攻或防守的器具模型，小小沙盘，实即一个攻防战场。两人的比试，简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因此不但殿上的武士目光灼灼地注视着，就连熊氏四兄弟与熊绎本人，亦忍不住走下虎案，立于沙盘前面，留心审察。

因为楚侯熊绎的祖宗家训，三年不出兵，视为耻辱；五年不战，死后不得进祖宗庙堂，因此对这等“兵略攻防”之法，他岂会掉以轻心？

此时鲁班与旋波姐已相距不足一丈，他趁机目注内力，向旋波姐已射去一缕目力，但见她身周果然罩着一层淡淡的白光，凭鲁班此时的功力，亦仅可透穿白光的一小片，鲁班不由心中一凛，暗道：此乃“命运玄光”，非修炼上百年，难达此超凡境界，而旋波姐已貌似青春少女，她怎能修炼到如此境地？

鲁班心中生疑，但他的目力仅可窥透她的“命运玄光”一小片，尚难判

断她身潜的奥秘。鲁班无奈，只好暂时抛开弄清旋波妃子来历的念头，集中精神，应付了这一场“沙盘战场”再作打算了。鲁班沉吟不语之际，旋波姐已忽然发声道：“鲁班，你欲如何比试呢？为了公平，吾许你提出办法便了。”

楚侯熊绎喜道：“好啊！旋波美人果然甚有大将之风范呢！既然如此，鲁班，寡人准你自提比试之法吧！”

鲁班的“兵略攻防”之学，源自师父姜子牙的教授，已非同小可，足以为百战百胜之将材。再加上他在大禹谷中悟悉大禹亲传的“九鼎神通”，上有大禹集洞天之地而汇聚的精华，鲁班的“兵略攻防”之学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足以统御王者之师了。

只见鲁班从容一笑，道：“比试之法，简单之极，可分九试便了。”

旋波姐已道：“是何九试？”

鲁班道：“首四试此攻彼守，后四次此守彼攻，最后一试可以兵略而断判之，旋波妃子以为如何？”

旋波姐已见鲁班从容之极，凭她的“神机妙目”，竟难窥透鲁班的虚实，无奈只好点点头道：“首四中四后一，各分攻防，如此比试尚算公平，便依你之法吧！”

旋波姐已一顿，暗道：你鲁班精于防守，吾偏要你先暴其短，于是接而抢先道：“比试之法由你先提出，攻防之道便该由我先选也，我旋波便选防守吧！”

如此一来，鲁班在首四次比试中，自然便只能选择攻坚之法了。

旋波姐已以为逼鲁班先暴其短，以收先声夺人之效。

不料鲁班却欣然道：“很好！那鲁班便斗胆先攻也！”

鲁班说罢，即毫不迟疑，伸手取来沙盘上的各等小工具，飞快地摆弄嵌装，很快便造出一具精巧的器具，形状奇特，莫悉其用。

旋波姐已嘿嘿笑道：“吾防守之城墙高达四丈，你如何攻我？”

鲁班从容一笑道：“吾之攻城器具，以大木为床，下装六轮，上立二梯，各长二丈许；中置转轴，车四面以生牛皮为屏障，内以人推进，不畏箭矢；抵城墙下，则起飞一梯于一梯之上，合二为一，高达四丈五尺，居高临下，足可攻破四丈之城墙也！”

鲁班突以此攻城器具，天下无双、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，旋波妲己不料鲁班心灵手巧如斯，不由一阵发怔，说不出破解的法子。

楚侯熊绎在围观的武士惊叹声中，不由瞧得心花怒放，他也不理这攻城器具是对手鲁班的悟创，就如娃娃见了喜吃的糖果，哪管你何处而来，他不由拍掌道：“好极了！好一座攻城工具啊！妙，妙之极了，就算你城高墙壁，一样可以立刻攻破，这当真是攻必胜守必败啊！”

楚侯熊绎乃一国之君，他这般一叫，便即作了裁决，首仗比试，是鲁班的“攻”胜，旋波妲己的“防”败了，再无人敢有异议。

楚侯熊绎又兴致勃勃地道：“很好，鲁班，你这攻城器具叫什么名号？”

鲁班也不隐瞒，坦然道：“此物用于登城进攻之用，高可入云，便称‘云梯’，也不为过。”

鲁班此言一出，在场楚侯熊绎，以至熊氏四兄弟为首的楚国勇士，均大声喝彩道：“云梯，云梯，当真是攻城必胜守城必败的神工利器啊！”

就因鲁班当日与旋波妲己的“沙盘妙斗”，他首创的“云梯”便成为当世以至后世的攻城器械，无数城池的被攻克，皆由此而引致，这或许是鲁班当日所始料不及的。这是后话，一笔带过也就不提。

当下鲁班闻喝彩声只淡然一笑，并不为“胜”喜，亦不以“败”忧，神态悠然之极。

旋波妲己亦不料鲁班心灵手巧如斯，原来她以为鲁班只精于“八卦玄机”，于这等实战的“兵略攻防”妙法上必定是门外汉，她又如何知道，鲁班身负“大禹九鼎”上所载的“造物神通”？但此时旋波妲己已骑虎难下，惟有倾全力与鲁班一“拼”了。

只见旋波妲己嘿嘿一声冷笑，忽然道：“哼，你那什么神工利器‘云梯’，也绝非攻无不胜，吾自有妙法以破之！”

熊绎一听，亦大喜道：“吾楚国之军，不但善攻，亦须善守，旋波美人既有妙法破此攻城利器，快说出来寡人听听！”

旋波妲己得意地笑道：“吾之妙法乃用一种守城器具，名曰‘叉竿’，制法乃于木竿上装一铁制横刀，使用之时，既可抗拒敌之利用云梯爬城，于敌云梯靠近城墙之时，用叉竿的横刀顺着梯把将其推倒，更可沿梯把向下切割，把敌手切断，则云梯攻城失效，亦足可抗拒守城也！”

熊绎一听，抚掌大笑道：“好好一柄‘叉竿’，果然是克制攻城云梯的利器，鲁班，攻防第二场，乃旋波美人胜啦！”

鲁班微微一笑，随即伸手往沙盘把“云梯”拆了，再造了一个奇特之车。车分五层，下装八轮，每层有梯可供上落，车顶有天桥，车下有撞木，外面以厚犀牛皮披覆，内装各种武器，形态古怪奇特之极。

熊绎一见，大奇道：“鲁班，这是什么？可破旋波美人的‘叉竿’利器的么？”

鲁班从容一笑道：“叉竿可破高处攻城的云梯，但亦不足阻吾攻城。吾此车乃上下攻城之用，攻城时，把车子推至城脚，利用车上天桥冲至城上杀敌，下面则以撞木撞毁洞穿城墙，如此上下夹攻，无论城多高固，亦一样可以攻破城池。”

在场中一听，不由又发一阵喝彩声，皆道如此上下夹攻的攻城器具，当真厉害之极，绝不能抵御。熊绎作出判决，攻防第三场比试，是鲁班的“五层车”胜了。从此，鲁班悟创的“五层车”，也就成了后世的攻城利器。甚至现代的攻城装甲车，其攻防结合的特点，亦与鲁班的“五层车”原理一般无异。

此后的五场比试，由熊绎裁决，旋波姐已胜三负二，鲁班则自然是负三胜二。不过，八次以相易位攻防的比试，依然是四比四，不胜不败的局面。

鲁班对胜负似乎浑不为意，一派从容镇静的神色，旋波姐已却已沉不住气了，她目灼灼地盯着鲁班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鲁班，第九局乃‘兵略’，一局定输赢，你敢应战么？”

鲁班微微一笑道：“也无不可，旋波妃子请出题目比试吧。”

旋波姐已等的正是鲁班这一句话，如此她便可以抢占先机，立于不败必胜的地位，只见旋波姐已嘿嘿一笑，随即大声道：“鲁班，吾现有雄兵百万，攻你十万弱兵，以泰山压顶之势，看你如何应战。”

旋波姐已此言一出，在场中人均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：你鲁班不幸让对手抢占先机，定下必胜题目，你已必败无疑了，试问你十万弱兵，又怎可与百万雄师抗争呢？旋波姐已出此难题，也未免太有刁钻之嫌。

就连楚侯熊绎，亦呵呵一笑道：“呵呵！鲁班，这百万雄师，有如吾之楚国军力，用以攻取仅兵力十万的弱国，你就算有通天本领，亦绝难抵御这

一局你已然必败无疑矣！”

不料鲁班却从容而笑道：“楚侯爷，只怕未必。”

楚侯熊绎大笑道：“好！若能于此绝对不利之局，你能反败为胜，寡人便判你无罪，放你父子安然离去罢了！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呵呵一笑，随即朗声道：“吾面对百万雄师，仅得十万弱兵，表面看果然身处绝境，必败无疑。但战场之上，瞬息万变，一切皆在于灵活调动也，当其时，鲁班绝不会与敌硬拼，而从十万兵力中，抽出二万，二万再分作二十队兵马，每队千人，分四面八方与敌百万雄师周旋。”

鲁班话音未落，旋波姐已冷笑一声道：“鲁班，汝十万弱兵，本来兵力已极微，再分出二万，又分为二十队，每队千人，去迎战吾之百万大军，这岂非以卵击石，自寻死路么？”

楚侯熊绎亦感骇然道：“鲁班，你竟如此胆大包天，区区每队一千人，去迎战百万雄师吗？这不是白痴便是疯了！”

鲁班却从容道：“不然，吾十万大军，虽然分出二万，再分作二十队，每队千人，去迎战敌之百万大军，表面看来，此乃以小战多，必败无疑，但实际上绝非如此也。吾以二十队千人之小军，引动敌之百万兵力，敌为应付吾之二十队千人小队，必亦分作二十路军，如此则敌以五万兵力为一队矣。当其时吾再以余下的八万大军，集中攻其一路五万兵力，则成八万合击五万疲兵之局，必可消灭。然后吾再寻机再灭其另一路，假以时日，必可大举消灭敌之有生力量，而吾之十万兵力则日益壮大，最后化弱为强，尽歼来犯之强敌也。”

鲁班朗朗道来，楚侯府大殿上，好一会陷入寂静，似乎人人均在思忖其中的“兵略”奥妙，到底楚侯熊绎先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，大声道：“鲁班，你这是什么奇谋妙计？”

鲁班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或许便是以弱胜强的兵略吧！”

熊绎忙道：“有何奥妙？”

鲁班道：“此乃集中全部，分散强敌为小部，再以吾之全部击敌之小部，积小成多，当可化弱为强。”

此时，大殿上才又腾起一片赞叹声，似乎直到此时，包括楚侯熊绎在内的在场中人，才明白鲁班展示的“兵略”的神妙。

楚侯熊绎也没多言，他忽地目注鲁班，真诚地道：“鲁班，凭你之材，足可为相为帅，吾有两个办法，解决今日之争，其一是吾即日拜你为楚国统兵大元帅，楚国百万雄师，均由你统辖，荣华富贵，即日可就！”

楚侯熊绎此一出，众皆耸然动容，因为“统兵大元帅”之位，至今仍由熊绎自任，他竟然肯赐给鲁班，足证他对鲁班的欣赏了。

不料鲁班仍毫不动容，淡然道：“第二个办法呢？”

熊绎一听，不由微叹口气，道：“这第二个解决办法，寡人委实不愿提出，但吾有诺，不可反悔，无奈而行吧，吾即放你父子安然离去，但你须依吾一个条件。”

鲁班道：“是什么条件？若涉征战血腥之气，则恕难从命。”

熊绎道：“非也，恰恰相反，吾只要你答应，日后诸国之争，你须答应永不助别国攻楚国，严守中立和平，你只要答应，则立刻可以让你父子安然离去矣！”

鲁班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熊绎果然尚有几分精明，他的意思即是吾既不肯为楚国效力，则吾亦不可为任何第三者所用。虽然流于偏激小气，但也是为他楚国利益着想，也无可非议也！鲁班这般转念，又暗道自己反正也绝不愿涉及血腥争斗，便答应亦无妨啊！

不料就在此时，千月玉姬却忽然发声：“侯爷，万万不可！”

熊绎一听，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千月美人！”

千月玉姬道：“侯爷，你想想，鲁班不但是齐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更是鲁国之人，因此他对齐、鲁两国有难，必不肯坐视不救；而齐、鲁两国，为中原诸侯之首，日后必与楚国为敌，双方争斗一起，你以为鲁班尚会严守中立吗？届时或明或暗，必助齐、鲁两国，则侯爷今日放他离去，岂非放虎归山成后患吗？”

熊绎一听，不由又狐疑不决了，他沉吟道：“那如何处置也？”

千月玉姬冷笑一声道：“刚才不是约定，三场定胜负吗？第一场算是不分胜负，第二场也算是鲁班胜了，但尚有第三场，比试神机妙算，胜负尚未可预料，怎可便放鲁班父子离去也。”

楚侯熊绎一听，无奈地叹了口气道：“不错啊，鲁班，千月、旋波彼等坚要与你比试第三场，既已约定在先，寡人亦无话可说，你便先行应战再行裁

决吧！”

鲁班一听，也并不太惊怒，因为他早已预知，今日之事，绝难善了，爹爹的危难未消，怎会如此轻易便得解决呢，他淡然一笑道“既然两位妃子欲比试第三场，鲁班也无法拒绝，这便比较一下吧！”

熊绎见鲁班并不拒绝，大喜道：“妙极了，寡人正想见识一下你师门绝学八卦玄机也，这便各出神机妙算，比试一下便了。”

熊绎话音刚落，旋波妲己即立刻接口道：“鲁班，你欲如何比试？是面对面比试？还是各自独处静室？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心潮一阵激荡，他对师父的尊崇极深，别的皆淡然处之，但涉及师门荣辱，则便势必全力维护了，只见他浓眉一抖，傲然道：“吾之师门技法，博大精深，光明磊落，又岂须于静室施为？面对面比试可也！”

旋波妲己一听，心中不由一声冷笑，暗道：你鲁班果然极重师道之尊，岂能不中吾计，原来旋波妲己早就伏下一条克制鲁班的妙计了。

只见旋波妲己不动声色道：“好极啦 鲁班 吾便与你面对面比试好了。”

说时，千月玉姬早就指挥武士，安排了两个座位，彼此相距不到五尺，这个距离，便气息也可相闻了。

旋波妲己微微一笑，已坐上左面的座位，鲁班无奈，也只好坐上右面的座位。两者相距仅五尺，果然可以气息相闻。但旋波妲己罩体的“白光”依然严密，鲁班于此咫尺距离，亦仅可射穿白光的一小片位置，凭此小片透视对方的奥秘，那是十分艰难的。

两人相对仅一会，旋波妲己便忽然娇笑一声，俏目中媚光大炽，触之令人心旌摇荡。但鲁班内力深厚，依然神色安详之极。旋波妲己心中微微冷笑，暗道吾之“妙物”一出，你便是金刚也被融化了，但口中却微笑道：“鲁班，吾已可判你的奥秘也！”

楚侯熊绎此际心痒难熬，连忙道：“是甚奥秘？旋波美人不必有任何顾忌。”

旋波妲己果然近年“神算之术”更为精湛，只见她目注鲁班一眼，即微微一笑道：“鲁班，你的姻缘线已动，近日必已遇上一位心爱的女子，且彼此已心心相印，彼此倾慕了，是么？”

鲁班一听，眼前不由浮出偃云彩的倩影，心中一荡，接而又暗吃一惊，

心道：不料这旋波妃亦如此精于神鉴之术，连吾命宫奥秘亦被她窥破了，在心神震荡之下，他不由点了点头，喃喃地道：“是，不是，是亦难言，不是亦不好说，就算是如此罢了！”

鲁班如此神态，无疑是向人承认，旋波妃己的推算无误了。

楚侯熊绎不由大笑道：“妙！妙之极了，旋波美人神算准确，但算出的亦是大好美事啊！鲁班，论到你演示神机妙算了。”

鲁班一听，也没做声，此时猛地浮出僵云彩的倩影，不由令他更心急了断此事。他连忙收摄心神，默运“八卦真气”，聚于目中，然后蓦地向旋波妃己的身上射去。但见视线依然受“白光”遮盖，只露出小片内在形状。鲁班无奈，只好激催功力，凝聚于那小片洞口，沿旋波妃己的秀发开始，一路滑落，移到她的身上。这就如一面聚光镜，逐片逐片地透视对方。

映入鲁班“目力聚焦镜”中的，先是旋波妃己的秀发，只见她的秀发长而密，且发尾卷曲如锁。按“八卦玄机”的“人间道”，鲁班心中不由暗道：发长而密者，主女人权欲心极重，为求满足此权力欲，势必不择手段，而发尾卷曲如锁，则主其一生劫难重重，直至终逝，均难逃此困锁也！而她的命运，又因极重的权力欲而加重劫难，其中凶险重重，令她忧患而终。

鲁班师承的“八卦玄机”果然乃不世奇学，单凭旋波妃己的头长秀发，便可窥其命运过半了。但鲁班尚有未明之处，例如她的身世来历，便绝非单凭秀发可以判断了。鲁班无奈，只好凝运内力、收摄心神，向下滑落。却只见旋波妃己的脸上忽然“白光”暴炽，竟把鲁班的“目力聚焦镜”亦反射而回，鲁班无法在她脸上审察，只好再往下移落。

忽然，鲁班浑身一抖，神色突变迷惘，原来他的目力往下移落，滑过旋波妃己的颈部，抵她的胸部时，旋波妃己的“罩体白光”忽然骤敛，因此鲁班的目力，便可透窥其胸部，鲁班的“八卦真气目力”根本来不及收摄，一幅他不想亦不该见到的诱人图景，便骤然摄入目中了！

那是一幅足令天下男子心旌摇晃的图案，雪白的玉胸上面，一对粉红雪白的女子玉乳，在上下跳荡、摇曳生姿，鲁班平生未见如此诱惑图景，又正值血气刚盛之年，如何能抑压气血的沸扬？他的心也突突地狂跳起来了。

就在此时，鲁班与旋波妃己相距不及五尺，气息可闻，一股淡淡的幽香忽然从旋波妃己的玉胸内散发出来，直射鲁班的嗅觉。鲁班本已心神浮荡，

乍闻此神秘“幽香”，不由更火上加油，他但感一股强猛的热气，自腹下丹田腾冲直上，直入心胸，登时热血沸腾，连脸孔也涨红了。

这一切均落入旋波姐己的眼中，亦全部在她的算计之内。原来“白光”骤盛骤敛，故意让鲁班窥其女人之秘，再发“幽香”，一切均是旋波姐己的“玉面妖艳神功”施为。

“幽香”也非同小可，名为“玉魂散”是旋波姐己当年迷惑商纣王特意练制的，涂于体内，无影无形，但凡男子闻嗅，即会欲念大炽，再高深的功力，亦难抑止。更厉害的是，男子吃闻之下，若不能发泄，便会热气攻心，必定血尽气断而亡。

鲁班此时，便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了，摆在鲁班面前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是不顾一切，借女体来发泄，而大殿上，与他最接近的便是旋波姐己，他只要走出一小步，便可达到，但如此一来，鲁班便犯下“辱妃欺君”的弥天死罪，而且势必被天下视为“禽兽”一类，另一条路便是任由自己经脉尽断而亡了。

就在鲁班生死两难、浑身剧震之际，他的耳际，忽地已钻入一缕软绵绵的甜蜜音响：“鲁班，吾千月劝你，莫再顽固抗拒了，只要你答应为吾姐妹的复国大计效劳，你立刻便可获得解药，当可令你重出生天。”

鲁班在极度痛苦中，知此乃千月妃所发的警告，他心中不由大骇，暗道：原来旋波、千月两妃，千方百计，不择手段，均为了一个“复国”的目的，她姐妹二人，拼命迷惑楚侯熊绎，目的亦不外如是，既然如此，由楚国发难，则天下战祸必起，百姓苍生危矣，我鲁班又岂能再助纣为虐？

鲁班心念电转，他猛一咬牙，决意趁自己尚有三分自制力，自行了断，以免堕入旋波姐己姐妹的可怕圈套，鲁班心意已决，右手疾伸，向自己的天灵盖猛拍而下，他此时尚残存的三分功力，这一拍之下，他的天灵盖必定碎裂，一代天机圣手也就从此消逝了。

旋波姐己、千月玉姬姐妹，已窥透鲁班的心意，但却没拦阻，因为两人已目睹鲁班的惊世神通本事，眼下只是猝不及防，误中圈套。若他逃过此劫，日后便必定是自己复国大计的最可怕障碍了，两人心思如此，又怎会出手制止？

楚侯熊绎对鲁班又恨又爱，他爱他的才华本事，极欲收为己用；但恨他不为荣华富贵所动，甚至封他为“楚国大元帅”亦不屑一顾，因此他又容不

得他为别国所用。因此他虽已发觉鲁班有异，心中左右为难、矛盾之极，也没有出手救助。

但就在此时，熊神、熊勇、熊无、熊敌四兄弟，见状大喝一声，四人分四面向鲁班发出一股“钢铁神功”。鲁班此时已失去任何的抵抗力，身体乍遇“铁头、铁拳、铁掌、铁腿”四股劲力，登时被打翻飞出三尺，但如此一来，他向自己天灵盖拍下的掌力，也便拍偏了，仅拍落肩上，这数重打击，令鲁班立刻便昏死过去了。

千月玉姬大怒，盯着熊氏四兄弟，厉声道：“放肆，谁叫汝等出手？”

熊神凛然道：“回千月妃，吾等曾败于鲁班之手，此恨难消，誓要与他再行比拼，又岂能容他自尽而死，誓要保住他生命，以便日后比试，谁敢暗中杀害他，便和熊氏四兄弟作对，这一口恶气，便要发泄到其人身上。”

熊神这一大吼，不由便把千月玉姬震慑住了，熊氏四兄弟的“钢铁神功”，毕竟十分可怕，连旋波姐已亦忌他三分，千月玉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但她心中又不甘，转向楚侯熊绎道：“侯爷啊，快下旨把姓鲁的小子杀了。”

楚侯熊绎此时却长长地吁了口气，暗道：如此一来，三场比试，鲁班一和一胜一负，毕竟是不分胜负的和局，寡人便不必守诺放他离去，但亦绝不可杀他，只要把他困在楚国，日后再想办法令他降服便了。

熊绎为寻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而高兴，只见他呵呵笑道：“千月美人，鲁班杀不得亦放不得也。”

千月玉姬恨恨道：“为什么放不得又杀不得？”

熊绎大笑道：“三场比试，鲁班和一胜一负一，合计即和局，寡人与他定下的条约，自然作废，一切重新再议定也，鲁班确有将帅之材，寡人极欲收为楚国之用，因此自然便不能放亦不能杀啊！”

熊绎毕竟尚有三分精明，他已瞧出旋波姐已、千月玉姬姐妹二人，似十分忌恨鲁班，便断然地下令道：“熊氏四人听令，鲁班便交由你兄弟四人看管，既不可放他，又不可杀他，汝等好自为之，若少了鲁班一根毫毛，寡人必严处。”

于是，鲁班便被困在楚都郢城的熊府中，虽然身子慢慢康复，生命已无大碍，但在熊氏四兄弟的日夜严密监管下，却也不能动弹半步。



苏妲己逼鲁班归顺楚国，与她联手复仇，复国。鲁班坚决拒绝，云彩以劝降鲁班归顺楚国为诱饵，潜入楚王府在酒神杜康的帮助下，用『神仙酒』灌醉王宫上下八百余人，救出鲁班。鲁班得知父亲已被楚国人杀害，一气之下用『乾坤指』降旱于楚，后不忍连累无辜百姓而住手，退出官场与江湖争斗。专心在赵国水患频繁的猪龙河上建起了闻名遐迩的『赵州桥』。

根治水患

娇娃痴情巧遇仙

第十八回

夕阳，七彩斑斓，正斜挂于楚都郢城西面城廓。五光十色的霞光，把半个天空染成一幅赤红锦缎；渐而斜斜西沉，在片片云雾中晃荡，化为金红的光彩，闪烁不定罩于城廓上空，有如把偌大的楚都燃烧着了，变得一片火焰似的金红。

偃云彩此时仍留在城中那间饭馆内，她瞥一眼店外的夕阳奇景，不由微叹口气，心道：今晚的夕阳红如火焰，如此怪异，未知主何异兆？可惜鲁班哥哥闯楚王府未回，若他在此，便必有一番奇妙评说啦……未知鲁班哥哥此时如何呢？是否已救出他的父亲？至今未回，莫非有什么凶险？

想起鲁班哥哥的处境，偃云彩便连欣赏夕阳奇景的兴趣也失去了，只在我心中东一搭西一搭地胡乱猜测。

“小姐，你在此一呆便是一整天，敝店已供应了你早、午、晚三餐，你进门时说的‘神仙水’炮制妙法，是否该奉献出了呢？”此时饭馆的老掌柜走了过来，脸上虽然堆着笑容，但笑脸后的神色却紧张极了，显然，他已被那“神仙水”的妙处引得神魂颠倒了。

原来偃云彩跟随鲁班，进了郢城，为救父闯楚王府，留下偃云彩一人，她为寻个地方落脚等候鲁班，便走进饭馆。到此时她才猛地醒悟，自己身无分文，若吃了人家的东西，拿什么去付账？偃云彩虽无江湖阅历，但她聪明绝顶，略一思忖，便以她学自“四脸怪人”造父“炮制神仙水”妙法，诱得老掌柜动心，一日三餐殷勤侍候……不料正当偃云彩为鲁班焦急之际，老掌柜眼见天时已晚，按捺不住，走过来追索了。

偃云彩心中不由微怒，她狠狠地瞪了老掌柜一眼，咬牙恨道：“哼哼！什么神仙水炮制之法？若我的鲁班哥哥有什么不测，你等楚地之人，便是我的大仇家，我怎会授你如此美妙之物！哼，不但不授，我还要把你楚地闹个天翻地覆呢！”

老掌柜被偃云彩没头没脑地一轮尖吼，不由弄懵了，他哭笑不得地陪着

笑脸道：“我的小姐姑娘，老朽可没半分开罪你啊！你为何向老朽怒气冲冲的？”

偃云彩回过神来，见老掌柜古怪的神态，不由也好笑又好气，暗道：这老掌柜一直小心翼翼、殷勤侍候自己，虽然是为了得到那“炮制神仙水”的妙法，却没得罪自己半分，自己刚才向他发泄，倒显得自己无理取闹了。

偃云彩虽然任性刁蛮，但也绝非横蛮无理的少女，她回心一想，便顿感歉意，正欲向老掌柜解释几句。不料此时饭馆外面，又走进两名身穿武士服装的客人。两名武士走进来时，仍一路窃窃低语，偃云彩内力已甚见根基，两名武士的低语，逃不过她的耳力，因此欲向老掌柜的解释，便猛地顿住了。

只听武士甲刚坐下，饭菜尚未及上台，便压低声音，紧张地对另一名武士道：“快吃快回……府中守卫加强，人手不足，原来轮三更的，要轮二更呢！”

又听武士乙道：“楚王府历来均是三更轮换守卫，为什么改为轮二更？如此下来，我等每日要守足六个时辰啦！就连吃饭的时光也没有了！”

武士甲道：“小心说话！你知道么？轮三更改作轮二更，是楚王妃旋波美人的令旨，如今楚王爷对旋波姬言听计从，她说一不二，这等抱怨之言，被她知悉，你还有命么？”

武士乙吐吐舌，又低声道：“我晓得，但未知为什么旋波姬如此紧张加强守卫呢？”

武士甲向四间瞧瞧，见店中人客均没留意，这才悄声道：“听百夫长说，现今王府内，囚禁了一位大能人的父亲，这是逼这位大能人为楚国效劳的活宝贝，万万不容有失呢！”

武士乙道：“那位大能人真的如此厉害吗？但为什么于王府比试，他却不敌旋波姬呢？如今他已身受重创，落在楚国熊氏四勇士手上，还怕被他逃走么？”

武士甲不以为然地微哼一声道：“你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他之所以败于旋波姬手上，并非武功之失，而是他因其父在旋波姬手上，有所忌惮，更猝不及防，误中旋波姬的法术，才身受重创罢了！他于武功上又与熊氏四勇士斗成平手，又怎会不敌旋波姬？他的武功神通，听说连楚王爷亦十分佩服，甚至不惜以‘楚国统兵大元帅’欲留他在楚国，可惜却被他一口拒绝！哎！这

大能人落得阶下囚的地步，也算是他咎由自取吧！”

两名武士的低语，一字不漏，钻入僵云彩的耳中，听到此处，她再也按捺不住，一步抢过去，劈头便问道：“喂！你快说！这位大能人是否姓鲁？”

两名武士猛地抬起头来，吃惊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会听到我等之语？”

僵云彩尖声道：“你不要管！先回答我的话啊！”

武士甲惊疑地盯了僵云彩一眼，但见她俏丽如仙，说什么也不像奸恶之人，这才暗松口气，但仍狐疑未消道：“你……你问来干嘛？莫非你是那大能人的朋友么？”

僵云彩没好气道：“是又怎样？不是又如何？”

武士甲道：“我等好生佩服那大能人的神通，就连吾楚国的熊氏四勇士，亦十分感佩他的仁勇呢……他不肯为楚国效力，才不幸成了阶下囚，但我等皆不希望世上失了这么旷世奇材。因此若姑娘你是他的朋友，我等倒愿向楚王爷引介，让你劝劝他回心转意，免得白白送了生命。”

僵云彩心中不由一动，但又不动声色，笑笑道：“若不是呢？”

武士乙忍不住插口道：“若不是，你问这干什么！知否楚王府虎穴龙潭，哪容你好奇乱闯？”

僵云彩微微一笑，忽地点点头道：“若这位大能人姓鲁，那我便是他的朋友呢！”

武士甲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很好的朋友吗？”

僵云彩心思被触，不由猛地冲口而出地嚷道：“当然啦！不但很好，更生死不离、此生不渝……但这又如何？与你等有何干连？”僵云彩情急之下，失口嚷了一句私语，醒悟时不由俏脸一红，连忙嗔怒地掩饰。

两武士并不知这等女儿家心思，见僵云彩说得好好的忽然作怒，不由均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姑娘既然是那大能人的好朋友，她的神通必定非同小可，就以她隔了数丈，竟可听闻我等的低语，便足证她的本事了，因此万万开罪不得，不然她待会在楚王爷面前告我等一状，岂非自讨没趣么？

因此武士甲连忙道：“姑娘不必多疑，我等实出于一番好意，只要你能劝服姓鲁的大能人，为吾楚国效劳，我等敢保证，楚王爷不但不伤你和姓鲁的大能人一根汗毛，反而让你等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！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什么叫荣华富贵？”

武士甲怔了怔，道：“荣华富贵？荣华富贵我也是听人说的，我也不知到底是什么？反正是做大官、住大屋、吃好东西的意思吧！姑娘，到底你是否愿意劝劝那位姓鲁的大能人呢？”

偃云彩俏眼一转，忽地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便随你走一趟楚王府吧！”

武士甲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好啊！姑娘肯去劝服姓鲁的大能人，不但姑娘可享荣华富贵，连我等也为楚王爷立一大功，沾光获赐一点好处呢！姑娘，事不宜迟，这便请随我等去吧！”

武士甲说时，已一跃而起，连晚饭也忘记吃了。

偃云彩见状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就连普通的一位武士，对鲁班哥哥亦如此看重，足证他在楚王爷眼中是大有分量了！既然如此，鲁班哥哥的生命，暂时当可保无碍，但如何于龙潭虎穴中救他父子脱险呢？须知连鲁班哥哥亦被那“旋波妃”打败了，显然那“旋波妃”必是厉害之极，我孤身一人，若然力敌，届时便无人可救鲁班哥哥父子了！

偃云彩聪明绝顶，她心思乍转，忽然便有了主意。只见她忽地格格一笑，对两名武士道：“两位大哥，请稍候一会。”

说罢，偃云彩走到老掌柜身前，很认真地道：“老掌柜，你是否极欲得那‘神仙水’的炮制之法呢？”

老掌柜刚才听偃云彩和武士的对话，知偃云彩大有来头，连楚王府的武士亦对她十分客气，心道：这女娃儿原来本事惊人，又怎会瞧得起老夫这区区饭店呢？那“神仙水”的炮制妙法，看来必定无望矣！不料偃云彩却不忘承诺，反而主动向他提起，不由大喜过望，连忙猛地点头道：“当然！当然！若姑娘肯教授一二，老夫日后必生意兴隆，均乃沾姑娘之洪福啊！”

偃云彩微微一笑道：“老掌柜不必客气，你只要依我吩咐而行，便可两相互利了！”接而，偃云彩对老掌柜悄语了几句，未了道：“就这样吧！你明白了么？”

老掌柜连连点头答应道：“姑娘放心！但有姓姬的人吩咐下来，老夫保证办得妥妥当当便了！”

偃云彩也不再多言，向两名武士道：“走啊！这便随你等走一遭楚王府吧！”

两名武士见大功在即，连忙在前引路，把偃云彩一路引入楚王府中来。有他二人引领，进入楚王府便方便多了。楚王熊绎，闻说有女子自称是鲁班的好朋友，愿意劝服鲁班为楚国效劳，不由大喜。

熊绎也毫不怀疑，立刻便传旨，在偏殿接见偃云彩。武士引领偃云彩走进偏殿，熊绎见她俏丽如仙，心中先就一阵喜悦，他对两名武士道：“好啊！寡人正为鲁班固执不从烦恼，若这位姑娘真的能劝服鲁班回心转意，你二人各算替楚国立一大功，寡人必重重有赏！”

两名武士一听，连忙拜谢楚王恩典，然后便退出偏殿去了。

此时偏殿中，除了守卫的八名勇士，便只有楚王熊绎和偃云彩了。殿上一片肃穆，八名勇士形如泥塑木雕，执剑挺枪，动也不动。偃云彩自小便跟随偃八手过活，野惯了，几时见过这等古怪肃穆的王家场面？她不由失声向楚王熊绎嚷道：“大王啊！你殿上执剑挺枪者，到底是否活人呢？”

熊绎见偃云彩在他面前，不但不跪拜，反而无礼地胡叫乱嚷，不由大感有趣，反而呵呵笑道：“彼等自然是人，不然，怎会执刀挺枪守卫呢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也不一定，例如我见过有种人造的机人，便比彼等活泼有趣多了！它们不但会叫会跳，还会唱歌哩！”

熊绎一听，大感兴趣道：“噢？姑娘从何处得见这等活宝贝？”

偃云彩格格笑道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？我还坐过会飞的大机鸟呢！”

熊绎忙道：“姑娘所坐的会飞机鸟，乃由谁制造？”

偃云彩聪明绝顶，一听便知他故意撒野，已诱引楚王熊绎进入她预伏的机关。于是便毫不犹豫，格格笑道：“这会飞的大机鸟，可了不得了！据我所知，当世会制造的，亦仅两人而已。”

熊绎果然大急道：“是哪两人？姑娘快告知寡人！”

偃云彩道：“其中一人，大王想必已知，便是被大王囚禁于王府内的鲁班呢！”

熊绎微吃一惊道：“姑娘，你怎会知悉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这鲁班小子是我的好朋友，那大机鸟我亲眼目睹他制造，我怎会不知道？”

熊绎一听，这才露出笑容，又道：“噢？原来如此。那另外一人又是谁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我爷爷啊！实话说吧，我爷爷会制造大机鸟时，那鲁班

小子还是尚未成年的娃娃儿呢！”

熊绎一听，不由越发感兴趣了，他目光灼灼地盯着偃云彩，紧张地道：“噢？姑娘的爷爷是谁？”

偃云彩坦然道：“我爷爷便是机圣后人偃八手啊！”

熊绎耸然动容道：“偃八手的名头，寡人早就听说过了，他又是与‘四脸圣手造父’齐名的大能人啊！姑娘原来是偃八手的孙女，有幸降临于楚地，此乃寡人之大福缘也！”

偃云彩眼见已挑起熊绎强烈兴趣，却适时地一松，故作不明道：“为什么？大王。”

熊绎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姑娘的好友鲁班的本事，寡人已亲眼见识过了，他果然是当世一等一的大能人啊！寡人对他佩服之至，欲留他在楚国，富贵荣华任他索取，可惜却被他拒绝！寡人无奈，才把他暂时羁留府中，但寡人亦绝不许伤他一根汗毛，由吾楚国四大勇士亲自保护，鲁班的安全极了！只要姑娘劝服鲁班，同为吾楚国效力，吾楚国必可大振国威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便明白鲁班为什么不肯答应为楚国效力了，她在心中暗笑道：“楚王爷呀楚王爷，你可知鲁班的师训三大要旨，其中一条便是‘济世救人，为天下苍生福祉效力’？你欲振楚国声威，必有攻伐别国之心，攻伐便必引发苍生死难，我那鲁班哥哥又怎会答应相助呢？看来还是你爱材之心令他感动，不然他只怕早已出手对付制止你的大野心了！”这是偃云彩心中忖念，但她深知，此时此刻是绝不可说出来的。

只见偃云彩微微一笑，故作迷惑地道：“大王啊，若我劝服鲁班为楚国效力，未知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楚王熊绎连忙道：“若姑娘果然有此能耐，劝服鲁班回心转意，寡人答应，但凡楚国境内所有的，任姑娘随心所欲便了！至于鲁班，只要他愿意，寡人立刻下旨，拜他为楚国的兵马大元帅！”

偃云彩见熊绎意态真诚，不由微叹口气，心道：“你果然爱材若渴，真心诚意，令人感动，可惜我那鲁班哥哥心坚如钢，师命难违，又怎能劝他为你的‘攻伐大计’效力呢？看来你是白费心机啦！”

偃云彩心中转念，正欲答应劝劝鲁班，以便寻机救他脱险。不料偃云彩尚未及开口，偏殿外已掠进一位华服女郎，人未到，声音已疾射而至：“王

爷！千万别上这小女娃儿的恶当啊！”声未落，人已到，向熊绎盈盈道：“臣妾千月，拜见王爷。”

熊绎正满怀希望偃云彩能劝服鲁班，为楚国效力，被千月玉姬如此一嚷，不禁一怔道：“噢？千月美人，此话怎说？”

偃云彩与千月玉姬初一睹面，心中便不由突然一跳，暗道：这女子的美艳，与“造父所塑太祖母形貌”竟不相伯仲，由此可见此女的艳丽。不过却流于妖媚，而且深藏不露，凭她的外表，竟难窥测她的年岁。同时她的武功也非同小可，目力亦惊人至极，她竟一口便揭破了我偃云彩的暗中计算。

偃云彩尚在思忖如何应对，千月玉姬已微微冷笑道：“王爷，鲁班当日与旋波姐姐比武，不敌受创之际，他宁肯自尽，也不愿为王爷的大计效劳，由此足见鲁班心性固执，坚硬如顽石也，试问他又怎会因这女娃儿一席话而改变心意？这女娃儿来历不明，甚有可能藉机救鲁班脱险，王爷若让他二人见面，便必中其奸计矣！”

熊绎犹豫不决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鲁班的父亲在吾等手中，鲁班乃至孝之人，他怎会置生父的安危不顾，独自逃生？千月美人是否多虑了呢？”

千月玉姬冷笑道：“世事多变，大难临头，夫妻亦如林中鸟各自飞，父子之情怎及得自家生命重要？尚望王爷三思……”

千月玉姬话音未落，楚王熊绎也尚未有所表示，殿外又匆匆掠进一位美人，原来竟是旋波姐已亲临偏殿，只见旋波姐已掠近熊绎身边，附耳低言了几句，熊绎脸色忽地一变，尖声道：“这……姓鲁的老汉竟如此壮烈？却如何是好？”

旋波姐已话声轻微，她也并不以偃云彩在场为意，大概以为这等小女娃儿，成得什么气候了？不料偃云彩的功力，自跟随“四脸怪人造父”三年，已脱胎换骨，不可同日而言了，旋波姐已的悄语，竟被她听得一清二楚，她分明是向熊绎报道：“王爷！不好了，鲁班的父亲鲁牛，不但拒绝劝降鲁班，更为了免被吾等拿他要挟鲁班，竟悄悄咬舌自尽而亡了！若鲁班知悉乃父死讯，必对吾楚国恨之入骨，只怕不但不降顺，反而与吾楚国为敌矣！”

熊绎果然大吃一惊，失口嚷了一句，及后醒悟偃云彩在场，才猛地顿住，接而又忍不住惊恐道：“怎会弄到如此可怕之局，旋波美人，为今之计，当如何是好？”

旋波姐已不答，却目注僵云彩一眼，沉声道：“王爷，这女娃儿是谁？”

熊绎正为鲁班父亲鲁牛之死惊怒，他一听便生气地道：“这位姑娘，乃僵八手的孙女，又是鲁班的伙伴儿，她本来已答应劝服鲁班为吾楚国效劳，不料却被汝等弄糟了！哼哼，寡人留鲁班为己用的大计，岂非落空了吗？”熊绎说时，恨恨不已。

旋波姐已、千月玉姬二人虽然得宠，但亦料鲁班在熊绎心中的分量如此重，不但舍不得杀他，甚至千方百计亦要留为己用。此刻他正恼怒之际，二人再也不敢再触怒他了。

僵云彩察言观色，已知那旋波美人所言不虚，她心中不由一阵悲痛，暗道：义父寻女心切，才弄出这番灾劫，虽然鲁莽，但亦情有可原，不料他竟如此壮烈，为了儿子不受人要胁，竟咬舌自尽，以补偿自己的错失！义父之死，虽然是他自己决定，但楚国这两位妖妃，必定另有所图，说不定义父是被她二人逼得自断呢！哼哼，义父既死，你楚国与鲁班哥哥便有杀父之仇，他又怎会为你楚国效劳！

僵云彩转念又暗道：鲁班哥哥既然不肯降顺楚国，楚王熊绎虽然极看重鲁班哥哥，但爱之深亦恨之切，楚国又怎么会容鲁班哥哥存于世上？就如一块美玉，假如自己得不到，也必定把它毁灭，以免美玉落到别人手上，如此一来，鲁班的处境便凶险极了！嘿嘿，幸亏被我听到这可怕讯息，不然鲁班哥哥便死了也蒙在鼓里呢！

僵云彩心念电转，很快便打定主意了。只见她诈作毫不知情，向楚王熊绎笑道：“大王啊，你真的想那鲁班小子为楚国效劳么？”

熊绎一听，不由怔了怔，心道：若鲁班的父亲未死，他或许尚有可能为吾效力，但如今他与吾楚国有杀父之仇，还怎会答应？这简直是痴心妄想也！熊绎心中烦躁，不由狠狠地瞪了僵云彩一眼，沉声道：“不错，但寡人费尽心思，尚难达到，姑娘你又有什么法子？”

僵云彩微微一笑道：“大王，假如有一种东西，喝了可令人兴奋、热血沸腾，更可令人雄心万丈，欲享天下荣华富贵，那是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意呢？”

熊绎一听，不由又好笑，道：“若有如此妙用，当然可令人化怯弱为强悍也！但普天下哪来这等神妙的东西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大王若想得到，为何不求我这小女娃？只要大王求我，且全力配合，欲得此神妙之水也并不太难。”

熊绎一听，不由又惊又喜，他霍地挺起身来，目光灼灼地盯着偃云彩，急道：“偃姑娘！你是否有办法弄到？若有办法，寡人必视之为吾楚国的国宝，求你又何妨！”

偃云彩道：“当然啦，大王忘了我是偃八手的孙女儿了吗？”

熊绎一听，不由大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你爷爷是偃八手，你是他的孙女，自然也晓得些神妙法宝也！好，寡人这便求你弄来，且答应全力助你成事！”熊绎心痒难煞地道。

此时不但楚王熊绎心痒难煞，连曾为商纣王宠妃的旋波妲己、千月玉姬二人，不由亦大感惊奇。

原来在“四脸怪人——造父”所创的“制酒法”问世之前，世间贵如王者宫室，所饮用的“酒”，亦仅是一种略为发酵的带甜酸的水而已，哪有偃云彩所鼓吹的妙处？因此也就引得楚王熊绎心思大动，急欲一尝为快了。

当下只见偃云彩格格一笑，毫不犹豫，便对楚王熊绎道：“大王，欲得此神妙之物，须依我三大条件。”

熊绎想也不想，便立刻道：“是什么条件？你快说！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此物乃天上有地下无，一出必令世间轰动，甚或引起纷争动乱，因此须秘密制作，授权我一切有关调遣之便；其二须拨一密室供我应用，派兵把守，无干之人，一律不得内进偷窥；其三制出之物，只可留在大王宫中，供大王最重要的人饮用，绝不可外泄出去。就这三个条件，大王是否答应？”

熊绎一听，心道：第一、第二两个条件不难，但第三个条件却有吊胃口之难处，因为若制出之物果然美妙，数量太少，岂非不能尽兴？更不能长久享用？转念又暗道：这也难不倒寡人，届时只要把你和鲁班一道羁留于楚国，还怕你不乖乖就范么？

熊绎这般转念，便呵呵一笑道：“好吧！偃姑娘，寡人答应你这三大条件罢了！”熊绎说罢，果然传召宫中监事官进来，向他下旨道：“但凡偃姑娘所需一切人力、物力，皆须全力协助，不得有误！”

楚王令旨既下，宫中监事官连忙道：“是！谨遵王爷令旨，一切听从偃

姑娘吩咐。”

此事就连旋波姐已、千月玉姬二人亦没作任何异议，因为她二人也极欲一尝这等“天上有、地下无”的神妙之物。

很快的宫中的监事官，便替偃云彩安排了一间密室，又遵照偃云彩的指示，派兵严密把守，任何人未经传召，一律不许内进，就连楚王熊绎本人，欲进密室，亦非先行求请偃云彩答允不可。

偃云彩又把在饭馆中结识的武士甲、乙调来，供她差遣。这两名武士眼见大功将成，届时楚王必有重赏，倒也十分乐意，更不辞劳苦奔波，恨不得偃云彩早日制出这等神妙之物。

当天晚上，偃云彩便把武士甲召进密室，把一封密函交到他手上，令他速把密函送去那饭馆的老掌柜处，不许多问，亦不许多说。

武士甲不敢怠慢，接了密函，立刻便赶到饭馆中来。他把密函交给老掌柜，果然一言不发便告辞走了。老掌柜心中大为惊疑，他把密函拆开，迅速阅了一遍，脸上不由惊喜交集。

原来偃云彩在密函中写道：“老掌柜！欲得‘神仙水’制法，便依本姑娘吩咐行事可也！”接着，又吩咐老掌柜如何、如何，末了道：“此物不日将成，切记只可饮用前半部分，后半部分乃楚王宫中专用品，切勿偷尝，否则后果自负也！”

老掌柜阅罢，不由惊喜参半，心道：那女娃儿果然甚有本事，竟连楚王亦对她言听计从，王府的武士亦供她差遣，显然她所述“神仙水制法”不虚也！

于是，老掌柜也毫不犹豫，连日常的生意也不做了，在门口贴了“东主有喜，停业数日”告示。然后召集店中的伙计，按偃云彩的吩咐，行事起来。

老掌柜先是亲自买回一只大瓮，又亲自买备上等的高粱、稻子等谷物，齐集饭馆的厨房，依法炮制起来，他指挥伙计，把高粱和稻子等谷物浸泡、蒸煮，他用的是洁净的井水，蒸煮的锅也选用最干净的，更亲自掌握火候，只要炮制出“神仙水”，那他这间饭馆，立刻便是楚国的“神仙馆”了，独一无二，顾客必定盈门，生意必定兴隆之极！因此他又岂会怠慢大意？

楚王宫中，偃云彩一连三日，留在密室中毫无动静。楚王熊绎亲临求见，也被偃云彩拒绝。熊绎心中不由又惊又疑。

到第四天的早上，监事官忽然来报，说偃云彩欲离宫出城上山，是否放行，请楚王示下。熊绎想了想，便断然道：“任她行事，不必阻拦！她的伙伴鲁班在吾手中，还怕她一去不返么。”

偃云彩果然离宫出城而去，途中毫无阻拦，谁也不知她欲上何处。

酒圣杜圣赶羊鞭

第十九回

僵云彩出了城外，向周遭一望，便认准了十里外的一处地方奔去。那儿隐隐传来羊儿的叫声，虽隔了十里，但僵云彩耳力惊人，羊儿的叫声清晰钻入耳中。

僵云彩展开轻身功夫，不消片刻，便掠行了十里路，只见一座平坦碧绿的大山，耸立在眼前，山上的羊儿叫声更响亮了。

僵云彩毫不犹豫，纵身便向山上掠去。上了山顶，放眼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宽阔庞大的草原。草原中闪跃团团白影，原来是一群羊儿在吃草嬉戏。在一块巨石上，端坐着一位白胡子老人，他手执一条长鞭，每有羊儿不听话跑远，他的长鞭便甩动一下，声如脆雷，顽皮的羊儿立刻便乖乖地跑回来了。

僵云彩一见，不由大感有趣，她格格地笑着，人已腾空而起，轻灵如燕，那白胡子老人浑似不觉，甚至连眼皮也不眨动一下。

“喂，白胡子伯伯，你这条鞭子很好玩啊！”僵云彩见白胡子老人不理睬她，也不生气，掠到他身边格格笑道。

白胡子老人回头瞪了僵云彩一眼，道：“老夫这条鞭子是用来干活，有什么好玩不好玩的？女娃儿，看你一身美服，哪知道人间的百般苦处？此地除了羊便是草，你上此大草原作什么？”

僵云彩被老人没好气地说了一顿，却没半点气恼，反而格格地笑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我正是知道此地有羊儿和草原，才特地上来转一转。”

白胡子老人道：“女娃儿不是牧羊人家，却冲着羊儿和草原作什么？”

僵云彩笑道：“我的义兄曾有训言，说道：欲制神仙酒，须从羊儿百草寻。因此我便不得不上此一趟啦！”

白胡子老人一听，眼神一亮，盯着僵云彩道：“老夫听说鲁国近日有种饮料叫‘神仙水’，又称为‘酒’，美妙之极，喝了可抵御高原苦寒呢，姑娘所说，是否此物？”

僵云彩一听，不由惊道：鲁铁匠夫妇在鲁国，必定大吹大擂，把我在乌

龟山制造的东西，弄得天下轰动了！不料造大哥所传的妙法，不但可供人饮用，今时今日，还要靠它来救人呢！偃云彩心念急转，不由失声道：“当然啦！但那‘神仙水’算什么？我今日欲制的，比它还美妙十倍呢！”

白胡子老人道：“便是那‘神仙酒’吗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当然啦！”

白胡子老人道：“神仙酒如何美妙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我那造大哥说，此酒可治男子绝阳无子嗣，妇人绝阴无儿女，但凡老人体虚，中年健忘，阴虚疲乏，筋肉痉挛，四肢无力，腰膝酸痛饮之皆有奇效……总之奇妙之极！”

白胡子老人一听，不由古怪地一笑，道：“女娃儿小小年纪，怎知‘男子绝阳、女子绝阴’这等人间幽秘之症呢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俏脸不由泛红，心道：当日我亦曾感迷惑，向造大哥求救，造大哥只道此乃人间男女之秘，日后自会明白。当时我又问他，只此法所制之‘神仙酒’到底如此美妙，造大哥说可令人神魂颠倒，浑忘人间何世。我今日为救鲁班哥哥，无奈才设法炮制，但于这等男女的秘事上，我亦难明白其奥呢！偃云彩无奈笑道：“你不必管这许多，总之欲制此酒，便从羊儿百草寻罢了！”

白胡子老人见偃云彩的窘态，心中大乐，又知她仍纯如白雪，根本不懂人世的沧桑。他不由呵呵一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此物须由羊儿百草寻，但如何寻法？姑娘你可知晓呢？”

偃云彩一怔道：“是啊！如何寻呢？我那造大哥并没详细说明啊！”

白胡子老人心中登时明白，这小女娃口中的“造大哥”，当日偶尔兴至，传她这等“制神仙酒”之法，但其中却涉及男女私密，当时她年纪尚小，做大哥的又怎好意思向她解说？只好一言带过。不料这女娃儿入耳不忘，今日竟要如法炮制。

白胡子老人沉吟间，偃云彩见他问得古怪，忽然醒悟，连忙又加了一句道：“白胡子伯伯，你想必知晓？若如此，快告诉我啊！”

白胡子老人道：“你为何欲制此酒？”他古怪地一笑，又神秘地道：“依老夫之见，此酒绝非你自己所用，因为你连其中的奥秘也不知道。”

偃云彩想了想，便坦然道：“不错，并非我自己所需，而是拿去救人。”

白胡子老人笑道：“姑娘打算救什么人？”

偃云彩有点不耐烦了，她狠狠地瞪了老人一眼，没好气地道：“你管这许多干嘛？总之所救的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好人，他为了天下苍生得享太平，连楚国大元帅亦不屑一顾，以免百姓受战祸之苦，因此才被逼作阶下囚，我若不救他，他便必死无疑啦！”

白胡子老人一听，眼睛又不由一亮，他盯着偃云彩道：“姑娘所说之人，是否姓鲁名班，一位来自鲁国的大能人？”

偃云彩俏脸虎地一变，亦盯着他说：“你！你是什么人？怎知我那鲁班哥哥的名号？你最好说清楚！不然，哼哼！”

白胡子老人笑道：“不然如何？哼哼什么？”

偃云彩咬牙道：“你若不存好意，坏我救人之事，日后虽然必被我那鲁班哥哥嗔怪，也顾不得，非先行杀你灭口不可！”

白胡子老人呵呵笑道：“你为了救人，却先来杀人，这岂非矛盾之极么？倒是你那鲁班哥哥，知你杀人为了救他，他又怎会嗔怪你也？”

偃云彩微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哪知道？我那鲁班哥哥的心肠？他啊，就连只活爬的蚂蚁也不想踩踏呢？他说天地生万物，万物皆有休养生息之权，他若知我为了救他而杀人，说不定不但不领情，反而赶我走、不理我呢！哎，这如何是好？”

白胡子老人大笑道：“那你就不杀我便了！如此不但可以救人，还会被你那鲁班哥哥大大赞赏呢？”

偃云彩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胡子老人笑道：“因为我不但不会坏你救人之事，反而会助你一臂之力也！女娃儿，女娃儿，你这条救人之计，不杀人而可从容救人，大合老夫心意啊！”

偃云彩大吃一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
白胡子老人笑道：“老夫还知你欲以‘神仙酒’迷醉楚宫八百人，然后从容救你那鲁班哥哥脱身！呵呵，想不到造父这老怪物，竟有如此心思灵慧的义妹也！”

偃云彩不由又呆了呆，心道：“这白胡子老伯伯，竟连造父——造大哥的事，亦如此清楚，他的来历，显然与造大哥有过之而无不及了！”偃云彩

不由失声道：“白胡子伯伯！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白胡子老人呵呵笑道：“老夫原姓杜，名少康，俗世人却称为杜康。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连俏眼也瞪圆了！因为她曾在爷爷偃八手的口中得知，杜康乃夏朝国君，据说极善酿酒，距今已数百年了！偃云彩失声叫道：“杜康！酒神杜康……天啊！从夏朝活到今日，你……你到底多少年岁了？”

白胡子老人笑道：“杜康既被俗世人称为‘酒神’，那‘酒之神’自然终年终日终世陶然大醉，昏天黑地，天翻地覆也自得其乐，又怎会受年岁的限制呢？”

偃云彩迷惑之极，不由亦格格笑道：“一切皆老伯你自称而已，怎教人相信？”

白胡子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这女娃儿，心思灵慧之极，甚合老夫心意，虽明知你此乃激将之法，欲得制神仙酒的妙法，但也一并成全你吧！你可仔细瞧着了！”白胡子老人忽地戛然而止。

偃云彩只见白胡子老人忽地把手中的鞭子一甩，声音古怪，犹波浪翻滚，偃云彩的心儿，不知怎地，也不由一荡，俏脸也忽然泛红了。

在草原上顽皮嬉戏的白羊，在鞭声响时，骤生异变，只见白羊群中，忽地有十只雄壮的羊儿跃了出来。

偃云彩知道，这是公羊，因为彼等口下长了胡须。更奇特的是，十只公羊后面的白羊，随白胡子老人的鞭声，迅即排成了十行，这些均是母羊，就如皇帝的妃嫔，接受皇帝的检阅似的；每一行每一只的母羊，向公羊昂起头儿，伏下身子，一动不动。

偃云彩心儿跳荡，俏脸泛红，喃喃地道：“这……这算什么？”

白胡子老人此际笑意尽敛，肃然地道：“此乃示法，不可稍存邪念！就如人间分为男女，羊群亦有公母之分，为了繁衍后代，人世男女有婚合，羊中公母亦有交配，天经地义，不必存疑。姑娘且仔细审察其中的变化了！”

白胡子老人话音刚落，他手中的鞭响更为急骤，就如战鼓响，催人跃进。只见十只雄壮的公羊，随即向十行伏下的母羊一跃而上，轮番伏于母羊身上，无休无歇地耸动起来。

偃云彩骤睹此景，立刻便明白了，这便是白胡子老人所说的“羊之

公母交配”事儿了！暗道：莫非“人之男女婚合”，亦须如此么？偃云彩尚是女儿家心性，此际不禁又惊又羞又喜，心神复杂之极。

一会后，便有一只公羊气喘吁吁、疲态尽露，从母羊背上滑了下来，跌跌撞撞地跑到一边吃草去了。偃云彩心道：这“羊之公母交配”，必定极耗力气，那公羊支持不住，便先行退下，吃草补充体力去了。

不一会，余下的九只公羊，亦接二连三退了下来。虽有先后，但均支持不到半个时辰。

独独正中的一只公羊，体形虽不十分雄壮，甚至比其余公羊稍弱，却仍在与母羊“交配”不息，它的支持力显然惊人之极。

偃云彩此际又惊又羞，但也瞧出其中的奥秘来了。但她到底是初闯江湖的女孩儿家，对这等若朦若胧的羞怯之事，怎好宣之于口呢？

此时白胡子老人却忽然开口说话了：“女娃儿，你可发现其中的奥秘了？”

偃云彩被这一问，弄得俏脸红似火烧，但白胡子老人神色肃然，绝无半分嬉戏之意，又不好不回答，无奈狼狈地点了点头，但那话儿却无论如何说不出口。

白胡子老人见状，忽地微微一笑道：“女娃儿，你既有心行走江湖，为世人造福效力，便是江湖儿女，怎能如此畏怯？且此乃天地荫生万物，万物得以延续的天然法则，上至人伦，下至草木，莫不如是，只要心存正念，不涉邪意，不难从其中窥探天地万物之秘也。”

偃云彩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是啊，我今日为救鲁班哥哥，实即为天下保存一位奇材，日后必可造福世人，既然如此，又有何羞怯之处呢？偃云彩心念一转，不由格格大笑道：“是！是！白胡子老伯，我偃云彩所救的，是天地之奇材，又为何怕了这等天地之秘呢？不怕！不怕！说就说吧！”

偃云彩心思聪慧，她既然不怕，神思便更灵活了。

只见她肃然正经地道：“依我之见，这公母羊交配之事，公羊的能力，显然有强弱高下之分，弱者先败下阵走，强者仍在坚持。但这与其体形强壮与否无关，却与什么有干连呢？”白胡子老人微微一笑，并不直接回答，伸手指仍在与母羊“交配”的公羊，道：“稍安毋躁，你且看这公羊的动静便会明白了。”

偃云彩微一点头，神色肃然向那公羊望去，说也奇怪，那令人羞怯的景象，此刻仿佛变得十分平淡自然，偃云彩的心境亦再无杂念，一派专注宁静。再过了一会，只见那公羊终于退了下来，它的脚步有点踉跄，却不肯就地吃草，反而跌跌撞撞地跑到老远的地方，又四周搜寻嗅索，好一会，才猛地张嘴向地上的什么张开大口。

此时那白胡子老人忽地一跃而起，向偃云彩道：“女娃儿！跟我来！”偃云彩跟着白胡子老人，向那公羊吃东西的地方掠去，快如电闪，两人赶到时，公羊刚开始嚼食而已，公羊原来正吃着一株野草。

白胡子老人伸手向公羊轻轻一拍，公羊虽然不舍，但仍无奈地张嘴松开那株野草，跑了开去，重新爬觅起来。白胡子老人微微一笑，伸手一指野草道：“看！这是什么了？”

偃云彩向公羊吃了一小片的野草仔细一瞧，但见此草形态娇小，由茎端分出三小枝，末端三片叶子，合计九片小叶。时值初夏，花朵初放，色呈红紫、淡黄不一，合计却是十朵，花的形状亦很奇特，犹如渔船所用的铁锚状。

偃云彩笑道：“白胡子老伯，按其形状，此草岂非我那造大哥所说，‘羊口下的三枝九叶十花’奇草么？当真活灵活现，奇妙极了！”

白胡子老人微笑道：“不错，此草果然又叫‘三枝九叶十花’，但你可知其妙用、正名么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这大概便是造大哥所言，‘须从羊儿百草寻’的制‘神仙酒’之物吧；但未知其正名是什么？”

白胡子老人肃然地道：“不错，此草果然便是制神仙酒之物，神妙无穷！且此草乃交配力最强的公羊所食，因此命名为‘淫羊藿’，名似不雅，实即乃制神仙酒之极品也。姑娘得此物，足可制成一缸酒，亦足迷醉楚宫八百人，然后你便可从容救出你那鲁班哥哥矣！只是慎为处之，以冀有乖人世道德伦常也！”话音未落，白胡子老人身形一晃，已掠入白羊群中。又听一连串鞭响如浪滚，眨眼之间，便和羊群消失于草原中了。

偃云彩听白胡子老人道出奇草之奥秘，心中不由又惊又喜，暗道：“这‘白胡子老伯伯’果然大有来历，那他便是传说中的‘酒神——杜康’了。

偃云彩怔怔地望着手上的“淫羊藿”出神，忽然白胡子老人的声音消失了，她抬头一看，哪还有半点踪影？她不由大急道：“喂！白胡子……不，杜

康伯伯，这……淫羊霍制酒的分量如何调配方为妥当、不有乖这个人世道德伦常呢？杜康伯伯，假如你真是酒神杜康，便快回答我啊！”

忽地，于草原旷野中，清风乍起，送来一阵闻之欲醉的甜香，其味有如偃云彩在乌龟山脚酿制的“神仙水”，接而耳际便钻入一缕尖声道：

“……呵呵！女娃儿，你姓偃名云彩，乃‘机圣偃师’的太孙女儿，当日造父那四脸怪人，与你太祖爷爷争你的太祖母，争得不亦乐乎，终被偃师夺得天下一等一的美人归，也才诞生了一位娇野的女娃儿云彩孙女！呵呵，你以为我杜康不知道吗？呵呵，有其太祖爷必有其太孙女，这姓偃的女娃儿啊，为了争夺一位天下奇材鲁班哥哥，又在死心塌地、百般钻营也！呵呵，乐死人啦！”

偃云彩的俏脸泛出一片红霞，在阳光下娇艳如山花，她羞得格格地笑了起来，却无法反驳，心道：他既连这等隐秘男女情事也如此清楚，必定非仙即神，那他亦必定是酒神杜康无疑了！因为他于“酒”之道上，必比造大哥更胜十分，好歹也得向他求救一下制酒的妙法！偃云彩心念忽转，便顾不得反驳了。

只见偃云彩昂起俏脸，四面迎去，格格笑道：“酒神伯伯，你笑也笑过了，偃云彩并没反击，你便不做一点补偿吗？”

酒神——杜康呵呵笑道：“偃女娃儿，你已得制神仙酒的宝贝草儿了，还想求什么补偿也？”

偃云彩忙道：“制神仙酒的材料虽得，但如何调配其分量呢？”

杜康道：“老杜康不是说了吗？一株草制一缸酒，足可迷醉楚宫八百人，其中便隐含调配分量了啊！”

偃云彩微一思忖，便即领悟，却又不舍地再追问道：“是，是，酒神伯伯，云彩知道了！但请示知天下美酒的酿制妙法，好么？若酒神伯伯肯赐示，偃云彩日后必教天下酿酒之士，皆拜颂你的神通本领，你的名字便可流传万世啦！”

杜康的声音大笑道：“呵呵！好乖巧的女娃儿！欲得酒之酿制妙法，哄得酒神也神魂颠倒啦！老杜康已历数百年人世沧桑，又岂会贪图那什么留传万世？不过你这女娃儿有趣极了，哄得酒神也陶陶欲醉，老杜康今日便破例给你酿制美酒的三十二字真言吧！”

酒神——杜康的声音一顿，偃云彩连忙凝神聆听，果然便有一串甜醉如酒的绵绵语音，钻入偃云彩的耳中了：

“梁稻齐呵，曲药合时；浸蒸洁呵，水泉香兮；

陶器精良，火候须当。日夜监察，无有差错。

秘法出兮，美酒现世，慎之重之，毋忘乃训。”

这绵绵语音过后，一切声息便全消逝了。

偃云彩默默思索了一会，也没再追寻酒神——杜康的踪迹。因为她已蒙酒神传授酿制美酒之秘诀，她心思聪慧之极，略一沉吟，便即领悟了。假以时日，她便是酒神的嫡传弟子，尽悉酒神酿酒之秘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再苦苦追索酒神的形迹？

偃云彩出了一会神儿，忽地向四面盈盈一福，以拜谢酒神授法。然后她把手中的“淫羊霍”草藏好，即飞掠下山。

偃云彩入城后，任何地方也不去，便径直地返回楚王府。偃云彩刚走人她那间禁卫森严的密室，监事官便亲来传讯，说楚王熊绎已急不可待，等着一尝那引人欲滴的“神仙酒”。

偃云彩微微一笑道：“神仙修炼，亦须百年、千年道行；既然是神仙酒，自然亦要假以时日！请监事大人回去呈报楚王，说十日后必有神仙酒献上吧！”

宫中监事官一听，不敢多问，也不敢开罪偃云彩，因为此时她是楚王熊绎眼中的大活宝，惹人欲滴的神仙酒便着落在她的身上，岂敢怠慢？监事官也不敢多说，立刻便回去向楚王熊绎复命去了。

监事官走后，偃云彩便把在饭馆中相遇的武士甲叫出来。她把一封密函，连同一个密封的锦盒交给武士甲，肃然道：“你欲得楚王赏赐么？”

武士甲连忙道：“托姑娘的洪福，小人自然渴盼。”

偃云彩微微一笑道：“很好！那你便速去办妥此事，把此函连同锦盒带去饭馆，交到老掌柜手上，然后须听从老掌柜的吩咐，日后必有你一份好处。”

武士甲一听，乐得眉开眼笑，小心翼翼地接了密函、锦盒，火速出宫而去。他抵达饭馆后，二话不说，便把密函和锦盒交到老掌柜手上了。老掌柜立刻走人厨房，隔了一会，又走了出来，神色似惊似疑又似喜，复杂之极。

他对武士甲道：

“ 偃姑娘吩咐，请大爷于敝店稍住数日，待第十日晚上，便即约同你那武士兄弟，有东西托你二人带返宫中。你可愿意听从吗？”老掌柜末了口气犹豫，因为他委实不敢想像，堂堂一位王府武士，竟会听从一位小姑娘的吩咐。

不料武士甲想也不想，便立刻恭然道：“是，是，既然是偃姑娘示下，怎敢不从？就在贵店歇宿数日便是！只是有劳掌柜了。”

老掌柜不由又惊又奇，心道那姓偃的小姑娘，竟有如此魔力，令王府的武士亦对她伏伏贴贴！但口中却道：“大爷不必客气，老汉亦是听从偃姑娘吩咐行事罢了！”

当下老掌柜吩咐店小二，引领武士甲上客房歇息。他自己却立刻走入厨房中来。厨房中摆满了酿酒的家什，哪像饭馆的厨房，倒十足像是一个酒坊。

老掌柜把厨房内的伙计全部支使出去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把锦盒打开，他一瞧便不由呆住了。只见盒内并非什么宝贝，而仅是一株“三枝九叶十花”的古怪草儿。

老掌柜心道：“老天，如此一棵野草，偃姑娘怎把它视作惊天宝物？对老汉也不放心，派那武士甲前来坐镇监视？但那武士甲似乎又毫不知情，当真奇怪也。”

老掌柜又惊又疑，他走到一排水缸前面，依密函上的吩咐，拣好了一个已盛装三十碗水的精巧缸儿，伸手掀起封着的缸盖。立刻，老掌柜的神色骤变，他的惊疑顿去，换了一脸狂喜了。原来他揭盖之后，缸内竟涌出一股甜美的香气，闻之令人垂涎欲滴，恨不得立刻便痛饮一顿了！

老掌柜不由喃喃地道：“按偃姑娘所授的妙法炮制出来，普通的白水，竟化作如此美妙的神仙水了！天啊，假若这等宝物张扬出去，光顾的人客，还不把店子也挤破了么！偃姑娘果然神通无极，她的吩咐又怎可不从？”

老掌柜至此已不敢稍为犹豫，他立刻便伸手拿起盒中的“三枝九叶十花”奇草，投入“神仙水缸”中，然后又立刻盖上盖子，再用蜡纸封牢，便任何人也不能擅自启拆，否则便必定被人发觉。

但这到底有何妙用？老掌柜并不知道，因为偃云彩在密函中只吩咐他如此、如此行事，至于原因来路，却没半分透露。

老掌柜也不失望，因为此时他厨房中，又摆列了十缸“神仙水”，他深知就凭此十缸“神仙水”，已定令他的饭馆名扬天下、财源广进了！老掌柜在心中发誓，就算拼了老命，也非要守住、保住这十缸“神仙水”。

数日过去，一切平静，就连城中的宵小，也不敢前来骚扰，因为店中有武士驻守，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至此，老掌柜亦忽然明白偃云彩要武士甲在店中歇宿的用意，就是他这饭馆是“狐”武士甲是“虎”，他这头“狐”，借助他这只“虎”的威风，巧妙安排，好一着“狐假虎威”的妙用！

到第十天的晚上，武士甲果然带同八名武士前来，说是奉偃云彩姑娘的命令，把那可盛装三十碗水的水缸运回楚王府。

此时偃云彩在老掌柜的心中，已犹如女神一般，他怎敢怠慢，当下便如命把那投入“三枝九叶十花”奇草的水缸，原封不动，交到武士甲等人手上了。老掌柜仍不放心，肃然地叮嘱道：“偃姑娘吩咐，此缸的蜡纸须由楚王亲手启封，任何人不许妄动，千万小心仔细。”

武士甲连忙道：“吾等奉偃云彩姑娘令旨行事，加上事涉楚王爷宫中要旨，怎敢轻忽鲁莽？老板只管放心。”武士甲说罢，亲手把那只密封的水缸捧上马车，然后九人护送，迺驶楚王府而去。

武士甲等九名武士，护送那一缸神秘物，运回楚王府，刚进王府大门，便突见王府气氛异常紧张，三步一岗、五步一哨，严密布防，如此严密守卫之下，只怕连一只苍蝇也休想偷飞而进了。

立刻又有一名武士疾奔而来，对武士甲道：“奉偃云彩姑娘之命，着你们等速把水缸运去灵霄殿，不得有误！”

楚王府灵霄殿，是楚王熊绎与宫中妃嫔，以及众王室公卿大臣聚会欢宴的地方，是一处充满欢乐的场所。武士甲虽然不知水缸内盛载的是什么宝物，但眼见如此隆重，哪敢怠慢，当下便立刻遵命而行，把水缸护送到灵霄殿中来了。

武士甲进入灵霄殿中，但见殿内早已齐集了楚国众王后妃嫔、公卿大臣，四周布满聚会的将军、武士，依次排座于楚王熊绎的下面。

楚王熊绎，偕同他最宠爱的旋波姬己、千月玉姬两位美人，坐于上首，三人均目光灼灼盯着下面客卿席上的偃云彩，兴奋中又带惊疑，似乎直到此时，仍弄不清偃云彩到底玩什么把戏。

武士甲亲自把水缸捧到殿中，向偃云彩躬身道：“偃姑娘，我等幸不辱命，终于把水缸运送回来，请偃姑娘检视！”

偃云彩走下殿中，向水缸仔细一瞧，只见水缸上面的盖子，仍被老掌柜的蜡纸封牢，半分也没移动，便欣然一笑道：“很好，你等尽职尽责，便等着楚王爷的赐赏吧！”武士甲便退到一边去了。

此时楚王熊绎忍不住发声道：“偃姑娘！寡人已被你弄得头昏脑胀了！你所说的仙神宝物，到底现在何处？”

偃云彩微微一笑，伸手一指殿上的水缸，从容道：“楚王爷，这便是仙神宝物啊！”

偃云彩此语一出，凌霄殿上，立刻腾起一阵哄笑道：“这等水缸，市集上随处可见，更可任意买到，算什么仙神宝物也？这岂非烂缸瓦当宝物吗？”

熊绎狐疑地道：“是啊！偃姑娘，区区一只水缸，寡人宫中何止千百，怎算是仙神宝物？你可莫胡弄楚国君臣啊！”

偃云彩见老掌柜的蜡封完好无缺，便知他必已照自己的安排行事妥当，心中一阵高兴，便从容地格格笑道：“楚王爷，你可听说世上有‘禾秆藏珍珠’的奇事么？假如说这水缸是‘禾秆’，那水缸内藏的东西，便是价值万金、可遇不可求的‘珍珠’啊！”

熊绎见偃云彩一派从容，不由信了一半，心道：当着楚国君臣，谅她小小女娃儿，也不敢稍存欺瞒之心吧？于是便呵呵一笑道：“好！好一个‘禾秆藏珍珠’！但如何可以验证呢？你务必小心在意，若有差错，寡人必杀你以谢天下，你知道么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放心，放心，若货不对头，云彩绝不会逃走，任楚国君臣处置便啦！但有一点，若货真价实，令楚国君臣满意，王爷可有何酬报呢？”

楚王熊绎一听，不由大笑道：“假若你真为寡人制出仙神之物，又肯留在楚国，那荣华富贵自然唾手可得，你还去求什么酬报？”

偃云彩微笑道：“不然，楚王，荣华富贵那是日后的事，目下云彩惟一颗心愿，乃极力劝服鲁班小子，为楚国效力，免白白送了生命也！因此求楚王答应，让我先见一见鲁班，一切待以后再说好啦！”

醉迷千人楚宫癡

第二十回

楚王熊绎大喜道：“若偃姑娘能劝服鲁班留在楚国效力，那便是功上加功、盖世奇功也！如此美意，寡人又怎会不答应？好，寡人便允你待会儿去见鲁班吧！”

熊绎话音未落，他身边的旋波姐已忽地抢先道：“不，王爷，此事不可鲁莽，谨防有诈！”

千月玉姬亦接口道：“是啊，王爷，旋波姐姐所言甚是，万一这女娃儿使计，那王爷岂非人财皆空吗？”

偃云彩眼见又受旋波、千月两妃阻挠，不由大怒，恨得牙痒痒的，她微哼一声道：“楚王爷啊，宝物便在殿上，将军武士成千上百，我偃云彩纵有通天的本事，亦难弄走，怎会失‘财’呢？再说我与鲁班见面，乃为保存他的生命着想，又怎会轻举妄动，企图在千军万马，禁卫森严下逃跑？因此‘人’又怎会失也？楚王爷若遇事如此狐疑难决，又怎可广纳天下人、财，以振楚国声威呢？”

偃云彩朗朗道来，恰恰切中了楚王熊绎的要害，因为他平生好胜争雄，最怕人怀疑他优柔寡断，因此一听便怒道：“不错！寡人于王府内已伏下千军万马，这小姑娘又怎能弄出什么花样来啦？汝等不必多疑，寡人令旨已下，绝不更移！”

熊绎说罢，又向偃云彩决然地道：“好！寡人已答应你的要求，你便立刻向寡人献上你的仙神之物吧！”

熊绎决然令下，旋波姐已、千月玉姬也再不敢相阻，因为两人深知熊绎心性高傲好胜，他断然作出的决定，是绝不能阻挠的了。而且两人亦对偃云彩欲献的“仙神之物”大感好奇，暗道：这女娃儿小小年纪，能弄出什么惊天的宝贝？因此也就不再发声了。

偃云彩心中冷笑一声，口中却笑道：“是，楚王爷，这一个水缸，内藏仙神之物，是否如此，尚请楚王爷亲自验证。”

熊绎呵呵笑道：“好极了！偃姑娘上通仙神之物由寡人验证，当可立知虚实！你处事果然甚有分寸。”熊绎说罢，果然走下案座，来到殿中的水缸前面。他但见缸盖用腊纸紧封，依然完好无缺，心中先就一阵喜悦，微一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偃姑娘事前也并未拆封，足证你信心十足！”

熊绎说时，已伸手把缸盖的腊纸猛地一掀，他功力甚高，一掀之下，腊纸连同缸盖应声而起。缸内即涌喷出一股气味，气形无影，但却令熊绎立刻一阵发呆，随即脸色陡红，目光灼灼，有如火焰忽起。

原来缸盖乍开之下，熊绎便闻到一股香气，莫以名状，古怪之极，入鼻之后，即一冲而下，直抵丹田，丹田之火反冲而上，令他的心房一阵狂跳！熊绎眼前，不由浮现他与妃嫔、美人嬉玩的美景，恨不得立刻搂着旋波、千月两位美人，纵情快乐嬉戏！熊绎不由失声道：

“妙！妙！妙之极了！寡人若得此神物，便短命十年也甘心极了！偃姑娘，这到底是什么仙神之物呢？”

偃云彩微笑道：“既然楚王爷亦断定其为仙神之物，又此物另有一名堂呼之为‘酒’，那便命名为‘神仙酒’吧！但楚王爷经已验证，可不许反悔违诺啊！”

熊绎此际心痒难熬，恨不得立刻便痛饮一顿，他哪还理会得许多？当即下令道：“来人啊！引领偃姑娘到熊氏四兄弟府邸，与鲁班会面！”

立刻有武士应声而出，但偃云彩却不肯就走，向熊绎笑道：“楚王爷啊，素闻你赏罚分明，又听说楚国熊氏四勇士，为楚国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如今既获此神仙酒，怎可不赏赐一杯半杯呢？”

熊绎呵呵笑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寡人待会便派人送此神仙酒去熊府便了！你不必多心，快去劝服你那鲁班好伴儿啊！”熊绎不知怎地，语气亦轻佻浮荡起来。

偃云彩心中不由暗赞一声道：酒神杜康果然了不起，依他之法炮制的“神仙酒”，入鼻便有如此效应，平素端正威严的楚王熊绎，竟亦如那跃跃欲动的“公羊”，迫不及待，欲向那“母羊”行一交配了！若入口中，那还得了？但此际她已如箭在弦，无可收摄，只好暗叹口气，随引领的武士离开灵霄殿，一路向熊氏四兄弟的府邸走去。

走出灵霄殿外数十丈，尚未走离王宫，偃云彩耳尖，便突听寻霄殿中，

传出一阵嘻哈浪笑叫吵声，这声音竟有如那公母羊交配时所发的怪鸣。

四名武士一路引领，走出楚王府，终于抵达一座雄伟却朴实无华的府邸。五人走进去，引路的武士向守府的兵丁低言数语，那兵丁即连忙应道：“是！是！既楚王有令，小的这便前去呈报熊氏四勇士，以便安排偃姑娘与鲁班见面吧！”

兵丁把偃云彩领到熊氏四兄弟面前，熊氏四兄弟熊神、熊勇、熊无、熊敌，因身负守护鲁班的重任，又不可被人伤害，因此任何地方也不敢去，连楚王在凌霄殿的欢宴也谢绝了。熊氏四兄弟对楚国果然忠心耿耿，这一点便连对熊氏四兄弟不怀好意的偃云彩，也不得不承认了。

熊氏四兄弟的老大熊神，乍见偃云彩，便神色坦然道：“偃姑娘的来意，吾已知悉，你若能劝服鲁班回心转意，为我楚国效力，则吾四兄弟甘心情愿供鲁班他差遣！”

偃云彩奇道：“听说你等与鲁班比试，乃不胜不败的和局，怎地如此看重他呢？”

熊神长叹一声道：“不然，吾等深知，该场比试，若非鲁班为存吾等颜面，故意仁让，则吾等不但已败，甚至生命也不能保存！鲁班的仁勇，吾等感佩极了！”

偃云彩又试探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等又为何不放他离开呢？”

熊神道：“吾等既为楚国子民，当以死报国。鲁班已与楚国结下仇怨，若放他离去，必对楚国不利，因此权衡轻重，忠义难全，惟有取忠舍义，留鲁班在楚国了！但也请放心，吾等绝无半分为难他，就算有人欲对他不利，吾四兄弟亦必誓死保护他的安全。”

偃云彩心中不由暗赞，熊氏四兄弟处事果然甚有分寸，不愧为楚国得以屹立于世的栋梁，比那两位妖艳妃子，正派稳重多了！但这话也不便说出口，只微笑道：“很好，那是否可以引我见一见鲁班他呢？”

熊神道：“当然可以！不必说此乃楚王亲下的令旨，便你私人作此请求，吾等感念鲁班的仁勇，亦必答应！”

熊神说罢，果然毫不迟疑，派人引领偃云彩，走入熊府的一间密室。偃云彩但见密室地方甚大，里面摆设比熊府大厅毫不逊色。兵丁把偃云彩领进密室，便立刻告退，说奉熊神的命令，不许打扰室内的鲁班。

偃云彩此时也无暇理会，她心情一阵激荡，不知怎地，她与鲁班虽分开仅月余，但却比十年漫长。“鲁班哥哥！你在哪儿？偃云彩来见你啦！”

密室中原来静悄悄的，也不知鲁班藏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但偃云彩的叫声刚响起，立刻便有一声长叹响起来，“哎！云彩妹妹，你又何必自投罗网呢？”

声音未落，一位神采不凡的男子，已忽地在偃云彩眼前出现，他便是偃云彩牵肠挂肚的“鲁班哥哥”。

偃云彩此时才松口气，因为她知道鲁班刚才施展的，便是他的师门绝技“八卦迷踪步法”由此足证他的武功并未丧失。熊氏四兄弟果然并无半分难为他。

偃云彩此时却什么也不说，她抢前几步，一手执着鲁班的耳朵，便在他耳边悄声道：“你……你的武功已复，为何不设法逃走？你知道人家如此惦记着你吗？”

偃云彩情急之下，不由略微用力，鲁班的耳朵便微微生痛，但也没运功相抗，苦笑道：“诚然，但熊氏四兄弟用生命担保，楚王才允他四人把我带返府中保护，熊氏兄弟又以内力，替我疗伤，我的武功才恢复了。熊氏四兄弟又日夜防范楚国两名奸妃派人行刺我，因此他四人待我，已算得是仁至义尽，我又怎可一走了之，连累四人生命难保？我正苦思对策，不料你亦自投此罗网中了！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偃云彩见他身处如此险恶境地，却依然处处先为别人着想，不由幽幽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哎！你可知你的生命何等宝贵？天下有多少事等着你去实践？又有多少人为你而不顾一切赴险？你竟然为了那什么仁义而不自惜吗？”

鲁班的心事被触，不由就微叹口气道：“是啊！别的不说，单是师门训示，为天下苍生效力之一大规条，鲁班便无法去践行了！何况尚有齐国内乱、百姓受苦之事呢？但云彩妹妹你并不知道，你现下所处的密室虽然平静，但密室外面，除熊氏四兄弟外，尚有楚国近百勇士，以及千军万马严密监守，你以为可以轻易脱身吗？就算鲁班不惜大开杀戒，以一人之力，血肉之躯，又怎可抵挡千百铁甲锐兵呢！何况……”鲁班忽然一顿，神色一阵黯然。

偃云彩忙道：“何况什么？鲁班哥哥！”

鲁班道：“何况爹爹尚落在楚国两妃手上，两奸妃的惑心妖术极之厉害，连我亦几乎生命不保！如何救得爹爹离去？哎！吾妹鲁英当日为救我鲁班而失落，爹爹为寻女而遭险，我又怎可舍爹爹生命不顾呢？这当真教人为难之极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心中不由一阵悲怆，暗道：你为了爹爹生命而甘心受困，可知你爹爹的命运已不幸之极了？你若知悉爹爹的事，必拼死查究，如此下来，你便当真插翅难飞了！

偃云彩心念电转，便决心不向鲁班泄露鲁牛的死讯，心道：先诱他离开楚国再算吧！于是她忽地格格一笑，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放心吧，义父鲁牛他已安全离开楚王府，现在楚都城外三十里等候你前去会合呢！”

鲁班一听，惊喜交集，急道：“云彩妹妹！你说什么？爹爹他竟已安全离开了么？绝无可能！凭你一人之力，绝非那两名妖姬之敌，何况楚王府禁卫森严，你岂能救他离开！”

偃云彩不由微叹口气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哪儿知道？云彩为了救义父和你，已干下有乖人伦道德的事矣。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更惊急道：“你到底干了什么事？”

偃云彩道：“楚王和那两名妖姬均欲得那‘仙神之物’，愿意以义父安全离开作交换，我无奈便只好答应下来。经几番辛苦，终遇上酒神杜康伯伯，授我制‘神仙酒’的妙宝，终于让那楚国君臣得偿所愿！嘿嘿，这也是我能见你的酬报呢！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不信，因为他深知偃云彩本已获造父的“酿酒之法”，若再遇上酒神杜康，那她的“酒技”之精，当世已难出其右了，她若以此诱引楚国君臣，果然令彼等抗拒不了如此强烈诱惑，以至答应她的交换条件。

鲁班微一沉吟，便无奈一笑道：“你为救义父，施此酒法，以免伤人生命，也是无法中的办法也。既爹爹已安然离开，看来鲁班也无必要再留在楚地了。不过楚都及熊府禁卫森严，吾等又不可大开杀戒、伤及无辜，更须保熊氏四兄弟的颜面，如何可寻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？”

偃云彩见鲁班到此地步，依然不忘他那师门“仁义济世”之旨，不由好气，几乎忍不住把“鲁牛的死讯”泄露出来。幸而她咬了咬牙，终于咽了回

去。只见她不动声色地笑道：“放心吧，鲁班哥哥，我敢保证，不但楚国众将军、武士，此刻已无心守卫，那楚王熊绎，以及两名妖妃，也早已快活去；就连熊氏四兄弟，此刻也早已如公羊追逐母羊一般，快乐得不可开交了！彼等哪还有暇理会我等呢？”

鲁班不由大惊道：“云彩妹妹！何为‘公羊追逐母羊’你到底向楚国君臣做了什么手脚？”

偃云彩无奈，只好把酒神杜康，于山上演法，令公羊母羊交配，终获制神仙酒的配料“淫羊霍”草的奇遇，对鲁班简略说了，末了道：“那杜康老酒神亦道，此乃为救人，偶一为之，无伤大雅，但切勿轻易泄露出去。因此我特地仅制了一缸，其分量恰好迷醉楚宫八百人罢了！”

鲁班无奈微叹口气：“哎，依此看来，这神仙酒果然十分霸道，只怕楚国君臣无一可以逃其迷醉矣！如此虽有乖伦常，但可免却一场残酷杀戮，或许是惟一可行之法，也难为云彩妹妹你啦。”

鲁班说罢，也再无半点疑虑，伸手一拽偃云彩，两人即一纵而起，掠出密室。

密室外面，便是熊府的大厅，乃出府的必经之处。鲁班和偃云彩掠出来时，但见大厅内已乱作一团，熊氏四兄弟正哈哈狂笑，发疯般向数十名侍婢追逐，只要追逐到一位侍婢，便把侍婢的衣衫撕烂，然后把赤裸的侍婢压于身下，其状就有如酒神杜康鞭下的“公羊”，轮番向“母羊”飞扑“交配”，整个熊府大厅，已变作一个疯狂的肉欲世界。守府的武士，受此刺激，也早就各自寻女人欢乐去了，哪还理会得密室中被软禁的鲁班？

鲁班见状，不由微叹口气；偃云彩的俏脸，早就羞得艳如红霞，便连话也说出来了，她只下意识地紧紧抓住鲁班的手臂，就如怕他忽然不见似的，渐而气息也急促起来了。

鲁班一见，不由暗吃一惊，因为他忽然醒起自己在旋波妖妃的惑心术下，亦如偃云彩此时的情状。只要自己亦支持不住，受其迷惑，立刻便是一幕“迷人迷己”的可悲结局，不但逃不了，事后更必被天下人视为淫邪男女，如何还有颜面见师傅他老人家？

此时此刻，也再不容鲁班有片刻的犹豫。他微一咬牙，猛地伸手抱起偃云彩的腰肢，身形已冲天而起，仿如大鹏展翅，快如电奔地飞出熊府的三丈

高墙去了。至于楚王府中的“淫乱图景”，鲁班此时已无暇理会了。

鲁班挟着偃云彩，风驰电掣掠出楚都郢城，沿路但见一片欢乐太平，连守城的兵丁，似乎亦被楚王宫中的“欢乐”感染了，人人均手持盛水之物，往口中猛灌下去，直到面红耳熟，身子摇晃，依然狂饮不息。

鲁班不由暗叹口气，心道：“云彩妹妹不知在楚都城中埋伏了什么妙法，竟把偌大的楚都城变作一座空营似的！”

在惊疑之中，鲁班已挟着偃云彩，掠出楚都郢城门去了。一阵郊野的清风吹来，鲁班挟抱着偃云彩忽地格格一笑。原来她未离楚都城，在熊府中所受的“迷惑”便立刻消退了。偃云彩笑道：“放我下来啊！鲁班哥哥。”

鲁班心中正感疑惑，闻声知偃云彩已清醒过来，便依言把她放下。偃云彩的轻功已甚佳，与鲁班可以并驾齐驱了。鲁班忍不住问道：“云彩妹妹，你说在楚王宫中以‘神仙酒’迷醉八百人，果然如此，但为甚至连楚都城中，人人皆狂饮不息、如痴如醉呢？”

偃云彩想了想，便豁然悟，暗道：这必然是饭馆的老掌柜，迫不及待，向楚人大肆宣扬他那新制的“神仙水”，楚人乍尝之下，自然惊为“天品”，人人争饮，个个如痴如醉了！

偃云彩得意地格格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知道么？楚都城中有一位老掌柜，为了救你，也出了一份力哩！他既有付出，便必有收获，他于是拿我传授的酿酒之法，拼命向楚人推销，楚人尝了，自然人人趋之若鹜，个个如痴如醉啦！这老掌柜啊，必定大大发了一笔横财也！”

鲁班一听，这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，他不由好气又好笑，叹道：“云彩妹妹为救鲁班父子脱险，便什么古怪法子也想出来了！也亏你这法子甚妙，不然，吾等出城，便必有一番杀戮了！”

鲁班一顿，抬头一看，见前面一山耸立，形似木人，心中忽然一动，问偃云彩道：“云彩妹妹，此地距楚都已三十里，爹爹莫非便在前面的山上等候么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却不由一呆，也不知如何答话，好一会，她才喃喃地道：“鲁班哥哥，假若义父他老人家仍留在楚都，你……你会舍他而去吗？”

鲁班道：“爹爹被困楚地，乃因而我起，为人儿女者，又怎可舍父危而不顾呢？绝无此可能也！”鲁班说时，神色决然，显然父亲在他心目中是何

等重要了。

偃云彩立刻便明白了这一点 她因此不由又微叹口气道：“这便是了 那假若你当时已知真相，你还会离开楚都城么？”

鲁班一听，登时若有所悟，不由大惊道：“是什么真相？云彩妹妹，你快说出来！”

偃云彩深知事到如今，再不能瞒住鲁班了，不然自己待会如何向鲁班交代？想到此，偃云彩想起义父待她的诸般好处，眼圈不由红了，她咬牙道：“鲁班哥哥，这真相呵……便是义父他老人家，为了不让你受楚人要挟，已自尽壮烈死去了！”

鲁班一听，身形霍地一顿，眼珠瞪得滚圆，急如火灼地道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！爹爹他已自尽而死了么？你听谁说的？快说清楚啊！”

偃云彩喃喃地道：“当时是那位叫旋波的妃子，向楚王密报，我碰巧听到的！这还有差错么？其实这消息我已知整月了，因此才决然以‘神仙酒’迷醉楚宫八百人啊！我也不敢立刻告知你，你若知道了，又怎肯罢休？怎会只身逃离楚都？”

鲁班忽地连声冷笑，神色怪异，偃云彩从未见鲁班这种模样，吓了一跳，连话也顿住了，连忙叫道：“鲁班哥哥！你……你怎的了？”

只见鲁班连连冷笑了一会，才忽地目中精光暴炽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吾费尽心血，欲助爹爹逃此厄运，不料竟难如愿！爹爹之死，虽乃他命运所注定，但亦是被楚国两奸妃逼害所致！嘿嘿，当日若非爹爹在彼等手上，投鼠忌器，我鲁班早就向此妖孽出手了！不料鲁班一念之仁，竟误送了爹爹的生命！爹爹呵爹爹，为人儿女不向楚国示以颜色，怎慰你九泉之下亡灵啊！”

偃云彩又惊又奇，连忙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打算如何向楚国复仇呢？楚国军力雄厚，千军万马，又岂是你单人匹马所能抵敌？一切但望三思而行啊！”

鲁班乃大孝之人，他此刻已被父亲鲁牛的死讯弄疯狂，哪还镇静得了？只见他嘿嘿冷笑道：“楚国不仁，莫怪我鲁班不义！哼哼，就算你楚国势大如天，亦须为你的暴行付出惨重代价！不然何能以公理服天下！”

话音未落，鲁班身形一纵，向左面的一条大路跃去，那是一条通向楚都城郊大镇的必经之路。偃云彩也不知鲁班打什么主意，见他急怒攻心，此行

不知弄出什么祸来，只好连忙跟随。

鲁班进入镇中，任何热闹的地方也不去，逄直便走进一间木器店中。店中的老木匠一见，连忙迎候，问鲁班可有何事光顾？

鲁班劈头一句便道：“我想借用你的造木房半日。”

老木匠不由大奇道：“后生哥！你懂造木么？既然懂，又为何要进老汉这木器店中？造木房是我的生财命脉，怎可让人轻易借用？”

偃云彩见状连忙在身上摸出一片金叶塞到老木匠的手中悄声道：“老木匠，这足够你听这位后生哥的吩咐了吧？”老木匠把手心紧紧一捏，眉开眼笑道：“够！足够了！后生哥不必客气，这儿直入便是造木房，你只管借用便了！”

鲁班一言不发，便走入造木房，好半天不见出来。偃云彩为防万一，也不敢大意，留在外面，无话找话，与老木匠闲聊，实际却是严密监视他的行踪，以免他口疏泄露出去。如此过了半日，偃云彩也不知鲁班在里面弄什么花样，不由焦急起来。她正欲藉故走进去看看，此时鲁班却已从造木房疾步走出来了。

只见他扛着一件长形的东西，用黑布蒙住，也不知那是什么。他也不向老木匠询问可否，一言不发地便走了出去。偃云彩心中又惊又奇，心道：鲁班哥哥必定因父亲之死，急成失心疯了！话虽如此，但为了减轻老木匠的疑心，只好向他解释道：“老木匠啊，我这哥哥因缺一件家具，心急如焚，行动怪异，请勿见怪。”

老木匠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姑娘付出的价钱，足可买下老汉这店子了，无论他拿去什么，也不敢见怪，只是姑娘请明白，这叫货银两讫啊！”

偃云彩道：“这个自然啦！”心中暗道：这老木匠怎的如生意老怪似的？但也无暇理会，连忙跟随鲁班走出去。

鲁班扛着那件用黑布蒙着的长形东西，一路疾奔，很快又奔出镇外。只见他身形一纵，转向西面，竟向西面那座形如木人的山峰飞掠而去。

很快，鲁班便掠上形如木人挺立的山峰，然后又呼地转到山巅的东面，扛着那黑布包盖长形之物，凝立不动，向山下注视。

偃云彩亦随后而至，她悄悄地站在鲁班身边，循鲁班的视线向山下望去，心中不禁一阵惊奇。原来山下便是楚都郢城北面，亦即楚王府、王宫所

在地，红墙绿瓦，巍峨官阙，清晰入目。

偃云彩心思灵慧，微一思忖，便知鲁班欲向楚国君臣痛施报复了，但他以何妙法向楚国报复呢？此地距楚都郢城少说也达三十里，就算神功盖世，也绝不可能撼动楚都分毫啊！偃云彩心中惊奇，但又不敢打扰，更不想制止，因为偃云彩恨楚国害死鲁牛，若有办法，她也必定狠狠向楚国报复，以泄心中的恶气，她又怎会阻止鲁班的施为呢？

只见鲁班凝视了一会，又四面一转，仔细审视，忽地嘿嘿冷笑道：“大楚国不是狂妄好胜，欲向天下挑战么？哼哼，我鲁班便先教你吃点苦头，汝才知天下之大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！”

鲁班突地把扛着的黑布包里长形东西，从手中一滑，霍地插在山巅之上，再伸手猛地把黑布一撕，一幅怪异的图景，便突现在偃云彩眼前了！

原来黑布包里的长形东西是一个木人，有头有身有手有脚，活灵活现，犹如真人一般无异，只是不会说话而已。此时这个木人，双脚挺立于木人形的山峰上，右手平伸，中指突出，指向山下的楚都王府。其状异之极，也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
偃云彩瞧了好一会，依然难明究竟，她忍不住发声道：“鲁班哥哥，木人山上竖木人，木人中指射楚王府，奇异之极，到底是什么妙法呢？”

鲁班嘿嘿道：“吾初临楚地，便察觉楚都郢城，甚具风水大格，已得龙脉荫庇，入城之后，果然甚有气象，不失为立国稳固之都。可惜楚王熊绎杀戮之气太重，更兼楚王身边的旋波、千月两妖妃作祟，楚国日后必为天下诸国之强敌也！再者楚王熊绎的野心勃勃，欲挑战天下诸侯，杀伐之祸，必因楚国而起，吾不得不有所惩戒！况且爹爹之死，楚国亦难逃其咎，为公为私，吾之大法亦不得不决然施展！”

偃云彩又忙道：“此法如何奇妙？”

鲁班微哼一声道：“木人山上竖木人，木人之指射乾坤，楚都风水必受其克制，必令楚国君臣领教吾之惨痛教训！”

鲁班话音未落，山下楚都郢城上空，便突生异变，时值春种时节，本来雨云四合，一场春雨行将降落渴雨土地，此时却忽地刮起一阵烈风，把四合的雨云吹散，一变而为烈日当空，晴天万里，如烈焰之下，便见楚地田土上面，腾起阵阵蒸气，大地上仅存的水份，似乎亦被烈日吸扯去了。

偃云彩见状，登时悟道：“鲁班哥哥，难道你要楚国受大旱之苦么？”

鲁班嘿嘿道：“不如此不足以惩戒楚国的狂妄好战之心也！”

偃云彩吃惊道：“干旱乃国之弥天大祸，你惩戒楚国好战狂妄，报复楚国君臣害死义父，原无可厚非，天经地义，但百姓必受大旱之苦，如此是否殃及无辜呢？”

鲁班一听，默默不语，心中似乎甚感矛盾难决。但他猛然想起杀父之恨，痛切入骨，不由咬牙恨道：“吾之仁让，累死了爹爹，更助长了楚国君臣的好战狂妄之心，吾如此施为，虽然难免波及无辜百姓，但亦无可奈何，彼等要怪的，便怪楚王的好战狂妄，宫中的两大奸妃野心歹毒罢了！”

偃云彩见鲁班神色决然，知已无可变更，无奈微叹口气道：“那这大旱气候，将维持多久呢？”

鲁班冷然道：“或短或长！且看楚国好战狂妄之人，到底何时悔悟吧！”

鲁班说罢，忽地伸指入口，咬破中指，然后将滴着鲜血的中指猛地向木人的双眼一点。木人的眼珠沾血，忽地滴溜溜地一转，迸射出两道光芒，直向山下的楚都郢城射去……其状既奇妙又恐怖之极。

然后鲁班便一言不发地下山去了。偃云彩无奈跟上前去，她不敢说话，也不知说什么，因为她忽然发觉，被杀父之仇蒙罩着的鲁班，已与入楚地前判若两人似的了。

乾坤一指旱千年

第二十一回

三个月后，楚都郢城的北门，有一位娇俏可人的少女迤迤然走近。她的步幅不大，甚至不见她迈动双脚，身子却绝不慢，飘飘然的便移到城门内了。少女的步法太美妙了，以至守城的兵丁，瞧得目瞪口呆，连查询身分的话也忘记问了。

少女见守门的兵丁呆呆的，也不查问，却格格一笑道：“喂兵大哥，我叫鲁英，是否欢迎我进城去呢？”兵丁怔怔地连连摆手让进，口中还喃喃地道：“仙姬？妖女？天啊，若楚国的女子有此美妙步法，身作楚国男子的，少活十年也甘心啊！”

少女便是鲁班的胞妹鲁英，这数年来，她自从在骊山巧遇骊山老母，获授骊山老母的独门秘学“黄帝天机阴符经”，经多番历练研悟，已然脱胎换骨，再非昔日渴盼研学“八卦玄机”、与哥哥斗气的娇野女娃儿，因为她已领悟“黄帝仙家的所谓‘心血来潮’”才一路步入楚地。

鲁英进了城内，立刻便大感惊疑，但见楚人大多仰首望天，好一会，又低头叹一声，就如祈求上苍赐降什么，却终究失望了。

鲁英一连走了几条街道，均是如此，她心中不由越发惊奇了。再走了一会，她忽感口渴，恰好附近有一间饭馆，门口虽然大开，但光顾的人客少之又少。她也不管许多，便走进去了。鲁英心道：大概这饭馆的手艺甚差，味道奇劣，因此招不来人客临门吧？但她只欲求一碗开水，根本不必讲究什么菜色滋味。

走进饭馆，只见里面空无一人，饭馆的老掌柜独自坐在柜台后面，抬头望一眼虚空，低头又叹了口气。店小二却呆在一角，呼呼地大睡去了。

鲁英见了，不禁忍不住尖叫道：“如此做生意啊，怪不得光顾人客绝迹啦！喂，老掌柜，光顾的客人来了！”

鲁英一声尖叫，大概才把失魂落魄的老掌柜惊醒了，但依然没精打采地喃喃道：“哎……人客来了又如何？这年头天降凶祸，人人只怕都活不成了。

还有谁来光顾饭馆呢？啊，姑娘要什么呢？但须声明，要吃的勉强可供应一二，要喝的那就千难万难，恕不奉陪了！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更奇，笑道：“老掌柜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天降凶祸？什么人人都活不成了？你开的是饭馆，怎的没有喝的供应？老掌柜，你想必老糊涂了！”

这老掌柜刚好是偃云彩传授“酿制神仙水”的饭馆老板，凭这“神仙水”，他的饭馆曾轰动一时，顾客如云，百里外四乡之人，亦风闻前来，他的生意因而大旺，着实高兴了好一阵。不料乐极生悲，但仅仅高兴了半个月，很快又跌入痛苦绝望的深渊中了。

此时老掌柜一听，不由长叹一声道：“姑娘呵，你想必是初来的远方人客了，但进城之际，难道没见到城中的凄惨景况么？”

鲁英心中一动，点点头道：“是啊！我正想打探，为什么楚国之人，个个均仰天而望，低头长叹呢？而且人人唇焦舌干，形神枯槁，到底因为什么？”

老掌柜叹气道：“这或许是楚人不敬天地，上天降下奇祸吧！姑娘你知道？这数月来，楚都郢城百里内，均无半滴雨水降下来？连王爷宫中的用水，亦要派人到百里外运回，城中的百姓可就更惨了，时值春耕下种，但数月干旱，土地已裂，如何下种？不但如此，城中连食水也几乎干了，水乃生命之源，若无水，岂非人人不保么？哎，听说城中已有人，因苦渴难忍，放自家血水来喂幼儿活命！”

鲁英越听越寒心，听说城中竟有人放血喂儿，不由想起自己饥渴时的痛楚，禁不住失声道：“什么楚人不敬天地？便做错了什么，也不该让万千苍生受此折磨啊！老掌柜，你且仔细说清楚，此事到底如何发生的？”

老掌柜见鲁英万分同情楚人的苦况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今日遇上的，又是一位美如仙女的人儿，数月前遇上偃姑娘，着实带给老夫好运气，莫非这姑娘家又隐伏什么惊人本事？倒万万不可错过了！

老掌柜于是把近数月来，楚都郢城发生的种种异事，一一说了。他从楚地半年前忽天降“神鸟”开始，说到有一男一女的年轻人双双来到城中，后来那男的在楚王宫中，与楚国人比试受伤被囚，那女的施展妙法，一夜“迷醉楚宫八百人”，终于救走那男伴儿……将这种种神奇之事，说了一遍。

老掌柜并没留意鲁英的神色，她越听俏脸便涨得越红，当老掌柜说到那姓偃的姑娘，终于救走她的男伴儿时，鲁英已忍不住，立刻紧张地追问道：“老掌柜！那男的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老掌柜摇头道：“这个老汉便不清楚了！不过自从这对年轻男女离开后，一连数月的大旱灾劫，便降临下来了！天啊，若这般苦旱下去，再无雨下，城中的百姓，无分男女老幼，只怕都活不成了！”

鲁英心中不由一阵惊疑，暗道：目下乃春天时节，按理应该春雨绵绵，以利农夫春种，怎的却一连数月，滴雨未下呢？莫非有人作法，令楚都郢城的百姓受难吗？但如此惊天大法，当世谁会施展？我那哥哥鲁班，和他的师父姜子牙，自然有此神通，但他师门宗旨乃“济世救人”，怎会施此狠辣大法呢？那施法之人似乎又绝非彼等也！哼，到底是谁如此心狠手辣？

鲁英心念电转，便决定非查究清楚不可了。她想了想，忽地对老掌柜道：“请问老掌柜，你是否欲救满城中人呢？”

老掌柜一听，不由苦笑道：“城中百姓，乃老汉的衣食父母，岂不欲救？但老汉区区之力，怎能与老天抗拒拼斗？姑娘只怕是说笑了！”

鲁英微微一笑道：“不然，自古有道，欲求人救必先自救，若老掌柜有救人自救之心，上天不负有心人，只怕便有解救的法子呢。”

老掌柜心中不由又一动，暗道：老夫当真天赐好运，今日又遇上一位大救星了？

老掌柜这般转念，便不敢疏忽大意，以免错失了这个人自救的千载良机，他忙道：“姑娘贵姓？有何赐教？但能救得满城百姓，老夫宁愿向你叩头也。”鲁英不欲多露根底，笑了笑：“我姓鲁，随口一句，鲁姑娘是也。掌柜能否献出一盆清水，供我应用？”

老掌柜一听，神色立刻便变得痛苦之极，就如要了他的老命似的，只见他喃喃地道：“天啊！一盆清水！若在平日，这算不得什么，立刻便替鲁姑娘办妥，但可知今时今日一盆清水的宝贵？只怕是拿一间大屋去换，也绝不行，须知一盆清水可活命十人啊！鲁姑娘要一盆清水作什么？”

鲁英微笑道：“一盆清水虽然可活十人，但吾以一盆清水，查出眼下灾劫因由，便可以妙法破之，却可活千人万人啊！”

老掌柜一听，不由又惊又喜又奇，他沉吟了好一会，才咬咬牙，狠狠心

道：“鲁姑娘呵鲁姑娘，老汉献出这一盆清水，连老汉的家小、店中的伙计，十条生命便交在你的手上也！千万小心在意啊！”

鲁英见老掌柜痛苦难决的模样，知绝非作假，心中不禁一阵惻然，暗道：是谁如此折磨无辜百姓？十条性命竟系于一盆清水上也！我鲁英碰上这等惨事，若不施援手，岂非有负恩师的一番教导吗？按“天机阴符经”的五行论说，土能生金，金能生水，大地犹在，岂会无水？嘿嘿，我鲁英今日便以此“天机阴符大法”，与这“大旱之天”斗上一斗吧！

鲁英心意已决，便毫不犹豫，断然地道：“放心！老掌柜，一切吾自有主意。”

老掌柜此时也不再迟疑，奔入厨房，好一会儿，果然捧着一盆清水出来，他捧得如此小心，就如同他捧着的不是一盆清水，而是活生生的十条人命似的！

鲁英见状，不由也紧张起来，她深知这一盆清水在此时此刻的珍贵，老掌柜肯作出如此大的牺牲，也委实难能可贵，可不能辜负了他一番深含血泪的心意啊！此时是鲁英离开恩师骊山老母后，第一次施展她所研学的“天机阴符大法”而又牵涉千万人的生府，因此鲁英告诫自己，千万小心在意，绝对不可出半分错漏！

只见鲁英向店中四周审察，先行确定走向方位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，再按“土中、金西、木东、火南、水北”五行与方位对应，把一盆清水置于北面桌上，取其北生水，水向北之意。

然后鲁英又神色肃然，向四面一揖，默运她的师门绝学“凌波真气”贯于中指，猛地向盘中的清水一点，口中轻喝道：“郢城苦旱，百姓厄危，五土真龙，五方真神，祈视肇因！速速示现！”

鲁英的“凌波真气”源于齐侯姜子牙夫人洛妃，海阔河宽尚可凌波，何况是小小一盆清水？鲁英贯注“凌波真气”的中指猛地一点，盆中清水陡现涟漪，水波如图景，变幻不定。再加上鲁英获授自骊山老母“黄帝天机阴符经”的“五行分解”妙法，小小一盆清水，便如获神力，四方搜索，八面追溯。水波、涟漪、图景交相变幻不定，终于，清水中一座城廓，隐约是楚都郢城的模样，山峰之巅，东面边沿，忽尔闪出一个木人，木人的眼珠血红、滴溜溜旋转，十分恐怖，木人的中指平伸，竟直直地指向山下的楚都郢城！

这一切均有如电光乍掠，一闪即逝。若非功力深厚，更精于此道，便是站在旁边的，亦如睁眼瞎子，根本无法瞧察。

老掌柜在鲁英身旁，眼珠瞪得滚圆，连眼皮也不敢眨上一眨，目光灼灼地盯着盆中清水，却只见到一波一波的水纹涟漪。他不禁失望地喃喃道：“鲁姑娘呵鲁姑娘！这算什么妙法？不过是一指点破水面，泛起波波纹纹涟漪罢了！有何稀奇？未知这盆水经此运功，是否尚可饮用呢？”老掌柜毕竟舍不得这一盆清水，因为这关乎他一家大小、店中伙计十条生命。

鲁英微微一笑道：“老掌柜，当然可以再饮用。但老掌柜稍安毋躁，这一盆清水，不必多久，其价值便必定大跌也！”

老掌柜大奇道：“鲁姑娘！为什么？”

鲁英胸有成竹地微笑道：“吾已查察楚地大旱的肇因也，既明原因，便必有办法破解也！”鲁英一顿，不欲多言，蓦地把话题一转道：“吾以法破解，须老掌柜全力配合，你可愿意？”

老掌柜惊喜交集，忙道：“这还须问吗？只要鲁姑娘真有妙法破解楚地灾劫，老夫相信，只要姑娘发一声，郢城百姓，甚至楚王君臣，无不踊跃争效！鲁姑娘快请说破解妙法吧！”

鲁英微一沉吟，道：“老掌柜，此事请勿惊动官府，只需城中百姓齐心协力足矣。”

老掌柜奇道：“为什么不可惊动官府呢？”

鲁英道：“老掌柜不是说，楚王宫中派出人马，到百里外运水回来应用吗？由此可见，大旱苦的是城中百姓，绝非皇宫贵人，吾之大法，亦是為了城中百姓着想，而绝非担心皇宫贵人的安危！吾之法首重情意高诚，原意如此，只需百姓苍生配合足矣。”

老掌柜一听，不由又添惊喜，心道：数月内接连有两位奇女子降临楚地，不料两人皆与一个“水”字结下不解之缘，当真天降“水救星”也！老掌柜连忙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一切但依姑娘吩咐吧！鲁姑娘打算如何行事？”

鲁英微一沉吟，即决然地道：“目下有两大要事，须老掌柜奔走。其一乃寻找城中木匠，制一木公鸡，大小须与人体齐眉，务必于傍晚前造妥，吾自有妙用！其二乃晓喻城中百姓，均留在家中叩拜天地，并预备盆缸等物，以迎天降甘霖！就此两事，老掌柜办得到么？”

老掌柜不假思索，便慨然道：“老夫这便出去速办！鲁姑娘放心，城中百姓必一呼百诺也！”

鲁英欣然道：“很好，老掌柜这便速去吧！记住，那木公鸡务必要在傍晚之前造妥啊！”鲁英话音未落，娇俏的身形一晃，饭馆中便失去她的踪影了。

老掌柜一见，更添惊喜，一面连忙疾奔而出，促请城中乡亲父老办事，一面喃喃的叹道：“天神？仙女？不然为什么如此去无迹，来无踪？”

鲁英自然并非什么“天神、仙女”，她刚才施展的是师门绝学“凌波玄步”，神妙无极，快如电闪，那老掌柜自然瞧不清了。

鲁英掠出饭馆，也不停留，一路疾奔，眨眼便出了城外。她向四周一望，心中便微微一跳，只见西面三十里外，果然有一座山峰，形似木人，挺立于天地。鲁英暗道：这岂非“五行水影”所现的“木人山”吗？

这一发现，鲁英更证实了自己的推断，她毫不犹豫，展开“凌波玄步”，便向西面掠去。不消半个时辰，鲁英便掠上西面的木人峰了。她向四周仔细搜索，当转到木人峰的东面时，她的俏眼蓦地一亮，原来她的目力超卓，虽隔了二、三里路，东面山巅边沿的异象，依然落入她的视线内了。

鲁英身子如灵燕飞掠，呼地便在东面山巅边沿凌空而降。只见在山巅东面边沿处，挺立了一尊木人，木人的双眼血红，目灼灼的盯着山下的楚都郢城，木人的右手平伸，中指亦恰好指向楚都郢城方向……一切果然如“五行水影”所示现。

鲁英见状，猛吃一惊，暗道：此乃“木人制煞”的惊天大法，神妙无极，但又狠辣无比，施此法之人，为什么对楚国人如此深仇大恨，竟以此大法，令其苦旱不息，城中百姓危在旦夕？

鲁英心中惊疑，若换了数年前，她未上骊山，未悉“黄帝阴符经”的无上奥秘，凭她的性子，必定立刻出手，把这尊可怕的木人一掌劈为两截。

但此时鲁英却动也不动，因为她立刻醒悟，施此“木人制煞”大法之人，其神通本事绝不在她之下，例如施法之人，取“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水生木、木生火”的阴阳五行学说，融会于此法，此山之土衍生木，木与木人融为一体，山体即木人，木人即山体，两者已密不可分，就算把木人毁了，其“煞气”依然与山体同在，且永远保存，更为可怕！同时又取“木生火”的五行

妙术，以木人“生火”，烤干楚都郢城的“风水”，楚都的护城“风水”既失，自然便灾劫连绵、大旱不息了！

鲁英心中亦不由赞叹一声道：“厉害！厉害！施此木人制煞大法之人，其用心之精密，学识之神妙，简直已不在吾师骊山老母之下也！可惜此人似乎鬼迷心窍，恨意填胸，连苦难难不到皇宫，灾劫劫不及贵人这道理也忘记了，目下引发的可怕灾难，不正由万千百姓小市民承受吗？刚好被我鲁英遇上，我又怎可坐视不救！”

鲁英心念急转，她的视线移过山下的楚都郢城，向郢城的东面望去，心中忽然一动，但见东面三十里外，耸起一座山峰，恰好与脚踏的西木人峰东面相峙。更奇妙的是东面山峰山形恰似一头巨大的雄鸡，山顶高耸数块巨石，犹如雄鸡顶上鲜红的鸡冠。

鲁英微一沉吟，即毫不犹豫，疾速掠下木人山，又返回楚都郢城。一来一回，天色已近傍晚了。

鲁英走进老掌柜的饭馆，只见店中早已聚集了十数人，正与老掌柜悄言议论着什么，而店中的桌上，已放着一包用红布包着东西，十分巨大，犹如人身。鲁英一见，不由欣然笑了。因为她已知老掌柜果然不负所托，已把她吩咐的事办妥了。

果然老掌柜抬头见鲁英走进，立刻便低声叫道：“鲁姑娘！城中最有名的木匠均齐集于此，你所需的东西亦已办妥了！”他一顿，才向身边的人介绍道：“喏，便是这位仙女一般的姑娘啊！”

众人一听，目光均聚到鲁英的身上，却不由均低叫“咦”一声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鲁英绝顶聪慧，从彼等眼神便知其心声了。她不由微微一笑，暗道：你等必定以为我鲁英小小年纪，如何有这等破灾劫、救苍生的神通本领了！

鲁英却又不说破众人的疑惑，她向老掌柜道：“老掌柜办事很迅速，刚好赶上傍晚时分，很好，我正等着应用。”鲁英一顿，又问老掌柜道：“老掌柜是否已按吾之吩咐，请城中百姓留在家中密切准备？”

老掌柜连忙道：“是！是！鲁姑娘放心，老夫把姑娘的吩咐传出，城中乡亲均喜得望空叩拜呢！那接水的缸盆等物，也早就预备妥当了！”

鲁英一听，欣然道：“很好！众志成城，感动上天，请城中百姓不可松

懈，密切留意！吾这便办事去也！”话音未落，众人眼前一花，再细看时，店中已失去了鲁英的踪影，就连桌上那红布包着的巨大东西也不见了。众人这才又惊“咦”一声，均暗道：这娇俏小姑娘果然不可轻觑，城中万千苍生生命，如今便着落在她的身上了！

鲁英似乎亦知自身所负的责任重大，这半日中，来回奔波，竟连一口水也没喝，虽然她已口渴得舌干唇焦，但却难令她退缩，相反的，助城中百姓解苦旱的心志更坚定了。鲁英暗道：

“自己口渴半日便如此辛苦难挨，那城中百姓苦旱数月，其痛苦又如何呢？嘿嘿，我鲁英今日势必破此灾劫，届时天降甘霖，不但城中百姓得益，我鲁英不也可以喝个饱了？”

鲁英这般思忖，登时便把口渴的辛苦，化作行事的动力，她扛着那红布包裹的物体，展开师门绝学“凌波玄步”，一路向城东掠去。

不一会，鲁英便掠到郢城东面的一座山峰前。她抬头仰观，但见山形果如一头庞大的雄鸡，盘踞于天地，便毫不犹豫，展开轻功，向雄鸡山上飞掠。

鲁英抵达雄鸡山顶，只见夕阳已沉到楚都郢城西面的木人山后，仅尚存缓缓余晖，从山脚射出而已。鲁英欣然一笑，因为她终于赶及在黄昏与黑夜交界的一霎，施展她的“五行大法”，以破解木人山上的“木人制煞”。

鲁英见时辰刚恰到好处，立刻便把扛着的物体放了下来，解开包里的红布。她的眼前，立刻便现出一头活灵活现的雄鸡，虽然是木制的，但与真的一般无异，只差会动会叫而已。老掌柜邀集的城中著名木匠，精心制作，果然不同凡响。

鲁英伸手拎起雄鸡，走到雄鸡山的西面，又猛地纵跃而起，掠上雄鸡山的“鸡冠”巨石上面，放眼一望，恰好与三十里外的木人对峙。鲁英功力深厚，目力可及百里，因此就连木人山上的“制煞木人”也看到了，但见那木人的手平伸中指，恰好与此“鸡冠巨石”成一直线。

鲁英又按五行学说，判断方位，她蓦地发觉，她脚踏的“鸡冠巨石”恰处“玄武”、“玄武”属“水”，正好克制“木人制煞”的“木生火”。当真天造地设，玄妙之极。

鲁英确判方位五行无误，便毫不迟疑，把“木公鸡”向巨石一放，雄鸡的鸡嘴，恰好啄向木人山上“制煞木人”平伸而出的中指！

此时夕阳的余晖而敛，夜色渐浓，眨眼便暗黑下来。

鲁英见时辰已到，默运“凌波真气”，贯于右手中指，脚踏五行中的“水位”，身心合一，元神会聚，疾地向雄鸡的双目点去！但听一声脆响，木雄鸡的双目忽地迸射出两道“波光水气”，飞越三十里的虚空，向对面木人山的“制煞木人”射去……

就在此时，一道强光划破夜空，随即一声闷雷响起，随而乌云四合，聚于楚都郢城上空，眼看一场救命甘露，便要降临了。

不料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对面木人山上的“制煞木人”，双目中红光暴炽，立刻射出两道红光，威猛如烈日，横贯于楚都郢城上空，把已聚合的乌云射得四散流逸。“制煞木人”似乎不甘被“木公鸡”所克，猛烈反击，其威力强大之极。

鲁英见状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她亦估料不到，对方的“木人制煞大法”亦有如斯强大威力！她此时深知，若她“五行水法”亦不能克制对方“木人制煞木生火大法”，那当世便再没人可以破解，楚都郢城万千百姓，必然无一幸免了，因此她已退无可退了！

鲁英心念电转，猛一咬牙，突伸双掌，按落木公鸡的头上，她的“凌波真气”，登时与木公鸡的“五行水法”汇聚。这就犹如鲁英与木公鸡合而为一，木公鸡双目射出的“波光水气”，因而威力倍增，横跨天际，犹如河川于虚空运行。木人威如烈日的两道红光，被“波光水气”罩淹，终于光华大敛了……

就在此时，夜空中突响一声闷雷似的炸响，强烈的电光把三十里内外照得雪亮，但见对面木人山上的木人，平伸的中指已被震断，而鲁英这面的木公鸡，亦四散纷飞，被一股无形的威力震碎了！

这突如其来的惊变，把鲁英弄得一阵目瞪口呆，好一会，她才失声叫道：“乖乖！不得了！这可怕的制煞木人，到底是谁的惊天法宝？”

鲁英呼声未落，风云乍起，大雨终于哗哗地洒下，片刻间，雨水便罩住了楚都郢城百里范围，闪着电光，挟着清风，一个水的世界。

鲁英此时也管不得许多，她本已焦渴难忍，见了清凉的雨水，哪能按捺，当下张大嘴巴，仰头喝了个够。清凉的雨水，胜似甘露，沁人心脾，鲁英不由格格大笑道：“痛快！舒服！舒服！痛快！想必郢城百姓，家中的缸盘也

早已盈盈而满了吧？万千人的生命，不也因此稳稳地保住了吗？好！好极了！”

焦渴之下，清凉的雨水入口，鲁英顿感舒服极了，想起郢城百姓，家家户户的缸盆盈满甘露，男女老幼笑颜逐开，鲁英感到痛快极了。她不禁喃喃地道：“好啊！原来济世救人可以令人心境如此畅快！怪道鲁班哥哥的师父姜子牙，以此作为其八卦门大要旨啦……”

鲁英喃喃自语，任得雨水把她浑身淋湿，她但觉得，自见雨水以来，这一场大雨是最美妙的了。但在哗哗的雨水声中，她的耳际忽地钻入一缕奇怪的声音：“……嘿！是谁破我的‘木人制煞大法’？有胆的便现身出来，让我见识一下！”

鲁英在畅快中不由一怔，因为她忽然听到这一声音响，也不知发声之人位于何处？更令她惊奇的是，这说话之人，语音竟隐隐与她的哥哥鲁班相似，只是比以前的鲁班更粗更沉，完全是男子汉的声调了。

鲁英猛地一怔，但她心思灵慧，又胆大之极，根本不怕发声人的威胁，她怒哼一声，尖叫道：“是何方野小子？布此邪法，坑害万千百姓，又竟敢模仿那八卦鲁班的音调，想必拿他来吓唬人吗？哼哼，我不怕你，够胆的便跳出来，看看你到底有何了不得的神通法宝！”鲁英此时已知对方以“真气传音”，便也毫不示弱，叫声贯注“凌波真气”，可达三、五十里。

鲁英这一尖叫，对方竟一阵沉默，似乎大感惊奇。鲁英不禁得意地格格大笑，心道：你会“真气传音”，我鲁英便不会吗？只怕比你用得更好更妙，哼哼，你该知道我鲁英的厉害了吧？

不料鲁英心念未了，那粗沉的男子音调又响起来了：“原来是一位姑娘女娃！你的‘雄鸡破煞’之法虽然不错，但也不见得便能克制吾之‘木人制煞’大法！你到底师承何处！为何懂得破解之法？又为什么知道‘八卦鲁班’的名号？姑娘最好快坦白相告！”

鲁英一听，对方亦有威胁相轻之意，不由大怒，尖叫道：“我偏不坦白相告，你又如何？你莫自负太高，你的‘木人制煞’大法，虽然令楚都郢城大旱数月，但已被我破解，你不见甘雨正从天降吗？你尚还有何话好说也！”

粗沉的男子音调道：“呵呵！不错大雨正降，但你可知？若非你提及‘八

卦鲁班’四字，吾又岂会任你如愿以偿？你断吾木人一指，尚有九指，你的雄鸡已然粉碎，你又拿什么来破解吾之‘九指’啊！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暗吃一惊，心道：不错，刚才借着电光，见那“木人”果然仅断了一指，但尚有九指，但对方的反击力已把我惟一的“木公鸡”震碎了！他只需把“木人”方位稍调，尚有九成威力，但我又将以何法宝去迎击呢？看来对手的功力比我鲁英强了一截！不过他既然如此厉害，当无所惧，为什么乍闻我那哥哥鲁班的名号，便不敢再反击呢？好不奇怪！

圣手偏遇恶浪掀

第二十二回

心中又惊又疑，更感奇怪，忍不住又尖叫道：“哼，你为什么听到‘八卦鲁班’四字，便不再施展这见鬼的‘制旱大法’？你是怕了‘八卦鲁班’的名头，还是自知妄施此法大大不该，因此中途退缩也？”

粗沉的男子声音道：“嘿嘿！吾施此法有何不该？岂会中途退缩？吾不过欲探究明白，破解吾法之人，到底是谁？与那‘八卦鲁班’又有何关系？以免误伤了无辜之人罢了！”

鲁英正气怒之际，也不去细思对方的话意，便怒道：“你还敢说‘误伤无辜’吗？我问你，楚人与你有何深仇大恨？你竟施此制旱大法，几乎夺去万千无辜百姓的生命？你敢说你此举应该合理吗！”粗沉的男子声音沉默了，似乎鲁英的话令他勾起了什么切骨的痛恨，竟连

话也不想说了。好一会，才又听他长叹一声，发话道：“吾亦知此制旱大法，或会伤及无辜，但楚国之人，争雄好战之心大炽烈，正好给彼等一番沉痛教训！再者杀父之仇刻骨铭心，若不痛加惩戒，如何对得住死于九泉之下的亡父也！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蓦地想起家中的老父亲鲁牛，在她儿时，爬在地上，让她当马儿骑，父女之情不由十分强烈，因而对方的“杀父之仇”，便也十分理解了。鲁英微叹口气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楚人中谁把你爹爹杀了？”

粗沉的男子声音道：“你莫管我是谁！而逼死我爹爹的，正是楚王宫中两名奸妃，就连楚王熊绎也难辞其咎呢！这楚王极之好胜，以征战为立国之旨，欲逼吾为其效力，见吾不从，便转而逼吾父，终于把吾父逼死了！此仇此恨难消，难道不该向楚国施惩戒么！”

鲁英一听，心中更添惊奇，因为她亦知楚王熊绎野心极大，又眼高于顶，等闲之辈他如何瞧得上眼？她不由笑道：“既然楚王熊绎看得起你，留你为楚国效力，荣华富贵立可享受，更可免了你爹爹的生命危险，如此美事，你又为什么不答允呢？”

粗沉的男子声音道：“嘿！吾又岂是那等贪图富贵，而置天下苍生安危不顾之士？楚王留吾效力之意，目的便是派我统率三军，向天下诸侯发动征战攻伐，夺人城池、掳人妻女、灭人国土，战祸一起，则天下百姓苍生惨受涂炭矣！莫说区区荣华富贵，便让我称王为侯，吾亦绝不为之！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好笑道：“听你此时的口气竟与‘八卦鲁班’一般无二，说什么济世救人乃师门要旨！但你为报私仇，竟向万千百姓下毒手，且杀你父亲的是楚国君臣，与楚国平民百姓无涉，你此法祸及百姓，苍生无辜惨受大旱之苦，这岂是济世救人的大旨呢？你岂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自相矛盾吗？”

鲁英这一声朗朗而言，对面木人山粗沉的男子声音又沉寂了，似乎鲁英的话，把他的痛处挑中，又似乎触着他的隐衷。但仅一会，那声音便又响起了，而且变得急促：“噢，听姑娘的口气，似乎十分熟悉那‘八卦鲁班’，那请姑娘快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请务必坦告，吾尚有话说知！”

鲁英见对方恳求她，不由转嗔为喜，格格大笑道：“那‘八卦鲁班’是我的哥哥，我是他的妹妹，他的事，我自然一清二楚！”

那声音又立刻道：“你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鲁英大笑道：“我还知道那八卦鲁班小时在师伯处学到一点八卦神功，便立刻偷偷跑来找我，在沙滩上以竹枝划那八卦符号逗我喜欢！可惜我当时误解了哥哥的一番心意，以为他故意来气我，赌气立誓日后要与他比个高低！”

那声音又急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鲁英此时又忆起她与哥哥鲁班的兄妹深情，种种趣事，不禁心神俱往，那人便不催她，她也忍不住滔滔地说下去了。

“后来啊……后来忽然一场大祸，令我一家人失散了，哥哥他遇险，听说被困迷踪绝谷不出来了！我为了救他，到处流荡，终于上了骊山，拜了一位师父，学得玄门神功，便欲下山解救哥哥被困迷绝谷之危，但到了此地，刚好碰上楚人大旱灾劫，千万人生命垂危，我又怎可一走了之？无奈只好以师门奇学，破解了你这制旱大法再去解救哥哥之危啦！喂，就这多了，你还欲知什么？”

此时那粗沉的男子声音忽然叹道：“不必再说了！因为……我已知你是

谁了！”

鲁英奇道：“我不说出来你怎知道？你会未卜先知？那我到底是谁？”

鲁英忽然顿住，因为她说话时，突见对面木人山上，已掠起两条人影，一黑一白，凌空飞激，竟如仙家的腾云驾雾，横越三十里的山地田野，向雄鸡山这面飘掠出来。两人身法的飘幻神妙，与鲁英的“凌波玄步”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鲁英已今非昔比了，她仔细瞧了一会，忽地便低“咦”一声道：“这不是哥哥鲁班的师门绝学——‘八卦迷踪’么，不得了，当今世上除了哥哥他，谁会此绝妙步法呢？莫非……莫非……”鲁英心中接连掠过两种意念，这两种意念相互牵连，假如第一种确立，那第二种便必然如此了！

在鲁英心潮起伏之际，雄鸡山之巔，鲁英所在的巨石上面，已忽地掠上两条人影，而且是一男一女，身法均飘幻神妙之极。

鲁英一怔间，那男的已抢先发话了：“你……你果然是妹妹鲁英！”

鲁英亦不由失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哥哥……鲁班啊！”鲁英对哥哥鲁班的印象太深了，虽然相隔近十年，哥哥已变作粗壮的男子汉，她亦长成娇俏的姑娘，但她凭哥哥仍稍存的儿时神态，便确证无疑了。

证实了对方果然是哥哥鲁班，鲁英的喜悦一闪即逝，也不待鲁英说话，她已失声道：“天啊！那爹爹岂非不存人世了吗？哥哥啊，怎会如此！”

鲁英未及开口说话，他身边的少女已忍不住插口道：“好极了！原来你便是鲁英妹妹！英妹妹啊，你可知你爹爹鲁牛，十年来苦苦寻你？他的死，亦与寻你有甚大关连呢！”

鲁英的俏眼不由瞪圆了，她盯着说话的少女，尖声道：“你是谁？怎知我鲁英的事？哥哥！你快说啊！”

鲁班微叹口气，道：“妹妹，她叫偃云彩，曾拜爹爹为义父，她比你大一岁，你便称一声云彩姐姐吧！她所说的确如此，爹爹千里寻你，误入楚国，才惹出一场杀身之祸！”

“等一等！哥哥。”鲁英忽然叫道：“你先把详细情形说清楚嘛！”

鲁班苦笑不语，偃云彩却忍不住，便把鲁牛偷乘鲁班制造的“活机鸟”，飞越千里，降落楚地，落在楚国两名妖妃手上，以引诱鲁班自投罗网，鲁班追踪入楚，于楚皇宫与楚国君臣斗法，误中奸妃暗算，受伤被囚，鲁牛被楚

王胁迫，为免连累儿子，壮烈自杀而死……种种曲折经过，一一说了。她如何施展妙法，救出鲁班的事，却隐去不提。

末了，偃云彩微叹口气道：“义父虽然是自杀而死，但楚国君臣对他百般胁迫，才是义父的死因，因此你哥哥才出手惩戒楚国之人啊！”

鲁英好一会闷声不语，似在思忖什么，忽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是，楚国亦有不是之处，哥哥今番出手惩戒，情有可谅，于理却不公啊！”

偃云彩道：“为何于理不公？”

鲁英道：“作孽的是楚国君臣，特别是那两名奸妃，爹爹之死，可说乃她二人一手造成，杀父之仇不能不报，鲁英日后必取那二奸妃的人头拜祭亡父！但罪不在楚国百姓，制旱大法，令楚国平白受尽苦楚，千百人几乎被活活焦渴而死，岂非无辜之极？再说哥哥的师门规条要旨乃济世救人，若向苍生百姓下手，岂非连师门训旨也违背了么？哥哥，你以为是也不是？”

鲁英朗朗而论，神态虽然悲愤，却仍保持一派从容镇静。此时大雨仍哗哗而落，三人的衣衫也湿透了。鲁班被清凉的雨水冲刷，数月来的积屈闷气不由被冲去大半。他与鲁英兄妹乍遇，见鲁英神采不凡，且甚有本事，与昔日的娇野妹妹，简直已判若两人，鲁班心中又不由一阵喜悦。因此鲁班渐渐已从丧父之痛冷静下来。

只见鲁班沉吟片刻，忽地点点头，决然地道：“不错！楚国君臣的罪孽，不幸已由楚国百姓承受，那吾鲁家与楚国的过节，从此便一笔勾销吧！不但如此，今晚我鲁班发誓，从此亦绝不再涉足这等诸侯争霸、逐鹿中原的可怕之事上了！”

鲁英、偃云彩两女一听，均又喜又奇。偃云彩先就忍不住笑问道：“这很好啊！但你为什么忽然如此坚决隐退呢？”

鲁班感慨道：“吾此番以‘木人制煞’大法，用意乃向楚王熊绎及其奸妃施以惩戒，教彼等知天下之大，人外有人、天外有天，收敛征伐称霸天下的野心，吾之出心原意乃为天下百姓苍生安危着想也。不料实施之下，受苦的却依然是苍生百姓，难损君王、奸妃分毫，郢城百姓苦况吾其实已尽知，欲前来收法之际，喜遇妹妹抢先以‘五行水法’破木人一指，其中种种深意巧合，已令吾彻悟矣！”

偃云彩俏目一转，格格笑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你彻悟了什么？”

鲁班道：“楚王有罪，罪不在楚国百姓，吾若助天下任何一国对付另一国，受苦的亦必然是无辜的苍生百姓！既然如此，吾怎肯再卷入如此可怕漩涡？吾决跳出国家大事之外，而为天下苍生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儿吧！”

偃云彩大喜，格格笑道：“好啊！那我偃云彩便永远在你身边，去干那游侠江湖的妙事去吧！”

鲁英与哥哥乍然相逢，她尚未来得及与他叙兄妹之情，便因楚国之事与他纠缠起来。此时眼见鲁班已忽然醒悟，发誓不问国家朝政大事，那云彩姐姐自得的样子，她忽然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，心道：今日虽然与哥哥重逢，但儿时与哥哥嬉玩的快乐日子，却已一去不复了！哼哼，哥哥他身边有这位迷人极了的云彩姐姐，还顾得理会我这同胞妹妹么？鲁英少女的心思复杂之极，不知怎的，她竟对偃云彩有点嫉妒了。

这心思的作怪，鲁英便不因鲁班的醒悟而喜悦，相反心中酸酸苦苦的很不是味道。只见她忽然微哼一声，没好气地道：“哼！哥哥与云彩姐姐结伴游侠江湖！好，好极了！但哥哥难道忘了师伯齐侯姜子牙的训示，要扶持齐国，令齐国立天下不倒么？嘿，这师命啊，哥哥敢不遵从么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鲁班道：“鲁班哥哥，真有此事么？”

鲁班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吾师当日挂印出走，的确留有训示，着我日后相机扶持齐国，令齐国成天下之东方乐土，百姓苍生永享太平！”

鲁英哼哼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哥哥能不理齐国之事，而去什么游侠江湖么！假若如此，日后你如何向师伯、师父他老人家交代？哼！”

偃云彩曾听鲁班提及齐国之事，忍不住插口道：“英妹妹，你又可知齐国的朝政，目下已落在田姓大夫的手上吗？你哥哥因为是齐侯姜子牙的嫡传弟子，不容于田家，被田家视他为心腹大患，只要他在齐国露面，便必被追杀，如此困境，你哥哥又怎去扶助齐国？那简直是自寻死路啊！”

鲁英原意不过是为难一下哥哥，谁教他只顾与他的“云彩妹妹”游侠江湖？但见偃云彩插口，心中不由更添嗔怒，便决坚持不放松了！鲁英冷哼一声道：“哼！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难道因为自身安危，便可以置师命不顾么！哥哥为何不说话？是否瞧不起我这妹妹？不屑理会？哼！”

鲁班见鲁英忽然嗔怒起来，瞧她的神气，似乎又回返儿时的娇野了，不

由好笑又好气，他又如何理解女孩子这等微妙的心事？鲁班无奈笑道：“放心吧，妹妹，哥哥怎会遗忘师命，置齐国百姓苍生不理？吾早有暗中助齐国姜氏后裔振兴打算呢！再说你是我鲁班的胞妹，哥哥岂会不理睬妹妹的说话？但此地不宜久留，一切待日后再说罢！”

鲁英一听，才知鲁班还是昔日的哥哥，虽然多了一位“云彩姐姐”，但也没有撇开她这妹妹不理的意思。鲁英明白这点，便转嗔为喜，不再与鲁班和偃云彩怄气了。三人稍待一会，便一齐掠下雄鸡山，离开楚地，向北面奔去。此行的目的地是何处？偃云彩但在鲁班身边便心满意足，她也懒得去理会。鲁英见鲁班心中还有她这个妹妹，心中喜悦，也不再追问什么。至于鲁班自己是否知道？也就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。

天高云淡，鲁班、偃云彩、鲁英三人，一路往北行，眨眼过了数月，春去夏来，夏去秋至，转眼已是“望断南飞雁”的天时了。

鲁班一路上沉默不语，似乎满腹心事，他到底思忖什么？似乎又有什么打算？不但鲁英不知道，就连自忖已摸透鲁班心声的偃云彩也感迷惑了。

终于，鲁英忍不住了，抢前一步，一手扯住鲁班的手臂，就像儿时一般的半嗔半娇半野地向哥哥纠缠道：“哥哥！你好！竟把你的诺言也违背了！”

鲁班一怔道：“妹妹，我违背了什么诺言？”

鲁英道：“昨日刚好经过齐国边境，你却过门而不进，是么？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不错，但这又如何？”

鲁英咬唇道：“齐国你是师父的疆土，目下被田家霸占了，你曾答应扶助齐国振兴，却过门而不入，这岂非已把你的承诺忘记了么？”

鲁班一听，不由微笑一下，伸手拍了拍鲁英的腰肢，鼓励似的欣然道：“很好，妹妹，有诺必践，无负于天地人间，你果然已成材了！但你既然是骊山前辈的弟子，身负‘黄帝天机阴符经’的绝世奇学，如何扶助齐国振兴？目下又是否扶助的时机？你难道不可以由你自己下结论么？须知学以致用，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！”

鲁英一听，闷声不语，心道：目下并非扶助齐国的时机，你以为我鲁英不知道么？但你可知你自多了一位“云彩姐姐”，便只管和她甜言蜜语，不大理会这妹妹了？哼哼，云彩姐姐你别太高兴，你欲与哥哥他去做什么“游侠江湖”，但教我鲁英在此，必令你难以如愿！

鲁英的少女心怀，复杂之极，她不知怎的，但见鲁班与偃云彩多说几句，心中便老大不高兴，恨不得立刻返回儿时的岁月，与哥哥青梅竹马，快乐嬉玩。但又知只要那“云彩姐姐”在鲁班身边，自己的梦想是绝不能实现的了，因此无论鲁班和偃云彩待她如此亲切，她的小性子总忍不住时时发作。

鲁英暗道：走着瞧吧！总有机会赶走你那“云彩妹妹”！只见她忽然格格笑道：“是，哥哥，鲁英已可判断，目下天狼星运行正罩齐国，天狼属火，齐地属水，乃正交‘水火不容’的境地也，因此暂时尚不宜出手相助，倒是哥哥你的八卦玄机厉害！”

鲁班淡然一笑道：“既然妹妹亦有此判，可知助齐国振兴的时机未到。但我亦绝没有忘记师训，正密切留意，只要机缘一到，吾便会决然出手矣！”

鲁英但见她与哥哥论证这等“天机大事”，偃云彩竟难以插嘴，显然她不精于此道，这便大有机会令她离开了！鲁英心中转念，忽然就高兴起来，不再与哥哥纠缠下去。

三人又一路向北疾进，三日后，鲁班忽地向西面一转，疾掠而去，渐渐距齐国便越来越远。鲁英心思灵慧，她也不问鲁班，悄悄向路人打探，才知道这儿已是赵国的地域了。

再走半日，忽见一道宽阔的大河，横在三人眼前，河宽水急，河水清白，卷起的浪如雪花。

幸而河边有摆渡之人，三人上了渡船，一路向对岸驶去。鲁班、偃云彩、鲁英三人均不谙水性，乍然处身于此宽阔河上，心中不由惴惴不安。鲁班心道：若只有我一人，尚可勉强飞渡而过，妹妹身负“凌波玄步”绝世轻功，倒也可保无碍，但云彩妹妹可就危之极了，因为她的轻功内力与妹妹相较，亦稍逊一筹，如何可以凌空飞渡此宽急河流？

鲁班转念间，渡船已驶入中流，忽地一排巨浪如山汹涌扑来，打上渡船，渡船亦向下面一沉！再浮起时，却急促地在原地旋转起来了！

鲁班一见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对老梢公道：“船老大，这是怎的了？”

船老大神色惶然道：“此乃船陷漩涡之象，凶险极了！你等务必小心在意，万一掉进水里，必被卷入漩涡，扯吸到河底去了！”

鲁英大惊道：“卷入河底又如何呢？”

船老大苦笑道：“若卷入漩涡呵，精通水性的尚有一线生机，或可挣扎

而出，若不通水性，便必定去喂王八了！”

鲁英忽然笑道：“船老大，吓唬人吗？实不相瞒，我虽然不精水性，但于危急关头，却可以于水面行走，凌波飞渡、稳如平地也！”

船老大微叹口气道：“姑娘千万莫如此自负托大！老夫赵某，于此河摆渡已大半生，曾亲眼瞧见成千上百人葬身此河也！就在半年前，有一家五口过渡返乡，不幸陷入漩涡，船翻沉，连人带船被扯入水底，一家五口，二老一大二小，全家无一幸免！而那位带着家室的男子，便是对岸赵州府的武尉，武功甚好，却依然难以抗拒全家惨死的厄运！更何况是普通的百姓平民？哎，这可是一道杀人不眨眼的‘阎王河’啊！”

鲁英一听，俏脸不由一变，因为她忽然发觉，她此时已感一阵恶心欲呕吐，内力竟已无法凝聚，又如何施展神妙的“凌波玄步”呢？她因此一阵惊惶，连话也不敢说下去了。

渡船旋转得越来越快，渐而已如陀螺陷进无底深渊，于虚空飞转。四面已可见到如山壁似的水浪，陷进河面以下，只要再下陷更深一点，四面源壁乍合，船上之人，连带渡船，便必被打翻压沉到水底……

鲁班瞥一眼鲁英，见她俏脸已阵红阵白，知乃内力渐失之象，再见偃云彩脸白如纸，已忍不住哇哇地呕吐起来了。鲁班自己也已心跳加速，似欲离腔而去，他知此乃失力的先兆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心道：假如在此际船翻沉，不但云彩妹妹生命不保，鲁英亦生命垂危，只怕连自己亦无法逃出生天呢！鲁班心念电转，便不敢大意了。

只见他猛吸一口气，“八卦神功”的功力提升到八重境界，施展“地风升”一式绝学，双掌连番向船周下面的水流拍去。鲁班的“八卦神功”功力已达通玄境界，再加上于此千钧一发全力施为，当真非同小可、惊天动地！但听轰轰隆隆的，如闷雷于河中炸响，激起丈高的巨浪。

这种反撞力强大之极，丈高的巨浪，竟平平地托起渡船，呼呼地升起，其状有如“地风狂升”，连威力强大的漩涡扯吸力，亦难抗拒，终于连船带人，升出水面。

船老大亦非常知机，在鲁班施展神功时，已双手紧握船舵，随时准备配合脱险。当渡船乍然升出水面，船老大猛地把船舵一扳，渡船借力向斜侧一滑，终于脱出漩涡的威力范围……此时，除鲁班和船老大外，渡船上的三位

乘客，以及鲁英、偃云彩二女，均已跌出于船舱板上，半晌挣扎不起来。

船老大伸手抹了一额冷汗，一面把舵，一面忍不住抽空向鲁班竖起大拇指头，嚷道：“兄弟好功夫啊！这等击水托船，脱出漩涡的手段，天啊，简直与仙神之力不遑多让哩！好功夫，好兄弟，老夫赵某于水上从不服人，今日是惟一的例外也！若非兄弟你在此，不但船上众人，只怕连老夫亦得送下水底喂王八了！”

渡船脱出大漩涡，续向对面西岸驶去，船身稳稳的，大概已再无大凶险了。

鲁班此时才微吁口气，暗地运气调息，刚才的全力施展，极耗内力真气。鲁班不由暗暗心惊，此河果然杀人如麻，刚才若非我身负师门绝顶神通，怎可脱险？而且假如再遇上如此可怕漩涡，便连我亦无力反抗了！哎，此河给两岸百姓，带来多少生离死别、辛酸苦难啊！鲁班感慨地暗叹，他心中忽地一动，已萌生一个运用“大禹谷”中学到的“九鼎神通”，为当地百姓消灾去祸的强烈意念了。

鲁班心念电转，忽然问船老大道：“船老大，此地属赵国的什么地方？”

船老大道：“赵国的赵州嘛！一河两岸，本来地方好，可惜此河大凶，以至乡人多远逃他方，日渐荒凉。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此河之名，似非‘阎王河’吧？”

船老大苦笑道：“果然不是，这名堂是老夫感触而唤。虽然如此，它的正名也不见得有何福雅，因为它的正名便叫‘猪龙河’，猪龙即‘王八’之意，指的是千百无辜的生命，喂饱了河中的大王八——猪龙吧！”

鲁班尚未答话，船舱中的偃云彩，此时已恢复过来，听船老大与鲁班答对，忍不住大声道：“船老人！此河虽然可怕，但也是当地人咎由自取也！”

船老大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姑娘之意不太刻薄么？”

偃云彩笑道：“不是么？既然此河如此凶恶，当地人若齐心合力，抗拒厄运，为何不在此河之上，建一道大桥来？如此岂非可以化险为夷么？为何竟一味只知畏缩退避，一走了之，岂非咎由自取么？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暗吃一惊，心道：不得了！这云彩姐姐心思灵慧，不在我鲁英之下，她分明是欲以此好主意，挑起哥哥的兴趣，只要哥哥他动心，

必更注重她，而一旦成事，岂非更与她片刻不离么？哼哼，有我鲁英在此，岂会让你诡计心愿得偿！

鲁英心念电转，船老大却已苦笑连连道：“这位姑娘只怕信口开河了！你可知此河宽达五十丈？且每到夏秋时节，暴雨山洪激流而下，形如脱缰野马，咆哮奔腾，船挡船毁，人阻人亡？更何况河中的漩涡厉害之极，杀人无数，谁能于此河上建桥？十年前曾有一位桥工，来到赵州，欲助建桥于此河分流清水河上，但于勘察河床时，便丧身于大漩涡中了！此后就算当地人愿出多少酬报，亦绝无人敢接这死亡勾当矣！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格格笑道：“如何？哥哥呵，这等死人勾当，并非哥哥你的专长，你大概绝不会动心的！云彩姐姐不过是一时口快，胡说八道罢了！”

鲁班却微微一笑，也不置可否，只是向船老大含笑说：“赵老大亦是当地赵州人么？吾欲知多一点此河之事，打算上你家中一聚，你可愿意？”

赵老大一听，想也没想，便一口答应道：“兄弟神功盖世，老夫的生命亦是兄弟你救回的，来老夫家作客，老夫正求之不得呢！”

说话间，渡船已靠西岸。船老大盛意浓浓，坚决邀鲁班三人到他家中作客，又说他的家便在西岸河畔的大石镇，不必小半刻便到了。鲁班也没推却，欣然跟随船老大而去。偃云彩已隐隐猜悉鲁班此行的用意，料想必有热闹，心中高兴，也不打话，拉着不大情愿的鲁英就跟随船老大和鲁班一路走去。

在路上，鲁班才知船老大姓赵名平，干摆渡船夫生涯已数十年，是赵州的世代子民，赵州的一草一木，只怕都逃不过赵平的眼睛。鲁班又向赵平略作介绍，自己和二女的姓氏，来自东面的鲁国。

从赵平的口中，鲁班又知赵州多半人均姓赵，因此赵氏是赵州说一不二的大族，甚至赵州的父母官——赵州府，也是赵姓，虽然他并非世居赵州，但穷根溯源，乃是出自赵州的一脉。鲁班心中不由一动，暗道：“既然赵姓是赵州的大族，那只要赵姓人齐心合力，那一切便好办事了。鲁班欲办什么大事？他没说明，因此谁也难于推断。”

三人来到赵平的家，果然便座落在河畔五里处，依山傍水，倒别有风雅之味。地方虽然不大，也并不华丽，但均用石砌而成，非常坚固。赵平家中尚有妻儿三人，一家四口，依河为生，日子倒还算过得去。鲁班等人到来时，

赵平向他的妻子赵大婶介绍说，鲁班是救了一船的恩人，包括他自己在内生命的大救星，赵大婶十分感激，特地杀了一只母鸡，招呼款待鲁班等三人。

赵大婶的厨艺十分出色，她亲手炮制的一味“五香鸡”，连精通酿酒法的“半个酒神”偃云彩，以及故意诸多挑剔的鲁英，亦禁不住大赞，一面也不客气，大吃起来。

鲁英瞥了偃云彩一眼，见她正好把一块鸡腿偷偷挟上鲁班的饭碗，心中便不由一阵酸溜溜，忍不住以传音入密的功夫，狠狠地刺了偃云彩一句：“哼！高兴、得意么？这一顿好菜，不就是吾鲁家带挈你的么？岂要你向我哥哥大献殷勤啊！”偃云彩的内力不及，尚未能以真气传话，虽然听出鲁英话中带刺，苦于无法传密音回答，俏脸一红，并没说话。

鲁英与偃云彩的“明争暗斗”，鲁班并没理会，他也无暇去思索如何应付，他的心思，此刻已牢牢盯在“杀人如麻”的“猪龙河”上面了。

晚饭后，鲁班又向赵老大仔细地打探“猪龙河”的详细情形，甚至河流的水源、水力，沿岸的地形地物也一一追溯不息。有些就连赵平亦须仔细思索，才能回答。

赵平不由叹道：“鲁兄弟问得如此精细，十年前那位自负不凡的桥工，尚不及你的十分之一，河流的秘密，有些他直至葬身河中也不明白呢！鲁兄弟，你莫非真的动了在猪龙河上建桥的主意吧？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此事尚待思虑，未能遽下结论，且待实地探索，再从长计议吧！”

鲁班说罢，转而与偃云彩悄语起来，赵平和赵大婶一家人，惯于早睡早起，说了一会，也就告辞返卧室安歇去了。鲁英眼见哥哥只顾和偃云彩说那河流之事，她并不精于此道，因此连话也插不上去，心中不由一阵恼怒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也不告辞，便独自返赵家安排的客房睡觉去了。

天虹飞悬悟机先

第二十三回

鲁英闷闷不乐，走进客房，只见床铺被席安排妥当，床也甚大，足够她和偃云彩作伴儿睡了，鲁英并不因赵家的盛情款待而喜悦，她的心中似有一股闷气，也不知向何处发泄才感痛快。

说是睡觉，但哪儿静得下心来？鲁英和衣躺在床上，俏眼却滴溜溜地飞转，更默运“凌波真气”，把耳力化作绵绵不绝的水流，直向卧室外面的客厅漂去，客厅中鲁班和偃云彩依然在悄然密语，两人的声音虽然轻微，但在鲁英的“凌波真气”收摄下，更细微的声响只怕也不能逃逸。

鲁英拼命捕捉哥哥和偃云彩的片言只语，她但听两人说的是那“猪龙河”的地形地物等事，并无半句男女的私言蜜语。鲁英心中不由一宽，但立刻又狐疑起来，暗道：

“此刻外面客厅，就只有他二人，孤男寡女，怎的没一句甜言蜜语啦？哼，莫非他二人知我鲁英内力高深，听觉超人，有些话藏在心中、秘而不宣吗？”

鲁英忽地浮出这念头，便更拚命侧耳细听外面的声响动静。果然不久外面便突然沉寂了，接而又听到屋外有极轻微掠破空声。鲁英的心儿不禁突突一跳，心道：“哥哥必定与云彩姐姐溜出屋外‘甜言蜜语’去了！哼，他们但求自己快乐，哪还理会我这同胞妹妹？鲁英越想越不是味道，也越来越嗔怒了。终于，她一跃而起，悄悄地走出卧室，掠出屋外。”

但见外面月色如银，夜风阵阵，猎猎作响，在数十丈外的河畔柳树下，果然有一对男女在并肩而坐，更在悄悄私语。鲁英忍不住悄然跟踪上去，接近到十丈距离，便隐身一棵大树后面，不再上前，且听那两人说什么。鲁英凝运内力倾听之下，十丈距离，只怕苍蝇的微响也瞒不过她的耳力了。

只听那女的忽然幽幽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鲁班哥哥，不知怎的，自鲁英妹妹到来后，我总觉得，她不大高兴你和我在一起呢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又听那男的不以为然地笑笑说：“云彩妹妹别多心，我这妹妹自小失落

江湖，又拜了骊山老母为师，骊山老母听说是一个脾气古怪之极的高人，英妹自小跟随着她，性儿少不了有点古怪，日后只要好好劝慰引导，她怎会不接受你……俏姐姐呢……哎哟，你干什么？”

大概那男的被女的狠狠拧了一下吧，因此男的忽然低叫一声，却并无半点恼怒，相反欣喜流露。

只听那女的含羞带笑地道：“好啊！鲁班哥哥也学得油嘴滑舌了！哼，假如你这话让英妹妹听到，她肯饶过你么？”

鲁英听着见着，不由嗔怒交集，她按捺不住，一掠而上，尖叫一声：“我早就听到、见到啦！哼，哥哥你偏心，只顾和她甜言蜜语，哪还知道有我这妹妹！”

那对男女果然是鲁班和偃云彩。偃云彩一听鲁英尖叫，俏脸骤红，心道：“被这刁蛮妹妹捉住痛脚，只怕须花一番唇舌解释了！”

鲁班却坦然一笑道：“是你么？英妹，今晚风清气爽，难以早睡，你也来欣赏一下猪龙河的夜景啊！”

鲁英重重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哼！我的哥哥已被别人霸占了，哪还容得下我这妹妹！哥哥想我陪你欣赏夜景，除非你先把这人赶开啦！”

鲁班一听，脸色微变，不悦道：“为什么？她是你的义姐，又是我的义妹，彼此一家人，有什么霸占不霸占的？为何你要排斥她？”

鲁英心中气怒，不顾一切地反驳道：“孤男寡女，依依偎偎，甜言蜜语，这算是义兄义妹的来往么？哼哼，只怕在你义妹的心中，你早已是她的情哥哥啦！亏你还替她这等有乖人伦道德的妖女辩护啊！”

鲁班微想了，他瞪了鲁英一眼，道：“就算如此，也并不为过，凭什么说你义姐是妖女？”

鲁英恨恨地道：“你忘了田家公子田诸儿，与他的妹妹田文姜私通，把好好的齐国，弄得乱七八糟么？这不是有乖人伦道德是什么？”

鲁班不由怒道：“妹妹！住口，我与云彩妹妹，又怎可与田家兄妹乱伦相提并论！须知我与云彩于大禹谷中相遇，彼此乃天南地北的陌路人，后来爹爹和娘亲，才收她为义女，绝无半点人伦血统关系，怎算有乖人伦道德？

田家兄妹乃同胞血脉，才是真正的乱伦，两者岂能混为一谈？你简直是无理取闹，胡说八道！”

鲁班见偃云彩羞怒得身子打颤，心中不由一痛，说话便重甸甸的了，他并没想到，他自小便极之爱惜鲁英这位妹妹，几曾用这恶狠狠的重话训斥她？这一下子，教鲁英如何接受呢？

果然鲁英俏脸忽地发白，眼圈一红，几乎滴出泪来。她却在心里拼命地道：我决不哭！绝不在他二人面前哭！

“好！你好！哥哥，你竟然为了她狠狠骂我！我走，免得人家碍眼讨厌！”鲁英尖叫道，话音未落，她的娇俏身影已呼地掠起，踏着“凌波玄步”，形如小灵精似的飞走了。

偃云彩一见，大惊道：“鲁班哥哥，快追！英妹这一下含怒而去，不知会闯出什么祸事呢！”

鲁班见鲁英突然而去，不由一怔，当他明白鲁英必是受不住他的训斥，恨恨而去时，他欲阻止也来不及了。

因为鲁英的师门绝学“凌波玄步”，乃集师母洛妃和师父的两大绝学而创，就连鲁班的师门绝学“八卦迷踪”亦稍有不及，加上鲁英先一步发动，当世中能追得上的，只怕已算得上是仙家的腾云驾雾了。

好一会，鲁班才顿足叹道：“哎，都只怪我自小迁就惯了她，重一点的话她也受不了啦！她此刻早怕远在十里之外了，那此追得及？而且让她独自冷静一下好啦！”

偃云彩皱眉道：“英妹年仅十七，并无江湖阅历，万一有什么凶险，却如何是好？”

鲁班微一沉吟，即断然地道：“按吾所察，英妹根骨绝佳，有仙家之缘，否则她也难以拜骊山老母为师也，因此她绝非夭折短命之相格，遇险也可逢凶化吉。况且她身负师母洛妃的绝世神功，更获授‘黄帝天机阴符经’，凭她的能耐，敢欺负她的，当世只怕已不多也！英妹的事，日后待她冷静下来再向她解释吧。”

因鲁英这么一闹，二人也失了欣赏深秋夜景的兴趣，略一逗留，便先行返回船老大赵平家去了。

鲁英气怒攻心，全力展开她的师门绝学“凌波玄步”，于山林野地穿行飞掠。她也没有目的地，只是下意识地盯着她自己在前面的影子，把自己的影子当作那“云彩姐姐”。非要追上她，狠狠地抽她一把，以泄心中的一口

闷气。如此这般，她便是追自己的身影，她快，身影自然也快，她为了追上，自然便更全力施展她的腾云驾雾了。

忽然，鲁英但听头上扑腾腾一阵骤响，随即只见一团巨鸟的身影在她头顶上面掠过去了，鲁英登时有了新的追逐目标，心道：

“你这见鬼的巨鸟，也欲来欺负我鲁英吗？哼哼，怕了你么？就不信我鲁英追不上你！”鲁英心念乍起，便不再追自己的影子，改而追头上的巨鸟了。

在她的全力施展之下，“凌波玄步”的威力，已发挥到极高的境界了。但见一轮明月之下，半空是一头腾飞的巨鸟，快如闪电，下面是一条娇俏的身影，飘幻如仙，渐而娇俏的身影竟与明月、巨鸟成一直线，也就是说，娇俏身影的掠速，已足可与腾飞巨鸟并驾齐驱了！

忽然，半空的巨鸟又加快了点，把娇俏身影拉后了几丈，但娇俏身影娇叱一声，身法倍增掠速，眨眼又追上巨鸟，更呼地抢先而行……半空的巨鸟欲再加快，却忽地摇晃起来，似欲坠下，无奈只好照原来飞行，任由娇俏身影抢先飞掠。

娇俏身影自然便是嗔怒之极的鲁英，她眼见终于抢先而行，这才转嗔为喜，格格大笑道：“巨鸟呵巨鸟，你知道我鲁英姑娘的厉害了吧！”

鲁英话音未落，她的头上半空，忽地便有一把苍劲的男子口音飞降下来：

“呵呵！原来你这女娃娃叫鲁英姑娘！喂，鲁英女娃娃姑娘，老夫可没惹你，为何视老夫如仇敌，非要抢在老夫前头？你倒是存心考究老夫的活机大鸟的本领吗？”

鲁英一听，连忙循声一望，原来那苍劲的声音竟是从半空腾飞的巨鸟上传下来的！鲁英不由一阵惊喜，就连心中的嗔怒也忘记了，她仰头尖叫道：

“好啊！老伯伯，原来你也懂得御鸟之术，你可否下来教我一教？待我学会了，回去着实气我哥哥一下！”

巨鸟上苍劲的声音急道：“女娃娃，你先说清楚，回答我的三个疑问，老夫再考虑是否教你一教！”

鲁英道：“好，你问吧，但我老实回答了，你又莫反悔，不然，哼哼，便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非缠死你不可！”

巨鸟上苍劲的声音道：“老夫平生最怕你这等女娃娃的纠缠，你只要坦白回答了，老夫高兴了，说不定连我的活机大鸟也送给你呢！”

鲁英大喜道：“好啊 那你快问吧！”

巨鸟上苍劲的声音道：“很好，第一，你说原来二字，是否已见过有人如老夫一般善御巨鸟？”鲁英道：“不错，的确有人与老伯你一般善御此巨鸟啊 这是第一个回答啦。”

巨鸟上苍劲的声音道：“第二，你知道善御此巨鸟之人是谁吗？”

鲁英格格笑道：“我当然知道是谁，不但如此，我还知道这人善御更善造呢！”

巨鸟上苍劲的声音急道：“那此人到底是谁？你快说清楚啊！”

鲁英笑道：“你这问算是第二还是第三？”

巨鸟上苍劲的声音忙道：“第二如何？第三又如何？”

鲁英大笑道：“若是第三个疑问，我自然坦白作答，但若是第一个，因我已老实答了知道是谁，因此就绝不再回答啦！”

巨鸟上苍劲的声音无奈道：“好刁钻的女娃娃！老夫今晚碰上大对头啦！好，就算是第三个疑问吧，你快说，那善御善造巨鸟之人是谁？”

鲁英格格一笑，得意地道：“好！这是最后的一个疑问啦！我也就老实回答吧！这善御善造巨鸟的人呵，便是我那神通广大、本领高强的哥哥鲁班也！”鲁英说了这一句，便戛然而止，决不肯多说半句了。

巨鸟上苍劲的声音大急道：“喂！女娃娃！你哥哥鲁班现在何处？他身边是否有一位娇滴滴的女娃娃伴着呢？你快说清楚！”

鲁英一听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

“这老伯伯神通本领，似不在哥哥鲁班之下，他更猜破云彩姐姐在哥哥身边，显然此人与云彩姐姐有极深的渊源呢！莫道此人便是云彩姐姐的爷爷偃八手老前辈吗？若然如此，他这是驾机鸟千里寻孙女儿来了！哼哼，果真如此，云彩姐姐呵云彩姐姐，我看你还可以留在哥哥身边，把我哥哥霸占住么？呵呵！天机巧合，妙之极也！”

鲁英心思灵慧绝顶，微一思忖，便萌生一个绝妙主意，好从偃云彩手中把哥哥鲁班抢回来！她打定主意，忽地格格一笑道：“好，我破例回答不难，但我先来猜猜老伯的来历，假如我猜中了，你便须降落下来，我再回你的问

话 ,好么 ?”

巨鸟上苍劲的声音无奈道：“好吧！便依你的条件吧！再说你若真有本事猜中老夫的来历，老夫自然惊奇之极，必定立刻降落，向女娃儿问个明白也！”

鲁英大笑道：“很好，那就一言为定啊！”

此时月色之下，半空巨鸟，地上娇娃，并头齐飞，其状怪异奇特之极。

只见鲁英微一思忖，便仰头大声道：“老伯此际驾机鸟，向西飞行，机鸟属金，西方按五行亦属金，因此老伯的来历，必与‘金’之属物有莫大渊源，此其一也。其二老伯西行，西属四灵中之白虎，又属五星中的太白，更属五色中的白色，三者皆与一白字结缘，又‘白’即‘八’也，因此可以推断，老伯的名号，其中必有一‘八’字也！合二论之，老伯必乃当世一大高人‘偃八手’啊！未知是也不是？”

鲁英话音未落，只听蓬的一声，半空的巨鸟已降了下来，有人从巨鸟背上一跃而起，呼地跳到鲁英的身前。

鲁英定睛一瞧，原来是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，但身手之敏捷，比年轻小子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特别是他的双手奇长，垂下时几乎可以自摸脚底，如此一位老者，当真怪异、奇诡之极。

白胡老者虎地盯着鲁英，沉声道：“喂！女娃儿，你好本事，竟可一口叫出老夫早已深隐的名号！你到底是谁家门徒，竟有此未卜先知神算本事？”

鲁英一听，便知此人必是传闻中的“偃八手”无疑，因此她心中不由又突突一跳，暗道：

“他既然是‘偃八手’那偃云彩岂非是他的嫡孙女？她是偃云彩惟一的亲人老爷爷呀！嘻嘻，这下子云彩姐姐呵，就算你心思再巧再妙，只怕也得离开我哥哥了！”

鲁英心念电转，主意决定，她也不管什么后果，便忽地诡秘地笑道：“原来真的是偃前辈老伯伯！不过老实说吧，这并非我女娃儿的本事，而是另有大本事之人，预先已判断偃前辈必定驾临此地寻孙女来也！”

白胡老者——偃八手急道：“嘿！还知道老夫千里寻孙女！他到底是

谁？女娃儿，你若想学驾御巨鸟，便老实坦白说出来呵！”

鲁英笑道：“偃老前辈千里寻孙女，亲情令人感动，我女娃儿虽感为难，但也只好坦白道出来啦！他呵，他便是我的哥哥鲁班也！嘻，我哥哥的本事可了不得！他不但精于玄机八卦、神机莫测，还是一位巧手圣匠，举凡世上万物，皆可举一反三，妙制秘创，当真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也！”鲁英故意大吹大擂。

偃八手微哼一声道：“哼，例如呢？”

鲁英道：“例如偃老前辈所驾的机鸟，哥哥他早在数年前便已制造出来啦，又如发明铁锯、木尺、铁炮等木匠工具，简直不在话下！他甚至可以用一具木人，一指乾坤动，令楚地大旱数月也！这不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吗？因此啊……”

偃八手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大概越听便越不对胃了，他盯着鲁英，沉声道：“因此什么？”

鲁英笑道：“因此就连偃老前辈的嫡亲孙女，也对我哥哥倾佩之极，她说就算她爷爷的本事，也万万及不上她的鲁班哥哥呢！”

偃八手怒道：“怪道这丫头偷偷舍爷爷而逃，原来是给一位自负不凡的臭小子迷住了！咦？女娃儿，你怎知我孙女的事？”

鲁英笑道：“我自然知道，前辈的孙女叫偃云彩，是也不是？”

偃八手急道：“不错！她果然叫偃云彩！她的名字，还是老夫亲自命名的呢！你怎会知道？”

鲁英格格大笑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！因为她便在我哥哥鲁班身边呢！”

鲁英一顿，又忽然加了一句道：“不过前辈你寻到孙女也无用，因为她绝对不会跟你回家去，除非前辈的本事胜过我哥哥，或者会令你的孙女改变心意。但是啊……”

偃八手怒道：“女娃儿，又但是什么？”

鲁英道：“但是若有人想胜过我哥哥，那当真是难、难、难、难于上青天也！因此我劝偃前辈还是打消寻你孙女回去的主意吧！”

偃八手一听，大怒道：“嘿！你那哥哥小子，敢把我孙女迷得如此疯癫吗？老夫倒要看看，你那哥哥鲁班小子到底有什么神通本事！快，女娃儿，快带老夫去见你那哥哥也！”

鲁英一听，却没立刻答应，反而眼珠一转道：“偃老前辈见我哥哥有何打算？”

偃八手决然道：“与他比拼本领！以决定我那小孙女是否值得留在他身边！”

鲁英不由又喜又惊，喜的是有机会赶走云彩姐姐了，惊的是在偃八手面前，哥哥是否有什么凶险？鲁英眼珠一转，连忙又问道：“偃老前辈与我哥哥如此比拼？是软拼还是硬拼？”

偃八手道：“软拼如何？硬拼又如何？”

鲁英道：“若是硬拼，必有死伤，我女娃儿最怕见到，因此绝不会带你去见我哥哥！若是软拼，彼此斗智斗本领，以定高下，以及你孙女的去留，这非常有趣，也很合理，我女娃儿绝无异议，便引领前辈去了！”

偃八手一听，不由傲然大笑道：“老夫又怎会害怕与人斗智斗本领？好！老夫答应你，便与你哥哥来个公平软拼罢了！”

鲁英一听，这才欣然道：“好啊！一言为定！偃老前辈，走啊！”

偃八手道：“此地到你哥哥那儿有多远？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怔了怔，她也不知自己刚才乱奔乱飞，到底跑离那猪龙河畔多少里路了！她不由无奈地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偃老前辈，回去的路呵，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了！我只知那儿有一道大河……”

偃八手却毫不着急，反而呵呵一笑道：“很好，这便足矣！你跟我上巨鸟，你只要见到那道河流指点出来，老夫立刻便可抵达了！”

鲁英听说可乘巨鸟而返，甚喜，当下毫不犹豫，随偃八手坐上那头巨大的机鸟，很快便腾空而飞，居高临下，鲁英很快便认出那道猪龙河，以及位于猪龙河畔的石屋。

经鲁英指点，偃八手伸手拨了一下鸟背下的机钮，巨鸟扑腾腾的，便向那猪龙河畔的石屋上空飞去了。

鲁英坐在巨大的机鸟上，月色之下，但见山野河川一片银白，美丽极了。她不由格格笑道：“好啊！偃老前辈，你好本事，造出的机鸟，比真鸟更好玩啊！”

偃八手微哼一声道：“这算得什么，老夫举凡天地万物，但有需要时，有什么不能造出来的！只是我那刁野孙女瞎了眼，亦不把爷爷的本事瞧在眼内

罢了！”

鲁英一听，心中不由一动，笑道：“那什么都可以造，建屋造桥也可以么？我是说很险很凶恶的河流上建桥！偃老前辈有把握么？”

偃八手傲然道：“当然啦！咦！女娃儿又想出什么鬼主意？莫非你想老夫与你哥哥比拼建桥之术吗？”

鲁英笑道：“正是，但并非鬼主意，而是两全其美的妙主意。”

偃八手道：“有何妙处？”

鲁英道：“偃老前辈，你可知道？下面是赵国的赵州地域？那儿有一条河叫猪龙河，杀人不眨眼，凶恶得紧呢！你的孙女偃云彩，便首先有于此河上建桥之念。偃老前辈若能于建桥事上，与哥哥比拼，不但可以大显前辈的神通本领，让你孙女乖乖跟你回去，更可造福当地百姓，你亦可万世留名哩，这岂非两全其美么？”

偃八手一听，似乎触到他的兴头上了，只见他眼神一亮，忽然道：“若然如此，老夫便暂时不能到你哥哥那儿了！”

鲁英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偃八手道：“女娃儿可知？吾辈中人，但凡精于机匠者，均知实地勘探，弄清地形、地物的首要条件。你哥哥想必已率先一步勘探好了，老夫此时才到，比试之下，老夫岂非大大吃亏了？因此非先行到猪龙河查勘一番，有了决断，才去与你哥哥比试！”

鲁英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好极了！偃老前辈此意甚妙！如此一来，可以抢占先机，必可稳胜我哥哥了！”

偃八手却狐疑地瞪了鲁英一眼，道：“女娃儿！你似乎有什么鬼心思瞒着老夫！”

鲁英笑道：“我女娃儿有何瞒得老前辈的神眼呢？”

偃八手道：“自古道，兄妹情深，哪像你这女娃儿，手臂往外弯，不帮你哥哥，反而满心希望别人取胜！这岂非大违常理，不怀好意？”

鲁英一听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啊，你哪儿知道？哥哥以前对我好极了，绝不会斥我骂我，好吃的给我，好玩的让我，那时的哥哥多好啊！但自从你那孙女出现后，哥哥便不理我了，你知我有多难受么？因此啊，我自然希望前辈你比赢我哥哥，好让你那孙女乖乖离开！不也两全其美

么？”

僵八手一听，也不知他忽然想起什么，大笑道：“是，是，这的确是两全其美的好法子，也难怪你不助你哥哥，反而帮老夫的大忙也！好，很好，这便降落下去，先到那猪龙河查探去吧！”

僵八手说罢，果然把机钮一按，座下的巨机鸟，便向下面白浪滚滚的猪龙河降下去了。

机圣匠圣斗巧变

第二十四回

与偃八手的巨机鸟降落地点，隔了二三十里的猪龙河畔，船老大赵平的石屋里面，虽然只是早上的绝早时分，但已不见了鲁班和偃云彩，以及船老大赵平的踪迹。原来天尚未亮，鲁班便要赵平引领，上猪龙河查勘地形、地物去了。

直到此时，船老大赵平仍不大相信，鲁班真的有助于猪龙河上建桥的决心和本事，心道：

“你虽然神功盖世，但建桥之事，讲求的却是真材实学，特别是这凶险可怕的猪龙河，连数十年经验的老桥工亦葬身河中，你鲁班年纪轻轻，竟有此包天胆量？有此惊天本事么？”

但眼见鲁班意态真诚，绝非弄虚作假之人，他既有此一番造福民众的好意，赵平也不好拒绝，于是便答应先带着鲁班到猪龙河畔看看。但仅此而已，赵平也不敢有太大的奢望。

赵平不愧是惯走水上的老江湖，此地方圆数百里的物事，几乎均藏在他的脑袋中了。鲁班有他引领，行事便方便快捷多了。

三人沿河畔走了一段路，天色渐而大明，霞光也从东面云际射出来了。

当第一道霞光从东面射出时，快如闪电，但鲁班的身法比它更快，他身子一旋，立刻便把这第一道从东面射过西面的霞光捕捉住了。

但见东面一座山峰之巅，射出一道金红的光线，划过山野河川，恰好射到猪龙河西岸的另一座山峰的山腰，灼灼赤红金线，横跨天际，飞越猪龙河水面，其状瑰丽而又充满神秘。但却一闪即逝，只有功力高深、目力超卓之人，才能摄入眼际。

因此鲁班忽然顿住，伫立不动，目视猪龙河东面两岸，而偃云彩却感一阵愕然，不明白鲁班的用意，船老大赵平就更一片茫然，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。

偃云彩先就忍不住，她虽然不明底细，但心思聪慧，已隐隐料到什么，

连忙悄声道：“鲁班哥哥，有什么发现啦？”

只见鲁班微一沉吟，即欣然道：“不错！我已可下判断矣！”

船老大赵平一听，不由大奇道：“鲁兄弟有何判断？猪龙河长达数百里，目下仅走了一小段，如何便可下判断呢？想当年那老桥工，于此河旁奔走了数十日，尚难明地形、地物、河之深浅，因此葬身漩涡中了，鲁兄弟竟敢于片刻间下决断吗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见船老大似有怀疑鲁班本事之意，便感不悦，立刻接话道：

“赵老大啊，那老桥工怎可与鲁班哥哥相比较？你可知鲁班哥哥他一言九鼎，他既然说可下判断，便决不会差错的啦，鲁班哥哥，是吗？”

此时鲁班却凝目远眺猪龙河东西两岸，沉思不语，也不知他已判断了什么，又忽然萌生什么疑难未决。

好一会，才听鲁班目注猪龙河滚滚白浪，断然地道：“不错，就按地形地物，以及河水之气运水流，此地乃建桥上上之选也！”

船老大一听，先是一阵惊愕，接而又顿足叹道：“鲁兄弟千不选、万不选，竟选中此段水流猛急，漩涡凶险万分的河道建桥？而且此段河道河面最宽，选址于此，岂非舍易求难吗？”

偃云彩向河上瞧了一眼，但见白浪翻滚，水流汹涌急猛，河心漩涡飞转，任何草木杂物皆荡然无存，大概均被漩涡卷入水底去了，她不由亦吐了吐舌，道：“是啊！鲁班哥哥，这一段河流似乎十分凶恶，为什么偏选中此段呢？”

鲁班微笑一下，道：“你等刚才可见霞光从东岸山际射过西岸山腰吗？”

鲁班这一问，不但船老大赵平一脸茫然，连偃云彩亦迷惑地摇头道：“咦？莫非你猛地旋身，捕捉的便是这等天象吗？这与建桥又有何关连啦？”

鲁班欣然道：“建桥之术，自然须先察河床、地形、地物、水流，但亦得按河流之气运走势，假若桥之走向，与河流之气运走势相符，则所建之桥，必可与河流万世长存也，此所谓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三者缺一不可，三者汇合，即达‘天人合一’的境界，所出之物必保万世长久，此其一也！”

偃云彩又道：“莫非你所见的天象，即展示其天时之兆吗？”

鲁班见偃云彩心思果然灵慧，稍一启导，便能举一反三，心中欣然，不厌其烦地解释道：

“不错啊！霞光从东岸山巅射出，山形如龙，山体青绿，又恰恰起自东方，按地脉五行之判，此河段东岸，已得地脉风水中的‘青龙’之势。又霞光射入西岸山腰，此山形如虎踞，山体呈白，又处西位，当可判断，此河段西岸，已占地脉风水的‘白虎’之运也！”

鲁班一顿，又兴奋地续道：“因此若在此段河上建桥，横跨东西两岸，东面可占青龙之势，西面可得白虎之运，青龙、白虎，相辅相承，天时、地利合而为一，所建之桥，必可保万世永固也！不过尚差一大关节……”鲁班忽然一顿，似在思忖。

船老大赵平听鲁班朗朗道来，心中十分高兴，因为他平生从未闻说如此精辟妙论，由此推断鲁班必有过人之处，有他相助，猪龙河建桥的百年梦想，似有实现的可能了，但又听说尚差一大关节，不由大急道：“鲁兄弟，尚差了呢？”

鲁班道：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乃建桥之三大要素，目下天时、地利已得，尚差人和，只要人和尚缺，则依然无法行事也。”

赵平急道：“何为人和呢？”

鲁班未答，偃云彩已忍不住格格笑道：“这人和啊，便是须当地人万众一心，齐心合力也，建桥之事，工程浩大，所费人力、物力极多，若缺人和，岂非空口说梦话么？因此鲁班哥哥他为此担心也。”

赵平一听，却长长地吁了口气，毫不犹豫道：“原来鲁兄弟担心此也，放心，放心，在猪龙河上建桥，乃赵州两岸民众积年愿望，只要有人带头，登高振臂一呼，必一呼百诺，无不响应啊！”

鲁班一听，欣然笑了。他忽地展开身形，在猪龙河的此段河岸游走一遍，又用石块作了记号，然后与船老大赵平一道，入赵州府衙，先行与赵州尉商量建桥之事。原来赵州尉亦是赵氏家族中人，因此船老大赵平，在赵州尉面前，倒十分方便说话。

赵州尉听赵平介绍，与他同来的青年人鲁班，竟有建桥的本事和决心，不由大喜。但也不敢便下决断，当下派人召集赵州府的乡亲父老及代表，入府衙商议于猪龙河上建桥之事。

赵州府衙议事厅中，聚集了赵州府的乡亲父老、头面富商，数十人济济一堂，当众人听说有人肯答应督工建桥，均极为兴奋，有人先就忍不住振臂

高呼道：“各位！吾之妻子儿女，均葬身于猪龙河漩涡之中，吾与此河有深仇大恨，誓报不可！若于此河建桥，吾先行捐出全部家财，雇佣民工，建桥镇住此凶河。”

这人话音未落，曾身受猪龙河荼毒的民众，纷纷呼诺以应，群情十分高昂。鲁班见状，与偃云彩相视欣然一笑，心道：“吾担心人和之事，只怕是多此一举矣！如今万众一心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兼备，吾尚有什么犹豫啊！”

就在此时，赵州府衙议事厅外面，却有老少男女二人，昂昂然地不请自进。众人但见少女俏丽如仙，老者胡白如雪，双手奇长，形貌奇特，老少两人，均闷声不语，似隐藏什么天大秘密。

船老大赵平一见，暗道：这少女不就是去而复返的鲁兄弟的妹妹吗？但那奇妙老者是谁？为什么偏在这节骨眼上闯进来呢？千万莫让他把建桥大计破坏了啊！

船老大赵平惴惴不安之际，那白胡长手老者，已快如闪电，呼地抢到偃云彩身前，一手执住，动作犹如电光乍闪，偃云彩简直就连叫的机会也没有，老者已重重地哼了一声道：

“哼！你这云雀儿，果然飞落到此地来了，走，快跟我回去，再与你算偷走机鸟的旧账。”

白胡老者话音未落，被他执住手儿的偃云彩，却毫不惊慌，反而扮了个鬼脸，格格笑道：“好极了，你来得正好，有一宗有趣事儿，正等着你来见识、见识哩！我的好爷爷啊！”

众人一听，才知白胡老者，原来是鲁班的女伴偃云彩的爷爷，瞧他爷孙两人没大没小，均不由哈哈一笑。

鲁班见妹妹鲁英，竟引着一位白胡长手老者进来，初是一怔，未知其中有何玄妙，此时才知老者原来是偃云彩的爷爷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：

“他岂非便是传说中的偃八手前辈么？”

鲁班正欲上前拜见，白胡长手老者——偃八手已把如电的目光投在鲁班身上了，随即又微哼一声道：“哼！便是你这小子，把我的云雀孙女儿迷得晕头转向，连爷爷亦不放在眼内了，哼哼哼！”

鲁班见偃八手满脸怒容，一连几下哼哼，也不知自己什么地方惹怒了他，不由怔住。忽然又见妹妹鲁英似笑非笑地瞟着偃云彩和自己，神色怪异，

鲁班便更不知内中的因由了。

偃云彩却诈作不见，依然娇嗔地笑道：“爷爷，干么满肚子闷气？谁得罪你啦？是啊，爷爷怎会来？又为什么来此地呢？”

偃八手重重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莫管爷爷怎会来，爷爷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便是立刻提你回家去，哼，看你还敢满空乱飞么？”

偃云彩见爷爷不似开玩笑，而且是极认真的了，不由慌了手脚，忙道：“爷爷，云彩有紧要事呢，就算回去，也等我助鲁班哥哥办完了事再说啊！”

偃云彩不说后一句犹可，一说“鲁班哥哥”四字，偃八手的脸色便更沉如黑墨，他狠狠地盯了鲁班一眼，恨恨地道：“鲁班，你还敢提这臭小子的名字么？你提起他，便更非走不可也！”

偃云彩气道：“爷爷，你莫如此不讲道理好不好？你若再如此，云彩便死了也不再跟你回家去，鲁班哥哥并无半点冒犯你，为何如此讨厌他啊！”

偃云彩说不走，便绝不走，只见她忽然使出鲁班授她的一式“千斤鼎”功夫，伫立不动。

偃八手虽然功力通玄，但一来并没出全力，恐伤了宝贝孙女，二来偃云彩的功力忽然如此大增，出乎偃八手的意外，因此竟拉她不动。

偃八手心中不由大奇，他天生好胜之极，不禁又加多二成功力，向偃云彩猛地一拽，他此时已用上四成功力了，江湖上的高手，也未必可以抵御他此时力度。

不料他一拽之下，却突感偃云彩的身子重如“千斤鼎”，竟难令她移动半分，偃八手不由大怒，他断定必是鲁班在偃云彩身上做了什么手脚，以致令他当众出丑受挫，他气恼之下，竟拼着伤了偃云彩，亦要争回自己的面子。

只见他忽然沉吼一声，长手突变粗壮，一手化二，二手化四，四手化八，分向四面八方，向偃云彩拍去，欲以此破解偃云彩的“千斤鼎”功夫，他骤然施此绝世神功，当然可以立破偃云彩的“千斤鼎”，但如此一来，偃云彩因不懂收控“千斤鼎”的内力，便势必被伤了。

“八手神通，不好，前辈稍安毋躁！”在场中人，谁也不知偃八手这一出手的厉害，只知快速神妙罢了，但鲁班却立刻便瞧出危机来了，不由大叫一声，话音未落，他的身子已一旋而至，运起“八卦神功”中“火风鼎”一式，身化灼热火炉铁鼎，竟硬生生地替偃云彩挨了这一记威力无比的“八手

神通”！

偃八手出手之际，便感后悔，因为如此一来，他虽然必可争回面子，但却必定把宝贝孙女伤了，这岂非令云彩更恨自己，大大的上了鲁班臭小子的恶当吗？但欲收摄已不及，他的“八手神通”，终于如狂风暴雨般倾泻而出，全数拍到对方的身上。

只听连续数十下的闷响，然后接手的双方乍分，但见鲁班已跌坐于地，脸如金纸，显然已受创了。但偃八手却蹬蹬的连退八步，每退一步，才能收摄“一手”，退了八步，刚好收摄了“八手神通”。这情形谁也瞧得出，是鲁班不敌偃八手的神通了。

不过说也奇怪，偃八手虽然已大大争回面子，却并无半分喜悦，反而怔怔地呆住了，好一会儿，才喃喃地道：“喂！你这小子，用的是什么挨打不还手的功夫？”

鲁英此时却呼地掠到偃八手面前，怒道：“喂！偃老爷子，为什么不守诺言，打伤了我哥哥，我非要替哥哥报仇不可！”鲁英说时，竟真欲施展师门绝学“凌波玄步”，向偃八手出手了。

鲁班一见，连忙叫道：“妹妹不得无礼。”

鲁英无奈一顿，依然恨恨地道：“他打伤了哥哥你，我替你报仇不好么？”

鲁班道：“偃老前辈不过是一时情急，无心之失，我也没甚大碍，你莫胡闹了。”

鲁英气得猛一跺脚，尖叫道：“好！又是我无礼胡闹，我不管啦，任人打死你好啦！”

此时却只见偃八手微叹口气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你少担心，普天之下，谁能伤得了你哥哥，他刚才若非收摄内力，不向老夫反击，只怕受挫的并非他而是老夫了。”偃八手说时，身子一晃，已掠到鲁班身前。

偃云彩一见，吓得连忙用身子挡住，道：“爷爷！你莫再伤他，我，我答应跟你返回好了。”

偃八手也没答话，他被云彩挡住，长手却蓦地一伸，竟绕了一圈，在绝无可能的情形下，搭上鲁班的背部，闪电般的一按，这才一闪而回，微松一口气道：

“万幸！万幸！你这小子果然仅受震荡，并无大碍，否则我那宝贝孙女必定恨死我了，喂，鲁班小子，你的心肠果然仁义得很啊！”

偃云彩一听，见事情已有转机，连忙趁机道：“好啊！爷爷，既然你也知道鲁班哥哥的好处，就让我跟着他，去闯荡江湖，好么？”

偃八手一听，虽然并没一口拒绝，但口气依然十分严厉地道：“云彩，你可知道你自己的身份？怎可胡乱跟随人家奔走？立身处世，心肠好、武功高有何大用？不过是妇人之仁，莽夫之勇罢了，他若无真本事，你跟了他，岂非有损害吾偃八手的名头吗？哼！”

偃八手这一句说得十分响亮，因此在场中人均清晰入耳，均不由失声道：“原来是久已传闻的绝世高人偃八手，好了，偃前辈降临赵州，吾等有福矣！”众人七嘴八舌，倾佩之声竟如闷雷滚滚。

偃八手得意地瞪了偃云彩一眼，傲然道：“云彩，你听到了么？人活于世，便须留此万世之名，你爷爷之名，经多少艰辛磨折？你以为是浪得虚名吗？”

偃云彩心中甚感为难，她绝不愿意跟爷爷回家去，但又深知爷爷的脾气，若不能令他信服，他是绝不会改变主意的了，她做孙女的，又如何说服她这位顽固之极的爷爷呢？偃云彩左右为难，任她聪明绝顶，在这等事上，竟也被困得牢牢的了。

就在此时，刁钻古怪的鲁班妹妹鲁英却忽然尖笑一声道：“哥哥、云彩姐姐，你等不必为难，鲁英已有化解的办法了。”

鲁英这般一叫，不但偃云彩心中乍喜，就连船老大赵平等赵州乡亲父老，亦转忧为喜，因为众人眼见今日降临赵州的男女老少，均是不同凡响的人物，甚至传闻中的“偃八手”也现身了。若有彼等全力相助，则赵州必获益不浅，自然更盼望彼等齐心合力，勿再争执纠缠不清。

船老大赵平先就忍不住发话道：“好啊！鲁英姑娘聪明绝顶，未知可有何妙法，教偃前辈和鲁兄弟、云彩姑娘和解呢？”

鲁英瞟了偃云彩一眼，见她神色欣然暗喜，心就不悦，暗道：哥哥的祸劫均是你一手引起的，你莫高兴得太早，待会便知我鲁英的厉害了。鲁英人本聪明，又身负“黄帝天机阴符经”奇学，论心计谋略，以至揣测估算之术，

偃云彩自然非她的对手。

只见鲁英格格一笑，便毫不犹豫地朗声道：“各位！目下赵州人不是正商议建桥之事吗？而偃前辈和我哥哥鲁班，均是此中的高手、圣手，但彼此却不知对方的底细，因而不识对方的本事深浅，以至产生种种误会，是也不是？”

船老大赵平等赵州乡亲父老道：“正是，吾等正为此不安也！”

鲁英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鲁英以为，双方何不来个公平比试？但并非武力争斗，而是斗本事、斗技艺，在猪龙河上建桥作赛，谁建得快，谁建得好，谁建得牢固，便即谁的本事高强，胜败便分出来啦，至于败的一方，自然就乖乖地服从胜方的主意也，便是此计，未知是否可化解彼此纠缠不清的妙法呢？”

船老大赵平等赵州乡亲父老一听，均大声喝彩道：“好啊！既然如此，则不但可以化解彼此不和误解，更可为吾等赵州人造福，必可永留青史，永存万世的佳话也！”

但此时主持议事的地方官赵州尉，却忽然发话道：

“鲁英姑娘此法虽然可行，但进行之时，只怕难于分出高下，因为彼此合建一桥，又如何分出谁优谁劣呢？而且勉强而行，督建之人若不齐心，各施各法，只怕于建桥事上，并无好处啊！”

众人一听，均做声不得，暗道：“赵州尉所虑甚是，建桥首重万众齐心，若督建之人各怀鬼胎，岂能造出上好佳品呢？”

众人惊疑间，鲁英却又哈哈笑道：“各位担心此点，这又有何难，鲁英以为，只要在同一时间建两桥，各人负责督建，岂非两全其美吗？只是所耗人力、物力巨大，未知各位是否肯付出罢了。”

众人一听，均大声道：“赵州人被恶水坑害，已惨不堪言，如今既有高人解救，便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啊！”

赵州尉亦大喜道：“鲁姑娘此议甚佳，刚好赵州人早已有于两河上分建一桥之愿也，一条是建于猪龙河上，一条乃建于清水河上，未知偃前辈和鲁兄弟如何选择呢？”

鲁英一听，不待偃八手和鲁班有所表示，已抢先道：“依我之见，两河建桥，均一般艰难，无分上下，正好比试真功夫、真本事也，但吾辈中人，

尊师重老乃美德也，因此为免偏私之嫌，鲁英代哥哥决定，让偃前辈先拣罢了，偃前辈伯伯，请先拣啊！”鲁英未了，又连忙向偃八手叫道。

偃八手被鲁英如此一闹，不由狠狠地瞪了鲁英一眼，道：“你这鬼女娃儿，刁钻古怪，存心拿老夫过桥，以遂你的鬼心思，哼，你以为老夫知道吗？”

鲁英一听，见偃八手尚欲说下去，不由大急，连忙道：“老前辈莫忘了，此乃关系你的大名，扬威世上，永留人间的千载良机啊！你甘愿放过吗？”

偃八手的痒处不由被鲁英搔着了，他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你这鬼女娃儿，便依你的主意吧！”

鲁英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好啊！那鲁英便替偃老前辈作主，拣那清水建桥吧！那猪龙河上之桥啊，自然便由我哥哥督建啦，哥哥，偃老前辈已答应了，你可有异议吗？”

鲁班一直微笑不语，无可无不可，此时见鲁英亦可以把公私的纠缠汇到一起化解，不由亦欣然一笑道：“很好，妹妹之意不错，鲁班便与偃老前辈各建一桥，为赵州百姓造福吧！”

当下建桥之事便确定下来了，而且确定由偃八手负责督建清水河桥，鲁班负责猪龙河桥，双方并定下三月之期，两桥落成之日，由赵州的乡亲父老判断，到底谁优谁劣？谁胜谁负？而建桥的一切人力、物力，无分彼此，均由赵州官民全力以赴。

三个月内，建一道大桥，工程浩大，时间是非常紧逼的了。而且绝不能超越三月之期，因为三个月后，便是涨潮及洪水期，届时根本无法动工了。

时间如此急逼，但奇怪的是，负责督建的偃八手和鲁班，两方面均依然毫无动静，眨眼便过去三日三夜了。

这三日三夜中，鲁班待在船老大赵平的家中，连半步也没迈出屋门，也不知他弄什么玄虚。为公平比试，鲁英和偃云彩不准相助任何一方，因此两人均被安排到赵州尉府衙作客，把她二人与偃八手和鲁班分隔开来。

过去的三日三夜中，鲁英倒也规规矩矩，依照约法，留在赵州尉府衙中，寸步不出。但到第四天早上，天还未亮，鲁英便趁偃云彩不留意，偷偷地溜出来了。她一路向船老大赵平的猪龙河这面掠来。她的“凌波玄步”独步天下，身法之快，又有谁可以发现她的行踪？

眨眼间，鲁英便已掠到船老大赵平的屋后，屋内却毫无动静，也不知哥哥鲁班是否尚在梦中，但鲁英却不敢大意，躲在树后，匿藏自身，盯着屋子，捕捉里面的任何微响，因为鲁英深知哥哥鲁班的脾性，他但凡决断要干的事，便必定全力以赴，以求尽善尽美，他又怎会于此关键时刻躲在屋中睡懒觉呢？

果然仅一会后，赵家那大门便依呀一声荡开了，哥哥鲁班随即闪身而出，鲁英见鲁班目中红丝密布，便知他已三日三夜没睡了。哥哥的后面，又悄然走出一位老者，原来却是船老大赵平，只见两人悄然而出，立刻便向猪龙河沿岸走去了。

鲁英想了想，便悄然跟踪而上，但她不敢走近，因为她深知哥哥鲁班的功力高深，稍有响动，自己的行踪便必定暴露，鲁英的目的是窥探哥哥到底有何打算，然后再进行自己的诡秘行动。

鲁班果然苦思了三日三夜，因此直到此时，仍然心事重重，也不知他正在思忖什么。

船老大赵平跟在鲁班身后，忽然走前两步，微叹口气道：“鲁兄弟，你答应于猪龙河上建桥，与偃前辈的清水河建桥比试，只怕是吃到大亏啦！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赵平道：“吾当地人均心知肚明，猪龙河建桥，比清水河建桥，艰难何止数倍。不说别的，单是最凶险的漩涡，清水河便比猪龙河平静多了，而且猪龙河水急河宽，清水河与之相比，简直是巫见大巫啊！身处如此不利境地，鲁兄弟简直连一分的胜算也失去了。”

赵平一顿，见鲁班淡然一笑，若无其事的，忍不住又续道：“哎！你那妹妹鲁英，也不知为什么，竟好像存心相助偃前辈，代他拣了清水河，这岂非胳膊向外，不向内反向外么？”

此时只见鲁班却微一摇头，胸有成竹地一笑道：“赵老大不必担心，于猪龙河建桥，其实是我一大心愿，若由我先拣，亦必拣猪龙河建桥啊。”

赵老大奇道：“为什么？鲁兄弟不是正为猪龙河的凶猛漩涡担心，无法于河床中动土建桥墩么？若无法建筑桥墩，又如何于猪龙河上建桥面呢？这岂非明摆着必输给偃前辈的清水河建桥么？”

鲁班一听，并没答话，似在思忖。隔了一会，他忽地断然道：

“不！虽然艰难，但也绝非已成定局，赵老大不是已知猪龙河曾现异象么？那是已得天时、地脉之兆，如今更得人和，万众齐心，全力以赴，必可成功，猪龙河虽然比清水河建桥艰难，但百炼成钢，于此河上所建之桥，必比清水河桥更牢更固，万世留存！”

船老大赵平，见鲁班于此艰难关节，依然信心毅力十足，毫不气馁，不由叹道：“鲁兄弟，果然如此，则赵州百姓，必对鲁兄弟的恩德永志不忘，咦，那是什么？”赵老大忽然一顿，随而惊咦一声道。

原来两人此时已走到猪龙河西岸，鲁班曾作“东青龙、西白虎，霞光横跨两岸”标记的地方，只见猪龙河上空数十丈高处，一道七彩长虹，正头东尾西，横架于猪龙河两岸，光华闪烁，瑰丽万状。

鲁班此时也没理会赵老大的惊奇，他默运“八卦真气”，聚于目中，闪电般沿天际的彩虹审视。他但见彩虹之头，恰恰起自猪龙河东峰的青龙山上，向西岸这面抛射而出，成半圆形飞越猪龙河百尺水面，再落在西岸的白虎山脚，犹如天降七彩长桥，烁烁光华，辉煌万丈。

鲁班目睹之下，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一道前无古人、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大桥图样，已呼地一下，从他的脑海深处跃起来了，他不由失声地叹道：“了不得，果然是一处龙虎交汇的千古宝地啊！”

鲁班的话忽地戛然而止，他向船老大赵平道：“可矣，吾之建桥大计已定也，事不宜迟，请赵老大立刻前去赵州府衙，召集民工，带备工具，速到此地聚集，吾决定今日午时，便即动土建桥也！”

船老大赵平一听，不由又惊又喜，他也不知鲁班为何忽神来一笔，立刻便想出建桥的方案，而且立刻便要开工动土了。但也不便追问，连忙答应一声，立刻赶去赵州府衙，召集民工赶赴此地。

鲁英此时藏在河岸的一个山丘后面，一直目光灼灼地盯着鲁班这面的动静，又侧耳运功细听，绝不放过任何的点滴讯息。直到船老大赵平匆匆离去，剩下鲁班时，鲁英才猛地醒悟，暗道：哥哥的本事果然惊人，他竟从天架彩虹，悟出建桥的妙法来了。

鲁英转念又暗道：不得了，哥哥既有如斯神通本领，那他所建之桥，必定胜于偃八手这老怪物了，如此一来，偃八手岂非要服从哥哥的主意，让他

的宝贝孙女偃云彩留在哥哥身边，哥哥从此永给云彩姐姐霸占住了。鲁英心念电转，绝不能坐等下去，她窥准鲁班走远了点，便身子疾退，窜入草丛里面，蛇行一段，再一掠而出，如闪电般向清水河偃八手这面射去。

赵州圣桥屹千年

第二十五回

赵州清水河这面，在河岸上已扎了营帐，民工亦已进场，却没事可干，躺在营帐中喝酒猜拳。鲁英赶到时，见状便不由又怒又气，她一头闯入偃八手的营帐，也不管偃八手正呼呼大睡，没头没脑地便尖叫道：“好啊！偃老爷子，你的宝贝孙女眼见便落在别人手上了，你这老头儿被抛弃了，亏你倒还只管呼呼大睡哩！”

“嘿 鬼女娃儿 你咋呼什么 赶跑了老夫的好梦 你快赔老夫呢！”那偃八手身子没动，头也没转，忽然便嘿嘿地笑骂道，显然他早就知道鲁英闯进来了。

鲁英没好气道：“哼，我若赔你好梦儿，你的宝贝孙女便失去了。”

偃八手笑道：“为什么我的宝贝孙女会失去？”

鲁英气道：“你与我哥哥比试建桥，你若输了，你的孙女是否得让她留在我哥哥身边？你又是否失去你那宝贝孙女了，哼，你倒还有心思睡大觉哩！”

偃八手毫不以为意，又笑道：“呵呵，谁说我偃老头儿会输？你这鬼女娃儿，不是口口声声说希望偃老头儿胜利吗？怎地又说我输了？呵呵，你这女娃，没安好心，偏帮外人，替老夫拣了大便宜，这清水河桥，比猪龙河好建多了，又岂在我偃八手的眼内了，老夫便让你哥哥先动工三十日，你哥哥亦必输无疑。”

鲁英见偃八手如此高傲，不由暗恨道：“哼哼，若非你的身上牵连那云彩姐姐的去留，我鲁英还懒得理你这糟老头儿呢！”但此时鲁英却又绝不希望他当真输了，她的心眼儿当真矛盾为难极了。

“喂，女娃儿，怎不说话？为何瞪着我糟老头儿发狠？哼哼，你以为瞧不见你的俏脸儿么？”忽地，偃八手又笑吟道。

鲁英一听，不由暗赞道：这死老头，果然不愧为“高手”的名号，单是这等“眼观八面、耳听四方”的本事、世人便少有人能及啦！或者他真有把

握比胜哥哥也，这般转念，鲁英不由又转嗔为喜，哈哈笑道：“偃老爷子果然甚有眼力啊！但鲁英问你，建清水河桥你可拟好方案了么？”

偃八手不以为然地笑道：“小小桥儿，有何了不得的？何须费神苦思？只要老夫一声令下，着民工于河心砌几个桥墩，上面以长石横架，不必一月，吾之清水桥便必定抢先建好了，但你哥哥的猪龙河，水急如奔马，河心漩涡凶猛，欲砌桥墩难于上青天，老夫也替他发愁，他如何于那凶河上建桥啊！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嘿嘿冷笑，道：“哼哼，偃老爷子若以为我哥哥乃无能平庸，那你便必定瞎了眼矣。哼，你可知道，猪龙河的凶猛漩涡，我哥哥早有破解之妙法了。”

偃八手忽地腾起一跃而起，目灼灼地盯着鲁英道：“娃娃儿，是何妙法？连我偃八手亦苦无良策，你那鲁班小子竟可破解吗？”

鲁英冷哼道：“哼！偃老爷子见过天际彩虹横架猪龙河两岸吗？那七彩长虹，中间又是否有桥墩支撑？你可明白其中的奥妙吗？”

偃八手到底是“机圣”的后人，他一听“七彩长虹”四字，心际便立刻浮出一幅“长虹飞架河面”的宏伟图案，他不由目现光华，喃喃地道：

“七彩长虹，飞架南北，横跨东西，中空成拱，漩涡低头，好一个破解凶猛漩涡的绝妙奇法，娃娃儿快说清楚，不然老夫真的倒栽筋斗也。”

鲁英此时心儿突突乱跳，她也不知是喜是恨，她的哥哥鲁班果然神通广大，连一代机圣的后人也为之惊心，她不能不喜；但如此一来偃八手或许会输，哥哥或会被别人霸占，她又不得不恨。这娃娃儿的心思啊，当真玄妙极了。

终于，鲁英到底是“恨”意占了上风，她因而决定，为赶走偃云彩，她非要助偃八手战胜哥哥不可！于是，这老少二人，便悄言密语起来，也不知定下什么妙计，以保证偃八手一战而胜出。

第二天一早，猪龙河上的建桥工程，便正式展开了。鲁班亦离开船老大赵平的家，在猪龙河西岸扎起营帐，与民工一道，同食同住，赵州镇中百姓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也全部行动起来，投入建桥工程中去了。

鲁班似乎忘了他此刻正与偃八手比赛，根本不理会清水河那面的动静，只是一心一意，全力投入督建猪龙河建桥工程上去了。

这样一连过了二十日，猪龙河上的桥底基础已砌好了，清水河那面的建

桥工程才开始动工。而且清水河的桥底基础，竟与猪龙河这面一模一样，不但如此，因清水河跨度小于猪龙河，水势又比猪龙河平缓，因此虽然迟了二十多日才动工，但进度却比猪龙河这面快多了。眼看如此下去，清水河在建桥工程，必定先于猪龙河了，但鲁班却浑不以为意，相反更小心仔细督建，力求尽善尽美。

船老大赵平听说清水河那面进度神速，心中很不服气，又替鲁班抱不平，便偷偷跑去清水河这面，瞧了一遍，然后火急溜星地赶回来找鲁班报讯。

此时鲁班正在营帐中，凝注着一幅造桥工程图，默默地沉思，他似乎又遇上什么难题，非要完美解决不可了。

船老大赵平见状，不由微叹口气，忍不住对鲁班道：“鲁兄弟啊鲁兄弟，你为建桥费尽心血，力求尽善尽美，但可知别人却不劳而获，你的心血，尽数被别人偷窃了，如此下去，鲁兄弟必输无疑了。”

鲁班一听，却毫不以为意，他抬起头来，笑笑道：“赵老大，假如有人仿照猪龙河的桥型建造，只要尽心尽力，这也很值得高兴啊！”

赵老大奇道：“为什么值得高兴？你的心血被人偷窃，彼等已占了地利的大便宜，再仿照你的桥型建造，日后所建之桥，岂非比你更好更快，你必定输了，这还值得高兴吗？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不然，清水河、猪龙河分建两桥，但一般皆为赵州百姓造福也，只要桥造得完美，则吾之心血便绝无白费矣，既然如此，又为什么不值得高兴呢？”鲁班一顿，又续道：“再说偃前辈假如真的仿照吾之桥型，吾因此触动灵机，着实为我解开一大难题呢！”

赵老大奇道：“是什么大难题？”

鲁班欣然道：“吾刚才正苦思，如何减轻泛洪时，水流对桥两面基墩的冲击？两面基墩是否牢固，直接决定桥之稳固与否。而偃前辈虽然仿照吾之拱形桥型，于两面基墩却另有独特构思，他在基墩的上面，再造空拱，遇上洪泛季节，基墩上的小穴拱，便可辅助渲泄洪流，因而大大缓和桥墩所受的巨大水流冲击的压力也，清水河可以如此，则吾之猪龙河桥当无例外矣！”

鲁班说罢，即一跃而起，毫不犹豫，疾奔建桥工地，指挥民工，于两侧的桥墩上再砌一个小空拱，这便成了拱上有拱、虹上跨虹的奇特格局了。

自猪龙河桥动工之日始，到第八十九日，鲁班督建的猪龙河桥，偃八手

督建的清水河桥，竟于同日同时竣工落成。惟一不同的是，清水河桥“永通桥”三个金漆字桥名，已刻于桥前正中的青石上面，但猪龙河桥却依然一片空白，无名无姓，也不知叫什么名堂。但两条均同样奇特华美，天下绝无仅有。

此时两桥之间的赵州镇广场，已云集了万千赵州百姓，两桥落成之日，特别是猪龙河桥，从此赵州两岸民众，便不必再受凶猛漩涡的杀戮，且两岸顿变交通畅顺，人马来往，从此十分方便，赵州百姓哪能不欣喜若狂？因此镇中但能走动的，几乎都出来观赏庆贺。而且据说今日是评判两桥谁优谁劣、谁胜谁负的决定性时刻，人人均欲知结果，哪有不出来凑热闹之理？

众人沿清水河“永通桥”这面出发，一路欣赏，再抵猪龙河桥。欣赏的民众，均对两桥赞不绝口。

只见“永通桥”形如飞虹，横跨东西两岸，跨度达七十尺，长达百尺，桥面宽达二十尺，飞虹弧高十五尺，桥面却异常笔直。桥上有栏柱二十二根，栏板数百尺，上雕飞马、跃鱼、河神等物，栩栩如生，优美之极。

众人欣赏之际，当下便有文士即席吟叹道：

“并架南桥具体微，石材工迹世传稀；洞开夜月轮初转，蜚启春龙势欲飞……好一座永通桥啊！”

文士这一咏赞，当下便成了永通桥的千古绝唱了。

永通桥令人赞叹，但众人绝未满足，因为若论建桥的艰辛，猪龙河比清水河的永通桥何止多数倍。

当下众人又涌到猪龙河这面来了，一道宏伟的河上长虹，蓦地便展现在众人眼前，虽然与永通桥一样，亦是成拱形飞架南北两岸，且桥上的栏柱，亦同样华美，但若论宏伟壮观，则永通桥便肯定略逊一筹了。

当下那文士已忍不住高声吟赞道：

“架石飞梁尽一虹，苍龙惊蛰现背磨空，坦平箭直千人过，驿马驰驱万国通；云吐月轮高拱北，雨添春水去朝东，好桥！美桥！千古佳桥！”

文人咏赞声刚落，在场中千百人已发一声大喊道：“好诗！好桥！好诗！名副其实，千古绝唱，万世留芳。”

“未必！未必！只怕虚有其名，未必符实啊！”众人赞叹欢呼声中，一声尖厉的清音忽然呼啸叫道，在场中人，但感耳朵一震，心儿狂跳，连话也

无法说了。

向发声的人一望，原来竟是一位俏丽如仙却刁钻古怪的少女，有人忍不住便惊奇叫道：“那不是督建猪龙河桥的圣匠鲁班的妹妹么？这女娃儿好不古怪，怎的不为哥哥的成就高兴，反而满肚怨愤似的？”

发声之人果然是鲁英，她眼见哥哥鲁班，果然神通广大，虽然建猪龙河比永通桥艰难数倍，但竟可与永通桥同日同时竣工，单是此点，便已胜于永通桥了。

鲁英心儿因此复杂之极，她本来亦一阵欣喜，但一眼瞥见在哥哥鲁班身边的偃云彩，在众人的赞美声中笑得甚欢，心中便一阵恼恨，忍不住便尖叫出声了。

此时，在猪龙河西岸的空阔地，早已聚集了千百民众，就连赵州的地方官赵州尉，也赶来出席赵州两大桥的落成大典。

鲁班和偃云彩，站在赵州尉的右边高台，偃八手和鲁英，则站在高台的左面。因为站于高处，鲁英的尖叫又贯注内力真气，因此声传四野，在场的民众，人人皆清晰入耳，令众人的吵杂叫声登时静下来了。

观礼台正中的地方官赵州尉，眼见赵州人百年梦想已一朝达至，杀人无数的猪龙河上，已长虹飞架，险阻天堑顿变通途，心中欣喜万分，对督建猪龙河的鲁班自然另眼相看，充满敬佩。此时鲁班的妹妹鲁英出言令人吃惊，不由向鲁英含笑道：“噢？鲁姑娘，此话怎解？”

鲁英又瞥一眼鲁班身边的偃云彩，只见她正与鲁班谈笑甚欢，似乎对她的说话浑不为意，心中不由更添恼恨；侧目又见偃八手，正目灼灼地凝视眼前的“猪龙河桥”的雄姿，眼神露出欣然喜悦，对偃云彩呆在鲁班身边似乎已不为意，心中不由又一阵生气，暗道：

“偃八手这糟老头，亏我把哥哥的造桥心血秘密向他传送，助他成功，如今却泄了气，不再为宝贝孙女的去留着紧了。”

鲁英又恼又恨又气，忍不住尖叫道：“不是么？眼前此桥虽然雄伟，结构亦算别出匠心，但桥乃供世间之车、马、人之用，两桥未经实际考验，又怎知是否牢固，怎知谁优谁劣？于此时啊，一切赞美之辞，岂非言过其实么？我虽然是鲁班的妹，但亦决不能偏私啊！”

众人一听，均不再惊疑，反而认为鲁英公正无私，绝不偏帮自己的哥哥。

因此就连赵州尉亦点点头道：“鲁姑娘所言不错，然则依你之见，这两大桥梁，应如何考验裁决呢？”

鲁英一听，心中转念，暗道：“偃八手这糟老头极好争胜斗强，岂会服输？我那哥哥鲁班，却心性谦和，绝不会王婆卖瓜——自卖自夸；他两人的弱点，正好狠狠地利用也！”

鲁英心念一转，便忽然哈哈笑道：“这很简单啦，便来个自判、人判、公判吧！”

赵州尉奇道：“何谓自判？何谓人判？何谓公判？”

鲁英笑道：“所谓自判，即自我判断；所谓人判，即别人之判；最后则以公判为准，公判者，至公至正之判也，因此判断之人，必须是一位神通广大的长者，其本领足以服众。如此三判，当可定夺谁优谁劣，谁胜谁负。”

赵州尉想了想，便断然地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便依鲁姑娘之三判吧！但前两判易辨，第三判之人，却何处寻觅这等了不得的人选？”

鲁英诡秘地一笑道：“放心，待二判过后，第三判的高人，便必定降临了。”

原来鲁英刚才已然运“黄帝天机阴符经”的神通，遥索上下左右百里内之隐秘事物，内中忽然触动“水火相冲”之异象……她微一沉吟，便知有一位了不得的人物，已隐身于此地方圆百里之内了。

鲁英的“天机神索”功力，已可覆盖百里内外了，当真惊人之极。当下她也不去说破，只是诡秘地一笑而过。

赵州尉再无疑虑，便转向两面，对偃八手、鲁班二人道：“鲁英姑娘的三判定夺甚妙，这便请两位高士先行自判罢了。”

鲁班闻言，果然只淡然一笑，并没做声。偃八手却忽然呵呵笑道：“好！自判便自判吧，老夫自忖，论时间，永通桥仅花了五十八天，猪龙河桥却花了整九十日，乃永通桥胜，猪龙河桥负也！论精美，永通桥比猪龙河桥亦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因此亦是永通桥胜出，合二为一，老夫自然判定，乃永通桥胜啦！”

台下的赵州民众一听，倒有不少人点头赞同，显然偃八手所说的两点，皆是永通桥优于猪龙河桥的长处。

鲁班身边的偃云彩见状有点焦急了，心道：我这鲁班哥哥性子谦和，哪

肯与人口舌争胜？如此一来，第一判便必定是爷爷胜了，我岂非要随爷爷回去么？她忍不住了，悄声向鲁班道：

“鲁班哥哥，到你自判啦，切记谦谦亦非真君子，自夸亦非真小人，你可要老实道出真相啊！”偃云彩情急之下，也不知从何处搬出两句似通非通的道理儿，看来她希望鲁班胜的心思溢于言表了。

不料鲁班却淡然一笑道：“吾建桥非为争胜斗艳，一切皆以实用牢固为旨，但能为百姓除去猪龙河的灾劫，畏途变通道，从此赵州两岸百姓不再惨受凶猛漩涡的杀戮，则吾愿足矣！至于谁优谁劣？谁胜谁负？鲁班并没思忖，又如何自判？因此只好放弃此权利作自判也。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怔道：“赵州尉啊！既我哥哥放弃自判的权利，那便是偃前辈的永通桥胜了。”

鲁班无奈地点头笑道：“这也不错，既然如此，第一判之自判，便确定偃前辈胜出吧！那第二判人判又如何呢？”

鲁英眼见胜利在望，心中大喜，哈哈笑道：“如此啊，赵州尉便代表此地民众，作一判决可也，但务须记住，我哥哥鲁班绝不以胜负为念，但偃老前辈乃一代高人，若有差错，必定令他不悦，惹他性起，说不定暗中施法，破坏所建之桥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妙啊！”鲁英特别加了一句，意思是提醒赵州尉，万万不可判偃八手的永通桥输了。

不料赵州尉想了想，却断然地道：“偃、鲁两位，皆不世高士，所建之桥，亦皆稀世奇珍，吾虽为地方官，亦不敢妄下判断也，宜由民众选出代表，仔细考量，暗议表决，以表公允。”

当下赵州尉果然下令，请赵州的乡亲父老，推选代表，以作表决。选出的代表，其中便有船老大赵平，而表决的结果，亦令鲁英啼笑皆非。因为九名代表中，有四人判永通桥胜，有四人却判猪龙河桥胜，其中一名代表，却判两桥皆胜，无一负者。

鲁英喃喃地苦笑道：“四胜对四胜，一人模棱两可，双方取悦，这却算什么？”

赵州尉呵呵笑道：“这便即双胜无负之和局也！”

鲁英一听，做声不得，转眼又见鲁班身边的偃云彩，正欣然而笑，脸有得色，不由大恨，暗道：“云彩姐姐你少得意，尚有决定性的第三判，这一

判啊，必定教你离开我哥哥身边，返家去也！哼！”

“鲁英姑娘，既第二判不分胜负，那第三判该开始了吧！”鲁英恨恨间，赵州尉已向她含笑追问了。

鲁英一听，不由心中一慌，因为她原来预料的“高人”直到此刻尚未现身，那这第三判“公判”如何进行？况且偃八手和鲁班的确皆本领高绝之士，等闲之辈岂敢对他二人妄下判断？就算鲁英自己也不敢，因为她自知论神通本事，她绝非哥哥鲁班的对手，假如她从中作法，又岂能瞒得过哥哥的锐目呢？

鲁英情急之下，不由猛运内力真气，仰头长啸，送出一股威力无比、无远弗届的“凌波真气”，真气中已贯注她的呼叫声道：“师父啊！我知你必隐身于百里之内，徒儿如今有难，师父为何却视而不见，知而不知，藏头露尾，不肯现身啊！”

就在此时，猪龙河畔，高台之上，忽然有一团烟云，似雾如烟，飘飘而至，落于台上，烟云散去，竟是一人一虎，人坐虎背，虎摇长尾，怪异之极。

鲁英一见，先就乐得大叫道：“师父！白额虎兄，今日又见面啦！师父你老人家好吗？”

虎背上的长眉妇人，样貌奇特，谁也不知她的年岁到底有多少，只见她目注鲁英一眼，似喜似笑、似嗔似怒，声如天降甘泉道：“嘻！你这娃儿，大呼小叫什么？有何灾难？谁敢欺负你了。”

鲁英正欲说话，那一面偃八手已向长眉妇人拱手道：“啊啊！骊山老母今日亦来凑热闹啦！老母几时收了这一位刁钻之极的女徒儿也？”

众人一听，这才知道，白额虎背上的长眉妇人，竟是传闻已久的绝世高人——骊山老母，均不由耸然动容道：

“原来是手握‘黄帝天机阴符’，不鸣则已，一鸣上可安邦定国，下可济世救人、逢凶化吉的不世高人骊山老母。如今竟与数位高人一道，降临赵州地域，吾等赵州民众有莫大福缘矣！”此时只见骊山老母，在白额虎背上端然而坐，向偃八手微一点头，道：

“偃八手降临此地，这赵州想必有一番热闹矣，既然如此，老母又怎可漏缺也？你也认识我那女徒儿鲁英吗？”

偃八手大笑道：“老夫怎会不认识？实不相瞒，今日赵州之热闹，便是

你那宝贝徒儿、刁钻古怪之极的女娃儿一手挑动起来的，如今连骊山老母亦引来了，赵州人可着实叨你的宝贝徒弟之福气不浅啊！啊啊，当真有趣极了！”

鲁英见偃八手夹七杂八，打乱了她与师父的说话，瞪了偃八手一眼，嗔道：“师父，别理偃老爷子，他这人说溜了嘴，便会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，英儿正等着师父降临，好为英儿出头争一口气哩！”

骊山老母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她似乎对一切均已了然，但却没点破，对鲁英含笑道：

“英儿，当今之世，谁敢欺负你？又谁能欺负你了？吾知上下古今八百年事，你可要老实道来，切勿使小性儿啊！”看来骊山老母对鲁英这位小女徒，瞧在眼里，喜在心头，以至连徒儿的短处也令她喜欢，决定偏护的了。

鲁英聪明绝顶，一听便知师父有偏护她的心意了，她不由胆气一壮，咬牙道：“师父啊，实不相瞒，欺负英儿的，不是别个，而是我的哥哥鲁班他！还有是偃老爷子的孙女儿。”

骊山老母微笑道：“噢！你曾说你哥哥鲁班，视你如珠如宝，他又怎么会欺负你这妹妹，偃老孙女与你并无瓜葛，她又怎样欺负你了？”

鲁英气道：“不！师父所说，皆是昔日之事，那时偃老爷子的孙女尚未出现在哥哥的身边，哼，自她出现后，哥哥便不理睬我，甚至骂我，赶我走了，这还不是他二人串通好了欺负我么。”

骊山老母不待鲁英说完，便已完全明白她的古怪心思了，她不由微笑道：“噢！既然如此，你想师父如何助你？是否狠狠打你哥哥一顿，替你出气？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大急道：“不！不！师父千万别伤我哥哥，否则鲁英永远不原谅你啦！说不定英儿会找师父你拼命的。”

骊山老母不由大笑道：“这又不成，那又不可，英儿却又待如何？”

鲁英俏眼儿一转，道：“英儿只求师父出面，替偃老爷子和哥哥所建之桥，作一次公正裁判，好么？”

骊山老母不置可否，微笑道：“噢！如何裁判？如何公正？裁判了又如何呢？”

鲁英无奈解释道：“师父，赵州永通桥，乃偃老爷子所建，猪龙河桥，乃

哥哥鲁班所建。他二人事前已约定，凭所建之桥定输赢，谁胜了谁的本事高，败了的便须听从胜者主意，刚才已经二判，乃一胜一和之局，现在便要由第三判决定胜负啦，因此这第三判至关重要，非要一位公认的高人不可，这位裁判的人选，便非师父你莫属啦！”

骊山老母道：“唔，那英儿你希望谁胜谁负？事先得说出来，以免别人以为师父偏私。”

鲁英一听，不由大感为难，也不知如何回话。好一会，才无奈地咬牙道：“好！说就说吧！若偃老前辈胜出，他的主意便可达成，也就不会再有人欺负我鲁英啦！”

骊山老母一听，仰天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但愿天下有情之人，无分类别，无分天南地北，皆尽开颜吧！”

骊山老母说罢，这才转向偃八手和鲁班，含笑道：“小徒之见，未知两位以为如何呢？”

偃八手似乎也极尊崇骊山老母，只见他呵呵一笑道：“啊啊，当今世上，能为偃某人作裁决的，亦惟有骊山老母一人而已！”

鲁班亦淡然一笑道：“骊山老母乃吾妹师父，鲁班亦视之如师，怎会异议？一切但凭裁夺。”

骊山老母微微一笑，又向台下的赵州民众大声道：“吾今日勉为其难，考究赵州两大桥梁，以定胜负，各位可有异议？”

赵州民众早已听闻“骊山老母”的神通本事，敬之如仙如神，又怎会有异议，当下均高声道：“骊山老母裁决，乃赵州民众莫大福缘，决无异议。”

骊山老母欣然道：“好，吾便实地作一考究。”

说罢，伸手一叩白额虎的头盖，白额虎即从高台上一跃而下。骊山老母端坐虎背上，又大声道：“世上之桥，但能通过吾与坐骑白虎，则吾可保其千年稳固也！”

骊山老母说罢，伸手轻轻一拍白额虎，白额虎即腾空而起，一跃已达十丈，再几个起落，便已在永通桥那面不见了。

众人正屏息以待，不大一会，只见骊山老母已骑着白额虎，疾驰而回。她向偃八手拱拱手道：“你所造之永通桥，果然精美牢固，吾与坐骑已安然通过，当可保千年、永固矣！”

在场的赵州民众一听，均大声欢呼道：“偃前辈神通广大，永通桥千年永固。”

鲁英心中又喜又气，喜的是偃八手已胜了一半，气的是如此一来，便显得她哥哥鲁班本事不济了。她瞥一眼偃云彩，见她默然地闷闷不乐，似乎担心什么，又见偃八手脸上毫无笑容，这极好胜的老头儿，得知自己已胜了一截，竟然无动于衷。鲁英心中不由又添了惊奇，心思复杂之极。

终于，鲁英忍不住道：“嘿嘿！欢呼什么？师父她只走了一桥，尚差一桥未走，胜负尚未可预料哩！”

偃八手一听，怪笑道：“啊啊，你这刁钻女娃，怎的不替老夫高兴？不替自己高兴也？”

鲁英瞪了偃八手一眼，嗔道：“偃老爷子，胜的是你，我高兴什么？”

偃八手大笑道：“假若我真的胜啊，便必定带走我的孙女云雀儿，你的阻碍物除去，眼中刺肉中钉拔去，你还不大大的高兴么。”

鲁英的心事被偃八手当众揭穿了一半，她的俏脸不由一红，嗔道：“偃老爷子胡说什么？哼，我哥哥的本事你知道多少？你敢自负你必定可以胜么？”

鲁英一顿，又连忙掩饰叫道：“师父，快考究这一座猪龙河之桥啊！”

骊山老母此时却忽地把白额虎一按，白额虎便原地凝立不动，只见骊山老母目注不远的猪龙河桥，沉思不语，也不知她正思忖什么。

鲁英心中惊疑，鲁英的耳际，却忽有一缕劲音钻入，只听劲音道：“鲁班，此桥乃你一手设计的么？”

鲁班功力高深，他因数番奇遇，又自小便打稳一代玄机祖师姜子牙的“八卦玄功”，因此内力之高，已几可与地仙一类的人物骊山老母并驾齐驱了。他一听便知耳际的劲音出自骊山老母，因音中含数甲子功力，偃八手绝不会问此言语，因此发此音力者，惟有骊山老母一人而已。

鲁班既知发密语的是骊山老母，她的辈份极高，又是妹妹鲁英的师父，于是便亦以密音回道：“是，骊山前辈，大体如此吧！”

骊山老母又道：“依老身之见，猪龙河桥比清水河建桥艰难数倍，你如何克服其中的险阻？”

鲁班坦然回道：“猪龙河果然水急势猛，漩涡凶险，若依世俗之建桥法，

以桥墩支撑桥面，根本无法建筑，再稳牢的桥墩亦被漩涡卷倒。因此吾惟以长弧横跨两岸，如此则漩涡水流便无法肆其虐矣。”

骊山老母又道：“很好，果然匠心独具，但你如何会想到以长弧跨两岸之妙法？”

鲁班淡然道：“天现七彩长虹，吾偶尔触动灵机，便化作建桥之虹弧，如此而已。”

骊山老母却不放松，又追索道：“虽然，但依吾观之，此桥已稳占五行方位，阴阳相辅相承，亦即已得地脉之大吉利，甚合吾之‘天机阴符’法度，你如何勘测而得此上佳地段？”

鲁班微笑道：“吾偶见此河东西两岸，霞光起自东岸之青龙山，落于西岸之白虎峰，当中恰好横跨猪龙河，由此而判断，此地方位，恰处左青龙右白虎之龙脉，必得龙脉荫庇，可保千年永固也。”

骊山老母一听，片刻沉默，忽地呵呵一笑道：“很好，鲁班，你之学问，已足与乃师姜子牙并驾齐驱矣，但已知你之所学，是否能学以致用，吾将以大法力试之，你可小心了。”

骊山老母话音未落，即伸手一拍白额虎，白额虎即撒开四蹄向猪龙河上的长虹桥驰去。

乾坤侠侣舞翩翩

第二十六回

片刻之间，骊山老母与白额虎，已奔上桥之西段。西岸空地上的赵州民众，素闻骊山老母乃仙神一类的高人，如今由她亲临公判，自然心神俱往，目光灼灼地注视，千百双眼珠，均汇聚到桥上来了。

鲁英深知师父的厉害，未知她将施何法考究哥哥，心中不由惴惴不安，她既想偃八手的永通桥胜利，但又绝不希望令哥哥难过，更不愿见到哥哥有任何损伤，这刁钻古怪的女娃儿，此际的心情，当真矛盾复杂之极。

偃云彩此时不由幽幽地叹了口气，不知怎地，自从她的爷爷偃八手现身之后，又逼她返家，她与鲁班相处时，便更显得似水柔情，平素的娇野，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哎，千万莫教鲁班哥哥败给爷爷，不然我偃云彩便永远与鲁班哥哥他分开了，偃云彩心中喃喃地道，她虽然提心吊胆，但却比鲁英单纯，一心一意只盼她的鲁班哥哥得胜而已。

而偃八手此时却一反常态，毫无兴奋喜悦之意，反而凝目细注桥上骊山老母的动静，也不知他是希望鲁班通过考验，还是败给自己的永通桥。

各人有各人的心态，在骊山老母驱策白额虎，驰上猪龙河桥的一霎，当真复杂之极。

鲁班此时也不敢大意了，因为他深知骊山老母的厉害，论玄功、法力，骊山老母均不在师父姜子牙之下，如今由她来亲自考究，鲁班又怎敢轻忽怠慢，因为就连他自己也未能猜透，骊山老母到底以什么妙策考究？他督建的猪龙河桥，又是否受得住严峻的考验，鲁班不得不默运元神，凝聚于猪龙河桥以随时作迅速的应变。

片刻之际，骊山老母和座下的白额虎，已驰上猪龙河长弧拱的正中，亦即弧拱的最高点了。

鲁班凝运“八卦神功”之下，功力已达眼观八面、耳听八方的境界，此时百里内外的任何风吹草动，亦绝难逃脱他的耳目了。他只听到桥上的骊山老母发自丹田的一声长啸，其音似是“金……”声不绝，她座下的白额虎，

随即通体金光灼灼，犹如一头金色的巨虎，举足正踏向桥拱的最高点，这一连串的变化，不过是电光石火霎间之事，非功力通玄之人不可察觉，亦只有偃八手以及鲁班自己可以窥测。

就在此时，猪龙河上的长拱桥，忽地一声闷响，横跨河面一百三十尺的弧拱，竟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尖响，整条桥面也抖颤摇晃起来。

这一下惊变，桥西岸的民众，很清楚地见到了，众人不由突发惊呼道：

“不得了，猪龙河桥不支欲塌了，快快抢救，万万不能倒塌啊！”此桥的安危，关乎赵州百姓的生死，因此众人也管不了此乃考验，一心只希望能保住此桥的安全了。

鲁班一见，目中精光乍现，他想也不想，即纵身疾掠而起，快如闪电，毫不犹豫，便呼地跃入河中，双手高举，托住弧拱，顶天立地，鲁班的姿势，此时威猛之极，以双手托桥，当真惊天动地。

鲁班伸双手一托之下，抖颤摇晃的桥面，竟然便纹丝不动了，鲁班的神力，也令赵州民众惊骇之极。但鲁班施展的何种“神功”，众人根本不知，就连偃八手亦感迷惑。

“嘿！好妙的托桥招式，鲁班，你以什么招数，来迎接吾之‘五行挪移金压？’此时鲁班的耳际，忽地又钻入一声劲音。

鲁班知此乃骊山老母所发，心中不由一凛，暗道：“骊山老母竟然施展‘五行挪移’之‘金压大法’，集四野之‘金力’，重压桥面，显然她是使出绝世神通，来考验此桥了。”当下他也不敢轻忽怠慢，传音道：

“回骊山前辈，鲁班面对前辈的惊天大法，惟有以师门的‘八卦神功’中的‘火风鼎’一式迎接，侥幸过关罢了！”

骊山老母的劲音道：“唔，你聪明绝顶，为何以‘火风鼎’一式来应战？”

鲁班道：“五行相生相克之术，晚辈亦不陌生，因‘火能克金’，故以‘火风鼎’来迎接，有冒犯冲撞之处，望前辈原谅。”

骊山老母在桥上听，胜不骄、败不馁，且虚怀若谷，日后必无可限量，她心中转念，但却厉声道：“鲁班不必谦让，且全力接战，吾之大法，将施降于桥上也。”

话音未落，骊山老母忽地又长啸一声，她座下白额虎，亦忽然化作通体青绿，犹如天降神木，撞击桥面，桥受此重击，竟传出一阵隆隆的回响，又

似在内部正分崩离兮，整座石桥似欲被震碎了。

鲁班闻桥内回响，吃了一惊，他也不敢大意，随即脚踏“雷”、“天”两八卦方位，右手捏“雷诀”，左手控“天诀”，左右手相交一旋，“八卦神功”中的“雷天壮”一式，便骤发而出，只听一阵天雷震动，竟把桥内的回响震退了。

“八卦神功”中的“雷天壮”有一式“雷”属金，金可克木；“天雷”乍响，恰恰克制住骊山老母的“神木”撞击之术。

骊山老母见“五行大法”中的“木撞”，又被鲁班化解，她不由又惊又喜，亦斗得性起，视鲁班为百年来未遇的劲敌对手，因此她的“五行大法”，竟接连而发。

骊山老母绝不让鲁班松一口气，“木撞大法”刚罢，立刻又施“水淹大法”，被鲁班以“地泽临”一式化解，因“地”属土，土能克水，因而恰好克制骊山老母的“水淹大法”。

骊山老母撤去“水淹大法”，却立刻又施“火烧大法”，白额虎口鼻喷出烈焰，欲以烈火焚桥，鲁班毅然施展“水火济”一式，水能克火，因此不但把骊山老母的烈火克灭，更顺势摄“火”为固桥之用，火炼石拱，水火互济，因此桥之石拱更坚固了。

骊山老母对鲁班的“八卦神功”，又惊又暗赞，她的“五行大法”再施“土埋”，浩瀚沙石泥土，汹涌而至，欲淹埋石桥。但亦被鲁班以“山水蒙”一式破解，因“山水”可以生木，木能克土，骊山老母的“土埋”因此无功而退。

骊山老母以无上“五行大法”，考验鲁班的猪龙河桥，却五战五败，被鲁班以“八卦神功”一一化解。骊山老母此时不但是惊赞，且隐隐有不服气的意念萌生，暗道：

“吾骊山‘五行大法’，难道真的比不上你师门‘八卦神功’吗？哼，今日既有此奇缘，便且看看，到底是谁家大法优胜劣败吧！”

骊山老母心念电转，起初尚存公正验判之心，但此时已被鲁班的神通激催傲气，竟欲以她的成名绝艺“骊山五行大法”，一举克胜鲁班的“八卦神功”了，桥下的鲁班，突听骊山老母接连五声尖厉长啸，其音分别隐含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五行之物，心中不由猛吃一惊，暗道：

“莫非骊山老母斗出火来，竟欲‘五行大法’齐施，以‘五行之物’尽击桥面吗？如此一来，则猪龙河桥危矣！”

鲁班转念之际，他手托的桥面，已突来一阵强烈的震撼。“五行大法”之“金压”、“木撞”、“水淹”、“火烧”、“土埋”五大阵法，竟一齐发动，重如泰山，猛如烈焰，浩如沧海，威如地塌，于同一时间，向桥上汹涌澎湃袭来，桥身不但猛烈摇晃，吱吱嘎嘎尖叫声刺人心魄，整条桥身似将被震得支离破碎了。

此时岸上已传来连番的惊呼声。有的道：“天啊！不好，桥要倾塌了！”有的道：

“骊山老母前辈，鲁班哥哥尚在桥下，求你莫伤了她啊！”有的道：

“师父！你千万手下留情，莫来真的，若伤了哥哥鲁班，我……我找你拼命啦！”最后是一声苍劲的喝声道：

“喂！骊山老母，你怎的了？竟与后生小辈斗起真气，竟齐施五行搬运大法，你莫试了，鲁班小子的确是一大奇才，为保存他的生命，老夫认输服败便是！”

岸上的声音入耳，鲁班立刻便分辨出了，首先惊呼的是赵州百姓，接而是偃云彩、鲁英，最后则是偃八手，他本来极为好胜争强，但为保住鲁班的生命，竟也自愿认输服败，鲁班心中不由一热，激荡之下，他的深藏不露的傲气，不由也被催发出来了。

只见鲁班突然长啸不息，在长啸声中，鲁班的身形突变，他身周腾起几团烟云，身法幻化，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六，六团烟云，于桥下骤升而起，悬于桥面上空，形如六大铁鼎，光华灼灼，骇人之极！

骊山老母尚未及有所反应，六大铁鼎已蓦地一沉，分向骊山老母的“五行大阵”，以及骊山老母和座下白额虎砸去，其势如泰山压顶，威猛之极，骊山老母不由大吃一惊，因为连她也未能破解，这到底是什么惊天神通，竟连她的“五行阵法”亦不敢直撄其锋。

骊山老母既不能破解，铁鼎下压之势又已令她大感压力，重如千钧，虽然她尚可勉强支撑，但深知稍一不慎，便必被铁鼎重压成碎片了，骊山老母不敢托大自傲了，她连忙手捏“五行大法”之“收”字诀，向布下的“五行之物”拍去。只听一连五声脆响，桥上威力无比的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

五行之物，忽地全数隐去。那六大铁鼎，因失去下面的承托之物，亦忽地一旋，向桥下沉去，再向鲁班原来的位置汇聚，片刻消逝不见，于桥下顶天立地，高擎桥面的，依然是鲁班一人而已。

岸上的赵州百姓，此时又发出一声欢呼：“好了！大桥保住了！”但谁也瞧不出，到底是谁？又如何保住大桥于将倾而不倒？

桥上的骊山老母，此时呆立桥上凝然不动。但一会后，即伸手一拍白额虎，白额虎四蹄生云，凌空向岸上的高台跃去，骊山老母身后落下一声道：“鲁少侠！请上高台，吾自有公判！”

鲁班微微一笑，身形亦骤起，形如傲鹰，越过众人，于高台上凌空降下，他身上的衣衫，竟滴水不沾。

骊山老母目注鲁班一眼，但见他神色泰然，无喜无怒，无悲无欢，安详之极，骊山老母心中不由又暗赞一声。只见她忽地于白额虎背上，向台上的赵州百姓拱拱手，大声道：“各位，吾于公判前，先问鲁少侠一句话，此话当关乎两桥之优劣胜败，务请仔细分辨了。”

众人一听，见如此重大，均凝神倾听，四下一片寂静，肃然之极。

只见骊山老母目注鲁班，含笑道：“鲁少侠，刚才吾一时性起，以‘五行大法’施诸于桥，其威力足可令大山巨石碎裂，但你却可保其平安，请问以何神通应接呢？”

众人一听，均耸然动容，暗道：“‘五行大法’如此厉害，可令山裂石碎，但鲁班竟可以妙法保住，那他的神通，岂非胜于骊山老母么？他到底以什么神通战胜骊山老母？”因此众人均屏息以待，且听鲁班如何答话。

只见鲁班淡然一笑，坦然地道：“实不相瞒，骊山前辈，鲁班因命运之劫，堕入一千年绝谷，侥幸不死。细察之下，更得知此谷原来是先圣大禹修炼之地，谷中有大禹为教化天下而铸造的九鼎，鼎上更刻有包罗天地乾坤奥秘的‘九鼎神通’。吾以师门的‘八卦神通’研学，侥幸能尽悉其秘。刚才为迎接骊山前辈的无尚大法，情急之下，惟有以师门‘八卦神功’，融汇先圣大禹的‘九鼎神通’，遂成‘八卦九鼎’，侥幸把骊山前辈的无上大法接下。鲁班但有小成，皆天赐奇缘罢了！”

鲁班轻轻道来，台下的赵州民众，却发一声耸动高呼道：“好啊！古有大禹治水，今有鲁班造桥，皆我炎黄子孙之莫大洪福啊！”

在赵州百姓的欢呼声中，骊山老母向偃八手含笑道：“偃老兄，一切已尽在你眼内，优胜劣败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偃八手怪笑道：“老夫刚才为保住鲁班小子的生命，已自认服输认败了，还说什么？”

骊山老母微笑道：“不然，若由偃老兄亲口道出，必比吾更为服众也！”

偃八手怪笑道：“真的要老夫说么？”

骊山老母做一点头道：“当然啦，偃老兄身为当事人，你的一句，顶别人百句、千句呢！”此时鲁英和偃云彩，亦忍不住异口同声道：“是啊！偃老前辈、爷爷，你非说不可，到底谁优谁劣？谁胜谁败啊！”

只见偃八手忽地仰天长笑，其声滚滚荡荡、连绵不绝，四下竟山鸣谷应，显见其内力已达通玄境界了。好一会，又听偃八手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哎，老夫闯荡江湖近百载，从未向任何人心服口服，今时今日，不料却碰上惟的一个例外了。”

偃八手一顿，又毫不掩饰地坦然道：“各位，实不相瞒，骊山老母刚才之考验，其实大存偏私轻重。她加诸老夫所建的永通桥，不过是‘五行大法’中的区区一法，但施诸鲁班所建桥的，却是五行大法五法齐施，其所受的考验，所经的压力，何止五倍于永通桥？单是此点，便足证猪龙河桥胜于永通桥矣！再者……”

偃八手忽地一顿，目注鲁班一眼，但见他神色安详，绝无半分得意自傲；又瞥一眼他的宝贝孙女偃云彩，只见她目中充满感激喜悦，正向他展开盈盈笑容，似感谢他让鲁班得胜；再见鲁英这刁钻女娃儿，此刻又惊又喜又气，神态儿复杂极了；偃八手不由欣然而笑，暗道：鲁英这女娃娃不安好心，布下诡计，竟欲夺去吾之上佳孙女婿人选，幸亏老夫没上这女娃娃的恶当也。

偃八手心念电转，也不再犹豫，决然地大声道：“再者老夫之永通桥，其结构设计，均源自鲁班的虹桥；而永通桥的清水河，无论水流、水势、河宽，均难及猪龙河之一二，因此综而论之，老夫真诚以作判断……”

台下的赵州百姓不由大呼道：“如何？偃老前辈！”

偃八手毫不犹豫断然道：“偃八手督建的永通桥不及鲁班督建的猪龙河桥，因此老夫心悦诚服，是鲁班的创世虹桥胜利了，可惜……”偃八手一顿，忽然又话锋一转，令人惊奇。

此时不但台下的赵州百姓，台上的地方官赵州尉，骊山老母一阵惊愕，未知偃八手尚有何怪心思，就连焦急万分、心情复杂的鲁英、偃云彩亦忍不住尖叫道：“偃老爷子、爷爷，又可惜什么？”

只见偃八手大笑道：“可惜猪龙河之名太恐怖，以此命名鲁班督建的创世虹桥，未免有损其威风名气也，因此啊，老夫便干脆做评判做到底，替其另起一个独特名堂，以正其名也！”

赵州百姓一听，不由欢呼道：“好啊！偃前辈虚怀若谷，不夺后辈之美，令人敬佩，却不知有何独特命名？”

偃八手道：“猪龙河原来凶险万分、杀人无数，如今虹桥飞架，天险变通途，普济万民、出入平安，各取一字，便称‘安济桥’吧！”

偃八手话声刚落，赵州百姓又腾起一阵欢呼道：“虹桥飞架，普济万民，出入平安，好啊！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安济桥啊！”

从此，形如飞虹，横跨于猪龙河上的这道创世大桥，便正式定名为安济桥了。安济桥拱拱跨度之长，设计之精妙灵巧，造型的奇特雄伟，在当时的世上，均属首创，单凭此一桥，鲁班的名字，便已万世不朽了。

安济桥位于今河北省赵县城南不远，横跨今易名为“灞河”之上，赵县古名赵州，因此又称为赵州桥。直到千多年后的今日，安济桥（赵州桥）仍巍然屹立，牢固如昔，造桥的技艺固然精妙，但此桥所处的龙脉地力荫庇，只怕也渊源甚深吧！

当下赵州百姓，如船老大赵平等乡亲父老，深感鲁班、偃八手等一代高人，为赵州百姓施降如此宏大福荫，均极力挽留，以便盛情款待。

但这等绝世高人，岂会留恋于一时一地？先是骊山老母伸手一拍座下白额虎，欲一飞而走，重返她的天地乾坤。鲁英见状，不由大急道：“师父，英儿之事未了，你便不顾而去么？”

骊山老母闻言略顿，目注鲁英，忽地伸手一指那雄伟的安济桥，意味深长地微笑道：“好桥！架石飞梁尽一虹，苍龙惊蛰背磨空，坦平箭直千人过，驿马驰驱万国通……英儿，此咏桥绝句，便即你之命运揭示，你之所悟所学，已足云游四海，普济众生，天机侠女，万世留名，既如此海阔天空，你还受困于一时一事、儿女私情么？呵呵！”

骊山老母长笑一声，白额虎即冲天而起。鲁英心念电转，忽然亦大叫道：

“是！师父，天地乾坤如此广阔，我鲁英何处不可往？何处不可去？师父等等我，英儿这便永远跟师父云游四海去！”话音未落，鲁英施展师门绝学‘凌波玄步’，轻如轻燕掠波，呼地跃上白额虎背，哈哈笑着，与骊山老母一道远去了。

鲁班目注妹妹远去的身影，若有所思，他忽然亦向偃八手含笑道：“偃老前辈，鲁班虽胜而未胜，前辈虽败而实不败，因此鲁班依然愿听从前辈的吩咐。”

偃八手一怔道：“你欲听老夫什么吩咐？”

鲁班微笑不语。偃云彩含羞带笑地瞪了偃八手一眼，嗔道：“爷爷，你忘了昔日之约，一战定输赢，来决定云彩的去留么？鲁班哥哥之意，乃请你决定，是否要强行带走你的孙女儿啊！”

偃八手一听，不由仰天大笑，然后方向偃云彩扮了个鬼脸，道：“呵呵，我偃八手的宝贝孙女，目光犀利，妙识佳侣，为吾寻获一位上佳孙女婿儿，日后前程无可限量，比老夫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老夫高兴之极，求之不得，又怎会放弃这等千载良缘啊！放心，放心，我的云雀儿，任你跟随你的鲁班哥哥，海阔天空、济世救人去吧！老夫亦要告辞走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偃八手亦冲天而起，一声劲音，却又飞降而下道：“鲁班，吾之宝贝孙女，从此托附于你，你须珍而重之，若她少了一根汗毛，老夫可会找你再拼斗一次也！呵呵，宝贝孙女、绝佳孙婿，老夫乐之极了！”偃八手的话声戛然而止，身形亦消失不见了。

此时台下的赵州百姓，对偃八手的风趣，不但没有半声哄笑，反而大感钦羨，船老大赵平就忍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是啊！偃前辈今日喜获鲁班兄弟如此佳孙女婿，的确是天赐奇缘，便换了任何人也会乐昏头了，云彩姑娘，是么？”船老大赵平忽地打趣地问了一句。

偃云彩俏脸一阵绯红，哈哈地笑道：“船老大为老不尊，怎的问这些了？嘿？谁稀罕了？”

赵老大笑道：“呵呵！假若云彩姑娘真的不稀罕，那只要鲁兄弟说一声欲寻伴侣，只怕全赵国的美女，均趋之若鹜呢！”

偃云彩狠狠地瞪了鲁班一眼，咬着唇儿道：“他敢？他不怕我爷爷找他算账吗？鲁班哥哥，你决不会如此吧？”

鲁班不由微笑道：“我并没说什么啊！云彩妹妹焦急什么？”

偃云彩一听，不由心花怒放，她含羞带笑地瞪了鲁班一眼，轻声道：“鲁班哥哥如今已名震天下，各国诸侯必竞相以荣华富贵向你招手，我怎能不焦急？”偃云彩一顿，忽然尖叫一声道：“鲁班哥哥！走啊！”

鲁班欣然点头，也没说话，忽地伸手一拖偃云彩的手儿，一股浑厚之极的“八卦真气”，已轻轻托着偃云彩，飘然而起，两人在半空中一旋，踏着神妙的“八卦迷踪步”，片刻便在赵州桥上消逝不见了。

萧玉寒 1943 年生于杭州就读于杭州师范口文系。70 年代末到台湾，从事小说创作。90 年代加入澳洲国籍。

萧玉寒传统文化功底深厚，特别是释、道两家，他通天文、星相，懂堪輿风水，深入研究过古代兵法，在他的玄幻历史小说中，鬼谷子、黄石公、张良、葛洪、李淳风、诸葛亮、刘伯温等传奇人物 是他浓彩重抹的主人公 每到历史动乱时期必有高人出山。萧玉寒认为这类传奇人物，或宰相，或国师，助皇帝打江山，他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是历史进程的关键性人物，这些传奇人物所具备的智慧胆略，过人的才华是非凡的。萧玉寒的文笔质朴流畅，干净利落。场面描写，常常出乎读